

美赫主

第一卷

作者：宝·喀邱瑞

翻译：美赫燕 美赫思盈

校对：田心

目录

献辞与前言	1
五位至师	13
时代在流泪	16
赫兹拉·巴巴简	18
纳拉延·马哈拉吉	29
塔俱丁巴巴	39
舍地的赛巴巴	51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	64
有福的父母	84
默文出生	101
青少年时期	118
默文证悟	136
感念不尽是师恩	153
至纯无相大师尊	164
吸引首批弟子	170
慈父之名的由来	189
时代期盼的一天	206

献辞与前言

作者前言

只有达到撒哈伊三昧（上帝意识加造物界意识）神圣状态的完人，才能理解阿瓦塔的生活。受无明遮蔽的常人，永远无法测量阿瓦塔无限。阿瓦塔的人间生活超越概念，因为有谁能设想他的内在工作和宇宙活动？但通过他的世界性漫游、他的外部工作和活动，神圣酒歌涌升，将歌者与无限连接，促他横跨摩耶大洋。

阿瓦塔的每个行动皆是他宇宙活动的里拉或者说游戏。在《美赫主》中，尽了全力来描述这一画面。《美赫主》不仅包括对美赫巴巴从降临初始的历史性研究，也包括我与他多年日夜亲密接触的个人体验。

首先，这项工作是为了履行美赫巴巴要我写他的传记的直接指示。有很多年，我从身体层面见证了美赫的里拉，印记于心的事件呈现为白纸黑字，是为满足他的希望。但这项根据他的命令进行的写作，只有通过他才有可能完成。

我深深受惠于美赫巴巴的长期秘书，阿迪·K·伊朗尼，他将自己的办公室档案供我使用，并允许费拉姆·沃钦伯克斯瓦拉协助我。费拉姆热心相助，他是阿迪办公室美赫巴巴信件和讯息的档案保管员，他的帮助价值无量。费拉姆还在我的帮助下，热心将我最初用印地语所写的内容，全部译成英文。

为了准备文稿的英文出版，我的女婿戴维·芬斯特付出了多年的爱的劳动：校对、编辑和重新打印译稿，还包括大量的附注和新增材料。他的忠诚服务和对浩繁资料的准确编辑，价值无可估量。

还应感谢《美赫主》的初始发行者，劳伦斯·莱特。

我向如下向我提供《美赫主》信息的亲眷友人的爱鞠躬致意：

- 美拉扎德女满德里：美媞（间接地）、玛妮、美茹（间接地）、高荷、拉诺和娜佳
- 美拉扎德男满德里：埃瑞奇、拜度、阿娄巴和彭度
- 美拉巴德满德里：帕椎、曼萨丽、希度
- 阿美纳伽满德里：大阿迪、查干、萨若希和费拉姆

我亲自联系了至爱花园里的许多花朵，收集了大量故事。那些将他们对他的爱的芳香与我分享者包括：

- 美拉巴德：姜古·马斯特、纳纳·科尔、苏希拉和塔拉
- 阿冉岗：宝·奇玛、拉拉·卡姆卜和拉玛吉
- 阿美纳伽：巴吉拉施和考姬拉·提瓦里、达克、美茹·梅塔、纽瑟文·萨达、兰格勒、鲁斯特姆·卡卡、瓦曼·帕达勒，以及我的妻子拉玛、女儿希拉和儿子美赫纳施·喀邱瑞
- 孟买：蔻诗德·伊朗尼、阿拉麦·卡特拉克、阿娜瓦丝和纳瑞曼·达达禅吉、艾斯玛、迪娜·塔拉提、霍玛和娜格丝·达达禅吉、佳尔和朵丽·达斯托、恺娣·伊朗尼、劳萨赫伯·阿夫斯瑞、吉姆和罗姐·米斯特里、萨瓦克和娜格丝·考特沃，以及弥奴、芭派和美赫·德赛
- 普纳：贝拉姆和佩琳麦、佳尔、鲁斯特姆和索拉伯·伊朗尼、巴布·赛克瓦拉、杰罕古和谷娜·苏卡德瓦拉、美赫吉、萨达希乌·帕特尔以及顾麦、玛奴和美赫文·杰萨瓦拉

所用书面材料来自：阿乔巴、潘多巴、保·纳图、普卡、基申·辛、伽尼医生、韦希奴、尼鲁、邓肯医生、禅吉和拉姆玖

通过书信我联系了：德希穆克博士、坡帕里、库玛、克基·纳拉瓦拉、克夏夫·尼伽姆、师利帕特·沙海、马特拉·杜塔·夏斯特里和谷娜苔·伽德卡

最后，向所有在他的神圣游戏中扮演角色者，东方的和西方的，对至爱的爱致礼，这使我有可能为子孙后代记录下此次阿瓦塔降临的历史。

宝·喀邱瑞

印度美拉扎德

1971年7月10日

编辑前言

虽然《美赫主》的写作和编辑是在美赫巴巴离开肉身之后，但它的起因却始于此前三个月，1968年10月。来自汉默坡的巴巴爱者，克夏夫·尼伽姆，当时住在美拉扎德参加巴巴召集的一个会议。“需要有印地语的巴巴传记。”一天下午克夏夫向宝吉建议，“人们热望读到印地语的巴巴传记。”

宝没太在意，但巴巴自己提起了这个话题，坚持问宝，克夏夫说了什么。

“克夏夫说应该以印地语写您的传记。”宝回答说。

巴巴赞同：“是，他说得对。是应该有。”

宝没做声。他知道，若是他同意，巴巴会要他来写传记。巴巴也没再多说什么。几周后，巴巴要宝拿来一本《罗摩衍那》（图西达斯写的著名罗摩生平史诗）。巴巴随意打开书，指示宝朗读几句。宝读了书中的不同部分后，巴巴宣布：“你会比这写得更好！”

直到1969年1月24日，至爱巴巴离开肉身前七天，给了宝吉写他的传记的暗示。在宝的介绍中，他感人地写下了那晚巴巴卧室里的情景。巴巴状况危急。在他的频繁痉挛和抽搐中（如宝所描述的），巴巴努力传达：

“仔细听我所说的话。我在给你十分重要的工作，我想让你以诗体写我的传记。”

宝试图阻止巴巴，因为手势压力造成了更多的痉挛，但巴巴继续不停。巴巴还指示：“开头把五位至师的生平，以及我父亲的生平包括进去。”宝静静听着，没有打断。这是美赫巴巴给他的最后的命令。

1974年初，《美赫主》交给费拉姆·沃钦伯克斯瓦拉，打印成英语，并于1975年6月我永久移居印度后，交由我编辑。

从那时起，另有很多与美赫巴巴建立联系者，也贡献了他们与他会面以及和他共度时光的讲述。大多是宝吉调研此书时，无法亲自联系的西方人。他们包括：

克拉丽丝·亚当斯、路易斯·阿戈斯蒂尼、赫曼·阿瓦拉多、阿格妮丝·拜伦、艾琳·比罗、辛西娅·伯格、伯纳德·布鲁福德、马文和珍妮·坎彭、瑞克·查普曼、玛格丽特·克拉思科、吉蒂·戴维、哈里·德多乔、迪莉娅·德里昂、罗伯特·德雷弗斯、奈德·富特、菲丽丝·弗莱德里克、科洛内尔·戈德尼、马克斯和吉赛拉·海富里热、奥斯瓦德·霍尔、简和约翰·海恩斯、米克·汉密尔顿、汤姆和多萝西·霍普金森、亨利·卡绍提、伊娜·列蒙、比尔·乐裴基、爱德华和欧文·拉克、福瑞德·马克斯、吉姆·麦克格鲁、林恩和菲利丝·奥特、伊丽莎白·帕特森、汤姆·赖利、彼得·罗文、莉兹·萨卡里斯、达文和珍妮·肖、邓·斯蒂文思、敏塔·托雷达诺、姬慕·托赫斯特、厄苏拉（乌斯奇）·莱因哈特、艾妮塔·维埃拉德、阿黛尔·沃尔金、阿兰·尤埃尔

很多印度巴巴爱者也贡献出了他们的讲述。他们当中突出的有：霍桑·巴如查、克基·德赛和柯瓦司·韦苏纳。其他人，比如基思·冈恩和丹肯·诺尔斯，对初版做了大量校对和更正工作。

这个时期以日记、信件等形式的新材料开始出现，所有的相关信息都被归入适当之处。因而英文版的《美赫主》扩增为 5000 多页。

对《美赫主》30 年的编辑工作是一件极其荣幸和不断喜乐的工作。没有其它美赫巴巴的著作（很快也不可能会有）如此全面准确地，从头至尾记录了美赫巴巴不可思议的活跃生平和工作。

做《美赫主》工作时，我被“圣经般”的叙事风格所打动。一个人会被以便于阅读对话形式写作的甜美故事、引人的叙述、个人遇见至古者的迷人描述所净化。宝使巴巴人间生活的叙述“有趣”又“富有指导意义”，从而真正履行了至爱的命令。此外，他还收进了大量巴巴自发给出的未出版语录，这些语录根据上下文读来，又呈现出新的意义。通过更多地了解至爱的生平——尤其是他同满德里的工作方式——我们不可避免地被带近他。

六十年代晚期的一个晚上，巴巴告诉宝：“即使人们对你的写作批评指摘，你也不应在意。只是为我而写作，因为是我要求你的。记住这些，我诚实地相告，我喜欢你的写作。即使整个世界反对你，也别在意。他们

想说什么，让他们说好了。我要你写，你就应该写。我对你写的东西感到满意时，你还有什么可求的？”

能参与到美赫巴巴神圣恩准的工作中，是多么有福和幸运！从此书开始，作者和我自己都能感受到巴巴的指引之手。这是宝·喀邱瑞灵感的真正来源。宝所写文字的力量来源于此。

《美赫主》是一本注定成为经典的书，就读者会反复阅读的意义而言。其中所含的细节之丰富，仅阅一遍是不足够的。这是一本会反复阅读的书，因为毋庸置疑，它囊括了所知的最伟大的故事。

戴维·芬斯特

美拉巴德，2004年9月

你若求神且只求神，就继续读下去。你若求奇迹、能力或灵性奖励，那就合上此书。真正的求道者所寻求的乃是神圣知识。神圣知识是对求道者的唯一真正帮助。在美赫巴巴的“丢失的著作”找到以前，《神曰》和《无与有》代表了对本时代神圣知识的揭示。《神曰》的结论集合了人类头脑、人的持续断言和苦于试图领悟超越头脑、超越智力和推理、超越心智能力和理性领悟之物的全部质疑天性。用美赫巴巴的话说：

“神不可解释。不可争论。他不可推理，也不可讨论和理解。神只能体验。”

“这里所言和解释的有关神的一切，只是为了满足人类头脑的智力抽筋，仍需更多的言语和进一步的阐释，因为真理乃是必须证悟的实相，必须实现和体验的神性。”

“理解无限永恒的实相，不是世界幻相中个体生命的目标，因为实相不可理解；必须通过有意识的体验来证悟。因此，目标是在人身中证悟实相，获得‘我是神’状态。”

这本有关美赫巴巴生平、旅行以及对全世界各阶层人士工作的传记，代表着需要“更多的言语和进一步的解释”，以满足“人类头脑的智力抽

筋”。人类的头脑必须满足；否则，由人自身个体心智或业相构成和束缚导致的精神痛苦便了无止境。人类的头脑抽筋可怕悲惨，面对混乱和困惑导致的痛苦而恶化，人发现自己生活于冲突之中——世界的非自然和毁灭性力量让他的头脑陷入绝望的冲突——价值和判断、真理和幻相、世俗和虔诚思想的无休止冲突。

神是灵。人也是灵，但存在于无知状态，受缚于无明局限。人若不想成为灵，没有对它的知识，则不能活。思想是人的最高贵品质。进入无限思想过程的内化，是人的命运，他藉此实现无限心的状态，并转化为灵。思想无限让人转化，以便能够超越进化天性，进入内化——成为灵。

此传记代表了试图解释无法解释的，以便人最终能够理解人是灵——他必须超越一切世俗知识。人将明白理解本身并非心的目标，而那种被称作证悟的力量才是心的终极力量，这意味着“思想无限思想”，为实现该目标，人必须超越形式，同时仍保持生命。生活于这种状态被称做灵性完美。这已被称为至师者所达到。只有少数人有同这样的人——成神者，成灵者——生活的必要准备。当更多的人类群体知道什么是活着的完美的时间到来时，便促成了阿瓦塔的降临——神（超灵）在地球的直接降临。这种人类邂逅神的活的完美的无上时刻，便是在世神的化身美赫巴巴的全部、大量生平故事。

此传记是历史上覆盖面最广、内容最详尽的传记之一，因为它根本上是一本终将被未来世纪所有地方的男女阅读的书。它虽是一种诗和密意风格的转译，且又融合了苏非和吠檀多哲学，但尽了最大努力使阅读的内容可以理解，所获理解将引领诸个体体验神的活的临在、对人生和宇宙意义的更大认识、神对人的关系、通往神的道路即人怎样成为灵、转化为灵。尽全力不仅以文字还以照片影像，记录了被称作“真理或真理之身”或者“爱的化身”的神人的神圣形体，以便人的想象力不会被浊漫画所扭曲、事实不被误解、历史不被散失或者成为传说。

神是人心最伟大的思想。成为灵是人的最高思想。此乃终极之求索。该思索之伟大值得有史以来人最大的专注和奉献，因而它也将进入未来。这种未解之谜或者神圣显容在阿瓦塔——生活在人类中的神——的生活和

工作中得到揭示。从此传记的发现中，有的人会寻求美赫巴巴的实在，经由阿瓦塔的帮助，有的求道者将争取“我是神”状态。这是美赫巴巴为全世界个体所做的一切背后的真正意图。生命别无目的，人发展进步的无数人生别无目的，美赫巴巴生平传记的目的，旨在帮助个体认识何为“我是神”状态、何为作为灵的生活。

劳伦斯·莱特

作者自序

父亲啊，您 1969 年 1 月 24 日之夜所受的巨大痛苦，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晚您要我以诗体写您的传记。您柔嫩如花的身体承担起宇宙无明的无限负担，以便意识之光逐渐照亮每一个进化的国度。但这个沉重的负担在将您身体的每一部分压碎。您最轻微的动作都会引来电击般的痉挛。您所受痛苦的程度，根本无法测量、计算或想象。

在这种严峻状况中，您缓慢移动手指对我说：“我在给你非常重要的工作。你必须以诗体著述我的传记。”

随着您的手势，我看到您承受着因移动手指而引起的痛苦抽搐。您的身体在一个又一个痉挛中从床上提起，复又落下。我的心碎了，恳求道：“巴巴，为何要现在指示我写书之事？等您好些了再告诉我不迟。”

但您继续打手势，整个过程痉挛不断。您断断续续地，用了大约 30 分钟给我指示：“写 800 页。以简单引人的方式。要生动有趣。用 4 种韵律。关于我的显现，写 100 页。我会给你韵律，稍后还会对你讲有关我的显现。不要担心，我会向你解释一切。”

我只能看和听。我的心拒绝质疑您的指示，以便不延长您的痛苦。那时我只希望您能停止手势，以便痉挛也会停下。我怎么知道，一周之后，您的身体会切断与这个物质世界的外部联系，而我只得眼含悲泪执行您的指示？

您曾叫我拿一本图西达斯写的《罗摩衍那》，读几页诗句给您听。我记得您告诉我：“你将比图西达斯写得还好。”

因您离去，生活中的一切显得空洞无物；虽然时而感受到您的在之光线，但它们稀少而又遥远。

我被留在了震惊之中，因而一段时间很消沉。弗朗西斯对我说：“巴巴没给你韵律，你则被免除了责任，不必写了。”

但我不知事情是否真的如此。于是一天夜里您督促我开始，从而履行您的承诺。您来到我的梦中，低语：“你想要韵律，给你，拿去！”您指向一块写满字的黑板。

我没能读黑板上的字就醒了，但那时我知道您希望我写。于是开始搜集资料。我用2年半的时间投身于此，汇总完搜集到的全部材料后，我开始了您交给我的工作。我知道您要我做什么，您都会亲自做。我只是一个媒介，交出这个浊媒介生命，把一切留给您。

您曾对我表示，您想要个散文体的内容详尽的传记，故我在以诗体写您的生平前，便开始了这项工作。我相信这项工作载有您的祝福。我知道您会给我力量来完成，不论我会面临怎样的境遇。

父亲，我是您的，如我所是。对于我，您即一切；别无所有！愿我的每一次呼吸都呼吸着您的愉悦，使人们感受到您要我所写文字的力量。

宝

美拉扎德，1971年7月10日

价值

关于神作为阿瓦塔在人间生活的文字叙述的价值，你们问我作何感想。我想从主奎师那的伟大爱者，圣人弥婁拜的赞歌中撷取一行诗来作答：

“只有珠宝商才能估量一颗真正宝石的价值。”

所以，重要的不是我对其价值的观点，而是我意识到我们时代的无限好运，即神本次降临的生平故事的广泛记载，正被呈现给这个世界——对少数已对他的爱觉醒者，对许多尚在潮汐中上升、走向他的光和真理者，也因为是他命令宝·喀邱瑞承担起编辑他的故事的任务，现正以多卷本的《美赫主》问世。

那么对于这个礼物，我们又将赋予怎样的价值呢？这是每个读者的命运，根据他或她对美赫巴巴作为神圣化身的接受能力。对我而言，这只是阿瓦塔美赫巴巴对他现在和未来跟随者的爱的无数证明之一。

胜利属于巴巴！

玛妮·S·伊朗尼

1994年9月

作者题献

我的至爱：

流泪为我拙笔写就的您的神圣游戏故事题献，作为对您甜美微笑的信爱之花。

能给拥有一切者什么？他什么都不缺。

但难道“无”不也囊括于完美？

我若能为他舍弃自身快乐，一切皆可奉献。

如若不能，则一无所是！

翻译：美赫思盈 美赫燕

五位至师

至师

世上的五个大盗
是其时代的五位活至师。
他们时常偷窃人心，
也周期性地将我偷下，带到你们中间。
一次又一次，我必须成为我所是
次次皆缘于这五位至师。
无论我在何时，在何处（波斯、印度、尼泊尔、以色列或阿拉伯）
化身显现，总是归因于这五人。
我从不出于自愿而来。
每个阿瓦塔时期，总是五位至师将我带入人身。
这五人掌握着囊括无数宇宙的整个造物界之匙。
人可成神，成神者可成至师。
我在人间显现为人，缘于五位至师。
他们带我下降，我体验到自己乃一切。
因而我告诉你们，我是神，我即一切。
成道状态——无限知识、能力和喜乐
无从描述。
只为获得该有意识神状态之至高体验者知晓。

成道超越了头脑领域。
五位至师是其时代的五个完人。
他们不仅成神，还在成道后，
下降到常人的正常意识。
因而同时拥有上帝意识
另加心、精和浊意识。
世界随时有五位有上帝意识者，
也就是至师。
虽以五个不同的人出现，
他们是且永远是同一个神，
因为每一个皆有着完全相同的至高上帝意识体验，
然而，在与世人的外部关系上
却表现出不同的个性，
各有自身特征、品味、性情、习惯和处世方式。
所有的五位至师——
巴巴简
纳拉延·马哈拉吉
塔俱丁巴巴
赛巴巴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
加在一起等于我——阿瓦塔。
这五位至师一起把我带下，
我所是的一切，皆归因于这五人。
我综合了这五位大师的所有属性

我的阿瓦塔状态囊括了这五位至师的五个状态。
因而集合了所有五人的品质。

美赫巴巴

1954 年

翻译：美赫思盈 美赫燕

.

时代在流泪

黑暗！黑暗！黑暗在向四面八方扩散！

随着 19 世纪临近结束，在此新纪元的时刻，黑暗将光明的力量驱散。每个个体心都变得顽固不化，狂妄自大。头脑醒了，心灵却在头脑的苏醒中沉睡。

发生了怎样的倒退！时代的状况何其可悲！黑暗造成了怎样的痛苦！意识进化发生了停顿。现在没有阿瓦塔的干预，意识进步已无可能。

如此的状况，时代为其悲惨的困境而哭泣。我们的时代不胜悲伤和困惑。不断向神呼求，哀叹着自己的不幸。时代流泪求神拯救世界。我们眼中的光在末日黑暗的降临中褪去。时代在人类蒙昧的暗夜中摸索，在完全无助和疲惫中涕泣。

时代深陷绝望，忘记了它流泪之时，泪水也已被擦去。目盲者总是拥有至古者的手杖，跛脚者拥有他的肩膀。每个时代至古者不承诺，当黑暗驱散光明，他会再次采用人身，擦干人类的泪水？然而目盲于黑暗的乌云，在它软弱孤独之时，时代又怎能记起？时代若记得至古者的保证，就会有力量承担重负。然而这一次的痛苦太大，考验和艰辛重重。时代再也无法承受。

本时代的焦灼瞒不过神。这是他的游戏！在黑暗与光明的永恒斗争中，黑暗目下似乎胜利凯旋。但其表面胜利只能引来自身的失败。秘密是，让黑暗（无知）相信自己是胜利者，乃是光明（知识）的游戏。当一线光明就能消融甚至最深重的黑暗，光明面前黑暗何存？我们却焦虑沮丧；我们的耐心已尽。时代悲伤痛哭。我们怎样求神来救助？时代的声音太弱。我们的头脑受限，无知于宇宙的无限工作。神圣权威独依赖于时代的五位至师。惟有他们才能帮助。惟有他们才能将神本人带入人身！

哎！我们的时代何其不幸！我们的婆婆泪水还将持续多久？我们会不会记起至古者的承诺？这个世界行将死去；其呼吸在受阻窒息。人类已放

弃希望。“哦时代，别哭！”神音开始说话，“世界在沉睡，为唤醒它，唤醒者已再次化现。世界如此喧嚣，为让它安静，唤醒者将保持沉默。”

“每一个心都在高速运转，为在某种程度上歼灭所有的心，唤醒者将成为一名求道者。人类将被示现爱之道。要耐心；莫绝望。至古者的干预即将开始。”时代的泪水缓和。它思索着听到的话，内心说：“至古者？唤醒者？这是真的吗？这么多世纪都已过去……会有这么幸运吗？”我们的时代开始寻索地球，寻找该神圣讯息的源头。它找到了五位至师。

虽然开心，时代又开始质疑这一消息，想知道这一次至古者如何降生世间。深入思索后，再次灰心迷茫起来。但它听到那个声音再次呼召：“哦时代，不要怀疑！他来了！看见你的泪水，五位至师再次将无形者带入人身。五位至师已在唤醒者的眼前罩上面纱，会在规定的时间揭开。然后他的工作和痛苦将再次开始，爱酒将从他的瞥视中流溢出来。”

时代相信了；欢喜不尽，希望充溢其心。“神啊，您是多么地仁慈！我们又是多么地幸运。我们的救星，我们的救世主终于来临！我们多么渴望见到他。”时代转向五位至师和伊朗的苦行僧——它看到……

翻译：美赫思盈 美赫燕

赫兹拉·巴巴简

“是我创造了一切！我是宇宙万物之源！”

听到一个老妪这些狂喜的宣称，一群狂热的俾路支士兵愤怒之下将她活埋。10年后，其中一些士兵来到普纳，见当年的那个老妪——赫兹拉·巴巴简——正在对一群跟随者赐福，惊恐万状。意识到犯了可怕的错误，这些士兵来到巴巴简面前，乞求宽恕，恭敬地拜倒在她的足前。

巴巴简生就的帝王威仪。若有人称呼她“母亲”，她会发火。喝斥：“别叫我‘母亲’，蠢才。我不是女人，我是男人！”因为在获得人类最高灵性状态——库特博或至师状态后，普若奎提已臣服于她。这位人称赫兹拉·巴巴简的老妪成为完人。（普若奎提为自然力，物质宇宙起因。）

赫兹拉·巴巴简原名古茹珂。1790至1800年间生于印度北部俾路支一个穆斯林王公家庭。女孩名如其人；古茹珂意为“玫瑰。”她人长得美，内在亦如芳香不败的玫瑰。这种优雅之美贯穿古茹珂的一生，作为巴巴简，所到之处，人们为她吸引。

古茹珂受到与公主身份匹配的训练和教育。她聪慧异常，很小就能背诵《可兰经》，成为“哈菲兹-伊-可兰”（可兰经背诵者）；还能流利地讲包括阿拉伯语、波斯语、普什图语、乌尔都语甚至英语在内的数种语言。

古茹珂自幼醉心灵性，多数时间独自背诵《可兰经》里的祷文，或者静思冥想。找她玩耍的小伙伴们只好失望而归。长大后，她愈重灵性，更多独处。也越长越美，人见人喜，都说古茹珂未来的丈夫委实幸运。到了婚嫁年龄，她父母提出此事，却惊讶地发现她拒绝结婚。一个帕坦公主独身不嫁，还没听说过，尤其是像她这样可爱的。父母试图逼婚，却不知女儿已情有独钟。至爱上帝早已捕获她的芳心。没有哪个王子或英俊新郎可取代其位。古茹珂的心沉醉于神圣狂喜，渴望与至爱合一。

数月过去，父母决定要她同一位王子成婚。并告诉她别无选择；婚礼都准备妥当。古茹珂爱父母，但无法接受他们的安排。寻找真爱的渴望战

胜一切艰难险阻，古茹珂只身逃离家园和俾路支——再未与父母相见。（俾路支今属巴基斯坦，原为英属印度的一部分。）

她一路向东北行进，先到白沙瓦，接着到拉瓦尔品第。一个 18 岁的少女离家出走，孤身穿越印度山区，令人难以置信。但她有至爱上帝的看护，走在崎岖山路上，未被人认出或抓获。她出行时戴着传统的穆斯林面纱——但至爱会将爱者掩盖多久？他已开始做必要的准备，以便揭开二元面纱，将她转化为遍在者。

古茹珂的心焚烧着神爱之火，承受着与神分离的巨大痛苦，心灵躁动使她忘了饥渴睡眠。年轻的公主在世间成了无家可归者。她日夜漫游于拉瓦尔品第的大街小巷，沉浸于对至爱上帝的爱。对作为行道者的她，这种持续躁动是她的唯一休息。有谁知道这种灵性渴望源于多少次人生的苦行？据说她前世曾经是伊拉克巴士拉的拉比·安拉·阿达维娅——美丽优雅无双的女圣人——古茹珂则注定成为比圣人更伟大的。人们表面所见的是个流浪街头的疯女人，而她只求目睹至爱容颜，心中哭诉：“来见我吧，我的至爱！快来，不然我会死去！”

这样过了数年，古茹珂的渴望之泪没有停过；神圣疯癫转为神圣陶醉，给予她更多的泪，直到心碎的她遇见命中的导师，印度教赛古鲁（名字未有记录）。在大师指导下，她爬上荒野的山岭，住进隐僻的山洞。在这个今属巴基斯坦的山区居留一年半，历经严苛的苦修。后又听从赛古鲁的指示，离开这个地区，徒步到印度的旁遮普省。分离之火吞噬古茹珂的心：“来啊至爱，快来！我要去了。我已去！无法再等！”这位有着玫瑰般容颜的公主，不为人识地经历了近 20 年的苦行。37 岁时，已为终极死亡做好充分准备。没有一丝的世俗业相阻止她的最后死亡。至爱也在焦急地等待拥抱她，溶化她。

在木尔坦，她遇到一位穆斯林库特博——毛拉·夏。后者的神圣恩典让古茹珂永远消失，其灵魂与至爱合一。古茹珂经历了灵性死亡，证悟上帝。留下的只有神。她的灵魂在吞没一切的极乐中宣称：“唯我是。唯我在。我是神！——阿纳尔-哈克！”宇宙幻相在眼前消失，她成为造物之主。（“阿纳尔-哈克”字面意为“我是神。”）

时间也消失。然而，古茹珂的命运却不是逃避普若奎提，尽管她暂时失去对宇宙及自身的一切意识。她在玛居卜亚特状态，觉知到上帝意识，却意识不到造物界和自己的身心。“阿纳尔-哈克”目标已达。但普若奎提知道这个有上帝意识的女子，不会无限期留在这种神圣融入状态。这位灵性上完美的女子，必须知道并控制作为幻相的幻相，以扮演她注定要扮演的无上角色——将唤醒者召到地球——揭开无形上帝之面纱。

年近 40 岁且已成道的古茹珂，从印度返回北方的拉瓦尔品第，找到之前的印度教大师。印度教徒称她卜拉弥-布特——她意识到自己是神，却意识不到自己的身体。目标达到了，但引领别人到达目标的大师意识，却尚未完善。在其全然极乐中，唯有她存在。古茹珂已完美，与神合一，但意识不到无限存在中的普若奎提之虚幻存在。这位女性玛居卜有上帝意识，但没有对宇宙幻相的意识。在这种玛居卜状态，没有二元或多元的存在；唯有神“我”或“大我”。古茹珂已成为第七层面的完人玛居卜——神本人。她觉知不到整个造物界如同影子隐藏于其神性之光。

几年后，在印度教大师的帮助下，古茹珂重获宇宙二元意识，成为至师。在意识到无限实在海洋的同时，她开始看见作为水滴的每一个水滴，拥有将每个水滴转化为海洋本身的能力。（在《韦达》典籍中，卜拉弥-布特乃淹没于神圣海洋的成道者。苏非教徒把这样的人称作玛居卜。）

成为地球上的五位至师之一之后，她离开拉瓦尔品第，几次踏上到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等中东国家的长旅。据说她曾女扮男装到麦加，经阿富汗、伊朗、土耳其，又折回阿拉伯。在麦加的卡尔白，她坐在选定的地点，每天礼拜五次。在麦加期间，还常为穷人募食，亲自照料患病的朝圣者。不辞辛苦地为被遗弃的牲畜寻找饲料。

古茹珂还从麦加前往麦地那，先知穆罕默德的陵墓，在此进行同样的祈祷和照料朝圣者。她离开阿拉伯，从陆路流浪到巴格达，又从伊拉克返回旁遮普。在印度，她南行至纳西科，在印度教徒认为罗摩主亲临过的盘起瓦提安身。在当地人眼里，她的灵性“男子气概”显而易见。她的有力目光，令其女性体貌和服饰失色。古茹珂又从纳西科南下到孟买，逗留数月。完成在那里的灵性工作后，返回旁遮普，在北印度地区四处流浪数年。

这个时期，在拉瓦尔品第，处于高度灵性陶醉状态的她，在一群伊斯兰教徒面前宣称其神圣权威。“是我创造了宇宙！我是万物的创造者！”这种宣称招致一队俾路支士兵的狂怒。这些士兵怎晓得面前的疯女人实乃成道者。他们攻击她，挖坑强行将她活埋——并对此自豪无比，认为她亵渎了神圣的伊斯兰。他们还坚信，杀了这个疯女人，是捍卫自己的宗教，将在灵性上受奖赏。杀了这个异教徒，则在天国给自身凿好壁龛。

然而，被活埋于无名坟墓中的古茹珂却没有死。无人知道她是如何逃生的，但1900年左右，她又平安地回到1000英里以南的孟买，在拜古拉附近的曲那巴提街边安身。

多年后，上述士兵在普纳看见巴巴简还活着，骄傲和偏见被彻底击碎。这才明白，不信神者不是巴巴简，而是他们自己。他们为自己的恶行痛悔不已，拜倒在她脚前，恳求宽恕。其中一些士兵成为她的信徒和卫士。古茹珂渐渐声名远扬，许多人相信她是库特博。穆斯林开始称她赫兹拉——陛下，把她视为成道者来崇拜。巴巴简的字面意思是与神合一者。

1901年左右巴巴简再次出现在孟买，尤其是在派丰尼一带。偶尔同班德拉的圣人毛拉那·萨赫伯，以及东瑞的圣人阿卜度·瑞曼会面。和他们一起，她总是无比欢喜，慈爱地称他们孩子。这两个圣人成为她身边的弟子，后来通过她而成道。凭借她的恩典，阿卜度成为库特博。

1903年4月，巴巴简从孟买乘S·S·海德瑞轮船，开始第二次麦加朝圣之旅。虽时刻沉浸于极乐状态，她在船上却举止寻常。公开同乘客们交谈，背诵波斯诗人哈菲兹和鲁米的诗句，深入浅出地讲解绝对真理的密义。所有人都被这个年逾百岁的老妪吸引，包括船员们——她用英语同他们交谈。

此次航行发生了一起不寻常事件。天下起大雨，可怕的暴风雨来袭。人人惊惶万状，认定船必沉无疑。巴巴简走到甲板，临危不惧。高声对一个叫诺玛·盘卡瓦拉的乘客喊道：“在你脖子上系条围巾，用作袋子，向乘客——包括孩子和欧洲人在内——每人收集一派萨。然后让他们向神祈祷，请求：‘神啊！救我们的船脱离风暴。一到麦地那，我们就以您的至爱先知的名义，向穷人施食。’”诺玛立即向每人筹集一派萨，所有人都

热切念诵巴巴简授的祷文。暴风雨渐渐退去，他们死里逃生。（乘S·S·海德瑞号客轮的旅客有诺尔·穆罕默德，卡萨姆·米达，诺玛·盘卡瓦拉，赛德·萨勒赫·穆罕默德，海德瑞·易卜拉欣·赛亚尼及母亲和兄弟。海德瑞·易卜拉欣·赛亚尼为普纳德干学院教授，这个故事可能是他讲述的。）

到了麦加，上述消息不胫而走，大批人聚集，求巴巴简亲自祝福。在卡尔白，巴巴简恢复了普通朝圣者的角色，在天房每日祈祷5次。几天后又北上麦地那，在那里以大仁大慈的先知穆罕默德之名，给穷人分发粮食。

1904年左右，巴巴简返回孟买，不久又前往印度北部的阿杰梅尔，到苏非教至师，姆伊奴丁·齐西提的陵墓朝拜。从阿杰梅尔回孟买后，很快又西行。到了普纳，巴巴简的旅行也告终结；在此永久定居，以履行其灵性职责——揭开默文作为当代阿瓦塔的面纱。

在普纳之初，巴巴简居无定所。流浪于英军驻印兵站或者在城中，甚至经常光临肮脏的贫民窟。她虽衣衫褴褛不洁，美丽和神采却把很多人吸引到身边。出身公主的她如今具足帝王威仪。

很快，巴巴简不再一人独处，身边总是人群簇拥。她的身体需要几乎为零，很少吃食。不过，她爱喝茶，跟随者捧来一杯杯茶，她当作帕萨德发送。若有人带来鲜花，她会责备那人浪费钱，批评说：“为啥不把钱花在糖果和茶这些人人都能享用的东西上？这些花有啥用？”

巴巴简若碰巧看一下某个路人，后者会止步呆立，凝视着她的神圣容颜。餐馆老板和水果摊主，会乞求她光顾，为她提供一切所需。巴巴简若答应了，他们会深感荣幸。去普纳兵站一带时，巴巴简时常光顾穆斯林钟表匠夏克·伊玛姆家。夏克的母亲见巴巴简衣衫破旧，希望为她洗浴，换新衣，但她一概拒绝。不过有一天，巴巴简同意了，夏克的母亲十分耐心而轻柔地为她洗浴年老的身体，换上专门为她缝制的新外衣和内衣。这是巴巴简有生最后一次洗澡。尽管如此，她总是通身散发着香气。摆脱了尘世的不洁，仿佛一直沐浴于她唇目间流溢出的醉人爱酒里。

在普纳，巴巴简无固定居所，夜间就在随便哪条街边休憩。一次在穆斯林圣陵，瓦卡迪亚·巴格附近，从那里又到位于迪吉的另一处穆斯林圣

陵，盘奇·辟尔旁坐了一段时间。盘奇·辟尔圣陵附近有很多蚁群，巴巴简身上爬满蚂蚁，咬得浑身起了大片大片的红肿，但她依然安详静坐，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一天，一个名叫卡萨姆·V·拉法伊的人来到迪吉，见巴巴简浑身爬满蚂蚁，不禁泪流满面。经巴巴简准许，卡萨姆试图把蚂蚁赶走，但未成功。他设法劝巴巴简到他家。在他家里，他一个一个地拨掉成百只小蚂蚁。整个过程中，巴巴简未流露丝毫的不适。

在普纳城的几个不同地点短暂逗留后，巴巴简在拉斯塔·佩施的布卡里·夏清真寺附近一棵楝树下定居。（清真寺隔壁是一个叫萨达·拉斯特的跟随者的家。）更多的人聚集而来，巴巴简周围的有限空间更加局促。信爱者恳求她换个地方，但巴巴简严厉回答：“这里有个魔鬼，摆脱他之前，我不可能挪一步。”

在她所选的位置对面，有一棵巨大的榕树，当局为拓宽道路，伐倒这棵树时，巴巴简突然决定搬离。有两周时间她在斯瓦门的一座荒墓附近，又在那里迁到玛科姆·坦克路的查宝地（四井）地区，在一棵楝树下就坐。这个地点成为她的最终居所，她居住了多年，直到离开肉身。

巴巴简初到查宝地时，那里只有一条蚊蝇肆虐的土路；甚至疑有瘟疫细菌。白天荒僻无人，夜间却生机勃勃，聚集着盗贼和城里最危险的犯罪团伙。

在查宝地，巴巴简在楝树下安坐不动——像块绝对神性之磐石，稳处于身边游荡的可悲愚昧烟尘。经过数月的风霜露宿，她勉强允许跟随者给她搭了个麻袋遮篷。一年四季她逗留在此，允许任何的人到她身边，吸吮其持续临在之美酒，以此减轻人类的痛苦。若干年后，这个地区发生巨变。大型现代建筑、茶铺和餐馆纷纷出现，家家户户通了电。因巴巴简在楝树下的座位，“四井”成为看好的生活居住区。

靠近光源时，谁都无法避开其光辉。即使蒙着面纱，也能感受到光明的效力；光焰将面纱焚毁。巴巴简的光即如此——在她内里，在她身边。巴巴简的朝廷设在了大街之上，人们蜂拥而至，演唱卡瓦里，顶拜她。花

香四溢，焚香净化空气。接受她的达善和祝福者，感谢神给了他们这般稀有的好运。

1919年，巴巴简有一次警告围聚在她身边的大群人：“都马上回家。快走！”人们听从，但不解何故这么急迫叫他们离开。其后不久，飓风裹挟着暴雨横扫普纳，整个城市遭到严重损毁。巴巴简的跟随者乞求她到他们家里躲避，她拒绝离树一步，打发他们回去。她照管了别人的安全，自己却承受了狂风暴雨的侵袭。

逐渐地老姬的声名远扬，穆斯林、印度教徒和琐罗亚斯德教徒，从各地前来达善。查宝地成为朝圣地，巴巴简向真诚者倾倒美酒。见过这位神圣的老姬，人会心满意足和感恩。跟随者与日俱增，巴巴简被全印度成千上万人崇敬。

她身边的道路每天人潮涌动，交通拥堵，让英国当局恼火。但又无计可施，因为他们知道若强行让巴巴简迁离，将引发难以平息的骚乱。显然，需要为这名老姬建个坚固耐久的遮棚。最初的资金是由英国当局提供的，可新棚建好时，因离她原来的座位稍远了点，巴巴简坚拒迁入。当局又添资将遮棚延伸至楝树下她的座位上方，但她再次拒绝坐在下面。因跟随者再三恳求，才不悦地嘀咕着，同意了。

巴巴简生得威仪不凡，是穿着苦行僧破衣的皇帝。虽年届120至130岁，布满皱纹的面容仍似盛开的玫瑰，棕蓝色的眼睛，让人不由自主地走近。据说她眼神曾让一些人发疯——为神疯癫！她的背微驼，身材不高，步态如醉。皮肤白皙，皱纹似刻，纯白而卷曲的柔发垂于双肩。她的声音异常甜美悦耳。虽过着苦行僧的生活，她并不乞讨；身无长物，却被褐怀玉。置身街头，如尘土一般；无人知道她的公主身世。她对王室特权的舍弃证明，通过全然纯洁的生活，她已赢得无价的神圣财富。她内里蕴藏着一切。她贡献给世界的，正是这种神圣财产——库特博亚特。

不论冬夏，巴巴简都身穿宽松的白布长裤和白色长外衣，肩上搭条披巾。除此之外，再无遮身之物。她从不戴头巾，也不清洗梳理头发。走在街上，步履轻若少女。听奉爱音乐时，身体随音乐节奏摇摆。她的身体状况变化不定。一天发高烧，第二天，不吃药便恢复健康。

她对谁都称呼“孩子”或“巴巴”，不论男女老幼。若有人叫她“麦”（母亲），她会不悦地训斥：“我是男人，不是女人。”这种奇怪宣称印证了先知穆罕默德之言：“爱尘世者是女人，爱天堂者是阉人，爱神者是男人。”于是人们亲切地叫她“阿妈萨赫伯”，同时表示母亲和先生。

跟巴巴简相关的奇迹也时而发生。她还是独特的医生。病人找她救助，她会说：“这孩子的病缘于苦药。”也就是患者的行动业相。巴巴简会抓着病人的病痛部位，神秘地呼叫某个假想的灵魂；接着将患病部位摇晃两下，叫病因——业相——走开。结果胜似灵丹妙药。一天，一个完全失明的琐罗亚斯德孩子，被带到巴巴简处。她把孩子抱在怀里，喃喃地念咒语，接着向孩子眼里吹气。孩子立马恢复了视力，从她膝上跳起来，快活地大叫：“我看得见了！我看得见了！”

巴巴简过着街头苦行僧的贫穷生活。信徒出于敬意送给她昂贵的衣服和珠宝。巴巴简对这类物质供奉漠然置之，小偷则乘机窃取；有的甚至在她眼皮下行窃。巴巴简从不阻止。一次巴巴简在树下，盖着一条华美的披肩，像是睡着了。一小偷看见披肩，悄悄上前，意欲偷窃。但披巾的一角压在了巴巴简身下，拽出来很冒险。窃贼正打主意，这时巴巴简翻了个身。小偷抓起披肩就跑。巴巴简就这样帮助小偷满足了欲望。

另一次，孟买的一位跟随者送给巴巴简一对贵重的金手镯，向她顶礼后，为她戴到手腕上。对巴巴简说，因她过去的祝福，他的一些世俗愿望得以实现，现在把这对儿镯子送与她，以示感激。他哪晓得巴巴简对它们的漠视。之后不久，一天夜里，一窃贼潜入巴巴简身后，粗暴地拽镯子，以致划破她的手腕。盗贼拔腿欲逃，旁边目击者大喊捉贼。听到喊声，一名警察赶来，询问原因。可巴巴简是怎么做的？她扬起手杖，高叫：“逮捕那些喊叫者。是他们打扰了我。把他们带走。”围观者目瞪口呆。

很少见巴巴简吃饭。一个人被任命为侍从，负责照顾她的个人需要。这位服侍者性格幽默，每次要巴巴简吃饭，都会打趣道：“阿妈萨赫伯，补丁准备好了。”因为巴巴简总抗议说，吃饭就像破衣上补补丁——也就是吃饭与补缀保存身体这块破布无异。

巴巴简总说一些似乎不相干的话，比如：“害虫不停打扰我。我扫掉它们，它们又来了。”说着会用力掸打身体，好像在扫除灰尘或蛛丝。（巴巴对此解释说：“无数的业相（印象）被吸引到5位至师，并在他们的神圣火焰（瑜伽瑜伽业相）中被净化或歼灭。业相净化后回来，作为灵性业相散布全宇宙。以这种方式，至师的身体成为收集和清洁普世业相的中心，又把它们作为灵性业相播散出去。被至师消灭的业相，也从心、精、浊业相的普遍流动中消灭。）

像巴巴简这样的至师，有自己的内在工作方式。比如，一天夜里，在距普纳20英里之外的塔勒岗镇，一家剧院正上演一部剧。剧院里人满为患。座位已售罄，管理员锁上所有的门，阻止人们入内。看戏中间，发生火灾，诸门紧闭，观众一片恐慌。与此同时，在普纳，人们看见巴巴简行为奇怪。她开始异常激动地走来走去，怒斥：“火！火！门锁着，人们要被烧死。该死的火！熄灭！”周围的人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在塔勒岗，那里的人们后来讲，剧院大门骤然大开，惊惶的群众一拥而出，避免了一场可怕的悲剧。

至师的方式既独特又不可思议；其灵性工作的无局限，超出了人类理性理解的范围。如下是其中一个事例。虽然巴巴简讨厌人们送珠宝，手指上却戴着数枚又紧又艳的戒指，从不摘掉。一枚戒指过紧，造成手指肿胀化脓。伤口生了蛆，爬进爬出。蛆虫掉下来，巴巴简就捡起来，放回伤口，说：“我的孩子，吃吧，放心。”人们自然想带她去看医生，但她一概拒绝，连让医生来她这里治疗都不许，结果形成坏疽，手指烂掉脱落。她手上的伤好了，但跟随者目睹此景，不禁流泪，巴巴简却训斥他们：“哭什么？我喜欢受苦。”

巴巴简对病人和穷人极其慷慨。挨饿者来找她，她会把自己的食物给他；冬天受冻者来，她则把自己的披肩给他。但这种慷慨也有过例外。一个寒冷异常的夜晚，有个颤抖可怜的老人来到她面前。他患有严重感冒，发着高烧，祈求巴巴简用她的纳扎——青睐——把他医好。巴巴简却大怒，一把扯掉他肩上裹着的仅有的御寒薄毯，便不再理会他，这个老人默默地

坐下，在她旁边度过了寒冷的一夜。早上他感觉前所未有的强壮健康，高兴地康复而去。

巴巴简通常说普什图语和波斯语，经常提及波斯诗人哈菲兹和阿米尔·库希如之名。还经常引用这些诗句：（哈菲兹原名穆罕默德·夏姆斯·伍德丁·西拉兹（逝于 1389 年），被誉为最伟大的苏非格扎尔作者和波斯最好的抒情诗人之一。阿米尔·库希如（1252-1325），被誉为德里的最伟大诗人及音乐家之一。）

虽说博学的梵学家和聪明人无数，

但只有神明白他自己的工作方式！

神啊，您的创造美妙无比！您的游戏奇妙无双！

您把茉莉花油倒在悍妇的头上！

有时她还会提到不同的圣人或大师，特别是塔俱丁巴巴，评价说：“塔吉是我的卡里法——无上主宰或承继者……凡塔吉给的，皆从我这里得来。”1925 年 8 月 17 日午夜，巴巴简突然宣布：“我可怜的苦行僧塔吉走了。”谁都不明白她意指什么，次日上午，报纸上刊出塔俱丁巴巴在那格浦尔逝世的消息，人们才明白了她的话。（巴巴简与塔俱丁巴巴是否有过会面，不得而知。不过巴巴简总是无比亲切地称呼塔俱丁“塔吉”——天堂的王冠。）

巴巴简在普纳街头连续居住了近 26 年，这个期间，无数颗心被她的目光利剑刺伤。她周围是无形之火，各种各样的印象盘旋焚烧。

1913 年 5 月，她的火焰还亲吻了“时代之光”——默文·希瑞亚·伊朗尼，巴巴简总是称作的“我的爱子”。为默文揭开面纱是她的使命；巴巴简多年前从旁遮普来到普纳，正是为了她的“爱子”。她在楝树下的座位，距离默文家仅几条街之远。她经常看着他和朋友们一道走过。但她等待了很多年，才拥抱他。人们见她流泪，问她何故，她会说：“我落泪是出于对我儿子的爱。”这样的话令人震惊，因为无法想象这个苦行僧老妪曾生过孩子。

她陶醉的双目含着泪，说：“有一天我的儿子会来……他会来，震撼世界！”无人明白她的意思。

巴巴简的肉身人间持续了130至141年。1931年9月18日，在普纳的赛荪医院，对巴巴简的一根手指做了手术，但此后老人未恢复，离开肉身前几天，巴巴简喃喃自语：“时间到了……我该离开了。工作结束了……我得关店了。”

她的一个信爱者恳求：“别这么说，巴巴简。我们需要您和我们在一起。”

她揶揄地瞥了一眼，答道：“没有什么人，没有人要我的货。没有人付得起。我已把货交给了业主。”

1931年9月21日，下午4点27分，赫兹拉·巴巴简离开了肉身。获悉这个消息，人们无言表达。普纳举城哀泣，忧伤的阴云仿佛她的披肩，笼罩着普纳街道。成千上万人加入送葬队列，为她最后送行。巴巴简被葬于她坐了很多年的那棵楝树下，人们依旧每天到她的陵墓拜访。（赫兹拉·巴巴简陵墓的建设费用，为她的爱子默文筹集，他个人捐赠了4000卢比。）

巴巴简长眠于陵墓内，但她的跟随者知道她永远醒在他们心中。

啊巴巴简！我们向您衷心地敬礼。

你的吻唤醒了唤醒者，给予他极乐。

是您揭开了无形者的面纱！

翻译：美赫燕 校对：田心

纳拉延·马哈拉吉

一个小男孩，世人眼里的孤儿，成为宇宙之王。男孩不只名叫纳拉延（神），还成为纳拉延——有意识的神。谁知道有多少人从他一瞥中接受过神爱美酒；又有多少人被他引向成神之道！

在印度南部城市比加普尔的辛迪村，生活着一个名叫毕姆·劳的中年印度教徒。毕姆·劳无比虔诚，妻子拉克希米（意为财富）富有信爱。

直到 34 岁，毕姆·劳夫妇依然无子，这是他们婚姻令人失望的一面。不过，1885 年 5 月 25 日，幸福降临，儿子出世，他们给他取名纳拉延——心灵之主。夫妇俩欣喜不尽，可父亲的喜悦却持续不长，在纳拉延仅 14 个月大时，毕姆·劳突染重疾，不治而逝。拉克希米痛不欲生，若非对儿子纳拉延的责任，她也会哀伤死去。她命中注定独自抚养儿子。在丧偶之痛和喜得爱子的悲喜交集中，拉克希米勇敢地挑起重担。

毕姆·劳去世后，其兄卡沙帕将拉克希米和纳拉延接到巴加尔果特，但不幸接连而至。纳拉延年仅 5 岁时，母亲突然离世，纳拉延成了孤儿。

纳拉延的祖母在那尔古德有一小块地。她没有别的孙辈。跟随叔叔卡沙帕一年后，纳拉延去和祖母一起生活。

纳拉延和村里其他孩子一同玩耍游戏，看上去和正常的孩子没有两样。但即使在幼小的年纪，他内心想的也是神。自 6 岁起，他每天到印度教的主文卡特西神庙达善；热忱参加巴赞（奉爱歌曲）和克坦（马拉地语赞歌）。他的真诚奉爱倾向，引起寺庙牧师的注意和尊敬。（文卡特西是宇宙的维持者韦希奴的别称。）

一天，纳拉延和伙伴们到村外森林里玩耍。他们爬上附近一座山。发现一个山洞，互相挑战谁有胆量进去。同伴中耐不住好奇的，壮胆入内，但很快吓得跑出来，因为洞里漆黑一片。只有纳拉延未出，留在山洞深入探索。伙伴们以为他在洞中迷失，纳拉延沿通道转了好几天，直到发现一些凿砌的台阶，向下通到一间洞穴。他发现洞底坐着一个入定的赤裸瑜伽

士。纳拉延在他面前坐下，瑜伽士从禅定中慢慢醒来，睁眼看见男孩。纳拉延向他顶礼后返回，令朋友和长辈们大为惊奇。

印度教有个传统的圣线坚信礼。纳拉延的坚信礼在众多的客人面前举行。小男孩面目清秀，灵性倾向给村民留下深刻印象。人人都被他的文雅吸引，情不自禁地爱他，似乎酒歌已在这个孩子的心中唱起。

纳拉延虽然年幼，但灵性召唤令他躁动不安。他感到祖母管教的束缚。一次吃饭，他要纯一点儿的酥油。祖母不给，反而责骂他。这件事后（1894年），纳拉延感到厌倦，不再顾及家人，离家出走。年仅9岁就去世了！

尽管这么小就实现灵性舍弃，但心怀神歌者无年龄之分。年龄不重要。对神的渴望热忱令人疯狂；在这种神圣疯癫中，同老虎戏耍、翻山涉火、历经艰险都成为可能。

有6到7年，纳拉延的行踪未有记录，但相传这个时期他作为圣徒（弃世者），游历于那尔古德和普纳之间。流浪期间，纳拉延无疑不得不面对大量的艰难险阻，这为他通往目标扫清道路。受内在驱使，他来到桑达提村。附近是耶拉玛山，有个名叫伽姆达吉·睿希的瑜伽士曾在此苦修。纳拉延进入耶拉玛山神庙，达善山神，决定在此宿夜。

去寺庙旁的河里洗浴的路上，他的目光落在了一位年老的塔帕斯维妮（女性苦修者）身上。塔帕斯维妮示意纳拉延近前，问：“孩子，你这么幼小，自个儿怎么到这儿的？你父母是谁，在哪里？跟我说说你的故事。”

年幼的萨度在她旁边坐下，说道：“我叫纳拉延。我父亲是师利达塔·马哈拉吉（神）。他是我唯一的指靠；只有他照看我。我每日早晚洗浴后，念他的名，一直到我感到他满意。”

老妪听了深感惊讶，说：“你年幼矮小，信爱却令大男人羞耻。在生活中变得无助，就能获取力量。只有无助者才能得道！”

老妪说完就离开了他。纳拉延到河里洗浴，达善另一位当地的神瑞努卡。他在耶拉玛山逗留几日后，继续徒步前往玛普拉巴河岸的古尔霍苏，在那里的韦多巴（主奎师那）古庙，逗留5日。

在古尔霍苏，一次纳拉延感到饥饿难耐，到一个婆罗门家乞食。婆罗门怒骂：“这是你爹家吗？滚开，小流氓，小心我揍你。”

纳拉延目瞪口呆，饥饿一时消失。他返回寺庙，开始呼叫“韦多巴”——“奎师那！奎师那！”泪水滚下苍白的脸颊，他陷入恍惚状态。

晚上，一位老妇人带着食物走进寺庙。向韦多巴塑像敬献后，把食物放在纳拉延面前，他却说：“我没管你要食物——我要韦多巴！”

老妇和蔼地回答：“可是孩子，这是韦多巴的——这是上主的帕萨德，你可以享用。”纳拉延吃了食物，感谢韦多巴回应了他的呼唤。

属神者岂能不受保护？

连老虎都羔羊般近前。

纳拉延离开古尔霍苏城，走到一座茂密森林，住在一座供奉最伟大瑜伽士希瓦的寺庙。寺庙已荒废，他孤身一人。一天夜里，有只饥饿的老虎咆哮着进入寺庙，警惕地潜近纳拉延，纳拉延不为所惧。老虎只是嗅了嗅纳拉延的脚，便消失在了丛林中。纳拉延不禁大笑，仿佛老虎特来顶礼他，接受祝福后离去。

在希瓦庙逗留一段时间后，纳拉延又开始流浪。这个时期，他经常禁食，有时长达两周；但他脚步不停，风雨寒热无阻——不知求索会把他引向何方。他心中唱着一首歌，并在那个喜悦状态，忘记了一切。他要去歌声带他所往之处，与他内在的体验相比，再严峻的困难也算不了什么。

在一个不毛之地旅行数日之后，有一天纳拉延喉咙干渴得仿佛只有一口气儿。找不到水，身疲力竭的纳拉延再也走不动了，瘫倒在一棵树下等死。忽然一名骑者出现，指着一棵树，告诉惊愕的男孩：“树那边有条小溪。”说完骑者消失，纳拉延朝所示方向走去，惊讶地发现一条小溪。这次神圣帮助让纳拉延确信神在照看他。

纳拉延接着到昆德古尔村，在一个叫纳高德的富有地主家里住了4个月。纳高德夫妇膝下无子，深为这个年轻的萨度吸引，非常慈爱地照料他。

几个月后，他们提出收养他做继承人，但纳拉延谢绝，很快离开昆德古尔，前往贝尔高姆。

1901年或1902年，纳拉延从贝尔高姆前往普纳，住在拉维瓦吉特附近的哈奴曼神庙。此时他15或16岁。在普纳，他遇到大麻烦，一名店主指控他偷钱。纳拉延逃离普纳，到科帕岗，住在一座供奉印度教神祇巴伊罗巴的寺庙。人们开始被吸引到他身边，他则带领大家唱巴赞。时光在喜悦中流逝，他心中圣歌的回响，感染着每一个来者。（就像瑞努卡和穆德拉莱希瓦，巴伊罗巴也是印度教万神殿的一位神祇。）

有个名叫瓦克巴的人，每天都来陪伴纳拉延，心中充满对这个年轻萨度的爱。在年轻人身上发现的神圣品质令他惊讶不已。又过些时候，纳拉延从巴伊罗巴神庙迁到一个名叫罗普·禅德的商人。商人一心一意照料纳拉延。一天，纳拉延到访瓦克巴家，遇见特瑞姆巴克·劳。特瑞姆巴克在科帕岗出生，但在阿维居住。瓦克巴介绍他们时，他立刻被纳拉延吸引，问纳拉延愿不愿随他去阿维。纳拉延同意，特瑞姆巴克喜不自胜，二人一同离开。

特瑞姆巴克和妻子拉克希米没有孩子，他们虔心敬拜印度教神祇穆德拉莱希瓦，以期被赐予一个儿子。在特瑞姆巴克同纳拉延赴阿维途中，拉克希米做了个梦。梦中一个声音对她说：“要来你家的年轻人是个大圣人。好好照顾他，像亲生儿子一样待他。”梦后不到一个小时，丈夫就和这位年轻人到了家，拉克希米无比崇敬迎接纳拉延。另一次，拉克希米在穆德拉莱希瓦庙礼拜时，纳拉延向她示现，说：“我是你的儿子。无需再求了。”就这样拉克希米的祈祷应验，纳拉延也结束了孤儿生涯。拉克希米怀着巨大的信爱服侍纳拉延，他也如对生母般爱戴她。

日子在平和满足中度过，数月后圣歌之箭再度刺通纳拉延的心，那种疼痛惟有他知道。圣歌再次令他躁动不安，敦促他前往别处，纳拉延渴望寻找歌源。内里的歌启示他到甘伽普尔——达塔特瑞亚信徒的圣地。内在的躁动风暴，使他无法再同养父母继续在阿维生活。他迫不及待地准备动身前往甘伽普尔，但拉克希米忧心离别的泪水，令他不忍。半年的共同生活，使纳拉延成为特瑞姆巴克和拉克希米的再生儿子，母亲怎舍得让他离

开。（印度教徒相信达塔特瑞亚是梵天（创造者），毗湿奴（维持者）和摩诃希（融化者）三位一体神，在甘伽普尔他的临在尤其明显。）

纳拉延现年 17 岁，年轻的他在融入真正大师的灵性意识，与至爱达塔特瑞亚结合之日临近。合一时刻刻不容缓，他让拉克希米随他一同前往甘伽普尔。途中，养母发烧病倒，纳拉延不能弃她不顾，便陪她返回阿维，灵性渴望因事件转折而受挫。

拉克希米康复后，纳拉延再次启程到甘伽普尔，这次她的眼泪阻止不了他。他终于抵达圣城，不胜欢喜；栖身于两河汇流旁边的一棵楝树下，殊胜极乐的灵性体验，使他渐渐变得玛司特一般。现在他与其说是虔诚的圣徒，不如说是神醉的玛司特。他外表疯癫，仿佛神圣品质也焚烧殆尽。意识不到饥渴，被神圣火焰吞噬。吃东西也是沿街乞讨时，着魔一般将食物吞掉。河水泛滥，纳拉延就攀上楝树，安然自在地坐在枝上沉浸于灵性陶醉。

最后，纳拉延被附近的一座山吸引，攀登上去，到一个山洞里不吃不喝，爱火让他悲喜交加，渴望之痛维持着他与肉身的连结，同时灵性喜悦又将他从肉身解脱。他不胜痛苦，在洞中呼叫：“啊，至爱，为何不来见我？为何离我而去？为何不转身，向我显示您的容颜？”纳拉延内在地融入汪洋火海。虽在吞噬一切的渴望之火中煎熬，纳拉延却渴望燃烧加剧，因为奇怪的是，没有痛苦，就没有极乐。

瘦骨嶙峋的纳拉延离开山洞，在山崖流浪。过了些日子，他茫然坐在山上的一座修道院边，沉浸于内在状态，一个声音将他唤醒，这个声音清晰地召唤他，他走进修道院里面，在通道尽头看见一位老人。纳拉延上前顶礼，突然之间，老人的注视将他的躁动之海，转变为极乐之洋。纳拉延拜倒在老人脚前，认出这就是他在梦中见过的大师。古鲁的目视令他经历了近 10 年的躁动不安，化为和平。

老人拥抱年轻的纳拉延，说：“我饿了。去给我讨些食物来。”纳拉延带着食物返回，却发现修道院大门紧锁。他大为震惊，呼喊大师。听到呼喊，修道院的看管露面，对他说：“这里一整天没人。”他的话表明，大师是为纳拉延而显现。

在纳拉延的坚持下，门打开，里面空无一人。纳拉延不知所措，坐在修道院外的一棵楝树下，默默呼叫古鲁来就餐。年轻人泪流满面，先时离开的强烈躁动，以新的顽强卷土重来。“大师，您在哪儿？为何藏身？让我再见您一面。我已奉令为您带来食物。在您来用之前，我不会吃。来吧，大师，快来，没有您，我会死去。”

纳拉延悲泣三日。深切的分离感让他痛不欲生。这时他忽然看见古鲁站在面前。老人在年轻人身边坐下，接受了食物。并把剩下的递给纳拉延，说：“吃掉，这是我给你的帕萨德。”

纳拉延刚咽下第一口食物，老人形象大变。原来老人不是别人，正是达塔特瑞亚，老人的身体变成了三头六臂的青年男子！（老人实为克瓦伽·基兹尔，采用不同的形体，帮助没有肉身大师的求道者证悟。由于纳拉延没有肉身大师，基兹尔便用他崇拜的达塔特瑞亚现身。基兹尔也是摩西的大师，在这位（第六层面的）希伯来先知面前，显现为燃烧的荆棘。他还曾向阿西西的圣方济显现为十字架受难的耶稣。）

视见达塔特瑞亚，使纳拉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纳拉延——遍在者。他跨越二元局限，获得神圣意识，但却失去个体意识，与世界或身体没有联系。

但过了一段时期，达塔特瑞亚的恩典让他逐渐恢复对身体和周围环境的意识。从上帝状态下降时期，纳拉延的身体彻底摧垮。一旦恢复浊意识，他也恢复了健康，并拥有完美的意识。

这位 18 岁的赛古鲁离开甘伽普尔的山山水水，回到阿维的灵性父母家。这让特瑞姆巴克和拉克希米·劳喜之不胜。阿维社区很快认出年轻人的成就：同时体验上帝意识与造物界意识之最高灵性状态——撒哈伊三昧。把他奉为至师，公开崇拜。

此时纳拉延貌若孩童；个子矮小，约 4 英尺 6 英寸，相貌俊美，嗓音洪亮。孩子们爱戴他，在他身边欢笑蹦跳，他也开心同他们玩耍。阿维的土地因一位在世的赛古鲁而得福。家乡人对这种稀有好运，深怀感激。

过了些时间，纳拉延不满意阿维做总部。年轻的“马哈拉吉”选择一个距普纳 34 英里、名叫凯德岗的小村，作为他的主要活动中心。1903 年，他开始在村子附近的一个小岛，旧凯德岗贝特居住。9 年后，他希望买下土地，但农夫们拒绝出售，因此 1912 年，他在几英里远的新贝特置了地，把总部搬到那里作永久埃舍。

在凯德岗埃舍，纳拉延建了座富丽的寺庙，供奉达塔特瑞亚。他每日按印度教习惯进行崇拜——普佳。据说每日纳拉延在寺庙膜拜时，达塔特瑞亚神就会肉身显现。实际上，至师没有固定工作或常规。至师的工作是从世俗枷锁中解脱他人，也可把他采用的不同途径和工作方式称为工作。至师乃人身上帝。人成为神，超越一切的束缚；他的每项活动皆超出人类的有限视域。

至师的工作方式独特，意义超出一般的智力理解。纳拉延·马哈拉吉按印度教仪式崇拜主达塔特瑞亚，令弟子们效法。每日清晨，他亲自达善寺庙里的达塔特瑞亚大理石塑像，据说塑像会活起来。之后纳拉延给跟随者施达善。每周四亲自领队游行，纪念达塔特瑞亚，向聚众唱优美的巴赞。纳拉延·马哈拉吉有时候也会顶拜希瓦——最伟大的瑜伽士，或者顶拜希瓦林伽，额上常涂希瓦标记。崇拜是这位至师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据说他曾聚集 6000 名印度教教士，带领他们举行盛大仪式。偶尔纳拉延会像个孩子，同信徒们做游戏，之后作为大师，向他们阐释这些游戏背后的灵性密意。

年轻的赛古鲁声名远扬，前来寻求灵性指导和祝福的人，越来越多，随着纳拉延·马哈拉吉的跟随者的增加，一度偏僻荒凉的凯德岗人烟渐丰。最后，跟随者为纳拉延建了一座小宫殿，他在大厅对群众施达善。宫殿后部是他的会客室，卧室和厨房。纳拉延在宫殿里装饰华美的不同宝座上举行达善。1926 年，有位信徒赠送给他一个刻有达塔特瑞亚形象的镀银宝座，宝座近 10 英尺高，座内是精美的雕刻，也镀了银。同年他让人在宫殿一侧建了间地下室，他在此闭关，做宇宙工作。

纳拉延·马哈拉吉的声名，因《印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被进一步传播。文章作者是普纳德干学院的伍德霍斯教授。教授曾到凯德岗的荒芜

地区旅行，因酷热干渴难耐；路遇纳拉延。后者奇迹般空手出水，让伍德霍斯解渴。后来伍德霍斯同纳拉延几次会面，讨论印度的灵性和密教（吠陀）。伍德霍斯教授的才学使纳拉延广为人知。

纳拉延·马哈拉吉，字面意为神王，乃贾玛里型的大师；他温和可亲，孩子一般，很少骂人。弟子称他近 30 年容颜未改——“青春常驻”。虽身材矮小，但他纤瘦的身体有瑜伽士般的精美柔软。他的灵性道路是珞珈瑜伽。（珞珈瑜伽是苦行修炼。奈安涅希瓦 10 几岁臻达完美，活到约 19 岁。奈安涅希瓦的姊妹和两个兄弟也都成为至师。）亲近弟子称，他的灵性传承与奈安涅希瓦有关——数世纪前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同一地区（普纳郊外奥兰迪村）生活过的最年轻赛古鲁。纳拉延在宫殿陈列有青年奈安涅希瓦会见老年瑜伽士昌·迪瓦的巨幅画像。作为第四层面的大瑜伽士，昌·迪瓦曾骑虎而行，用蛇做鞭绕脖子。

一度赤身裸体、严苛苦行的珞珈瑜伽士纳拉延，如今身着黄金刺绣、宝石纽扣的尊贵丝绒服装。曾栖居山洞的他，如今住在辉煌的宫殿。据说他的 12 名圈子成员皆为印度王公。虽穿戴如王公，裁缝是孟买最好的，甚至每年买一部新车，他却是灵性完美，监管浊、精、心三界的帝王。

一次，有个被纳拉延称作“儿子”的琐罗亚斯德信徒问：“纳拉延，您叫我儿子。那您为啥不把您戴的珠宝给我几个，让我也像您一样尊贵？”

纳拉延的情绪立马不悦起来，厌恶地看着他，说：“切莫想望这种东西。这些戒指珠宝是粪土！”

1915 年 4 月的一天，纳拉延在银座上施达善，忽然一道光闪过人群，有位衣衫褴褛的年轻人出现在他面前，目溢神酒。年轻人处于恍惚状态。这就是被巴巴简吻过的琐罗亚斯德青年。

纳拉延立即遣散人群，走下宝座。他轻轻牵着年轻人的手，把他领到银座前让他坐下，又从自己脖子上取下花环，为年轻人戴上；接着给年轻人鲜芒果汁喝。

年轻人喝完果汁，从银座上起身，向纳拉延鞠躬致意，消失在门外。纳拉延一直看着他走出视线，显得异常喜悦。这天余下的时间，未再达善，信徒们都好奇纳闷，这个坐大师宝座的年轻人会是谁。

纳拉延·马哈拉吉常到普纳、孟买和印度其它地方旅行，常由信徒的子女随同。1934年，他应迈索尔王公邀请到迈索尔，接着到印多尔，在印多尔乘王公本人的马车，领队游行。1935年，他北上喜马拉雅山做工作；据说尼泊尔国王赠送他一副宝座。他还到贝拿勒斯，在恒河为很多跟随者和孩子们洗浴。

纳拉延的首席女弟子安佳妮拜·玛佩卡，一度曾是孟买的名妓，结交众多社会名流和政要。她有一副优美的嗓音，也正是凭借一副好嗓子，赢得了有钱的主顾，因而也变得富有。这招来对手的嫉妒，被骗吃浸了毒药的烟草叶子，虽大难未死，却失去了甜美的歌喉。连续数月寻医问药无果。

最后，她开始求助瑜伽士和古鲁，他们也回天无术。一位古鲁建议她拜访一个坐在路边的萨度；他便是纳拉延。

女子找到他，恳求：“有人告诉我，您有能力让我恢复嗓音。”

“我做此何为？”萨度回答。

“那样我就又能唱了。”她回答。

“你就能唱了，哈！唱给谁？我让你嗓子复原，你会为我唱吗？”纳拉延问。

她说：“当然，您叫我做什么都行。”

“好，那就唱吧，唱给我听！”他言毕，女子便唱了起来，连她自己都大吃一惊。安佳妮拜舍弃旧业，献出全部财产，像对待王公贵族一般，服务纳拉延。

在印度，寻求圣人和古鲁的达善或者祝福乃司空见惯之事。人们听说纳拉延在凯德岗施过若干奇迹，也受吸引前来。奇迹只是他的游戏而已。纳拉延·马哈拉吉乃神爱酒肆的店主，通过这些奇迹，吸引人们从四面八方来求祝福。

这些奇迹乃纳拉延真正工作的影子——让人们有机会品尝活在他体内的神爱美酒。唯此酒才为真帕萨德。纳拉延将之分给仅仅渴望神爱的所有人。生命的目的就是饮喝此酒，饮后，生命不复为生命，永恒存在诞生。此乃最高的灵性礼物，惟有至师才能用这个帕萨德满足一个人的心灵。

1945年8月，纳拉延·马哈拉吉离开凯德岗，南下班加罗尔。在一处荒弃城堡的墙壁内，举行各种火祭——用檀香木和燃油做的圣火仪式。仪式持续了三周，数百名跟随者从印度各地前来参加盛典。每天在现场给几千人提供食物。纳拉延主持活动，亲手发达克希纳——金钱帕萨德。数百穷人接受了这种帕萨德。（值得提及的是：纳拉延·马哈拉吉1945年8月最后一次离开凯德岗之后，原子弹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爆炸。）

无人知晓纳拉延在完成最后的宇宙工作，他散发着难以描述的喜悦。他的爱酒达至顶峰，他身边的陶醉气氛，令跟随者和朝圣者“癫狂”。火祭在欢乐中圆满结束，每个人的甜酒却化作泪水，1945年9月3日，赛古鲁纳拉延·马哈拉吉离开肉身。班加罗尔举城哀泣。这些泪水包含了纳拉延施与信徒的美酒，显露出他的真身实相。

赛古鲁的遗体在班加罗尔火化。一半骨灰被带回凯德岗埃舍，珍藏于宫殿大厅，其余的被带到贝拿勒斯，融入恒河之水。

纳拉延·马哈拉吉！我们向您致敬！

是您为至古者戴上恩典之花环！

翻译：美赫燕 校对：田心

塔俱丁巴巴

没人能够理解他。

没人知道他真正是谁！

没人知道塔吉乃王冠！

在乡村俱乐部，几位英国女士边喝星期五下午茶边闲聊，忽然看见一个赤身裸体的男子走过网球场。这令人震惊的一幕让她们义愤填膺，认定此人必疯子无疑，遂报了警。警察将这人逮捕，随后把他关押疯人院。

然而，这个“疯子”却相当特别，不一般。疯人院墙外总会有一群人等候他祝福！疯人院只得另辟了一条通道，让人们见这个疯子！何以如此？是他疯了，还是关押他的人疯了？为什么人们来找这个疯子祝福？那是为了酒——为了唯独他才有的美酒！

英国人认为这个穆斯林是疯子，他们才是疯子，认不出他是谁。他乃是灵性酒肆的主人；是印度的塔吉——伊斯兰教的王冠！他是塔俱丁巴巴，库特博——世界枢纽——宇宙力量的轴心。这位至师在精神病院开张酒肆，蜂拥前来的人们陶醉于神圣疯癫。这个穆斯林若不疯，何以无故让自己关进疯人院？此间奥义不为常人所测量。难道他不正是为了疯人而来？为了在这个疯狂世界迷失的人而来？这位库特博在疯人院的16年，是其内在工作的一个部分。

这位关在疯人院的年轻穆斯林不疯，疯狂的是他周围的世界。整个世界都疯狂，只有与神合一者真正理智。塔俱丁巴巴是生活于疯狂中最疯狂者中间的独特大师，他，头脑之主，将灵性总部设在了精神病院。他的故事非常有趣。

1861年1月27日早晨，在印度中部城市那格浦尔郊外的卡姆普特镇，焦急不安的一家人，接到好消息，玛丽亚姆比于5点15分生下儿子。然而奇怪的是，婴儿从子宫取出后却不哭。“这孩子是不是死婴？”有人猜疑。

“别这么想！”另有人反对，“这可是玛丽亚姆比的头胎。”

几个小时过去了，婴儿仍无生命气息。据说最后家人决定用火钳烫婴儿的太阳穴。火钳不让婴儿睁眼啼哭，他就是真的死了！推选家中长者来做。火钳烫了婴儿一下，他随即大哭。他还活着，边流泪，边环顾左右，好像在考察周围的人。孩子终于能动了，全家欢欣雀跃。

男孩取名为塔俱丁·穆罕默德·巴杜丁。塔俱丁字面意思是“头戴王冠者”，寓意先知穆罕默德的王冠。父亲赛义德·穆罕默德·巴杜丁是名军人，在英国军队任营长。儿子出生前，他从马德拉斯调到了卡姆普特。赛义德为有了儿子感到自豪，为孩子活着，感谢大慈大悲的安拉。然而不久灾难降临巴杜丁家——塔俱丁年仅一岁，父亲撒手人寰。玛丽亚姆比倾全力把儿子抚养成赛义德的骄傲。他6岁时上了最好的小学，学习中上等。但厄运再次降临；塔俱丁9岁时，母亲也不幸去世。抚养这个未成年孩子的负担，落在了外祖母身上。

很小年纪塔俱丁就流露出独特的灵性品质。他继续学业，学阿拉伯语、波斯语以及英语；还酷爱读书。塔俱丁很快升入大学，直到18岁的一件奇遇改变了他人的人生。

在那格浦尔有个著名圣人（辟尔），名叫赫兹拉·阿卜度拉·夏，深受穆斯林社区的崇敬。一天，圣人造访塔俱丁的学校，见到这个年轻人，说：“这孩子上学干吗？他还需要学什么？他还有啥要学的？这个年轻人已拥有诺斯提——真知。”圣人走向塔俱丁，二人目光相遇。阿卜度拉·夏拿了块饼干，吃了一半，另一半递给塔俱丁。少年吃饼干，圣人一边说：“少食；少睡；少言。研习《可兰经》，仿佛先知穆罕默德在看着你！”

塔俱丁一吃完饼干，美酒格扎尔便在他的心中唱起，他在圣人面前流下渴望之泪。年轻人从学校消失，连续三天处于极乐状态，泪流不止，渴望面见至爱。圣人唤起了塔俱丁的灵魂对神圣知识的灵性渴望。

塔俱丁变了。不再是个好学上进的学生；情愿独处，失去与朋友交往的兴趣。他已接受了内在珍宝，却不知情！他虽说对朋友们成了孤僻的陌生人，但渐渐走出这种状态，外表还算正常。这期间，他开始热忱研读《哈菲兹诗集》。哈菲兹的话活了起来，以下诗句对他产生深刻影响：

饮下酒！让《可兰经》和克尔白焚烧！

去住在庙里，别打搅任何人。

塔俱丁畅饮着神圣之酒；在心灵烈焰中焚烧《可兰经》和克尔白。他已进入内在的幽静殿堂，享受极乐状态。

1879年，世俗境况将塔俱丁引向至爱大师。整个地区乌云密布，暴雨导致甘哈河泛滥成灾。军队招兵应对灾情。卡姆普特镇受灾严重；许多人被淹死，或失去家园。为解祖母财务之忧，年轻的塔俱丁应征入伍，尽管内心呼唤着神，渴望见他。他的心已成酒歌之杯：

“您在哪里啊，您在哪里？至爱啊，快来！

召我过去，要么您亲自来。我已无法等待！”

至爱上帝毕竟总是仁慈，听到塔俱丁的衷心呼唤，他不能无动于衷。入伍从戎最终将年轻人引向他所寻求的，他所在的部队不久从卡姆普特迁往萨伽。萨伽意为海洋。塔俱丁注定走向萨伽，化为海洋！其他士兵受训御敌，塔俱丁则打响了内在战役。战士征服敌人简单，战胜自身受限我，打赢妄我则不易。他的是一场秘密战争。谁能窥测年轻塔俱丁的内在斗争？他是自身的斗士，在可怕的内战中，英勇作战。内在敌人节节败退，他的心灵热烈呼叫胜利：“至爱！至爱！至爱！”

最后，一天夜里塔俱丁站岗时，听到有人呼唤他。他吃了一惊，四下张望，接着循声走去。他出了兵营，走进茂密森林。穿过树丛，终于看见一位老者坐在一棵树下。这即是闻名此地的穆斯林库特博，赫兹拉·达奥德·齐西提——他就是让塔俱丁心灵充满躁动不安的真正至爱。（库特博赫兹拉·达奥德·齐西提是让塔俱丁成道的大师。但有关达奥德·齐西提的生平或传承没有记载。）

老人看都不看塔俱丁一眼，就令年轻人给他拿杯热茶来。塔俱丁走出黑暗的森林，回到军营厨房，沏了杯热茶。沿原路返回森林，热茶一滴未洒。达奥德喝了一小口，把剩下的给塔俱丁，叫他喝掉。塔俱丁一喝完，内在躁动即刻燃烧，化为极乐之洋！那一刻塔俱丁与道合一。

在神圣状态，整个世界不复存在——化为零！万物消逝不见；塔俱丁完全失去对身体和外界的意识。体验“阿那尔-哈克”——“我是神”状态。他唯有神圣大我的意识，成为神。在萨伽，18岁的年轻塔俱丁成为萨伽——无限海洋！

塔俱丁成了玛居卜——融入神者。他不由自主地忽略军队常规，举止异常，战友们确信他疯了。事实上，他融入了无限极乐、能力和知识；每晚都到森林里找赫兹拉·达奥德·齐西提，同他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塔俱丁的祖母还在为他操心，张罗为他和一个穆斯林女孩订了亲；但因他的奇特精神状况，女方家退了亲。在他证悟之夜之后不久，长官们见他不再适合在军队履职，便让他祖母来萨伽，将他接回卡姆普特。

在卡姆普特，塔俱丁的祖母很快也相信他发疯了。老太太对孙子的状况不堪焦虑，百般寻医问药无果，塔俱丁的奇特状况没有改变。祖母不久离世，留下塔俱丁孑然一身。

无人知塔俱丁真正有多孤独。退居内心，切断全部业相牵连和寻常联系，孤独一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像神本人一样真正孤独，乃是生命的目标。塔俱丁已达目标，不论外部举止如何，他拥有上帝意识。

塔俱丁独自留在祖母家中，亲属们遗弃了他，把他视为无可救药的疯子。他就这样生活了四年，被残忍的镇民当做欺凌对象。但塔俱丁的真正痛苦在于重获正常意识。虽孤苦无依，塔俱丁乃处于玛居卜亚特状态，而融入上帝无限存在的玛居卜，乃全乐之主宰！痛苦影响不了玛居卜，因为他没有人类意识。要成为库特博，至师，这样一个成道者必须从上帝状态下降，重获正常意识——首先是心界，接着是精界和浊界。下降过程只有痛苦；该痛苦是塔俱丁的真正痛苦——不是孤独，也非疯癫。

四年期间，塔俱丁愈加疯癫。最后，舅父阿卜度·瑞曼怜悯外甥，将这个22岁的年轻人接到堪达镇自己家中。并对塔俱丁进行治疗，但他的状况毫无改善。舅父阿卜度确信甥侄的病已无药可医，也将他遗弃，任他贫困疯癫交加。回到卡姆普特，塔俱丁承受身心双重痛苦；他成为笑柄——

村里的傻子。除了达奥德·齐西提，无论舅父还是其他人，无人明白他的痛苦是为了重获人类意识，回到造物界意识，以便减轻人类的痛苦。

为避免在卡姆普特街头露面，塔俱丁大部分时间在周边山间流浪。每次回城，人们对他更多留意，逐渐意识到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疯子。但孩子们照旧欺负他。戏弄嘲笑他，朝他扔石头，塔俱丁从不制止。他会拾起打来的石头，以免他们再扔。经受石击，也许帮助促成了塔俱丁重获正常人类意识。达奥德很可能通过这些顽童及其外部折磨，将塔俱丁带回对造物界的充分意识，因为在遭受几次严重的石击后，塔俱丁举止开始正常起来。无人知道他已成为库特博。时年塔俱丁只有 22 岁。

慢慢地，年轻的至师受到尊崇。一次，在镇里散步时，他忽然走进一户织布工家。塔俱丁语气坚定地对他说：“你最好带上家人和值钱物，马上离开这所房子！”这人踌躇片刻，但被这个闯入者圣人打动，听从了警告。离开不一会儿，房子起火，烧为平地。这人全家性命和一些值钱物保住。

另一次，有人找到塔俱丁，恳求：“赫兹拉，求您！我女儿快不行了。”这个人求助过最好的医疗建议，但女儿的状况毫无好转。

塔俱丁合目，过了一会儿，微笑着说：“你女儿好了。去看她吧。”

这个人回到家，惊讶地看见小女儿正坐在床上吃饭。他问妻子孩子何以恢复得如此快。妻子回答：“就在你到家前几分钟，一个流浪乞丐来到门前乞食，我给了他一些食物。他问起女儿，我把他领到她房间。他和她只待了几分钟，临走时说：‘别再担心了，她会好的。’”后来他们全家去看塔俱丁，妻子称他正是来家里的那个乞丐。

近 10 年时间，塔俱丁露宿卡姆普特街头，常睡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座桥上。他日夜游荡于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对陌生人，他是疯子，对认识他者，他是苦行僧，但塔俱丁实为完人，他所在时代的库特博。

1892 年 8 月 26 日，发生了塔俱丁被英国当局关进精神病院的事件，尽管这引发了当地民众、尤其是穆斯林的抗议哗然。由于网球俱乐部的英国女士之一，因目睹裸体男子，精神上受到极大刺激，其丈夫因此震怒，

动用影响力，强迫当局关押这个穆斯林。塔俱丁的审讯引起巨大关注，其间法官也受他吸引。尽管塔俱丁衣履寒酸，法官却看见他身穿王服！庭审令法官痛心，虽犹豫不忍，还是迫于英国当局的压力，判塔俱丁终生监禁疯人院。

锁链加身的塔俱丁，被带往那格浦尔郊外几英里的疯人院时，时年 31 岁。如今此地为公立精神病院，但当时却是拘押精神病人的监狱，关押者皆被判终身监禁。疯人之居，一关进去，再无望放出；也没有任何医疗救助。

身穿绿袍的塔俱丁，同其他病人一道，参加体力劳动；疯人院的管理者对他的真实地位略有所知后，便试图阻止他做这种卑微工作——砸石头，运土方。但塔俱丁拒绝停下，坚持和别人一样干这种苦重活儿。

一次塔俱丁头顶一个盛满土的铁罐。管理人员惊讶地见大铁罐不挨他的头顶，而是悬空几英寸！塔俱丁在众目睽睽下，满不在乎地走来走去。他不时地施展神秘能力，这种事情的发生，坚定了同伴们和工作人员对他灵性地位的信心。

岁月流逝，每当塔俱丁想离开疯人院，管理人员事后就会发现门锁尽落！离开疯人院是严格禁止的，但他们如何阻止得了这样一个人？

塔俱丁在一棵特定的树下会见众人。他没有私人房间，同其他人员一起睡一间大宿舍，在他面前大家感到安宁。一天，一名疯人逃跑。疯人院的负责人，阿卜度·马吉德·堪医生心急如焚，塔俱丁找到医生，对他说：“别担心，明天他会回来的。”

次日，此人返回。追问之下，他坦白道：“我回了家。但塔俱丁巴巴到家里见我，左右开弓给我两个大耳光，命令我立刻回这儿。我就回来了。”

这件事后，马吉德医生对塔俱丁产生深深信爱，邀请他到家里，就各种事务请教他。就这样，疯人院的负责人成了塔俱丁的忠实信徒。

一次，马吉德医生有个紧急约见，问塔俱丁他能不能去孟买。塔俱丁不准他去，警告：“道路危险。”但医生坚持。塔俱丁勉强给了许可，从旁边一棵树上摘下一片叶子给他，说：“在外带上这个。”

医生乘火车离开那格浦尔，似乎平安抵达孟买。火车停后，他不想走天桥，欲抄近路过铁道到车站，不慎绊倒，这时一列火车进站。火车尖叫着在距他仅几步之远停下，他有幸脱险，人人称奇。他这才意识到为何塔俱丁对让他离开那格浦尔，那么犹豫不决。

在疯人院数年后，有关塔俱丁巴巴的消息开始传遍印度遥远的角落，人们涌到疯人院找他祝福。塔俱丁身边的灵性气氛令人陶醉！空气中弥漫着令人发狂的喜乐！疯人院一夜之间变成神圣酒肆，饥渴的灵魂尽情畅饮。新的疯狂在蔓延；人们为神疯狂，为塔俱丁巴巴的美妙临在疯狂。

人数与日俱增，令疯人院管理层头疼。起先他们建了个独立的通道，通往塔俱丁就坐的树下。后来人太多，为分散减少人群，那格浦尔当局发门票限定人数，但此举无效。塔俱丁的酒香弥漫全印度，人们为见他而疯狂。城市和疯人院管理者，对这种状况不知所措；最后只好派警察维持秩序。

塔俱丁巴巴成为这个地区的领袖灵性人物。来达善的人中，有个穆斯林女孩，与塔俱丁的母亲玛丽亚姆比同名。女孩怀着内在渴望来到塔俱丁面前，要把这酒肆喝干！她寻求大师的真达善，渴望把一切献在他足前。

玛丽亚姆比来到塔俱丁面前，他拉着她的胳膊，拿石头将她戴的玻璃手镯砸碎。这一外部举动将她从一切外在枷锁和世俗执著中解脱出来。大师接着拥抱着她，她内在超脱了这个世界，完全属于塔俱丁巴巴。“12年来，我一直在等你，亲爱的，”他告诉她，“你终于来了。”

这一刻玛丽亚姆比与塔俱丁建立了终生的灵性联系。与塔俱丁这次深刻接触后，她每天都到疯人院看他；注定在塔俱丁获释后陪伴其左右。有玛丽亚姆比陪伴，塔俱丁总是显得开心愉悦。他特别爱着这个女孩，将整个酒肆的酒倒在她杯中！她属于他的圈子成员。

玛丽亚姆比是在库特博赫兹拉·达奥德·齐西提的亲示下，来见塔俱丁的。达奥德·齐西提告诉她：“你应该在塔俱丁的足前臣服一切，不是我的。”她遵命，赢得了一切。（玛丽亚姆比被穆斯林社区视为圣人。她在瓦奇的三摩地，距塔俱丁位于瓦奇夏里弗的总部不远，至今仍受人敬拜。）

塔俱丁巴巴物质上一无所有；大师乃完美的苦行僧。他在疯人院时，有一次，一个被鬼魂附体、苦不堪言的妇女，被带到他面前。塔俱丁盯着她，往她脸上啐了一口，吼道：“你胆敢对苦行僧如此无礼？”此言一出，女子昏了过去，不省人事。醒来后，面容释然——大师释放了鬼魂。

印度教的拉伽·拉古吉·劳·宝斯勒，是该地区的一位王公，也信爱塔俱丁。只要稍微一个暗示，宝斯勒会随时向塔俱丁献出一切。他虽贵为那格浦尔王公，却常到疯人院找塔俱丁祝福与求教。一天，拉伽意识到疯人院人群嘈杂，已无法忍受，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让塔俱丁获释。好像大师完成了疯人院的工作，希望换个环境；这是他给拉伽的暗示。

拉伽·宝斯勒找到当局，乞求释放塔俱丁。起初当局拒不同意，城市因游客大增、税收增加而繁荣起来；塔俱丁巴巴成了那格浦尔最大的旅游景点。1908年9月，拉伽·宝斯勒交纳2000卢比的一大笔赎金后，将塔俱丁接到自己的宫殿居住，宫殿名叫“夏卡达拉”，位于那格浦尔市心脏。拉伽将距离宫殿几百码的私人住所“红房子”献给了塔俱丁。塔俱丁时年47岁。在精神病院生活了16余年后，塔俱丁在那格浦尔王宫舒适地住了下来。但苦行僧毕竟是苦行僧——除了最基本的需求，没有任何世俗财产。塔俱丁没有隐退过王公般的生活，而是继续照管灵性上需要他者的利益。

在王宫，拉伽·宝斯勒有一个做日常祈祷和崇拜仪式的专用房间。塔俱丁初到拉伽的住处时，一天三次到这个房间，在拉伽祈祷的印度教石像前便溺。这间本该神圣的房间，成了大师的厕所！但拉伽对塔俱丁的完美深信不疑，谦卑地亲自清理，不将之视为是对他虔心修持的侮辱。

在那格浦尔拉伽的红房子逗留数月后，塔俱丁将总部迁到那格浦尔郊外约18公里处的瓦奇；居于该地一位叫卡希纳施·劳·帕特尔的印度教弟子家里，弟子有一大片地产。这片地产甚合塔俱丁之意，每天都有很多人涌来找大师达善——以致地产上兴起了一个小镇。塔俱丁将小镇正式命名为“丘塔·那格浦尔”，意为“小那格浦尔”。

在小那格浦尔，塔俱丁将地产重新规划为若干部分。他将一片空地命名为“瓦奇·夏里夫”，意为“贵族城”，划分为5个主要部分，围绕着他的寓所。

西面四分之一英里处，是塔俱丁的“诊所”。这间奇怪的诊所，无医疗设施也无医生；只有一棵孤零零的芒果树，塔俱丁叫病人到树下。塔俱丁的病人在那棵芒果树下呆一呆，病就自动痊愈。当然，治愈他们的只是灵性医生的青睐或纳扎。

在芒果树诊所附近，塔俱丁指着一个地点，命名为“玛德里萨”——学校。学生们会来求塔俱丁帮他们通过考试，他指示他们到玛德里萨坐坐，孩子们一个不落，全都通过考试。

另一处荒地叫做“法院”。到塔俱丁的法庭的，皆为生意或财务上受困，或者卷进官司纠纷者。这些麻烦缠身的商人也找到解决之道。

另一处塔俱丁称之为“清真寺”。这是为那些只为灵性目的，渴望灵性体验，甚或渴望见神，而来见库特博者而设。在他的清真寺也赐予这些体验。

北面的一块空场，塔俱丁命名为“阅兵场”。在此大师让人们做具有灵性意义的身体训练。通过训练，或来回行进，大师让人们为打响生命之战——对自我或低我战役——做准备。他们也不可避免地被引向正确的方向。

瓦奇·夏里夫仿佛成为灵性狂欢游乐场。这种狂欢日日上演。各种疾病或世俗问题，皆被塔俱丁巴巴的慈目酒滴化解。他的纳扎即他们的灵丹妙药，无人空手或空心而去。

在瓦奇·夏里夫，有一天下大雨，塔俱丁在雨里来回踱步，一大群人跟着。中间，他离开地界，向马路走去。瞧见一条狗躺在路边，狗死了有三天了。塔俱丁过来摸摸死狗，说：“你干吗躺在这儿，我的朋友？起来，快跑。”狗登时活了过来，一溜烟跑掉了。

随着塔俱丁灵性名气大增，他的亲属们也逐渐接受了他这个“大人物”。一次姨母给他做了茶，他不喝，指着左边，对她说：“田里有条死狐狸，把茶给它。”老妇人遵令，往死狐口里倒了一点茶，狐狸一激灵，站起来跑掉了。

在那格浦尔造成巨大轰动的奇迹，跟一个名叫苏姬的专业歌手有关。她嗓音甜润优美，闻名遐迩，常为塔俱丁演唱。据说她患上重病，经全力医治无效死亡。拉伽·波斯勒听到苏姬去世的消息，通知了塔俱丁。

塔俱丁大为不快，生气地说：“你在说谎！她还活着！她死了，谁来为我演唱？……去告诉她的亲属，不要动她的身体。”拉伽到她家，家人正准备为女子火化，拉伽传达了塔俱丁的讯息。家人相信大师的话，推迟了葬礼，如塔俱丁所言，女子次日上午睁开了眼睛。“他让死人复生！”一连数月在那格浦尔成为热议。

1915年的一天，塔俱丁巴巴正在瓦奇·夏里夫举行达善，一个20出头、相貌出众的青年，在朋友的陪同下，来见塔俱丁巴巴。英俊的年轻人走进房间，塔俱丁站起身，四目交汇。人群中没人知道他们目光传递的秘密讯息或内在交流。随即塔俱丁走向年轻人，手里拿着些玫瑰，魔杖般神秘地在陌生人头上脸上挥舞。完毕，陌生人和同伴向库特博鞠躬离去。

就在这位英俊青年到来之前，塔俱丁对人群发火，怒斥在场的所有人。但他一见这个青年，情绪顿时好转；即刻从座上起身，一瘸一瘸走去迎接。年轻人的到来融化了库特博的怒火，仿佛他为大师带来了佳讯。不过，来者对塔俱丁巴巴不陌生。他正是被巴巴简吻过，纳拉延·马哈拉吉隆重接待过的同一个琐罗亚斯德青年。年轻人这一天确为塔俱丁带来了好消息——他准备从塔吉那里接受灵性责任，接管宇宙王冠！此后塔俱丁总是叫他“天堂玫瑰”，而年轻人总是称他“塔吉”——王冠。

1920年左右，塔俱丁返回那格浦尔拉伽·波斯勒的宫殿，虽然仍频繁到访瓦奇·夏里夫。这个时期，他还到那格浦尔郊区一带漫游，拉伽会依据他的希望，安排马车行程。拉伽·波斯勒竭尽所能服务塔俱丁，一直努力取悦大师至终。

塔俱丁巴巴喜爱卡瓦里——波斯语或者乌尔都语赞歌。有一次，在拉伽的宫殿，德里名歌手简娜姬来到那格浦尔，希望为“圣人”演唱。这位名媛被带到宫殿，塔俱丁一见她却吼道：“把这只母狗带走！别让我看见她！”“她以为能像诱惑世俗人那样，用好嗓子诱惑我。赶她滚开！”

女子惊呆了，拉伽·波斯勒即刻请她走人。塔俱丁怒火冲冲；令备马车，坐车前往河边。此时大雨滂沱，地面泥泞不堪。塔俱丁不顾泥泞，下车走到河边。他冒雨怡然坐在急流的河边，柔声对弟子说：“去告诉从德里来的歌手，她要是愿意，可以来这里为我唱。”

简娜姬得知，毫不犹豫地遵从，对这个她绝望地以为已失去的意想不到机会感激不已。她乘马车来到河边，不顾漂亮的丝绸纱丽，趟着泥水，到库特博身边坐下。在泥泞中，在美丽的月光下，她为塔俱丁唱了近三个小时。之后，塔俱丁祝福她，让她离去。简娜姬明白大师到河边，测试她愿不愿去，是让她明白，允许她在他面前歌唱是她的荣幸。

在拉伽·波斯勒的红房子，塔俱丁度过最后的日子。一次，他到那格浦尔另一端，指定了自己的埋葬地。他选了个地点，有一次亲手抓起地上的土，嗅了嗅，说：“赫兹拉（伟大者）的这块土壤香甜。若在这里为我建居，我会乐意居住。”

1925年8月17日，塔俱丁巴巴在拉伽的红房子离开肉身。他最后瞥了一眼我们这个疯狂的世界，在这个物质领域永远合上了眼。他的酒令那格浦尔疯狂不已。他向那格浦尔的市井街巷、疯人院和拉伽的宫殿，倾倒美酒近45年。他逝世的消息很快传遍这个地区，跟随者感觉仿佛心被撕裂。整个城市笼罩在失去其最神圣酒店店主的哀伤之中。他倾注美酒之处，泪水肆溢。

不同宗教的民众——穆斯林、印度教、锡克教、琐罗亚斯德教和基督教——三四万人组成庞大的送葬队伍，从城市一端行至另一端。人们眼流爱的泪水，心怀沉重的悲伤、忏悔和感激。

塔俱丁巴巴在那格浦尔的陵墓，如今成为伊斯兰圣地。按伊斯兰传统，塔俱丁被葬于他亲选的地点。该区域后以他的名义，被重新命名为塔加巴德。塔俱丁巴巴肉身埋葬于此，但他实际上在深眠。这种深眠乃真醒——当心饮下自己的泪，当一个人意识到自身的永恒无限时！（拉伽·波斯勒的红房子，现被称作塔吉达巴——塔吉的宫殿，为塔俱丁在那格浦尔的第二大圣陵。）

塔俱丁巴巴，你的酒犹在我们心中流淌！

你挥洒玫瑰，为我们的王加冕！

翻译：美赫燕 校对：田心

舍地的赛巴巴

安拉是穷人的保护者。除他之外一无存在。

安拉之名永恒不灭：安拉是万有一切！

在舍地村，一位蓄着胡须，身穿破旧衣袍的人每天这么呼叫。他坐在神圣的清真寺，边吸水烟斗，边接见蜂拥而至的达善者。作为祝福，他对每个人说：“把你的钱给我。把你口袋里的钱统统给我。”经常连人家的回程火车票钱都不让留够。然而一天结束时，早把钱全送给了穷人，自己却沿街乞食。而且只讨巴克瑞（死面粟米面饼），仅以此维生。

一次，一个赤身的孩子站在这个苦行僧面前，他问孩子的母亲：“闺女，这是男孩还是女孩？”他就这么天真，在这种事情上，常常显得相当无知。苦行僧之举可谓不合常理。但人们却信任他，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并且认为这是自己有幸。他会说：“苦行僧指定谁，我就对谁要。作为交换，我得还给他们10倍。”他所说的苦行僧，不是别人，乃是全能之神。

这个苦行僧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印度各个宗教和种姓的人，都来找他。其独特之处是，他不属任何种姓或宗教。他是真正的苦行僧，帝王中的帝王！人们何以不远千里来见他？因为他的眼睛，磁性般的光辉把他们吸引到他脚前。

这位苦行僧不同凡响，是其时代的库特博-埃-阿希德——灵性首脑和至师领袖。他掌握着一切世界和宇宙的钥匙，却以印度一个平凡小村的褴褛乞丐出现。他的手平衡着世界骚乱和宇宙剧痛的冲突力量！这会让一个世俗头脑的物质主义者难以置信，但却是一个灵性事实。若对人说这位奇特的圣人指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人们会说这纯属无稽之谈。但在灵性现实的内领域，库特博或赛古鲁乃是宇宙主宰，没有他们的神圣法则，什么都不会发生。没有五位至师的意志和指引，战争不会发生。

这位乞丐的简单生活最能误导人。他乃天地间最强大的帝王，却不介意人们把他当作乞丐。他的神性太阳已落，他履行了职责；我们必须履行

我们的职责，进一步了解他，探究人神或至师的生活不易，因为他在世时，他的太阳光芒四射时，所有的眼睛都专注于他。只有当太阳落下，我们的注意力才转向记录他的故事。

一个人自己不成为苦行僧，就永远无法测量这种大师的生平。他向世界揭示的，只是他的几线光束。因而每个完人的真实故事都无法详知。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位苦行僧的童年名字。时代称他“赛”，意为“主”或“尊者”。

有关他的出生已无从确知。有人认为他出身婆罗门家庭，父母双亡，由一个穆斯林圣人抚养成人。但也有人认为他生于伊斯兰家庭，大多数传记认可这种说法。他的出生和童年到底怎样，已遗失沧海。时代更关心作为大师的赛，在其眼里一切皆一的赛。

据说赛 1838 年出生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金图尔地区的塞鲁村。但更新近的证据指出，他的出生地是伯尔珀尼地区的帕斯里村。公认的说法是，他在奥兰加巴德附近度过童年，他的父母非常贫穷。幼年丧父，母亲迫于生计只好乞讨维生。

人也许会惊讶这是什么戏剧。注定成为宇宙之主者，要在穷人中间沿街乞讨度过童年。多么难以测量的神意设计！我们的时代听见幼儿的哭声：“妈妈，走慢点。我赶不上……我走不动了。”母亲含泪将孩子抱起来。“妈妈，我饿……何时好心人会给我们吃的？”

母亲在他耳边低语：“儿子，要耐心。上帝慈悲。前面不远就有个村子，我们会得到面包的。”

孩子感受到母亲的难处，说：“妈妈，我不饿了……想走路。”他从母亲的怀里挣脱下来，不顾疲惫虚弱，慢慢跟在母亲身后。

就这样，一个又一个村庄，挨门逐户，母子流浪了 5 年。孩子的稚气话语让母亲开心，遣散愁苦。孩子再未跟母亲要过食物和舒适。他们不停地走啊走，脚底磨起了疼痛的水泡，直到硬如皮革。四处乞讨，只是为活下去。

神的仁慈总是隐藏于表面残酷之下。命运是个矛盾的神秘：神的残忍又是仁慈！无论何种境遇，谁都避不开他的慈悲。神的本性慈悲，他乃慈悲本身。在他眼里，没人无助无望。唯有成神者方能测量此间奥义。

在世人眼里，母子悲惨不堪，但无人能想象这个 5 岁的孩子即将获得什么。母子在舍瓦迪村挨门挨户敲门，一无所获，流浪到了一个盲人的家门。盲人是本地著名的印度教圣人，高帕·劳·德希穆克。他热情地拥抱男孩。仿佛两个失散多年的老友再度重逢。圣人一直在等母子二人，无比敬爱地在家里为母子布置一个房间，和他一起生活。盲圣人家里没有家具或装饰，一无所有，除了一尊真人大小塑像——他日夜顶拜的主文卡特西（韦希奴）。

圣人的父亲名叫克夏瓦·潘特。贫穷而虔诚。高帕·劳受父亲影响，孩提时内心深处就燃起灵性火焰。到了自谋生计的年龄，高帕·劳在出生地加姆布找不到工作，转而到了西瓦迪。在西瓦迪生活数年后，深受当地人尊敬。自己尚贫穷无靠，却将仅有的东西同更不幸者分享，照顾病残者。为奖励他的无私服务，镇政府赠他一块宅地。

高帕·劳修习严苛的苦行。一天，他看到一个美丽女子，心生淫欲邪念。他大受震惊，立刻回家，站在文卡特西雕像前，用铁锥将双目挖出！外在光明永失，内在光明燃亮。

内在光明终成烈焰，他名声传开。有人说主文卡特西亲为高帕·劳准备阿提托盘。这时圣人才在偶像前举行崇拜仪式。因高帕·劳的盛名，西瓦迪由一个乡村变成了朝圣地。

在大圣人贫寒的家里，年幼的赛在关怀爱护下成长。圣人对男孩的爱越来越明显。母亲怀着深深崇敬，服侍盲圣人，对他给他们母子提供一个家，始终心怀感激。男孩 12 岁时，母亲离世。之后，男孩和盲圣人又共同生活几年。就是在这个时期，圣人向他揭开灵性世界的面纱，男孩成为高帕·劳的大弟子。

见他们关系亲密，圣人的婆罗门弟子心生嫉妒，不解大师干吗对这个穆斯林小子如此钟爱。想方设法骚扰这个少年。少年出于对高帕·劳的爱

戴，一再忍耐。事态愈加恶化，出于嫉妒，有人决定谋害少年。设计杀他，然而：

受神保护者，无人能动一根头发。

即使全世界反对，他也安然无恙！

看看嫉妒之能为！让一群奉爱者变成潜在的杀手。有一次，高帕·劳由少年陪同，走进一片森林，一些信徒秘密跟随。圣人和男孩在一棵大树下歇息。这些人偷偷潜近，有人将一块巨石砸向男孩头部。石头没伤到男孩，却砸中了高帕·劳。见大师因他受苦，赛的心碎了，流下血泪！他告诉高帕·劳：“大师，我们共同生活这么多年，再和您一起已无意义。让我离开此地吧。”

圣人回答：“你不能走。我决定从今天起，让你做我唯一的继承人。有一天你将继承我的珍宝……”

企图杀害赛者，不久生了病，死前受了大罪。村里人对他的暴死大为吃惊，相信是高帕·劳惩罚了他的罪恶意图。这个人的一个亲友找到圣人，请求宽恕，其余的信徒也开始祈祷，以期死者复活。听了祈求，高帕·劳对他说：“你干吗要我让他复生？我和你一样，只是个凡人。我没有这种能力。做不了这种事。”然后指了指男孩，高帕·劳说：“也许这个穆斯林少年能做到。”

圣人打了个手势，男孩起身，从高帕·劳脚上撮起一点土，在尸体上擦了擦。不一会儿，死者复活，坐了起来！人们大为震惊；从这神圣能力行为，都意识到男孩和高帕·劳关系的特殊，男孩既为大师的大弟子，理应受到尊敬而不是仇恨。为庆祝这次复生，村民们让男孩和高帕·劳坐上轿，组成长长的队伍，载着他们在镇里游行，成百上千人向他们顶拜，抛洒鲜花。

高帕·劳一连数日暗示，他很快要放弃肉身，但都没在意他的话。一天，他召集所有亲近者，对他们说：“我的时间到了。”并让弟子们为他沐浴，念诵祷文和一节《薄伽梵歌》。他还叫赛近前，把自己的腰布慈爱地递给他。赛恭敬地接受。高帕·劳又向弟子们做了最后指示，躺倒，静

静断开与肉身的联系。通过把法衣交给赛，高帕·劳也将灵性职责，及其全部责任和负担，移交给了他。少年赛完全明白其中含义。他用大师的腰布，为自己做了一件卡夫尼，总是穿在身。

高帕·劳去世后不久，年仅 16 岁的赛离开西瓦迪，到一座森林里闭关。一天，一个名叫尚德·帕提尔的人途经森林，遇见坐在树下的年轻苦行僧。未作任何介绍，年轻人问尚德：“你丢了马？”尚德很吃惊，回答：“对，可我找不到它。”

“到附近的溪水边，”年轻苦行僧说，“它在那儿。”尚德依言而往，果见自己的马在那里。

尚德回来感谢，见年轻人在往水烟管里装烟草。一心想为苦行僧点烟的尚德跑过去，却意识到没带火柴。年轻人摆摆手叫他让开，将一根木棍向地上戳一下，掘出一块燃烧的木炭，将烟点着。这一不凡举动令尚德·帕提尔确信，年轻的苦行僧是个大圣人。遂邀请年轻人同他到舍地村，他正往那里去参加侄子的婚礼，苦行僧同意。

舍地全村出动欢迎来客，根本不知客人的身份。婚礼队伍经过堪多巴神庙时，印度教牧师巴伽特·马萨帕提看见年轻的苦行僧，用马拉地语叫道：“呀，赛，奥！”（欢迎，生者，来！）从那天起，年轻的苦行僧被人称作赛。（早期跟随者也称他“赛·马哈拉吉”。）

然而，赛巴巴在舍地没呆多久，就开始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四处流浪，沿途乞食。最后到了奥兰加巴德古老的埃洛拉石窟周围的山区，进入库尔达巴德一座山顶的小洞穴。山脚下是苏非教的库特博扎尔扎里·扎·巴克希的陵墓。700 多年以来，这位库特博的陵墓一直是这个地区最受欢迎的穆斯林朝圣地。美赫巴巴说，扎尔扎里·扎·巴克希曾是赛一次前世的大师。据说赛曾做了令扎尔扎里·扎·巴克希大悦之事，赐赛证悟，虽然赛注定不在那一生成道。

赛内在受吸引来此，进入一个俯瞰前世大师陵墓的山洞。在此山洞居住了四年，他处于玛居卜亚特状态，甚至不为食物和水离开山洞。美赫巴

巴进而解释说，虽然扎尔扎里·扎·巴克希数世纪前离开肉身，但赛的最终证悟由他负责。这发生在赛在山洞居住期间。

这几年，年轻健壮的赛变成一副骨头架子。骨架里却是无穷之光。骨瘦如柴的苦行僧失去浊意识，却成了玛居卜——完全意识到自己是神，但完全忘掉自己的肉身和周围的世界。

然而，赛必须离开山洞；需要重获浊意识，才能履行使命——将至古者带入人身。

赛终于在四年后离开山洞时，内在受另一位至师的力量吸引，向南流浪，去见阿卡科特的斯瓦米。凭借这位印度赛古鲁的恩典，赛重获正常人类意识。在阿旃陀山麓的阿卡科特村，苦行僧成为活至师，他在人间的神圣工作开始。时年 20 岁。（该阿卡科特的斯瓦米，在纳拉延·马哈拉吉年轻时，与纳拉延也有过亲身接触，对纳拉延的灵性完美和大师地位也起了重要作用。）

1858 年，赛流浪回到舍地，在此定居，让这个卑微的小村成为他的永久总部。起初他与村民保持距离，所有季节都在一棵楝树下过夜。身体需要极少；食物和烟草全靠乞讨。苦行僧喜欢独处，并让试图打扰他清净的人都知道这点。

在楝树下生活数月后，赛迁到了这个贫穷小村用作清真寺的一个小铁皮棚。赛将清真寺重新命名为“迪瓦卡麦·玛丝吉德”——慈母寺。在此有两个人开始忠心地服侍他，一位是把他称为“赛”的印度教牧师玛萨帕提，另一位叫塔特亚·考特。很多村民挖苦地叫他们“寺庙三人帮”。

当时舍地还是个安静的乡村，很少访问者。赛在此定居几年后，瘟疫席卷该地区，死了很多人。地区政府竭尽所能减轻灾害，但无济于事。最后一些人找赛哀诉，求他帮助，莫让舍地遭受灭顶之灾。

苦行僧被他们的故事打动，到邻居家取来磨石，回到慈母寺，磨起了面粉。他把面粉交给一名妇女，指示她沿着村边界撒。女子欣然从命，不久灾情开始减退，人人释然。病人康复，舍地彻底摆脱了瘟疫之害。

一时间，周边村落的病人纷纷涌来，托钵僧用草药为他们医治；然后和这些病人坐在一处，听他们唱奉爱歌曲。人人被他眼里的光吸引。师皆独特如一。这位完人的眼睛明亮，有力的目光穿透性极深，无人能久视。人们感到被他看穿，什么都瞒不过他。见了这双眼之后，人们情不自禁拜倒在他足下。

每天，赛巴巴到同样的五户人家乞食，只讨面饼。他会在每户门前呼唤：“母亲，请给我巴克瑞。”或者“母亲，给我烙提（白面饼）。”一直到最后的日子。赛自己只吃一两张面饼，余下的分给穷人。最高帝王只吃施舍之食。

美赫巴巴说，赛巴巴乞讨背后有一个秘密：五户人家代表五位至师，他们总是生活在世界上，全宇宙都在他们足前乞讨灵性和物质进步。

赛巴巴除了嗜烟，还有几个奇怪的习惯。他乞讨时，经常中途停下，在隐蔽处或者热闹的集市，毫不避忌地解开腰布小便。完毕，总是将阴茎晃7下，再继续乞讨。有些村民见此不雅举动，最初把他看作疯子。至师的每一个外部举动，虽时而神秘莫测，却无不具内在意义，因为他们的一举一动皆是为了世界的利益。

比如，赛巴巴大便要花几个小时。随着信徒的增加，这种出恭行为，变成盛大隆重的仪式，赛称之为“伦地”（干粪）。他在每天固定时间（通常在近午时）到附近田里大便，身后跟随着一大队信徒，一个人为大师撑伞，有些人奏乐。

这种出恭仪式自有灵性奥秘。赛巴巴一次解释说：“我大便时，向我的阿卜度（内层面的灵性特使）交待任务。我通过游行时的音乐声召唤他们。”

赛巴巴是高斯型（能肢解身体）的大师。一次，有人来到赛巴巴睡觉的清真寺，见大师四肢散落一地！这边是大师的手臂，那边是大师的腿脚，再一边是他的头！四肢与躯干分家！可怜的来者吓傻了。惊恐之余想到报警——苦行僧被杀分尸。但又恐警察怀疑他有作案嫌疑，不知所措地跑回了家。次日上午这个不堪其扰的人急急来到清真寺，震惊地发现赛巴巴还

活着，对几个弟子讲道，不禁纳闷头天晚上看到的一幕是不是一场恶梦。他不晓得苦行僧的这种稀有品质。完人们为了内在工作，有时候会进入肢解状态，身体各部分离。这个具体工作阶段一结束，身体自动复原。（这种类型的大师很罕见。但这也是一些神醉玛司特的主要特征。因为赛负责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可能跟战场上粉身碎骨、断臂残肢的百万人体有关。）

据说赛睡在一张离地约 6 英尺的床上，但无梯子。一次他回屋就寝，有人偷偷潜到窗前，想看赛怎样悬空上床。他惊骇无比地看见一个没胳膊、没腿、没脑袋的身体！这个人的眼睛立刻失明，令其终生悔悟。

赛巴巴不无幽默感。常跟信徒开玩笑，拿他们的弱点打趣。但直至去世，一直保持简朴的苦行僧生活。他还说：“神也是苦行僧。因神穷，我也穷。”

他穿着同一件卡夫尼，直到破烂不堪，一名弟子只得强行为他脱下，给他一件新的换上。甚至在那之后，赛还常拿起针线，坐下耐心缝补。这是他年轻时高帕·劳送给的那件外衣。后来衣服成了碎片，他就将碎布缝起来，做个头巾围在头上。

赛巴巴将印度教和伊斯兰特点融于一身，跟随者里两种信仰的都有。他从不禁止穆斯林吃肉，有时会令婆罗门教士违心吃一些非素食。偶尔，他还亲自做肉食，向聚众分发。

他虽然目光明亮而强烈，性格却亲切友善。人们一到他跟前，立刻被他的幽默和魅力征服，感到愉快。个人习惯简朴，埃舍气氛总是轻松活泼。

赛巴巴性情温和，待人宽容，尽管有时也会贾拉里或者火爆，被某人的错误激怒。赛巴巴的火爆一面，体现在他的宠物老虎身上。这只虎跟赛巴巴在舍地生活了数年，像条狗一样陪他散步。老虎死后，被葬于赛陵墓旁的墓穴。

前面提到，人们来达善赛巴巴，他常常要他们倒空钱包或口袋，作为达克希纳（金钱礼物）交给他。但若有人怀着物质欲望来见他，赛会说：“安拉马里克亥（神是给予者）！神给的从不完结，人给的从不持久。坚信神者从不要什么。”赛巴巴在自己的大石座边，放上一堆小石块，他会

捡起一枚，掷向每一个来达善者。被石击中者被他看作幸运和接受了他的祝福。

1886年，赛巴巴患严重哮喘，告诉弟子马萨帕提：“将我的身体保存三日。我要是回来，它能完好无损……尸体若未复活，就下葬，墓上插两面旗帜。”说完合眼，进入三昧状态，似已死亡。呼吸脉搏全无，三天三夜身体毫无生命气息。大师的一些信徒悲痛不已，相信大师已死。他们想立刻举行葬礼，但忠诚的马萨帕提将赛巴巴的身体抱在膝上，锁上门，阻止他们。完全如赛所嘱，72小时后，他的眼睛又慢慢睁开，他重新回到身体，但他对在那个状态做了什么工作，或者为何进入这种三昧，只字未提。

有个亲近的穆斯林弟子，总是坐在赛巴巴朝廷，他绰号叫“倍得巴巴”——大巴巴。倍得巴巴高大肥胖。赛巴巴每天给他100卢比买食物，他吃得很多，一吃几个小时。赛巴巴只吃自己乞讨来的面饼和生洋葱，倍得巴巴吃的却是一盘盘能买得到的美味佳肴。赛巴巴自己靠乞讨维生，又是何故专门给这位弟子大笔钱，买大量食物？倍得巴巴是把钱交给赛巴巴的达善者的业相仓库。倍得巴巴死时，这些（别人的）业相皆被赛抹掉。

一次警察抓住一个有名的小偷。小偷告诉警察，他的一袋子珠宝是赛巴巴给的。一名督察来舍地调查，详细盘问赛巴巴。警察填写的调查报告如下：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人们叫我赛巴巴。”

“你父亲的名字？”

“也叫赛巴巴。”

“你古鲁的名字？”

“文库沙（神）！”

“你的信仰或宗教？”

“卡比尔！”

“种姓？”

“帕瓦蒂伽！”

“年龄？”

“百万岁。”

“你庄严起誓所言真实吗？”

“我就是真理。”

“你认识被告吗？”

“认识，我认识他……我认识每个人。”

“被告说他是你的信徒，和你一起生活。是否属实？”

“属实，我和每个人一起……一切都是我的。”

“被告称你给了他一些珠宝？”

“不错，是我给他的。谁能给什么，给谁？”

“如果珠宝是你给被告的，你是如何得到的？”

“一切都是我的！一切都已给了我。”

警察困惑而去。

赛巴巴每晚都在慈母寺点度内火。他还总是在那里燃一盏小油灯，油从舍地的不同店主处讨得。一天，没一家店主施舍煤油。赛回到清真寺，给煤油灯装满水，将之点亮！不用油点灯，村民们次日一大早得知这个“奇迹”，对他的信心也燃亮。

至师关照着每一个与他有密切联系者。1910年的一天，坐在度内火边的赛巴巴，不是把柴火添到火里，却突然把胳膊伸了进去。一名信徒冲过去，将大师的手臂拉出，但已严重烧伤。问他何故，赛解释：“离这儿不远，我有个制陶匠跟随者。他妻子那时正在窑前工作，膝上抱着女儿。听丈夫叫她，她一起身，孩子意外掉进火炉。就在那一刻，我把胳膊伸进火里。我不在乎这些烧伤，孩子得救了。我不这么做，小女孩就死了。”

赛巴巴的灵性工作的一部分，是团结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舍地村的慈母寺附近，有一座印度教的玛如提（哈奴曼）寺庙。实际上，赛巴巴常

把他的清真寺称作“婆罗门清真寺。”有时候，赛巴巴让穆斯林跟随者给他读《可兰经》。有时候，让印度教跟随者读《梵歌》和《罗摩衍那》。赛是个不寻常的至师，将印度教和伊斯兰灵性品质融于一身，他对两宗教的工作表明，二者没有真正区别，都崇拜同一个神。

赛巴巴出身印度教还是伊斯兰教，无人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他的灵性背景与二者直接相关，因为有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两位大师。赛独一无二：穿戴像穆斯林，额上却涂着印度教的种姓标记。他以同等的热忱，庆祝这两个宗教的神圣节日。他援引《可兰经》让穆斯林欢喜，也同样精通印度教圣典。

对于赛巴巴这样的人，他的个人身份和宗教区分乃无中之无。一次有人问他在哪儿出生，他回答：“我无居所。我乃无属性者——绝对者！宇宙为吾居。梵天为吾父，摩耶为吾母。他们结合，吾得此身。认为舍地为吾居者，不知真赛，因为我无形遍在！”

那些年间，成百上千人涌向赛巴巴——许多人心怀物质目的。大师一次就找他祝福者评论说：

“是我找到他们，把他们带到我这儿；他们不是自愿而来。即使有人远在千里之外，我也会把他们牵来，像脚上系着绳子的麻雀。”

他常对跟随者这样说：“我把你们想要的给你们，以便你们开始想要我想给你们的。我的大师叫我慷慨地给予每一个求我者，但你们没人智慧地求我。我的宝库敞开着。但你们没人拿车来拉走真正的珍宝。所以我说，要深挖，拿走理应属于你的，但你们没人愿费此力。我对所有来我这儿的人说，这个机会不会再有！我是神！我是摩诃拉克希米，我是韦多巴……伽内喜……达塔特瑞亚……我是纳拉延。到贝拿勒斯的恒河干吗？在我脚前伸开手——这里流淌着恒河水！”

一天，谈起“主韦希奴的十个化身”阿瓦塔，赛巴巴揭示，阿瓦塔将在现今的卡利时代出现。

美赫巴巴无比亲昵地把赛巴巴称为“祖父”，并说他是“完美化身”。有一次美赫巴巴透露：“是赛巴巴控制着第一次世界大战。”

当赛巴巴从清真寺，经过玛如提寺庙，到他的“出恭园子”时，他的阿提被演唱。那时，他脸上会放光。人们还注意到，他的手指会在空中做各种奇怪手势。这种行为陆续4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直到结束，天天如此。

战争年间，赛巴巴常说：“我没有形体，无处不在。我不是你们叫作赛的这个身体。我是无上灵魂——整个造物界。我是一切万物，在万人万物里。我在圣人、罪犯、动物和其它一切之内。我遍及整个宇宙。是我创造了神。没有我的意愿，什么都不会发生。我的光是神光；我的宗教是卡比里（完美主宰），我的财富在唯我能给的祝福里。”

战争如火如荼进行着。一天，赛巴巴从出恭游行中返回，在音乐声中，他的目光落在位年轻人身上。大师发出一言：“帕瓦蒂伽！”随着这海洋般的一声，年轻人拜倒在老苦行僧脚前。

赛巴巴在对谁说话？这位目光茫然的年轻人，就是被赫兹拉·巴巴简吻过，被纳拉延·马哈拉吉尊为王，塔俱丁巴巴献过花的琐罗亚斯德青年。（帕瓦蒂伽为伊斯兰术语，指造物界的维持者和保护者。与《吠檀多》的韦希奴是同一个。）

年轻人和老苦行僧的目光相对，老苦行僧口里再次发出：“帕瓦蒂伽！”

紧接着，“帕瓦蒂伽”又从大师的神性深处第三次发出，他在心中向这个年轻人颌首。

这个令信徒们震惊的意义非凡事件，发生在1915年12月，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一个贫穷偏僻农村的土路上。人群围拥赛巴巴，年轻人被挤到一边。赛巴巴返回坐处，年轻人起身，继续沿路流浪。我们的时代对人群高呼，却无人听见：“你们没认出赛呼叫者是谁？你们也将如此呼唤他！你们也将顶拜他！他是至古者！”

1918年9月28日，战争临近尾声，时年80岁的赛巴巴，连续两天发烧不止。之后老苦行僧开始禁食，明白死亡临近。

赛巴巴有一块用做枕头多年的旧砖。一天，打扫清真寺的男孩不慎将砖摔为两段。赛走进清真寺，看见碎砖，说：“碎的不是砖而是我的命。此砖是我的终生伴侣，协助我的工作。对我亲如性命。既已打碎，我的生命陶罐也将很快打碎。”

禁食 17 天后，赛巴巴于 1918 年 10 月 15 日下午 2 点半倒下，口呼：“啊迪瓦！（神啊）”。他头倚在一名亲近弟子肩上，停止了呼吸。这一天是印度教的十胜节，庆祝主罗摩战胜拉瓦纳的神圣节日。

即使在最后，赛巴巴的不同信徒之间，仍存在着尖锐纷争。印度教徒希望火化，穆斯林希望埋葬。经过激烈争论，赛的肉身于 17 日晚葬于一座大型奎师那神庙。（神庙是巴普萨赫伯·布提建造的。巴普萨赫伯·布提来自那格浦尔，对赛巴巴怀有高度崇敬。赛同意他在舍地建造这座大型建筑，承诺有一天会居住在那里。寺庙在赛离开身体前几个月建成。）断砖被切碎，在赛巴巴肉身下葬前，置于 6 英尺的墓穴内。下葬时，赛巴巴面貌如生。这位苦行僧之身容纳了无法容纳之神。

赛巴巴一次说：“即便从陵墓内，我仍活跃有力，即使在摩诃三摩地之后，你们想我时，我立刻和你们同在。”赛巴巴的话应验，因为迄今为止，他在舍地的陵墓已成为 20 世纪印度同时代灵性大师中最著名的朝圣地。（摩诃三摩地指赛古鲁在宇宙工作完成时，自觉放弃肉身。至师不再转世或回到浊界，唯有阿瓦塔每 700 至 1400 年回来一次。）

啊赛！怎能回报您为我们所做？

你将无形的帕瓦蒂伽带入形体！

翻译：美赫燕 校对：田心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

“他无与伦比，”赛巴巴宣称，“他的价值只有我知道。把整个世界放在一边，他在另一边，他的价值更大！”

1890年，印度纳西科郊外，20岁的求道者卡希纳施陷入绝望，痛苦无助中，决定禁食至死。他绕过城市，进入森林，走到岩石遍布的山中。这里杳无人烟，粮水断绝，是等死的理想之地。

卡希纳施攀上悬崖，进入一个小山洞，两天两夜不吃不喝也不眠，渴望死亡——挑战死亡来临。一时死不了，就投身悬崖。第三日，他自忖何故浪费生命，想死却不想神！遂开始默念神名，连续数日，渐渐沉浸于神圣冥想，忘记一切——绝望、家庭和世俗生活。他进入深深禅定，一连数月处于极乐陶醉状态。

然而，卡希纳施不能够就此了结一生；这位年轻人注定有更多要做的，不会默默无闻地在一个偏僻山洞里，沉醉于神圣冥想。有个人影附在他身前，将他从禅定中唤醒。让他惊恐的是，这人抓住他，显然剥开了他的皮肉！不一会儿，人影消失不见。这个恐怖的幽灵将卡希纳施带回身体意识。他摸了摸身体，发现皮肤完好无损，松了口气。

卡希纳施下一个身体感觉是强烈的干渴；好像舌头被拉出口外！感觉行将渴死；却喊不出，即便喊了，这么荒远的地方，谁能听得见？用一种姿势连坐9个月，他整个身体僵得动不了。他不堪焦渴，陷入半昏迷，又恍惚看见自己死去。他进山洞时所寻求的死亡，现已来临。他顺从神意，因很快将与至爱合一而感到安慰。

但有人在看守着这个年轻人。那就是100英里之遥，舍地的苦行僧赛巴巴。赛不会让卡希纳施就这样死去；苦行僧另有计划——他打算以不同的方式杀死卡希纳施，让他成为活死人。在卡希纳施躺在洞里昏迷不醒的同时，赛巴巴派遣其阿卜度——灵性特使——聚集乌云，将如注大雨倾泻到山上。水！活命的溪流流进卡希纳施躺卧的山洞，在他身边汇成一个水

池。卡希纳施被电闪雷鸣惊醒，发现水流到嘴边，缓缓润湿舌头。他静静躺着，任水复活其枯干的身躯。

时代呼叫：“卡希纳施啊！你希望死去，却喝下水！为何喝水？难道不记得你想死去！你不得不喝，你不得不活。有人让你喝，你掬起一捧捧水。焦渴终于得到满足。舍地的苦行僧赛在关照你，你注定继承他的爱宝，但那时你并不知晓。你怎样努力，都无法自愿死掉。”

这个心坚意决的青年卡希纳施是谁？他就是至师乌帕斯尼·马哈拉吉。

虽出生平凡，卡希纳施的一生却不凡。1870年5月15日星期日，他出生于印度纳西科地区萨塔纳村，一个印度教婆罗门牧师家庭。父亲名叫高文德·夏斯崔，母亲叫茹弥妮。父母在父亲在杜利亚找到工作后搬到那里居住。卡希纳施跟祖父母一起生活。祖父高帕·劳·夏斯崔是位博学的班智达（学者），性情如圣人。他去世之前，离家求道，成为弃世者，全然不知日后神性将在孙子卡希纳施身上显现。

卡希纳施在五兄弟中排行老二，自幼性情就迥异于兄弟们。他憎恨上学，勉强读到三年级。令父母头疼，却深得祖父宠爱，教他婆罗门典籍，他对此兴趣甚浓。那时萨塔纳村住着一位被视为异类的老妪。虽为寡妇，她胳膊上却仍戴着一串镯子，有违当时一旦死了丈夫，女人就得打碎镯子，不再戴手镯的习俗。人们嘲笑这个老妇，管她叫“女巫”，孩子们也骚扰她。卡希纳施本就调皮无礼，常取笑老妪，在她经过时说：“老巫婆，你干吗戴手镯？不知道你老头儿死了吗？”

年幼的卡希纳施经常生病。整个童年一直患有严重的胃痛，百般医治也不见效。健康一时堪危，医生诊断说他已无药可医，存活希望渺茫。父母不甘心孩子这样死去，医治无效后，把卡希纳施带到“女巫”那里。老妪见了他很生气，诅咒他：“让他死！他老欺负我，就为这个才受罪。该死！”卡希纳施惊恐万状，请求老妪宽恕。

老妇狠训他一顿，警告说：“你要想好起来，就每天来看我。”卡希纳施答应遵从，开始到她家拜见，两人关在屋里一起独坐。

卡希纳施服从老妪的指示，慢性病逐渐好转，但另一种疼痛在内里升起——心中点燃的火焰之痛。与老妪相伴期间，他很快发现她不是什么女巫，而是神的真正爱者。她的影响使男孩性格转变，对世俗物升起强烈厌恶。他退居内心，开始秘密求索。

男孩拒绝上学，离群索居，冒险到森林里静心。（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后来谈到自己时说：“我从小就厌恶这个世界，因此总到山洞和丛林进行神圣冥想。”）他 10 岁时有一次，叔叔达莫道见他在房间里垂泪，询问缘故。卡希纳施好不容易控制住感情，说：“想到要靠你们的劳动生活，我感到难受。我什么都不做。对家一点贡献都没有。”

叔叔被小男孩的体贴深深打动，安慰他说：“我们的责任就是照顾和养活子女长大成人，直到他们准备好自食其力。”

卡希纳施被送到敦里亚，同父母生活了一年，负担之念让他良心不安。他深感抑郁，决心离家过流浪生活。但这注定几年后才发生。

尽管卡希纳施内心厌恶世俗牵挂，家人却为他安排了婚事。他违心同意，和一个叫杜佳的印度教女孩结了婚。依照当时的习俗，新婚伉俪尚都年少，直到年龄大些再一起生活。当时卡希纳施 14 岁，杜佳年仅 8 岁。

卡希纳施很消沉，对生意和家庭没兴趣；后来也很少注意妻子。他在经历强大的内在体验。有人，他不知是谁，在他心里唱。他急于知道那是谁的声音，渴望瞥一眼歌者，却茫然无措。困惑中，他听从内心驱使，一天不告而别，离开家和妻子，徒步流浪到纳西科。

卡希纳施在纳西科生活数月，结交了一位碰巧是他祖父熟人的朋友。祖父写信让他父母莫担心，他一切都好。一个月后，他父亲来信说母亲病重，恳求他回来，他只得听从。结婚一年后，他的童养媳妻子去世。不久，家人又说服他接受第二桩婚姻。

1885 年，卡希纳施娶了另一个女孩，但过世俗生活，仍让他难以忍受。他对第二任妻子也漠不关心，因圣歌在心灵不断回唱而躁动不安。仍对所感所听茫然无解的他，再次离家出走。但他的找寻无果，内心询问：“谁在对我唱？”没有回答。未得到内在体验答案的卡希纳施，返回家中。

体验加强，精神痛苦也加强。时代听见他的心灵一遍遍地痛苦发问，直到留下创痕：“谁在唱？谁在唱？”

这个问题撕裂他的头脑，愈令他躁动不安。“你听到问题了，不是吗？那为什么不去找答案？为什么不尝试？”但年轻人迷茫得不知道自己身上在发生什么。“如何找到答案？我该去哪儿？谁能帮助我？”

终于卡希纳施再也无法忍受，借口外出学医，离开妻子和家。四处流浪寻找答案。

无限上帝超越人的理解。若非如此，卡希纳施的心何以如此焦躁？神明白年轻人的心，卡希纳施的头脑却不能理解他！

卡希纳施流浪到普纳，但不喜此地，继续步行至卡廷（孟买附近的一个镇子）。也就是从卡廷返回萨塔纳途中，他被绝望征服。在那时他进入纳西科 10 英里外，宝伽德堡废墟附近峭壁的一个洞穴。死亡似乎是唯一的解决方法。年轻的卡希纳施决定自杀，要么禁食至死，要么投身悬崖。他躁动难耐，为神绝望。

宝伽德山麓有个叫伽沃瓦迪的小村。村民见卡希纳施爬下山坡，被他的虚弱状况感动，救了他，护理他身体复原。一个月后，卡希纳施返回萨塔纳家中。时间为 1890 年 7 月 22 日，卡希纳施时年 20 岁。（美赫巴巴一次评论说，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成道前，在宝伽德山洞不吃不喝活了近一年，是个奇迹。）

卡希纳施回到萨塔纳不到一年，他的父亲、祖父和第二任妻子相继去世。他很快再次离家，心里清楚母亲和亲戚会强迫他第三次结婚。卡希纳施流浪一段时间，返回萨塔纳。体重和体力恢复正常，但眼神依然痛苦不宁。

现在心中歌者之歌比以往更清晰，但犹不见其人。卡希纳施哭诉：“歌者啊，你意欲何为？”

“你若希望隐藏，又何故吟唱？你的歌让我发疯！”

然而，卡希纳施尚有家庭系缚需要割断。这个业缘不断，歌者如何透露容颜？虽然卡希纳施在传统的成婚季节结束后回到萨塔纳，但亲戚们又

为他安排了第三次婚姻。不过，卡希纳施新的世俗联系并不能阻止他的求索。看不见的歌音不让他休息。圣歌不歇，其曲撕裂着卡希纳施的心。

为了谋生和赡养妻子，1892年卡希纳施夫妇搬到桑格利，学医三年。1895年他学成返乡，在萨塔纳行医。但心灵之歌让他不得安宁，1895年，他又和妻子迁到阿姆饶提，设立诊所。他还开始为一家马拉地语印度草药月刊撰稿，并做了三年的编辑。职业上他相当成功，印度草药圈子里的名医，事业婚姻顺利。29岁时，儿子出生，但几个月后夭折。（至师鲜有子嗣。图克拉姆和库特博·姆伊奴丁·齐西提都有子女。卡比尔有一子名叫卡马尔，极其虔诚。）

很多年，卡希纳施的灵性痛苦隐秘不露。无人知晓他内在的痛苦不安状态。歌者不会让他自在，圣歌不会停下！有时他显然举止怪异，他在这种状态时，妻子会耐心忍耐，尽力减轻他的痛苦。

世故常情是，人获得成功又想致富，卡希纳施也不例外。在瓜廖尔，有个自愿耕种即可获荒地的机会。1906年，卡希纳施投资上万卢比，购置几百亩地，投入大量时间，做了地主。但不到两年，情况大变，打了数不清的官司，失去土地、金钱和名誉；健康也受损。1908年，破产的卡希纳施回到阿姆饶提，重操医业，却完全失去兴趣；他感到幻灭，内在渴望又令他绝望不安。

最后，卡希纳施征得妻子同意，放弃行医，关闭诊所。夫妻二人于1910年4月10日踏上朝圣之旅。游历期间，夫妻俩到了印度中部曼达塔山上的噢姆卡里希瓦寺庙——纳尔默达圣河边的印度教圣地。

一天，在附近的一处偏僻森林，卡希纳施沉浸于禅定，突然身体受到强大震击晕倒。呼吸停止，似已死亡。妻子恐慌不已，向他身上洒水。不一会儿，他醒了过来，身体虽经住了内在三昧体验，呼吸却变得困难起来。

圣歌回响增强，有个声音问：“卡希纳施啊，谁在唱？谁在你心里唱？”卡希纳施仍茫然不知。他愈加躁动不安地寻求答案。

卡希纳施和妻子艰难地离开噢姆卡里希瓦，行至那格浦尔，接受呼吸障碍治疗；但治疗无明确效果。卡希纳施要见歌者的强烈渴望之深，这种

躁动不安才是他呼吸障碍的内在致因；没有医生明白这点。卡希纳施在渴望中哭泣：“歌者啊，您为何如此残忍？竟不许让我见您一面？为何让我在分离之火中焚烧？您的爱火已让我的心化成灰烬。您难道不在这灰烬中揭开真容？”

赛古鲁纳拉延·马哈拉吉到访那格浦尔，卡希纳施受吸引前去达善。活动尚未开始，许多人列队等待，卡希纳施加入队伍，达善将要开始时，纳拉延示意一名弟子把卡希纳施带过来。卡希纳施拜倒在纳拉延·马哈拉吉脚前。他起来后，纳拉延从脖子上取下一只花环，当着数千会众，为卡希纳施戴上。卡希纳施接受了纳拉延的这个恩典礼物，默默退出人群。

歌者找到否？卡希纳施未见其容。他感受到歌者的一触，圣歌回响却愈加响亮。强烈旋律将他摧垮，泪化爱火。

卡希纳施和妻子行至敦里亚，住在他兄弟宝·克里希那·劳家。卡希纳施呼吸病恶化，呼吸异常困难，他决心若再治疗无效，就自杀。自杀之念令他不堪其扰，1911年4月独自离开敦里亚。卡希纳施有所不知，他的病只有达到无限程度才会减轻。疾病本身成为治疗！困惑无措的卡希纳施此时能做什么？他呼吸不能，停止呼吸亦不能。唉，这是种什么生活？火海必须跨越，同时却步步没顶！卡希纳施被此火吞没，他的痛苦无法想象。

卡希纳施独自流浪，前往帕坦。途经阿美纳伽，他听说有个名叫库卡尼·马哈拉吉的大瑜伽士，住在约50公里外的拉乎里。库卡尼·马哈拉吉还是公认的大疗愈师，对健康绝望无助的卡希纳施，没去帕坦，转而去了拉乎里。卡希纳施到后，瑜伽士无比崇敬地接待他，用油按摩卡希纳施的身体，为他洗浴，服侍他用餐。吃饭中间，瑜伽士叫卡希纳施去舍地见赛巴巴。卡希纳施知道赛巴巴是穆斯林大师，不喜欢找穆斯林帮忙这个主意，便谢绝了瑜伽士的建议。

后来，库卡尼·马哈拉吉对卡希纳施解释：“你的这种呼吸障碍，不是身体疾病。而是高级瑜伽修炼的结果。你没有修习，就远远超过了经年苦修的瑜伽士们。”又重申：“拜访赛巴巴，对你再好不过，他能让你在道路上进一步前进。这方面我帮不了你。现在只有赛巴巴能帮助你。”然

而，卡希纳施认为赛巴巴是穆斯林，因有很深的婆罗门偏见，仍拒绝瑜伽士的建议。

卡希纳施离开瑜伽士，在拉乎里遇到一位老年医生。卡希纳施讲了自己的病情，医生建议他只喝热水，不要喝冷水或温水。卡希纳施的健康渐渐有了改善，但好转实非因饮热水，而是因召唤他来见并最终施与慈悲的歌者。卡希纳施的呼吸疾病减轻，继续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流浪，决心找到歌者。

1911年6月，卡希纳施想再次拜见赛古鲁纳拉延·马哈拉吉，遂来到孟买。纳拉延无比热情慈爱地接待了卡希纳施，让他坐在身边。纳拉延给卡希纳施包着槟榔的烟草叶嚼食，说：“今天我已从里到外为你彻底上了色。现在什么都不剩了……我们之间已没有进一步接触交谈的必要。你在这里的事情已完结。”

卡希纳施大为吃惊，说：“何时我能再见您？”

纳拉延回答：“我会亲自来见你，我再来时，会以永远和你在一起的方式见你。”

完全“染色”的卡希纳施回到拉乎里的瑜伽士库卡尼·马哈拉吉那里。瑜伽士再次督促他去见赛巴巴，还进而解释说，他见过舍地的苦行僧，赛巴巴不是一般的古鲁，超越了一切种姓和信条。他还向卡希纳施保证，赛巴巴是赛特普如希（完人），内在如同纳拉延·马哈拉吉。这次卡希纳施同意了。纳拉延·马哈拉吉做的内在工作生了效。

赛巴巴已是70中旬的古稀老人，他就是一直指引卡希纳施的歌者。这一天苦行僧耐心等了41年。赛巴巴对他的无比之爱，卡希纳施一无所知。1911年6月27日上午，卡希纳施来到舍地，直接到赛巴巴跟前达善。洗浴后，参加对赛巴巴的阿提仪式，同别的信徒一道吃了午饭。晚间，卡希纳施找到老苦行僧，请示离开。赛巴巴笑道：“你最好留在这里——和我在一起。干吗这么急着走？”

卡希纳施说他在家有要务处理。赛巴巴说：“你要走，可以，但8天内要回来。”

“我无法保证 8 天内回来。”卡希纳施回答，“不大可能。”

赛巴巴保证说他会有的，补充说：“我会看看能做什么。”征得大师的同意，卡希纳施离开了舍地。

时代讶然：“卡希纳施啊，你难道没认出歌者？你为何离开他？你只要张口，他有财富倾注给你！”

但卡希纳施不喜欢在舍地。继续到考帕岗见印度教古鲁巴玛查瑞·马哈拉吉。见面时，巴玛查瑞询问：“你去了舍地？”

卡希纳施吃了一惊，回答：“是，我最近去过那里。达善了赛巴巴。”

巴玛查瑞责备他：“可你目的尚未达到。最好尽快回去！”卡希纳施不同意。他不想回舍地，不喜欢那里的气氛。于是在考帕岗的一座印度教寺庙住下，每日拜访巴玛查瑞·马哈拉吉。

一天，巴玛查瑞正在劝说卡希纳施，回去见赛巴巴很重要，几个求教巴玛查瑞的访客乘一辆马车来到。他们原来是赴舍地途中，得知卡希纳施到过那里，认识路，坚持要他随往。卡希纳施无奈，只得同意带他们到舍地村。

下午到达舍地，直接到清真寺达善赛巴巴。又见卡希纳施，老苦行僧很高兴。达善后，赛巴巴问：“卡希纳施，自我上次见你，有几天了？”

卡希纳施想了想，回答：“8 天。”

赛巴巴说：“记不记得你说过，你不可能 8 天内回来？”

卡希纳施意识到苦行僧的先知先觉，说：“您是对的，大师，您的方式超出我的理解！”

那一刻，卡希纳施终于认出了歌者！赛的声音恰似歌者！他决定留在舍地赛巴巴身边，以便日日参加阿提，达善苦行僧。虽然他认出了歌者，但歌者的圣颜依然隐藏不现。卡希纳施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渴望见之。

过了几天，赛巴巴问卡希纳施：“你有没有钱，给我作达克希纳？”

卡希纳施从自己的零钱里，捡了一枚发黑的卢比旧币，递给苦行僧。赛巴巴接过看了看，说：“瞧这家伙给我的这枚硬币。他故意选了枚最黑的给我！”

卡希纳施很窘迫，恳求道：“赛，把硬币还我，我再给您一枚。”

大师却说：“我只要这枚。就让黑币留我这儿好了。”后又说：“你给我这个不值钱的硬币，我却要保证你成道。”

晚餐时，卡希纳施深感不安，挑了枚崭新的卢比硬币，返回清真寺。将硬币交给赛巴巴，说：“给您黑币，我犯了严重错误。我给您带来一枚新的。请收下，原谅我。”

赛巴巴接过硬币，系在自己的布包上。这时一个叫哈瑞宝·查乌巴尔的人进来，交给赛一大沓卢比。老苦行僧面带怒容，还管查乌巴尔要钱，可他已交出所有。赛巴巴于是指示查乌巴尔即刻回家，把他所有的钱都带来。这人欢喜而去，因为得到了向赛巴巴交出全部财产的机会。卡希纳施见此，回去把自己所有的钱取来，全部交给了赛巴巴。

每日阿提前，赛巴巴都会开示，讲解的灵性话题只有相关者才明白。卡希纳施发现赛所讲的，大部分都与他个人以及他生命中发生的事件有关。他渐渐确信，大师无所不知。

就这样过了两个月。卡希纳施不想成为任何人的负担，因身无分文，希望离开舍地，不再靠赛巴巴的接济生活。他请赛的一个亲密弟子，当地的小学教师马达乌·劳·德希潘达，替他说话，征得赛巴巴同意。赛听了德希潘达的解释，回答：“告诉卡希纳施，等账全结清了，就准他离开。”赛巴巴指的是卡希纳施的全部业相。

过了些时间，卡希纳施为赛巴巴按摩一只脚，德希潘达按摩另一只，德希潘达又提卡希纳施要走的话题。赛没理他。不过后来，赛对德希潘达说：“听仔细，我来告诉你卡希纳施的事。他不是要在这里住一年，或一年半，而是四年。四年后，神恩会降临于他，他的帐会全部结清。”

赛继续说：“卡希纳施得到韦多巴（堪多巴）神庙独居。把他带到那里。不要打扰他。他的未来壮观无比。他无与伦比。他的价值唯有我知。

若把整个世界放在一边，他在另一边，他的价值会更大！这就是他的价值！让他在韦多巴寺庙闭关独处。凡我需要为卡希纳施做的，我都会做。”

德希潘达把赛的话传达给卡希纳施，后者暗忖：“这怎么可能？这怎么会是真的？我怎会这么幸运？”于是径自去找赛巴巴，恳求获准离开舍地。赛巴巴不让他走。他在为卡希纳施到堪多巴神庙闭关做内在准备。

赛巴巴安慰卡希纳施：“你无须再担心什么。我知道你是什么。你是纯金！我已追踪你多年。你迄今为止所做所为，好的坏的，实为我做的。你不知道我；我却完全知道你。多年来我心里一直装着你。你无须跑来跑去。就和我住在这里。”

还告诉他：“如果你做不到我叫你做的，也不要紧。我会亲自为你购票，确保你坐上火车。我不会允许火车随便停下；火车会把你直接载到终点站。”〔在此指直接通过内层面。〕

卡希纳施听了平静下来。一名在场的孟买信徒听见，问：“赛，您把一切都给了他？”

“不错，”赛巴巴回答，“我把一切都给了他。我的即是他的！我们之间无分无别。我对他完全负责。”不久，卡希纳施离开，到村外的堪多巴神庙独居。由此开始了极其严苛的四年苦行。整天呆在蛇蝎满地的庙里。最初他每天离开两次，参加赛巴巴的阿提。一段时间后，赛巴巴连这个也禁止了。一天，赛巴巴来到寺庙，说：“留在这里。我遍及一切。除了我，没有别的存在。你会发现我无处不在。”卡希纳施在堪多巴神庙经历了可怕痛苦，几度想自杀；但每一次皆被赛巴巴的无形保护拯救。

在舍地，赛巴巴的弟子每天都朗读和讨论圣典。卡希纳施也来参加。一天赛巴巴见他拿着斯瓦米·韦迪亚拉尼亚所注的《盘奇达希》〔《五奴隶》〕一书，说：“有关神的一切知识都在这本书里解释了。”卡希纳施承认自己对书中内容理解甚微。赛巴巴说：“你将缓慢而稳定地知道。”意思是他会获得对神的体验，而不仅是智力理解。卡希纳施逐渐地对听密意智慧失去兴趣，故停止参加读书讨论。沉浸于内在体验的他，已超越语言文字。他自己已成歌者，但圣歌荣耀尚待显现。

1912年2月，卡希纳施第三任妻子去世的消息传来，他未示悲哀。世俗系缚不再羁绊他。苦行者一心专注圣歌音符，他在获取把圣歌教给别人的秘知。

一名信徒遵赛巴巴指示，到寺庙为卡希纳施送饭。但没过多久，赛下令停止，说食物不是怀着爱做的。卡希纳施停止吃食物。这次禁食持续了一整年。这期间他变得瘦骨嶙峋，但也受到当地人的崇敬。人们出于敬意，叫他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因为乌帕斯那（崇拜）和乌帕斯（禁食）。（美赫巴巴曾把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称作瑜伽之王。）

因长期禁食，卡希纳施身体衰弱，脉搏微弱。但他总是容光焕发。赛的信徒会给他带来食物，但他一概不吃；留给狗和乌鸦享用。

在长达一年的禁食期间，乌帕斯尼对到堪多巴神庙拜访他的人，态度粗鲁，并拒绝一切供奉。（据当时在舍地居住的古斯塔吉说，乌帕斯尼把人的粪便铺在路上，不让人来寺庙看他。）但这只是乌帕斯尼的一个借口。他已终见歌者圣颜！他自身也在成为圣歌！在难以言喻的狂喜中，他不思饮食，因为他已失去与身体的联系；他已成道！大愿已满；卡希纳施其人终获死亡！

堪多巴神庙破旧肮脏，乌帕斯尼裸身坐在垃圾上，任蛇蝎爬满全身。对叮咬毒汁他已有免疫力。确实，他必须意识不到身体，才能在这种条件下生存！因为赛巴巴的命令，乌帕斯尼住在这间奇怪的寺庙里，从上帝状态向造物界意识下降，完全忘却一切，除了歌者——赛巴巴。

在这个期间，乌帕斯尼举止怪异。偶尔会往裸体上披一片麻布，离开神庙，在乡间流浪。有时会进入玛布比（雌雄同体）状态；乌帕斯尼感觉身体变成了女性的，短时期举止就像女子。有时他会给打扫街道阴沟的清洁工当帮手；还在农夫的田里，像牛一样拖犁耕地。一次，他为街上一个麻风病人洗澡，洗脏衣，之后将洗澡水饮下。还有一次，他躺在一匹死马边，亲吻爱抚被群鸦啄食的残骸。

在堪多巴寺庙，乌帕斯尼经历了各种神秘体验。证悟期间，有一次他突然见庙里来了两个巨人。他骇然想逃，他们将他抓住。一个打开他的头

盖骨。另一个将脑子拽出扔掉，又将光倒入他的头颅。此光是萨特-契特-阿南达——无限知识、能力和极乐！这是卡希纳施的终极死亡，是乌帕斯尼作为永恒一切的证悟。

乌帕斯尼自己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有很多月，我坐在山上的一个凹洞或者舍地的寺庙里，不进饭食和水。身体骨瘦如柴，但内在力量增加。独自做苦力活，诸如劈石，耕地，打水，磨糖等等。连续数小时，不停地做这些。我还快步如飞，这很多人目睹过。

“我会感到没有痛苦的日子无聊。不断地找痛；疼痛对我成为享乐源泉。我坐在堪多巴寺庙，多次被蝎子咬，但我慢慢习惯了享受这种疼痛。憎恨快乐。有人送饭，我就扔掉。在禁食中感到快乐。我几年不洗澡，因为厌恶洗澡。身上形成厚厚的一层脏污。躺在地上吞土吞屎，我感到快乐。喜欢在烈日下干苦力活。喜欢品尝大小便。

“在舍地的堪多巴寺庙，有一天我拿一壶水，出去大便；到水井方向的地里。我低着头走路，心中没有念头，但有什么东西强加过来——对我工作——从内里。突然，我感到脑子里有什么东西撤退，仿佛水流强有力地通过我的头中心喷出，像通过花园浇水管一样。

“当时的感觉只有我自己知道；但没有听见什么劈啪声音。我的内眼清楚地看见这一切……那是梵穴打开，内眼通过该开口，清晰地看见整个梵卵……我所说的头中水，在这儿，是指内光。就像强大的探照灯，一束强光从我的梵穴射出……随着梵穴的打开，也就是头破，大梵进入里面，或者说内外的大梵合一。

“有一次在勘多巴寺庙，我说：‘啊我丢掉了头。’我的意思是头还在，但它已经变空——里面什么都没有。新生儿和母亲子宫里的胎儿知道什么？一个人的头脑必须成为那样。”

有一年多的期间，逐渐地，歌者开始获得知识和能力，来教别人歌唱。乌帕斯尼往造物界意识下降，重获身体意识期间，赛巴巴遣一名弟子，为他送来咖啡和食物；一年的禁食结束。从那时起，乌帕斯尼开始定时少量

饮食，直到完全恢复浊意识。1912至1914年为乌帕斯尼重获造物界意识的时期。那几年，他像个赤身裸体的苦行瑜伽士，生活于蛇蝎肆虐的印度教寺庙。到1914年，他重新获得正常的人类意识。凭借赛巴巴的恩典，在获得上帝意识之后，重获心、精和浊三界意识。

现在他被称作乌帕斯尼·马哈拉吉——赛古鲁——活着的至师。歌者完美，也能让别人听歌！赛巴巴向自己的信徒宣布，乌帕斯尼已臻完美，并遣人去听他的神圣乐曲。这位歌者已获撒哈伊知识；已经成为全知与全能。

那些年间，一个名叫奇达穆巴·拉姆·辟莱的医生，曾经观察堪多巴寺庙的乌帕斯尼。1913年的一天，乌帕斯尼向辟莱医生预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一年后爆发，坚定了医生对乌帕斯尼的信心；此后常来拜访并照料乌帕斯尼。辟莱医生有个医生朋友，叫甘帕特·劳，住在印度中部城市那格浦尔附近的辛地镇。乌帕斯尼对辟莱医生说他想离开寺庙，辟莱建议到甘帕特家住。乌帕斯尼同意，但警告不要告诉任何人。1914年7月25日午夜，乌帕斯尼和辟莱医生乘火车到辛地。这是三年来乌帕斯尼首次离开舍地。村民发现乌帕斯尼离开了寺庙，很难过。有人找到赛巴巴，问乌帕斯尼出了什么事，赛戏言：“辟莱医生把他藏起来了。”

乌帕斯尼曾警告辟莱医生对他到辛地的行踪保密，因而赛巴巴的话被当做了玩笑。一个名叫德格拜·卡玛喀的寡居妇女，对乌帕斯尼的失踪尤为悲伤。她是高种姓婆罗门，曾每天到寺庙为他送饭，乌帕斯尼把她称为“灵性母亲”。让她无比欢喜的是，乌帕斯尼遣辟莱回舍地，将她接到辛地，同他一起生活，为他做饭。

在堪多巴寺庙期间，乌帕斯尼经受了可怕的身体痛苦，消化系统尤其受到影响；他得了严重的痔疮，需要手术。他拒用麻药，手术时始终安详平静，未露一丝痛苦。术后，乌帕斯尼放弃普通衣着，只在腰间围个麻袋片，余生都是这种简陋装束。乌帕斯尼从辛地来到那格浦尔，住在辟莱医生家里。许多人来求达善，他用极亲切和深刻的方式给他们讲道。在那格浦尔，他不肯在辟莱医生家吃饭；每天到外面沿街乞食，还到许多人家造访。（乌帕斯尼和当时居住那格浦尔的塔俱丁是否有过接触，未有记录。）

1914年10月2日，辟莱医生的兄弟钦纳·斯瓦米，将乌帕斯尼接到卡拉普尔。虽然他未对任何人讲过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神圣地位，但人们自发前来达善，为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所吸引。这期间，乌帕斯尼外表依然无比清贫，他根本不顾身体洁净和舒适。躺在肮脏的茅屋里，用一个陶罐乞食。还在同一个陶罐里大便，洗一洗，吃里面讨来的食物。尽管如此，各个阶层的人都被他的神圣美吸引，因为这个赤身露体的人乃是至师，拥有可解内在饥渴的神酒。

1915年2月，乌帕斯尼从钦纳家迁到一个叫纳姆德奥·马哈的穷人家。纳姆德奥的妻子叫芭古。这对贫穷的夫妻对乌帕斯尼怀有深爱，虽然他们属于最低等种姓贱族——不可接触者，但正统的高种姓婆罗门会到他们家，达善住在他们陋居旁牛棚里的马哈拉吉。由此可见乌帕斯尼的神圣人格何等强大，以致让充满偏见成见的婆罗门，不顾宗教训导的僵化教条，屈尊走进贱族家门。这种情况实属罕见。

当富有的印度教徒来到这个贫穷的贱族区，拜见大师时，乌帕斯尼会把纳姆德奥家的某个寒酸物件，放在他们面前，说：“对它顶拜，因为神在一切万物！”

一次，乌帕斯尼正帮一个铁匠干活，几个富人来向他致意。乌帕斯尼将一只铁锤置于他们面前，说：“对这顶礼，因为神在万物里！”他们遵命，乌帕斯尼满意。

另一次，乌帕斯尼在桌上放了只破旧鞋子，要一名女子：“对这鞋子唱阿提，因为神在一切里！”她不但唱了歌，还把鞋子带回家，作为赛古鲁的帕萨德加以崇拜。

乌帕斯尼其时已是赛古鲁，但在卡拉普尔，他的外部状态却近似于布拉弥-布特。茫然恍惚，不显示浊意识身体反应。一次，镇上一些英印混血男孩见他状态恍惚，便往他脖子上挂了一串旧鞋子，甚至企图往他嘴里塞狗屎羞辱他，以为他不过是个疯子。乌帕斯尼戴着旧鞋子环，在镇里流浪数日，拒绝让人摘下。最后一些长者将鞋子取下，换上一副花环。

乌帕斯尼会严厉地告诫人们：“除非你准备好吃屎，否则怎能求道？”意思是必须无视苦乐、好坏和净垢。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总是教导神在一切万物——好坏、美丑、净污。一次有人带来一把贵重檀香木制做的精致座椅，让乌帕斯尼就座，接受顶拜。乌帕斯尼批评说：“把椅子烧了，对着火做普佳！”这个人接受了火灰，作为乌帕斯尼的帕萨德。

这位赤裸的赛古鲁只在腰间围一块麻袋片，却被所有种姓和信仰的人接受。乌帕斯尼一次走进一座清真寺，怡然同几个穆斯林坐在一起，谈论穆罕默德。他还访问基督徒和琐罗亚斯德教徒的家，谈论耶稣或琐罗亚斯德。

在卡拉普尔，还居住着一个名叫禅度巴巴的人。他被称为希达——拥有神秘能力者。禅度曾修习一种叫希达普如希的瑜伽，也只穿一件棉布围腰，四处漫游。禅度会随时随地解开腰布，搭在肩上，毫不避忌地裸身四处走动。一天，乌帕斯尼和禅度在街上相遇。两个赤身之人对视几分钟，禅度随即走开。禅度是精层面的高级行者，频繁遣人去达善乌帕斯尼。

在卡拉普尔的贱族中间生活 10 个月后，1915 年 8 月 4 日，乌帕斯尼未告知任何人，悄然返回那格浦尔。他的突然失踪，令信徒震惊落泪。他一到那格浦尔，就发电报安慰他们。这些忠爱他的跟随者深感分离之痛。

不过，英国当局不喜欢赤裸的圣徒或圣人在大街上游逛。乌帕斯尼在那格浦尔时，有一次，一名警员和上司上前警告说：“你要想在大街上走动，就得多穿些衣服，否则我们就逮捕你。”

乌帕斯尼满脸天真地问其中一位警察：“警官，我不是穿着衣裳吗？”警察再看时，吃惊地发现乌帕斯尼身上穿着黄色丝绸袍；遂向乌帕斯尼鞠躬，请他原谅，然后走开。整个事件当中，警察的上司却只看见乌帕斯尼穿着麻袋片，没别的；但没敢逮捕他。

在那格浦尔短暂逗留后，乌帕斯尼返回舍地，再次住进堪多巴神庙。这期间，更多的信徒聚集而来，简朴苦行氛围消失了，欢乐的气氛取而代之。

从 1915 年至 1917 年，很多到舍地达善赛巴巴者，也会去堪多巴神庙达善乌帕斯尼。人们不顾酷热严寒，坐在庙外听他讲道，甚至有一次冒着大雨，直到赛古鲁讲完才离开。

一天，一位自称斯瓦米的宗教导师来见赛巴巴。他自视与赛古鲁平起平坐，大摇大摆地走到赛巴巴面前，问：“你还好吗？”

“我很好，”老苦行僧回答，“你来得正好。我正需要个信得过的人，办一件要事。你可愿意？”

“可以，”斯瓦米说，“如果重要的话。”

“马上去韦多巴神庙，给我取 400 卢比。”赛巴巴指示。

斯瓦米说：“从乌帕斯尼·马哈拉吉那儿？”

“对，从他那儿。现在就去，马上把钱带来。”

斯瓦米走过去，乌帕斯尼正裸身坐在寺外的一棵树下。斯瓦米傲慢地说：“赛巴巴特地派我来，从你这儿取 400 卢比。马上交出来！”

听此，乌帕斯尼忽然起身，抓住这人，挥拳就揍。连揍几拳后，问：“你收到你的 400 卢比了吗？滚开！”

斯瓦米鼻青脸肿，抖作一团，回到赛巴巴处，对他讲了事情经过。老苦行僧大笑：“他很可能不把 400 卢比给我；好在他给了你！”

斯瓦米的骄傲被打碎，他知道是自己的傲慢招致了如此惩罚。谦卑地离开了赛巴巴。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被称为赛巴巴的灵性继承人或大弟子，随着其名声传开，赛巴巴的一些信徒心生嫉妒，密谋整他。有人甚至设计谋害乌帕斯尼。为缓解敌对局面，乌帕斯尼借口痔疮须二次手术，经赛巴巴同意，去了米拉吉镇，在那里做了手术。康复后，乌帕斯尼没有立刻回舍地，而是到印度别的几个地方，对人们讲道开示。等舍地的紧张气氛缓解后再度返回。

1915 年 12 月份，赛巴巴对之道出“帕瓦蒂伽”的琐罗亚斯德青年，在恍惚状态流浪到堪多巴神庙。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又在禁食，只剩下皮

包骨。他裸身坐在寺庙外的台阶上，年轻人合掌缓缓走上前。乌帕斯尼直视他，捡起一块石头，站起来用力掷向年轻人，正中前额，年轻人受伤流血。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对这个年轻人不满？根本不是！他脸上露出慈蔼的胜利微笑，满脸是血的年轻人也同样！两人都面带胜利的笑容。年轻人没跑开，反而走近乌帕斯尼，二人终于拥抱。乌帕斯尼亲吻伤处，接着把他领进堪多巴神庙。二人在里面单独待了两天后，乌帕斯尼慈爱地遣他回家。他们两人独自在寺庙的两天发生了什么，无人知晓。

1917年7月，一个名叫贤卡·帕提尔的人，将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带到萨考利，一个距舍地5公里的穷村子。他恳求乌帕斯尼迁离堪多巴神庙，到萨考利永久居住。赛巴巴同意；然而乌帕斯尼却住在了村外的印度教火葬场边。后来村民为他建了座泥屋，跟随者开始增加。火葬场变成了达善祝福地。一段时间后，人们又在棚屋对面建了座小庙，里面供奉着赛巴巴和乌帕斯尼的照片和画像。还专门建了祭坛，恭敬地放着乌帕斯尼的木制凉鞋。

每逢印度教节日，火葬场就变成欢乐海洋。大批印度教徒聚集萨考利，乌帕斯尼允许他们按各自的宗教习俗崇拜他。男女信徒连坐整日整夜，念诵神名。偶尔乌帕斯尼会向他们讲解《吠檀多》的不同方面。（这些语录被跟随者记录下来，以马拉地语出版，后翻译成英语发行。）

即使作为赛古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似乎仍继续做苦行。1922年12月25日晚，乌帕斯尼的信徒到他的小屋做日常达善时，震惊地发现他把自己关在了一个小竹竿笼子里。乌帕斯尼曾密令造笼，在无人时安装，并于当天进入。跟随者哭起来，要求他作出解释。笼子太小，乌帕斯尼蜷在里面，站立不得。

为安抚他们，乌帕斯尼说：“此乃神意，为了你们我必须囚禁自己。在普通官司中，只有另一方担保，罪犯才可获释。同理，我在这里的神圣法庭，为所有信徒的释放做担保。这个笼子是你们脱离一切罪孽之地。这不是普通笼子；它是极乐海洋本身，无论谁，只要临终时不加疑问地想念它，就会获得莫克提-阿南达（永恒极乐亦即解脱）。”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将自己关在竹笼里达 13 个月之久。整个期间一次都未离开。他吃（主要是死面饼和苦楝树辣酱）、大小便、洗澡，都在这个狭窄局促的笼子里。信徒尽量让笼子保持清洁，从笼外照料他的需要。每天对他唱阿提，接着坎尼亚（女尼）们唱奉爱歌。这期间，乌帕斯尼自笼内传授了大量灵性语录。（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将这些女尼称作他的“妻子”。当然，他已超越身体，同她们保持纯洁的肉体关系。）

最后，1924 年 1 月 31 日晚间，他叫来木匠，令他在竹栅栏上开个洞。乌帕斯尼走出竹笼，受到兴高采烈的弟子们的欢迎。他出竹笼迎接其花园里一朵美丽鲜花的时间已到。这个孩子名叫高达乌丽。高达乌丽·瓦苏德乌·哈塔瓦里卡自幼倾心灵性，1924 年 2 月 20 日随父母首次到萨考利拜见赛古鲁时，年仅 9 岁。令在场者无不惊讶的是，乌帕斯尼一见小女孩就说：“我的孩子，你将很快承担起照管这里一切的责任。这一切都属于你。”

高达乌丽全家在萨考利住了一段时间。在这个首次拜访期间，有一天，小女孩来见乌帕斯尼，天真地爬到他的腿上。有人刚对乌帕斯尼做完普佳崇拜仪式，为他戴上花环。大师取下花环，戴在了女孩的脖子上，令信徒们震惊不已。高达乌丽曾订了娃娃亲，几年后，高达乌丽的丈夫戏剧性地弃世，将她献在了乌帕斯尼·马哈拉吉足前，从而使她能够永久加入乌帕斯尼的埃舍，成为他的首席女弟子。

1925 年 3 月，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带领一些信徒到舍地。这是自赛巴巴 6 年半前去世之后，乌帕斯尼首次拜访舍地。人们怀着巨大尊崇，把乌帕斯尼带到赛巴巴的陵墓。乌帕斯尼回忆到他同赛巴巴一起的时光，泪流满面。他环绕赛巴巴的度内火坑一周，返回慈母寺。在清真寺，人们达善乌帕斯尼，唱赛巴巴活着时唱的阿提。乌帕斯尼向赛巴巴的陵墓顶礼，亲自领唱另一个阿提。乌帕斯尼走过每一个跟赛的工作和记忆有关的地点。最后在堪多巴神庙附近的一棵树下坐下，流泪许久。无人能领悟他流泪的原因，但对目睹此感人情景者，他的酒泪沐浴了他们的心灵。虽被誉为赛巴巴的大弟子或继承人，但乌帕斯尼只在 10 年后，1936 年 4 月 14 日，才再一次到访舍地，再次受到无上尊崇。

乌帕斯尼的基地周边，兴起了大大小小的印度教寺庙，萨考利成为乌帕斯尼的永久居地。其它时间，他也会到印度各地旅行，访问海得拉巴、孟买、戈尔哈布尔、印多尔、贝拿勒斯、苏拉特、那格浦尔、贾巴尔普尔、阿美纳伽和普纳等多个地方。因此赛古鲁的信徒遍布印度。（当圣雄甘地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时，被大师的艰苦生活所震惊。甘地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近乌帕斯尼，但乌帕斯尼为消除甘地的灵性骄傲，对他说：“你是伟人不假，可与我何干？”几年后，1931年，甘地见到美赫巴巴，巴巴对甘地解释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确实是完人。）

有7年时间，被乌帕斯尼石击过的琐罗亚斯德青年不时地拜访萨考利。乌帕斯尼未向公众解释他的情况，但几个亲近弟子知道他们的关系。1921年间，年轻人在萨考利连续住了半年，在他离开那日，乌帕斯尼向他鞠躬，宣称：“你是阿底-刹克提（原始力量）！”

1922年，年轻人又两度回萨考利拜见乌帕斯尼，逗留半年之久。但此后近20年未再见乌帕斯尼。但乌帕斯尼会常提起他。1936年，乌帕斯尼还特意到阿美纳伽——对年轻人的照片做阿提。完毕，乌帕斯尼问在场者：“你们知道他真正是谁？他是阿瓦塔！”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将原始力量带入人身。这个年轻人已成为他的首席弟子、灵性继承人和有上帝意识的大师本身。1941年10月17日，两人在一个叫达伊岗的荒芜地区，最后一次会面。他们单独在一个小屋隐蔽见面。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据说乌帕斯尼再次重复“阿底-刹克提”，并请求允许离开这个世界。

这次会面后，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开始暗示他不久将离开人世。他想到北印度旅行，1941年11月24日，他在率领高达乌丽等女尼，从萨考利出发赴海得拉巴前，说：“一个月内，我将关闭一切。”

1941年12月12日，乌帕斯尼到访普纳，但不许任何人顶礼达善他。只是在地上放了只椰子，告诉人们可对之顶拜。这次人们听见他说：“我累了……厌倦了……很快要关店了。”在场者以为他指的是进行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赛古鲁 12 月 19 日回到萨考利，连续两天施达善，其间一直说胸痛。三天后，12 月 22 日，他前往萨塔纳，那里为纪念他出生建的一座寺庙，已近完工。他敦促工人们尽快竣工，神秘地说：“太阳要落了。”

乌帕斯尼在萨塔纳度过一个不安之夜，次日，召见寺庙的承建者，对他说：“我的任务已完。你得照管余下的。现在我可以走了吗？我不在时，你能安排好吗？”承建者对大师的暗示懵懂无知，跟他告别。大师于 1941 年 12 月 23 日晚抵达萨考利。

乌帕斯尼素常的习惯是，每次从外面返回萨考利，一下车，都去顶拜竹笼；但那天他要求直接开回小屋。12 月 24 日清晨，乌帕斯尼说心口剧痛，在一边休息的高达乌丽，被一个声音从睡中唤醒：“你还在睡吗？需要你的时间到了。”她惊醒，发现乌帕斯尼在剧痛中。

乌帕斯尼责备她睡觉，并要了芥末膏药，休息时说：“我 15 分钟后就好了。”躺下，像是睡去，周围的人不敢惊动他。两三个小时过去了，弟子们见身体一动不动，担心起来，叫医生。医生来后宣布乌帕斯尼已离开肉身。（乌帕斯尼离开肉身当日，12 月 24 日，为高达乌丽的生日。她后来被称为高达乌丽麦，负责照管萨考利埃舍，直到 1989 年去世。）葬礼于次日按印度教习俗，在萨考利举行。信徒葬礼队伍用了 6 个多小时告别遗体。歌者之歌在爱者心灵火焰中回唱。他肉身被葬于萨考利，但对他的怀念之光，将照亮永恒。

啊乌帕斯尼·马哈拉吉，
您的名将世世代代受人敬仰！
是您带至古者降临世间，
揩拭去时代的泪水！

翻译：美赫燕 校对：田心

有福的父母

父亲希瑞亚

19 世纪的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徒处境悲惨。自先知琐罗亚斯德 7000 年前莅临波斯，这个袄教徒圣地的气氛已发生巨变。琐罗亚斯德跟随者被穆斯林视为异教徒，受到大规模虐待压迫。伊斯兰之星高照，不皈依伊斯兰教，就惨遭迫害。琐罗亚斯德教徒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唯一的保护者乃其神——阿乎若玛兹达。

数百年间，琐罗亚斯德教徒大多改信了伊斯兰教，拒绝者很多逃到印度。留在波斯者，只得屈从于穆斯林及其律法，忍受残酷折磨。这种情况不应归咎任何人，时间之轮依循神圣法则运转。从人道主义观点，这种情形可谓不合常理——人以宗教名义迫害同类。但是，就连树叶落地也是天意；所以才有 1800 年代，伊斯兰教在波斯的传播和穆斯林对琐罗亚斯德社会的暴行，所导致的这种合理的不合理状态。

那时，琐罗亚斯德一行人走路时，即使碰到一个穆斯林小孩，其中最年长者也得下马向伊斯兰致意。诱拐虐待琐罗亚斯德儿童的情况也不鲜见。据说穆斯林会把琐罗亚斯德男孩诱骗到家里，关上门窗，强迫孩子站在一个圆圈里。在场的穆斯林每人背后藏一枚针，残忍地将针一根一根刺进孩子的身体，以至于最后瘫倒死去。尸首被丢到琐罗亚斯德社区的街道。

琐罗亚斯德妇女也面临种种羞辱侵袭，常有强奸和杀害发生。在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徒的性命时时堪危。遭受多大的辱骂中伤，他们也得忍受，否则便死亡临头。穆斯林还残暴地制约琐罗亚斯德的宗教活动——拜火——宇宙光明和黑暗势力斗争的象征。他们狂热地相信，削弱这种不敬信仰的传播，是其对伊斯兰的职责。

无论遭受怎样的侮辱，琐罗亚斯德教徒也不敢回敬一个字，面对迫害无法自我防卫或辩护。但他们和敌人一样，也是人，也有强烈的是非观。为发泄愤怒，另外想辄。所有的琐罗亚斯德教徒，都在自己房屋对面的地

上钉个桩子，当做假想敌人，踢打唾弃。这种日常宣泄起到缓解郁愤的作用，以便忍受随时面临的侵扰迫害。（19世纪中期，在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徒遭受迫害的同时，在印度，对印度教最低等种姓的贱族（不可接触族）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贱族惨遭高种姓婆罗门的压迫，甚至贱族的影子掠过高种姓的印度教徒，都会在村里引发暴乱。）

有时候琐罗亚斯德教徒也诉诸暴行。比如据说发生在希瑞亚出生地库拉姆沙尔镇的一件事。一天，一名琐罗亚斯德教徒骑马走在镇上。琐罗亚斯德教徒碰到穆斯林，甚至穆斯林小孩，也得下马致意。路上，骑行者看到一个穆斯林孩子，但没下马，后者高声咒骂。这个琐罗亚斯德教徒受够了。他看看周围没人，下马捉住小孩，捂着他的嘴，将他扔到附近的井里。这个人立马离镇，上了一条开往印度的船。孩子的后事不得而知。

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1853年3月21日，希瑞亚（夏尔亚）·蒙德伽·伊朗尼出生在库拉姆沙尔镇的琐罗亚斯德社区。（夏尔亚意为皇帝。多年后移居印度后，他采用了更适合的印度名字希瑞亚。）希瑞亚的父亲蒙德伽，像大多数琐罗亚斯德一样贫穷。在这片宗教冲突之地，被视作异教徒的琐罗亚斯德教徒，怎么可能成功发达？除了农活和园艺，蒙德伽还有一份工作——看管当地的静塔。（琐罗亚斯德教徒死后，尸体被抬到静塔喂食秃鹫。这种葬礼缘于琐罗亚斯德教徒对自然元素的崇拜。火为琐罗亚斯德教徒高度崇敬，不许用来焚尸。水和土也受尊崇，圣土不应受尸体染污。因此采用这种葬礼形式。）工钱不高，却够养活家人，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希瑞亚5岁时，母亲去世，令他不胜悲痛。

蒙德伽不是正统的琐罗亚斯德教徒，也不是宗教狂热者。他有自己的宗教情感，参与伊斯兰和琐罗亚斯德教两方面的活动。据说他在人人身上看见神性——内在灵魂。蒙德伽豪爽大度，在两个社区都游刃有余。在穆斯林邻居眼里，蒙德伽是个迷，因为他是库拉姆沙尔的一位穆斯林圣人的忠实跟随者。常看见他拜访圣人。蒙德伽和子女也因而免遭琐罗亚斯德社区多数人所面临的一些更残酷迫害打击。

蒙德伽忠实地践行琐罗亚斯德教义，是个难得的好人，从不忽视对子女的家长责任。还把穆斯林的迫害，视作自我消除的灵性途径。虽然贫穷，却豪爽大度。他不断地忆念神，自感比任何富人都更幸运。

母亲去世后，希瑞亚受到兄长寇达达德、姐姐琵罗佳的悉心照料。希瑞亚没上过学，每天陪父亲去静塔，在那里独自玩耍。这对天生爱冥想的他，是个祈祷和静心处。当时在波斯，只有富人家的孩子有条件接受正规教育；贫穷的琐罗亚斯德教徒，根本上不起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时代神人的祖先，被穆斯林社会视作异教徒，遭排斥，得不到教育、合适的工作和物质幸福机会。）

在守着死人的孤寂夜晚，蒙德伽想起故去的妻子不禁伤怀，但幼子的陪伴使他宽慰。希瑞亚的天真话语，让孤独的父亲开心一乐。儿子的聪慧天赋，不时让他深感诧异。

看守静塔那些年间，在希瑞亚内心唤醒对灵性的强烈兴趣，和对寻神的深刻思索。他聪明，爱冒险，无所畏惧；这种性格贯穿一生——从不知恐惧为何物。

希瑞亚7岁那年，有一天，父亲去镇里办事，将他独自留在静塔。蒙德伽没能及时返回，晚间运来一具孩子的尸体，因已日落，葬礼到白天才能举行。送葬队便将尸体留在静塔墙外。在那个偏僻荒凉之地，饥饿的兀鹫在尸体上空盘旋，但小希瑞亚掷石头，将它们赶开。

决心保护孩子尸体的希瑞亚，将孩子的腿绑在了自己的脚上，挨着尸体躺下。兀鹫们发出尖锐的鸣叫，但没一只俯冲下来。蒙德伽回来，见希瑞亚腿绑腿跟尸首睡在一起，对小儿子的勇敢甚感惊奇。

每天，希瑞亚独自坐在葬仪场的院子里，静思冥想，沉浸于对神的忆念。男孩的心已觉醒，渴望见神。一天，他正专注想神，忽吃惊地见一个年轻女子向他跑来。是位琐罗亚斯德教徒，她跑到他跟前，恐惧地告诉他，有几个穆斯林在追她，含泪求希瑞亚相助。附近有个小烤房，逝者的亲属在此做面饼，以逝者的名义施舍穷人。那天没有死人，大火炉里没生火。希瑞亚把女孩领过去，帮她爬进去，自己又回到静心处。（有些更残忍的

穆斯林甚至会闯入琐罗亚斯德教徒的家，绑架其女孩，让她们与别的地区的穆斯林通婚，或者卖做妾。穆斯林狂热分子常把女孩们遣送到阿拉伯等国。以此来减低琐罗亚斯德教徒的人口。上述这位女孩遇到类似情形：穆斯林闯入她家，但她在后屋，侥幸逃脱；跑到了希瑞亚所在的偏僻的静塔森林。)

不一会儿，几个穆斯林男人骑马奔至静塔，问：“小孩，几分钟前，你有没有看见一女孩从这条路跑过去？”

希瑞亚回答：“我在这儿快一个小时了，一条狗都没看见。没有女孩子从这儿跑过去。”穆斯林信了他，快马离去，希瑞亚欣慰没撒谎。当天确实没有狗经过，也没有女孩从那儿跑开。他回到烤房，把女孩安全护送回家，女孩家人对他深表感激。

希瑞亚的灵性倾向早早启蒙，随父亲时他定然见过穆斯林瓦隶，从小对人生就态度超然，毫无物质野心；也不想在世间飞黄腾达。每当尸体运到静塔，都会引起他的思索：“死亡不可避免。喜者悲者都会死。生命的意义何在？目的是什么？人人离开这个世界，将苦乐抛下。那为何不在活着时就苦乐舍弃？但该怎么做？”

希瑞亚的心躁动不安，欲寻找满意答案。但他知道只有神才有答案，于是决定去寻找他。1865年的一天，希瑞亚对父亲讲了自己的渴望，同家人道别而去，年仅12岁。这位从未离开过家乡库拉姆沙尔尔的男孩，开始流浪生涯时，不知要往何处。随身只带了几件衣物便上了路，夜间随处安歇，乞食维生。年轻的苦行僧除神之外，别无依靠。他已献身寻神，还需要别的什么帮助？他一心求道，一步一念至爱神名：“耶兹单，耶兹单，耶兹单！”足迹遍布伊朗。

流浪期间，希瑞亚注定要经受艰难困苦，但年轻的苦行僧没有灰心。相反，痛苦给予他内在力量，因为他在走近神。在伊朗，苦行僧并不总受欢迎。有时候男孩得到的不是食物，而是侮辱；不是庇护而是殴打。但弃世者成为神的，此乃希瑞亚之命运。

一天，希瑞亚流浪到巴夫特·巴德亚镇。又累又饿，来到一家面包店前乞讨晚饭。面包师傅正要给他面包，这时来了个每天来讨面包的年长的穆斯林苦行僧。

面包师同情地看了看瘦弱的男孩，对穆斯林苦行僧说：“今天没你的面包了，我把你的那份给你的小兄弟了。”

这位年长的苦行僧对此光火，同店主吵起来。“我才是真正的苦行僧！”他叫道，“这小孩是假的。你真打算供养这个无赖，不供养我？”

“每天你都得到面包，”面包师争辩，“我只给一个过路的流浪者一次，你有啥可牢骚的？他还这么年幼。”

苦行僧轻蔑地瞥了希瑞亚一眼，反驳：“你叫这毛孩苦行僧？傻瓜，我才是真正的苦行僧！这小子只不过是个乞丐！”

激烈的争吵引来一群围观者。最后穆斯林说：“这小子要真是爱神的苦行僧，不是冒牌，我挑战他，回答我的问题。”

希瑞亚替苦行僧的无礼感到羞愧，想避免争论，但店主和围观者敦促他接受挑战，于是一场有关神的激烈辩论跟随而至。男孩机智敏锐地回答了苦行僧所能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人群为他加油。苦行僧败下阵，无地自容，在人们的骂声中退出。希瑞亚得到一顿可口晚餐奖励，从此被视作苏非苦行僧。

有时候，希瑞亚与别的弃世者同行。一次，他和三位年长的苦行僧，一起到一座茂密森林里投宿，在篝火边围坐。三位年长者吹嘘起各自的旅历、智慧和胆量来。在他们眼里，这位小兄弟不过是灵性道路上的初学而已。一时被骄傲冲昏了头，其中一位说：“要是一只老虎出现在我面前，我有力量徒手杀掉它。”

第二位应和：“我单用目光，就能将这禽兽化为灰烬。”

最后一位夸口：“我会驯化它，骑上它四处巡游。”

男孩默不作声，明白自己没这种能力。次日，大伙儿在森林里游逛，遇到一条巨蟒，头天晚上海口自夸的三位，吓得仓皇而逃。希瑞亚捡了块石头，勇敢地将大蛇的头击碎。

蛇头粉碎，身子却继续卷曲。同样，当男孩找到三人时，他们傲慢依旧，说：“别以为我们怕那莽蛇，要杀它不在话下，因你最小，我们才留给你干。”男孩没揭破他们。

求道期间，希瑞亚除了在这种荒野流浪，还拜访了很多圣陵——包括苏非诗人哈菲兹和萨纳伊在舍拉子的墓地，并接触了伊朗的很多高道。（萨纳伊（1118-1152）被誉为波斯最伟大的神秘主义诗人之一，创作了大量抒情诗，以及著名的宗教史诗《真理花园》。）他还学会手相和占星，这在后来游历期间给他提供了体面的谋生之道。虽自幼没受过正规教育，但他忽然获得读写波斯语、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的知识。仿佛面纱撕开，向他揭示这种往世知识。（美赫巴巴曾予以确认，解释说这种前世知识总是隐藏于我们之内，等待开启。）离开祖国前，希瑞亚甚至用波斯语写了两本书。但详情不得而知。

然而，年轻人仍像离家时一样不满足。8年最严苛的苦行，最艰苦的生活，仍未实现其目标，获得一线神光。

虽受挫失望，年轻人却没有放弃目标。20岁的希瑞亚下决心离开伊朗，到印度继续寻神。1873年或1874年，他同兄长寇达达德一道，登上前往孟买的轮船。

到印度后，寇达达德在一家商店找到工作，劝希瑞亚也做店员。希瑞亚同意，兄长便在同一家店为他谋了个职。平生第一次接受工作的希瑞亚，却没改变苦行方式。他严格素食，烟酒不沾；天性善良，品德高尚。

工作之余，希瑞亚将大部分时间用于静心或念神名“耶兹单，耶兹单，耶兹单……”即使工作时，内在注意力也都在想神上。他不炫耀却也不隐藏其虔诚天性。留长发，穿白袍，十足的典型波斯苦行僧形象。

店主则截然相反——是个物质主义者，藐视希瑞亚的虔诚，总借故刁难。到印度是寻找光明的希瑞亚，在这家店却只找到黑暗。当店主最后指

控他不诚时，他辞工而去，不再做这种不公指控的靶子。就这样，5个月后，希瑞亚重获自由。拿到工钱，只留2卢比；将其余的送了人。

工作不易，但这份临时工作又似乎是希瑞亚命运的暂歇。随着命运的展开，希瑞亚将在印度流浪10年，境况比在伊朗所经历的更为艰苦。他用留下的2卢比，买了只木碗和手杖；不剩分文，却决定徒步到1000英里以北的卡拉奇。他穿越古吉拉特和库特齐，经苏拉特、瓦德万和曼德维，一路乞讨。整日行走使双脚起了严重的水泡，但他脚步不停。在树下过夜，白天继续行走，口念神名耶兹单。得到食物施舍则吃；得不到就视为神意而禁食。

希瑞亚遇到很多圣徒、瑜伽士和苦行者，并在不同的朝圣地栖身。经过4个月的艰苦徒步旅行，终于抵达卡拉奇。他为何来此，不得而知。但逗留一个月，恢复部分体力后，他又踏上旅途，这一次没有固定目的。

在信德的灼人沙漠，希瑞亚开始了漫无目的的流浪。脚又被灼热的沙子磨起水泡，舌头因焦渴肿胀起来。在滚烫的沙堆上歇息，难抵烈日骄阳。他绝望地试图迈步，却虚弱得寸步难行，呼叫着“耶兹单”晕了过去。这片沙漠无水，也无遮身处。希瑞亚似要葬身此地。难道求索要就此结束？这位行者难道要渴死于这片似被上帝遗忘之所？他流浪这么多年寻神，只是为了如此残酷地死去？

但他还不能死。他慢慢睁开眼，面前站着两个人：一个蓄须老者和一个少年，各拿着装满活命之水的皮水袋，看着他。

希瑞亚挣扎着跪起，伸手要水。男孩向他手里倒了一点，但不解渴。希瑞亚伸出手，默默祈求多给一些，但他们没给，转身走了。希瑞亚盯着二人走出视线，用尽全力站了起来。

他意识到如此下去，只有死路一条，于是口念“耶兹单”，跌跌撞撞往前走。但只走了一小段，再次晕倒。怎么能穿越沙漠？没水没食，孤身于荒僻之地。谁会帮他？喝的那点水难道是幻觉？

他又从昏迷中惊醒，又见一老一少站在他面前。这次他们让希瑞亚喝足了清凉的水。对眼含感激的他，老人却严厉质问：“你来这儿干吗？干吗用这种愚蠢行为，麻烦全能者？”

希瑞亚无言以对。老人指了指，说：“走这条道。你会看到一个隐士的棚舍，他会给你饭吃。吃完，朝相反方向走，你会找到一个镇子。”希瑞亚颌首听从。喝了凉水，他感到恢复了活力。抬头感谢这一老一少时，哪里还有人在。他大为惊愕，又深感谦卑，更增强了对神佑的信心。他满怀爱和感激，全身匍匐在沙地上，至心祈祷。

这一老一少何许人也？他们乃神圣信使；阿卜道——至师的灵性特使，及时拯救遇险的行道者。

希瑞亚沿着所示道路，走过沙漠，来到一个棚屋前，老隐士不等他张口，便递给他面饼。希瑞亚在棚屋吃了一半，揣起另一半，默默向镇子的方向走去。走了几英里，来到一条宽阔、湍急的河边，他不会游泳，过不去。虽不知所走方向是否对，但内心并不慌张，完全相信神会派人来帮他过河。于是决定躺在河边等待。他一时睡着，刚打了个盹，就被一阵清脆的驼铃声唤醒。

来了一个商队，希瑞亚问头领打算怎么过河。这人回答水不深，骆驼过得去，他们骑骆驼过河。希瑞亚恳求头领带他过河，后者索要2卢比。希瑞亚解释自己是个弃世苦行僧，身无分文，但这个贪婪者不信，径自带队过河而去。再没别的人过来，希瑞亚并不担心。相信神的仁慈会有办法让他过河。

夜幕降临，一种内在和平将他笼罩，月色明媚，希瑞亚的宁静与银光粼粼的水面融为一体。这种离荒漠如此之大自然之壮美，让他肃然起敬，心灵愈发渴望见神。他已找寻了这么久；不觉流下渴望和喜悦之泪。

他坐在河边，一时饥饿，掏出剩余的面饼。游过来一群鱼群，望着他。希瑞亚将面包掰成碎块，抛过去。看见鱼儿跃出水面争食，他欢喜之下忘了饥饿。

忽然听到一个严厉的声音问：“你在这儿干吗？”

转身看见一个高大健壮的人，俯视着他。“我在等人带我过河，我不会游泳。”他回答。

陌生人听了大笑，说：“傻瓜，光凭坐在这儿，怎么过河？不必游泳。跟我来，我给你指条路。”希瑞亚随他来到一个直通对岸的泥坝前。看见这座天然的桥梁，希瑞亚奇怪自己怎么早先没注意到，内心赞美起神的慈悲。

到了对岸，希瑞亚正要表示感谢，这位神秘向导拉起他的手说：“不必谢我。抓着我的手，我带你抄近道进城。”向导敏捷地在黑暗中逶迤穿行，一路谈笑风生。希瑞亚抓着他的手，听他说话，有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地面在脚下滑过一般。

不多时城市灯光在望，没等他明白过来，已走在熙攘的街上。向导把他带到一家烟草店前，说：“在这儿等我到 11 点钟。”说完便走开了。

已近午夜，仍不见这个不知名姓朋友的身影。店主要关店打烊，希瑞亚问他：“从镇里到河边有多远？”

“60 英里。”店主回答。

希瑞亚不敢相信。大约半小时内，走了 60 英里！便知是神派了天使来相助，他心中呼唤：“哦耶兹单，您无限慈爱！无限悲悯！可您为何不让我见您？我的生命只为您，只爱您。”

强烈的成道渴望将希瑞亚征服。经过这次神圣帮助，希瑞亚对真理的寻求愈加强烈。决心不惜牺牲生命追求至爱，发誓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绝不放弃。

因神的直接干预而幸免于难的希瑞亚，再次开始了苦行贫困中的流浪。他赤足蓄须，穿苦行僧长袍，穿街越巷，走遍印度，拜访圣人和高道，不顾饥饿困顿。夜晚随处安歇——路边树下，抑或山间洞穴，与尘土砾石为伍。乞讨食物，得到什么就接受什么，一如既往地视为神恩。

就这样走了一里又一里，一年又一年。脚变得粗糙不堪，被岩石割裂，被荆棘刺伤。但与心灵的创痛相比，脚伤算得了什么；焚心之爱敦促他继续前行，唇间“耶兹单……耶兹单……耶兹单”之名不歇。继续寻求见神。

到了古吉拉特，希瑞亚看见几英里外的一个村庄。有一条小河相隔。河中央是个植被茂密的小岛。当地人很迷信，警告他不要过去。“没人敢过这条河，”他们说，“河底都是软泥。岛上荆棘遍布，还住着个可怕的鬼魂。听我们的劝，不要到岛那边去，走路5英里到镇里吧。”

希瑞亚回答：“我不怕鬼。岛上要是有鬼，我去会会他。”他不顾众人劝阻，从浅水处下水过河。到小岛，天色已黑，鬼魂没遇见，却发现自己深陷藤葛乱生的密林阻碍。摸索半天，以为到了岛的另一边，再次涉水过河，走了半天，却发现自己回到原地。

走远道已经太晚，他决定再次蹚水过河，这次想避开小岛。另找了入水处，走到河中央，踏入流沙。身陷软泥，越挣扎，陷得越深。

在泥沙中下沉的希瑞亚祈求：“神啊！如此死去若是您的神圣意志，我心甘情愿。但在死前，让我瞥一眼您的光辉。多年来我一直渴望见您。我不在乎自己的性命。让我死前瞥一眼您的美。”

他一边专注念神名，一边挣扎，终于挣脱出沼泽。一到对岸，便瘫倒在地，感谢神救了他。

过了一会儿，希瑞亚听到村民说话，便请求说：“请给我指一下到镇里的路。”

看见这个浑身泥浆、奇怪不祥的人从阴影里冒出，村民撒腿就跑，边跑边喊：“鬼！岛上的鬼来捉我们了。”

几个人手持灯笼棍棒，警惕地走近，确认只是个问路的外乡人时，才把他带到村里招待。

希瑞亚还有一次被神所救。他试图过河，被湍急的水流险些冲倒。若倒下，定淹死无疑，但凭借神恩，希瑞亚设法过了河。

游历过程中，希瑞亚还遇到各种各样的瑜伽士和苦行者。一次，他在拉特拉姆遇到一个数年用一个姿势坐者——仅靠双手拇指支撑。但这种形式的苦行不是希瑞亚所要的；他的痛苦是对爱酒的渴望。

此后不久，在拉特拉姆同一地区，他还遇到一个老妪坐在镇外的湖边。老妪示意他进村，希瑞亚遵从。那里一切都洁净得一尘不染，但见不到一个活人。希瑞亚惊讶无比，但即刻意识到此村乃是幻影——幻相——隐喻：心灵之屋虽净，要神进入也得多年。他明白其意，回到老妪处。她默默给他一块饼，作为帕萨德。希瑞亚吃后离去，没同她交换一语。

经过角拉附近的群山时，希瑞亚在山上遇到一位打坐入定的老者。不多时，老人睁眼，问：“你要什么？”

希瑞亚回答：“我什么都不要，我是个求道者。”

老人听了十分满意，说：“你很有福。”

在印度流浪的这 10 年间，希瑞亚所遇到的众多圣徒、瑜伽士、苦行僧和圣人中，没有人能满足他的内在求索，或者平息其躁动不安。他命中注定将以不同的方式找到平和。（流浪期间，希瑞亚曾途经现今美拉巴德附近的阿冉岗村。）

随着时光流逝，希瑞亚越来越沮丧。开始怀疑目标能否达到。感到前所未有的无望。他知道自己决心大，胆量高，却无法实现想要的——证神。坚持不懈变成痛苦挫败。

作为最后的一招，希瑞亚来到古吉拉特的一座偏僻森林，决定实施严苛的灵性苦行——奇拉-那希尼。苦行者亲手在地上画一个圈圆，40 昼夜不出圈子，不吃不喝不眠；面对一切情况。尝试未成者，通常会死掉或发疯。

在希瑞亚心中，似乎已别无选择和办法。他已 30 岁，从少小离开家乡库拉姆沙尔尔求道，已 18 年有余。一直禁欲贞守，乞讨为生，总是诚实无畏，但似乎所做一切都无用，仍未与神合一。回到世间，过俗世生活，与他格格不入。他已到了不证神就死亡的关口。

决意已定的他在地上围绕自己画了个圆圈——内心求神来与他相见。时间慢慢过去，几天后，他听到令人恐怖的尖叫，可怕的声音越来越响。忽然，一头狮子咆哮着出现在他面前，要将他生吞活剥。他没有动——狮子消失。而后一只凶恶的老虎出现，连续几个小时沿圈子逡巡。他也没有

动——老虎消失。忽然，圈子四周地面起火。火焰蔓延过来，他确信必烧死无疑。但他仍没有动——火焰熄灭。巨人狂啸而至；脸上涂着油彩，仿佛死亡面具，眼目充血，手持长矛。他没有动——他们最后也消失了。许许多多可怕的景象来了又去。全都面目狰狞可怖！纷纷前来侵扰！幻象持续不断。

希瑞亚勇猛地坚持着，30天未离圈子。只剩10天苦行就要完成了，他却已难以为继。在圈子里多待一刻，都难以忍受。继续下去已无可能，他走出了圈子。所有这些年的弃欲苦行，似乎以失败告终。气馁沮丧、半死不活的希瑞亚将自己拖到河边，昏倒在地。

时代也不禁落泪。太可怜了！18年难以想象的苦行以痛苦的绝望告终。对这个真诚的求道者，神难道就没有仁慈？他是否余生都将面对这种绝望？还有何希望？他想死去，可神连这个也否决了。除了未遂理想，他命里还有什么？

有，当然有。神音开言，将希瑞亚从睡中唤醒：“希瑞亚啊！你所寻求者，你想亲见者，注定不为你达到。达到者将是你的儿子，通过你的儿子，你也会达到。”

他环顾四周；没有一人。眩晕中听见渐渐退去的回响：“你的儿子……你的儿子……通过你的儿子。”

希瑞亚困惑不解：“这是神音吗？神在命令我？……我没有儿子，没有妻子。”

过了一会儿，他又想：“若天命如此，过家庭生活有何错？神的命令意味着一切，不存在对错问题。”

随着这些念头，希瑞亚再次入眠，连续沉睡三天。醒来后，想起自己听到的那些话，不知怎样执行神令，于是开始徒步向南前往普纳。某种力量在指引着他，他面无表情，走了400多英里，平安到达普纳。

异常消瘦疲惫的希瑞亚，到了姐姐琵罗佳的家，只求除去多年流浪的风尘疲惫。琵罗佳打开门，见是自己的小弟，不禁涌出欢喜的泪水。两人

紧紧拥抱，琶罗佳满怀深情，将他迎进屋。希瑞亚就这样在姐姐家里住了下来。

但他的心仍不安现状。苦行未能实现其渴望，但他不愿放弃苦行僧生活。这种内在灵性痛苦，怎能向亲爱的姐姐倾诉？

母亲希芮茵

1877年，伊朗。一位名叫高兰顿的琐罗亚斯德教年轻女子，向一户富人家卖了手织的羊毛袜和软帽，以便为腹中的孩子贴补家用。已是傍晚，她想赶在日落前到家。抄近道过小巷，有个穆斯林男人正在门前洒水。高兰顿正要路过，听见他吼道：“站住，异教徒！你不能从这个神圣地方过去。原地待着等水干。每滴水都干了，你才能抬脚。”

高兰顿无助又恐惧。小巷很久才能干，夜晚眼看就要降临。她静静站着，几个穆斯林青年，用下流话对她放肆嘲笑，并威胁着走近，她含泪全心祈祷神挽救其名节。忽然，一位手持棍杖的穆斯林老人路过，看见年轻女子的处境。“你们敢！”他冲这伙无赖吼道，挥棍就打，“滚开！”然后老人安慰受惊吓的女子，将她安全护送回家。高兰顿满怀感激，向这位父亲般的老人道了别。

高兰顿对丈夫道拉布吉讲了此事，道拉布吉感到在伊朗生活下去，不安全也不明智，便着手准备移民印度。但这个时期高兰顿有孕在身，他们已有一个将近三岁的女儿，名叫朵拉。诸多困难不便，因而几个月后，道拉布吉一家才得以离开伊朗，前往印度。

在孟买定居后不久，1877年，高兰顿生下第二个女儿，一个漂亮的女婴，取名希芮茵（意为甜美）。希芮茵出生几周后，全家从孟买迁到普纳，道拉布吉在此开了家小茶店。虽新来乍到，他很快赢得很多人的友谊。道拉布吉虔诚笃信，常参拜火庙。他性格慷慨，济穷助困，且有疗愈天赋，用草药治愈很多病人。

道拉布吉天性快活机智。一次，他跟几个朋友正相谈甚欢，有个病人来找，说患了重感冒。道拉布吉知道这伙计患有疑病症，便戏谑地叫他洗

个冷水澡，之后喝酸酪奶，裹上湿毯子，在风口睡觉。道拉布吉回身继续说话，没料到这家伙竟信以为真，真照他的玩笑话做了。几天后，两人又见面，道拉布吉问起他的健康，这伙计一本正经，说一字不差照道拉布吉的指示做后，痊愈了。道拉布吉大吃一惊，因为那么做很可能导致肺炎，从此为病人诊治时，极其小心谨慎。

道拉布吉对小女儿希芮茵宠爱有加。她聪明漂亮，人如其名。是全家人的开心果。希芮茵 5 岁时开始到一个伊朗尼家庭，接受初级教育。

当时，希瑞亚同姐姐琵罗佳在普纳生活。他超然脱俗，终日静心独处；偶尔说考虑回到流浪苦行僧的旧生活，让姐姐很是焦心。

琵罗佳深爱兄弟；不想让他离开，迷失于她所认为的无目的生活。常督促希瑞亚找个工作，娶个琐罗亚斯德教女孩，安顿下来。希瑞亚总是礼貌地回避婚姻话题。他还没放弃成道的渴望。虽然听见过神对他说的话，但对那个讯息并不完全明白。

希瑞亚痛苦心碎，志气却未灭，又骚动不安地渴望再度伴随天底下的唯一心灵伴侣。恳切祈求：“至爱耶兹单，您的意愿是什么？”

1883 年的一天，希瑞亚不胜悲哀，温和地告诉姐姐，他离开的时间到了。琵罗佳满含泪水，恳求兄弟：“别走。留在普纳。我不能让你走。你干吗要像个乞丐，在印度到处游荡？毫无意义！留在这儿，结婚成家。安顿下来，作为你的姐姐，我求你了。”

“可我不适合这种生活，”希瑞亚恳求，“我不要结婚，天性如此。不想再听结婚的话题了。”琵罗佳哭起来。希瑞亚被姐姐的爱感动。知道就算将自己最深的渴望解释相告，也安慰不了她。

神圣声音再次在他心中回荡其讯息：“是你的儿子，希瑞亚，你的儿子……通过你儿子，你将知道我。”

为安抚姐姐，希瑞亚勉强笑道：“好吧。假如我结婚成家是你的希望，我愿意这么做。别再提这个话题了。但有一个条件：跟我结婚的女孩，我要自由选择，不能是你选的。只有我选的这个女孩愿意，我才结婚。她若是不肯，你就得答应绝不再提让我结婚成家的话题，让我走自己的路。”

条件苛刻，但决心坚定、虔诚而好脾气的姐姐还是同意了，问他心里可有这样的女孩。希瑞亚向窗外瞟了一眼，说：“有。”问是谁，他指了指刚好路过的一个身穿红裤白裙的漂亮小女孩。这便是上学路上的小希芮茵。她垂着眼睛，胳膊下夹着石板和几本书。“我要是结婚，”希瑞亚宣布，“就只娶那个女孩；否则不会结婚。”

“有点廉耻吧，兄弟，说这样的话，”琵罗佳训他，因为希瑞亚（30岁）和那个女孩（5岁），年龄差距实在太大了。以她对希瑞亚的了解，琵罗佳感到这不过是他躲避婚姻和家庭负担的策略。他知道没人会接受这种提议！没有父母会愿意让自己天真年幼的女儿，嫁给希瑞亚这样既没工作、又过着避世纯洁生活的苦行僧。

琵罗佳试图劝兄弟“明智些”，但他固执己见，寸步不让；一口咬定非那女孩不娶。心想：“我这么说有何妨，因为毕竟谁会同意让一个小女孩嫁给我这般年纪的人。”他深感释然，以为终于能够终止这种恼人的婚姻话题了。

不过，琵罗佳的反应却完全相反：“干吗不试试？要是他们的结合是命中注定，神会促成的。”

兄弟的话没镇住，反而增强了她的决心。她直奔朋友高兰顿家，双膝跪下，流泪恳求道：“高兰顿，你是我亲爱的朋友。今天我来乞求你，帮我一个大忙吧！”

琵罗佳显得绝望之极，高兰顿心生怜悯。“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她着急地问，“你为何这么难过？告诉我出啥事儿了？”

“救救我兄弟！”琵罗佳哭道，“只有你能救我兄弟，成全我的幸福。”

高兰顿不解地问：“你想让我做什么？我怎么帮你兄弟？”

琵罗佳恳求：“让我兄弟和你的希芮茵结婚。高兰顿，相信我，我知道这听上去多么荒谬，但你一定要同意，我就是为这个来求你的。”

高兰顿被她的处境感动，出于对好友的同情，不假思索地说：“好，我答应。”

两位女士拥抱在一起。琶罗佳喜不自胜；仿佛打了场大胜仗。她欣喜若狂地急急回家，向希瑞亚传达这个好消息。“你看见的那个小女孩的母亲，我的好友高兰顿，已经答应让她嫁给你了。”

希瑞亚的反应是臣服神意，接受了现实。他已向姐姐作出承诺，说出去的话无可收回。不过，希芮茵的父亲道拉布吉听说后，对妻子大为恼火。为这事二人吵了好几天，但他回天无力，因为高兰顿也做了承诺，不能背信弃义。

此外，高兰顿赞赏希瑞亚，让女儿嫁给这样“圣人般的人”，不觉得有何不妥。道拉布吉则相反，无法接受这这种“荒谬安排”。不管希瑞亚人有多好，也不是他心目中最爱女儿的丈夫类型。

自然，年幼的希芮茵对这些一无所知。当一个陌生人将一枚闪亮的订婚银戒戴在她手指上，她欢喜万分，向同伴们炫耀。有时淘气不听话，希瑞亚看见，会纠正她。希芮茵跟母亲抱怨：“这个人是谁，告诉我做什么？”

9年后，1892年，高兰顿对琶罗佳的诺言兑现。希瑞亚和希芮茵依照琐罗亚斯德教习俗成亲。时年新郎39岁，新娘只有14岁。琶罗佳和高兰顿很开心，但道拉布吉仍感这种安排难以接受，拒绝参加婚礼，以示抗议。

天性格外善良的希瑞亚，很快适应婚姻生活。他已恢复健壮的体格。为维持生计，赡养妻子，需要工作。起初，他挨门逐户卖衣服。做过园丁、厨师，后做到旅店经理（每月薪水100卢比）。但希瑞亚对世俗和生意的兴趣，从不单纯为了钱。神名耶兹单依然不离口，无论面临什么情况，从不摇摆。他告诉年轻的新娘：“无论发生什么，都是神意。过去发生的，注定发生；将要发生的，定会发生。神做一切。”但他知道不能逃避家庭责任，而忠实地履行对家庭的职责。

希芮茵还发现丈夫机智幽默，结婚早年，希瑞亚教希芮茵波斯语，为她读哈菲兹和夏纳玛赫的诗集。他深爱年轻的妻子，尽力取悦她。她也爱他，亲切地叫他希劳戈。（夏纳玛赫是波斯史诗诗人。希瑞亚懂英语，能说一点，但希芮茵不懂英语。）

在托钵僧生活期间，希瑞亚多年严格食素，婚后依然。在伊朗或帕西家庭，肉是主食，单独为希瑞亚做素食，对负责做饭的岳母高兰顿，是个问题。希芮茵有孕在身，需要休息。高兰顿悄对希芮茵说，把肉切碎，混在希瑞亚的饭里，他不会知道。希芮茵同意。一天，做豆糊时加了羊肉末，给希瑞亚。希瑞亚吃出有肉。他的苦行誓言被打破，得知豆糊里加了肉，他沉重地告诉希芮茵：“孩子，愿神宽恕你，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是夜希芮茵梦见两个黑巨人站在她面前，手握鞭子。其中一个抓着她，让她跪下，另一个试图强迫她喝杯里的东西。希芮茵看一眼杯子，里面全是血水。她摇头尖叫：“不！不！我不喝。我不喝！”其中一人愤怒地举鞭打她。她吓得哭求不已。就在这时候醒了过来。

第二天上午，希芮茵对母亲讲了恶梦，高兰顿明白其意，说：“愿神宽恕我们。”忏悔自己曾劝希芮茵欺骗丈夫。从那天起，希瑞亚放弃了素食习惯，希芮茵做什么，他就吃什么。

翻译：美赫燕 校对：田心

默文出生

1893年1月2日，15岁的希芮茵产下一个男婴，随波斯神话国王，取名嘉姆希德。但她太年轻，尚不能充分承担母亲的责任，婴儿由姐姐朵拉照顾。朵拉和丈夫法里敦·纳罗吉·伊朗尼无子，在距普纳不远的罗纳乌拉镇居住，开了家饭店。按照琐罗亚斯德教的习俗，他们接管了对孩子的全权责任，像亲生儿子一般抚养嘉姆希德。

在嘉姆希德出生数月后，希芮茵再度怀孕。这一次，她从最开始，就感受到做母亲的自然喜悦。对头生子，希芮茵没有心理准备。每次姐姐朵拉带嘉姆希德来，她都躲开婴儿。但第二次怀孕，感受却完全相反，母性本能成熟。这位年轻的女子渴望将爱倾注于未出世的孩子。

当时希瑞亚和希芮茵住在普纳的布特勒街816号（后来为纪念美赫巴巴，被命名为美赫路）。房子叫波普拉——南瓜屋，因门边一块形似南瓜的大圆石而得名。附近天井对面有个被当地人视为吉祥的“许愿池”。

希芮茵怀孕期间，常做奇妙的梦，讲给善解梦的母亲高兰顿。自怀孕之日，希芮茵就确信腹中的孩子奇特不凡。希瑞亚也能感受到年轻妻子的期许；为她阅读《哈菲兹诗集》中的优美格扎尔，解释其隐秘含义。希瑞亚也是位诗人，时而创作蒙纳伽特（琐罗亚斯德祷文）或灵性歌曲。

可以想象，整个家族乃至邻居，都热切盼望希芮茵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希芮茵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可爱、容光焕发，大家期待着一个俊美的婴儿。地球大气似乎充电，从普纳一条陋巷源源散发。整个宇宙为之振奋。新的时代即将降临。神即将化身为人类！1400年来最奇妙的事件即将发生。

1894年2月25日，星期天，凌晨，时代等待已久的时刻来到。希芮茵躺在戴维德·赛逊医院的床上安睡；母亲高兰顿在一旁守候。远处午夜钟声敲响12下。护士频繁前来探视；临产的母亲放松地熟睡。忽然，希芮茵醒了，对母亲说，她做了个生动的梦。

高兰顿问：“梦？你梦见了什么？讲给我听听。”

希芮茵回答：“我看见一个太阳般尊贵之人，坐在一辆战车上，其清凉光辉弥漫四周。有几人拉着战车，成千上万人在他前面游戏。百万双眼睛注视着他，陶醉于其神圣光辉……”

“我也在队伍里面，为他脸上的容光惊叹不已。他的光洒向整个队伍，人们凝视着他；不忍移开目光。”

高兰顿听后，眼中涌出喜悦的泪水，说：“希芮茵，我的女儿，你会有个非常吉祥的儿子。他的名将传遍世界。有一天他将出现在成千上万人中间，被盛大的队伍抬着，就像你梦到的那样。他将得到特别的尊荣。”母亲的解释让希芮茵甚为宽慰，她很快又睡去。

医院寂静无声。淡淡的馨香充满空气。沉默中，不可思议的喜悦弥漫整个医院。

每天，世界上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出生，但地球气氛不会因而有明显改变。那个星期天早晨，天气不冷不热；拂过普纳的微风，不同寻常，轻轻安抚酣梦中的人们。无边的宁静降临，笼罩着普纳城。世间的喧嚣似乎被吸入无声状态。时代多么希望这种平和无所不在。

鸟儿开始鸣唱，歌音刺破宁静。其音何欢。其歌何美——其在寂静黎明的啼啭何其疗愈。倘若生命噪音在其歌韵中止息，人类的灵魂会真正绽放。

希芮茵阵痛开始，一名天主教护士从晨祷中被唤来。高兰顿坐在女儿身边，焦急地守望着。希瑞亚在产房外等候，不停地念诵神名：“耶兹单……耶兹单……耶兹单……”

医院值更人巡过；随着钟锣敲响5下，传来婴儿哭声。鸟儿欢声愈烈，太阳也似乎急于升出地平线。高兰顿从病房出来。“希瑞亚，是个儿子，”她高兴地说，“你又有一个儿子！”满心喜悦的希瑞亚立即进屋，看视新生的孩子。

普纳正开始苏醒。是因为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宣布：“起来啦，我是唤醒者！”此刻从梦中醒来的人们，哪里知道将来有一天，他们也会被他

从沉睡生命中唤醒！在那个神圣的黎明时刻降生，标志着这个孩子作为唤醒者——本时代阿瓦塔——的到来。

不久亲友也到医院看望。新生婴儿的美让他们心中充盈喜悦。那天的喜悦将持续到未来世纪。气氛美妙清新，人心自发善意；只有父亲知道这一切都源自于婴儿。

希芮茵怀抱婴儿，乘马车回到家。街坊邻居闻讯来看婴儿，都心满意足而去。只是看一下孩子，就内心平和宁静，忘记忧愁烦虑。不由赞叹：“希瑞亚家升起满月！”

孩子生于琐罗亚斯德古历的美赫月，取名时便选了波斯名——默文。不过，父母和亲戚总亲昵地叫他默劳戈。（默文 Merwan 是美赫文 Meherwan 的简写。美赫的含义是太阳或光明。也可指爱、友谊或慈悲。还是琐罗亚斯德教日历 16 日和 7 月的称谓。）

希芮茵深爱默文，把他视为头生子，悉心照料。母子情深。儿子的到来，给希瑞亚和希芮茵生活带来快乐。幸福日子持续数月之后，希芮茵做了一个梦，讲给希瑞亚听：

“我梦见自己站在家门口，怀里抱着默劳戈。附近有口井，从里面升出一位引人注目的矮小女子——光彩照人的女神，就像印度教的提婆。

“她从井中央升起，华美的绿纱丽，好多的绿手镯，叫我好不羡慕。她额上印着色彩斑斓的茉莉，手里托着阿提托盘，上面放着鲜花，点着樟脑、香和油。

“我一动不动站着，完全被她迷住了，直到她招手要我把默劳戈给她。女神求我：‘把你儿子给我……把他给我。’

“我吓坏了，紧紧抱着默劳戈，从梦里醒了。看见默劳戈睡在旁边，才松了口气。”

这个梦之后，希芮茵更加确信儿子有着不凡的人生使命。

希芮茵的父亲道拉伯吉，一直强烈反对女儿和希瑞亚的婚姻，以至于禁止希瑞亚到他家。11年不和他讲话。但自默文出生后，道拉伯吉内心发生变化。他为小外孙所吸引，每天来看婴儿默文。

道拉伯吉到家里看望希瑞亚和希芮茵，这可是在女儿婚后从未有过的事——只为能看一眼“面若莲花”的可爱默文。外祖父屈服于小外孙的非凡甜美，婴儿也以爱回应。默文喜爱和外祖父一起。11年没和希瑞亚讲过话的道拉伯吉，开始怀着爱和尊敬看待女婿了。

默文自小表现就与众不同。比如，他11个月大时，有一天，在母亲怀里睡着了。希芮茵将他放在一张地毯上，到厨房里做饭。她做完回来抱默文，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默文已醒，坐在毯子上，瞅着跟前的一条黑色眼镜蛇。致命的眼镜蛇展开风帽，不时地吐信，默文却一点不怕。他端详着蛇，随着其节奏摇头，俨然是个小小的驯蛇师。

希芮茵惊恐万分，大呼救命。眼镜蛇慌忙溜掉。希芮茵把默文紧抱在怀里，据她后来讲，小默文看着他，好像在说：“你干吗打断我的游戏？我正玩得高兴呢。”邻居们闻声赶来，眼镜蛇早已消失无踪。找了好久，也没找到，也再未看到它。邻居们安慰希芮茵，说这是个祥兆，预示着她儿子的不凡未来。

默文学说话，管母亲叫妈姆，管父亲叫爸伯。不到1岁前就会走路了。一天，母亲惊喜地看见他站起来，稳稳向她走来。可他这个新本领，很快给希芮茵带来麻烦，凭她怎么努力，默文就是不肯待在家里，总设法跑出去。

一天，绝望的希芮茵将默文从外面抱回家，用一条旧纱丽将他的腿绑在床柱上。在旁边放了一盘爆米花和水，又回到厨房。默文大哭，为失去自由伤心，但希芮茵不理。最后小默文睡着了。

希芮茵过来查看，见默文睡了，脸上挂着泪珠。她又心疼起儿子，于是将他解开。不过，默文醒来，不一会儿就又跑到外面的巷子。希芮茵只好经常将默文绑在床上，一直到他长到比较好管的年龄。有时希瑞亚回到

家，见儿子被栓，心疼地松开。但他同父亲玩耍一会儿，又逃到外面，直到过路的邻居把他抱送回家。

默文有三个姨母——朵拉、琵拉（或琵罗佳）和芭奴。两个舅父——丁肖和鲁斯特姆。他们都爱外甥默文，到他家只为看“我们的默劳戈”。（默文的姨夫姨母很可能都住在南瓜屋附近一带的街上。）

默文的伯父寇达达德，在孟买工作数年后，回了伊朗。但默文出生后，他每年来印度半年，就为看望小侄儿。一次，希芮茵质疑大伯哥：“寇达，你老说买不起这，买不起那！怎么每年都来得起印度？”

寇达达德笑答：“我得看看默劳戈，对不？我是他伯父，是不？”

默文的可爱小脸人见人爱。脸上洋溢着喜悦之光。就连偶而过路者都被迷住。他生一头漂亮的金发，连续5年希芮茵不让剪。金色卷发垂在小小肩头，陌生人常把他误认作欧洲人。

孩子年纪尚小，母亲就开始为他制定宏伟计划。希芮茵常对亲戚们说：“默劳戈长大，我要送他到英国受教育。我的孩子要当名医或者科学家。”

默文小时身体健康，除了一点：肠胃敏感虚弱。他食量不大，吃得很少。也许因为肠胃弱，不大喜欢辛辣食物。母亲以为他乱吃东西，会打他屁股。一天，希芮茵的姐姐朵拉玛西见她打默文，制止说：“希芮茵，别打默劳戈了。我听不得他哭。”希瑞亚从不打儿子一巴掌；自始至终都知道，默文是神承许他的儿子。

默文的成长过程与常人无异。5岁左右，入读古吉拉特语的帕达姆学校的小学部，学习认数和古吉拉特语基础。默文在该校上了三年，不喜算术，对此向父亲希瑞亚抱怨。虽然极聪明，数学却让他头疼。

一天，在帕达姆吉学校上算术课时，默文经历了一次强大体验，据他后来描述：“我看见无数的光圈，里面有很多个小点，好像诸多太阳、月亮和星星从这些小点中放射出来。”

默文忽然眩晕，从椅子上摔倒，失去意识。老师拉坦拜小姐注意到，跑过去，将他放在长凳上，给他喷水。过了一会儿，他醒过来。老师问：“默文，你还好吧？怎么回事？”

默文喃喃说道：“光环……我看见神奇的光环！”

老师不明白，问：“默文，你感觉怎样？要不要回家？”

“我没事，”男孩回答，“不用回家。”老师接着讲课，默文后悔叹气：享受过神光状态，又得面对糟糕的算术，还不如回家的好。

一次，希芮茵到了经期，依照当时的习俗歇着，避开家人，不做饭也不碰人。默文不明白这种奇怪举动，走到她房间亲近妈妈。希芮茵说：“默劳戈，别烦我。离开。”默文问：“为啥，妈妈？”希芮茵回答：“我肚子痛。”

“你肚子疼，我摸摸不行吗？”

“我疼痛时，不能摸。”

“我疼痛时，你怎么摸我？”希芮茵无语，不知如何回答早熟的儿子。默文跑过来抱她，希芮茵又急又气，生气地拿起一串钥匙朝他扔过去。默文哭着跑开了。（这个故事是巴巴对作者讲述的。）

后来，希瑞亚有了些积蓄，在查宝地开了间茶铺。（几年后赫兹拉·巴巴简在茶铺不远处定居。）他们夫妇和小默文在茶铺后住了几个月。后来希瑞亚在格特门区另买了间茶铺，他们搬了过去。茶铺被命名为“希瑞亚茶馆”，还出售冷饮、琐罗亚斯德教徒宗教仪式用的檀香木和焚香。他们住在茶馆后的一座楼上。楼坐落于埃文路，对面是营门广场。（埃文路现叫潘迪塔·拉玛拜路。希瑞亚茶馆仍在营门广场西南角，潘迪塔·拉玛拜和拉克希米路交汇处。）

一天默文想买糖果，便从父亲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他到隔壁店铺，要了糖果，把硬币递给店主。店主却把硬币还给他，说：“这钱不好。把糖还我。”

默文失望地回家，找到父亲：“爸伯，这个钱不好。给我个好钱。”

希瑞亚另给儿子一枚硬币，说：“这人难道要会走路的钱？好吧，把这个给他。这个会走路。”（“会走路的钱”表示流通货币。店主退还的硬币已不流通。）

默文看了看硬币，不解地问：“它的腿在哪儿？这是枚魔币吗，爸伯？它怎么走路？”听了这些稚气的话，希瑞亚开怀大笑，给儿子做了解释。

默文有顽皮的一面，仍旧从父亲的口袋里悄悄拿钱。他天性慷慨善良，会把钱给街上的乞丐。乞丐来敲门，希芮茵心烦，向希瑞亚抱怨，叫他别在口袋里放钱，免得默文拿去送人。

一天，希瑞亚将外衣挂在高处衣钩上。可周围没人时，默文又爬上凳子，拿了些硬币，到外面分给家门口的几位穷人。希瑞亚和希芮茵在旁观看。默文进屋，正责怪希瑞亚的希芮茵，开始数落儿子：“你为何老偷钱？真是个小偷！”

默文转向父亲，问：“我是小偷吗，爸伯？”

希瑞亚大笑，安慰儿子：“不是，默劳戈，你不是小偷。小偷不会把钱给穷人。”

默文还从厨房偷甜食。母亲纳闷甜食都哪儿去了。不管藏哪儿，甜食还是丢。

一天她终于逮住儿子：“默劳戈，你从厨房里偷甜食？”

男孩面带惊讶，回答：“啥？甜食？妈姆，你知道我只喜欢米饭豆糊和菠菜。你为啥问我甜食？”其诚恳让希芮茵信以为真。默文小时候还特爱奶油，偷偷从奶壶顶上揩。偷来好吃的，总是跟小伙伴们分享。

默文小时候发生过几件事，让家人和邻居感到他的不凡。一天，默文要去附近的田野。正走着，突然，一群受惊的大水牛迎面跑来。希芮茵大呼，担心儿子会被踩死。水牛直冲过来，但奇迹发生了。据旁观者讲，眼看孩子要被牛踩，随即又见他坐在街上，水牛绕开，从两边跑过。

还有旁观者称，一头水牛忽然停在街上，用身子护着孩子，挡开别的水牛。还有人说，看见孩子被水牛踩了，接着又见他无恙地站立街边，牛群一冲而过。不管怎样，对默文的脱险，人人称奇。

希瑞亚吉和希芮茵麦（人们对他们的尊称）命中有9个孩子——7男2女。其中3个幼年夭折：儿子谢穆德存活了7个月，儿子杰罕吉尔活了2

岁，女儿馥芮妮7岁时死于1902年的瘟疫。（馥芮妮对母亲的遗言是：“我得走了……英俊的白马已经来了！”默文妹妹的话具有特别含义，吠檀多学家宣称这个时代周期的阿瓦塔将被称作卡基——白马阿瓦塔。）馥芮妮死后不久，1902年9月15日，佳尔出生，这减缓了一家人的悲伤。

1902年9月，8岁的默文入学普纳兵站区的萨达堪·达斯托·诺希文琐罗亚斯德教学校。在帕达姆吉学校，男女生分开教学。现在这所学校却是男女同班。这是默文首次男女合校的经历，他不喜欢。第一天上学回家吃午饭，拒绝下午回去上课。母亲恳求再三，也不肯说明原委。

当天嘉姆希德回家，向希芮茵透漏，默文不想去上学，是因为班里有女孩子。希芮茵训他，可他不听。当晚希瑞亚回家，也劝默文回去上学：“你不去上学，会虚度光阴……你要是不喜欢身边有女孩，避开她们就是了，但得去上学。”默文次日又回到学校。

默文在女孩子面前非常腼腆。偶尔不得不同女孩讲话，也会盯着地板说。一般避开同她们交往。在学校，默文专心学习，热衷游戏和运动。体育优秀，尤爱板球。无论游戏还是运动，总是全力投入。还擅长快走和快跑（被朋友们呢称“快电”）。在班上虽算不上最聪明的学生，道德品行却深受老师们称赞，他们常向校长和父母夸奖他的模范行为。

一次午饭后，默文早早到校。离上课时间还早，便到一个僻静处游逛。刚好有个女孩找朋友找到这里，求他帮忙，抓着他的手。女孩的突然出现，让默文一怔。他试图挣脱，却被女孩紧抓不放。他轻轻一推，女孩失去平衡跌倒，哭着跑去向老师报告。默文一声不吭承受老师的责打，还主动找到女孩，道歉不该推她。

达斯托学校的校长是一位欧洲女士，E·查塔姆小姐，对默文格外有感情。她没有哪一天不找默文谈话，还邀请他到她家用餐。当时达斯托学校只收小学生，一年后，默文转了学。最后一天，查塔姆小姐温柔地拥抱他，淳淳叮咛。默文很喜爱这个老师，眼睛低垂听着，告别时还落了泪，知道自己会想念她。

默文的小伙伴中，包括穆斯林出身的阿卜度·伽尼（即后来的伽尼医生）、伽尼的弟弟阿卜度、寇达达德·鲁斯特姆·伊朗尼（昵称寇度，后称赛勒玛玛）、贝利·杰罕吉尔·伊朗尼、弥亚·堪、帕基瓦拉和其他几个。他们大多同默文一样，是波斯血统。大家喜欢一起玩弹子球、捉迷藏、放风筝、吉利-旦达，晚上做一种叫“月光夜时”的游戏。（吉利是小木条，旦达是木棍，旦达将吉利尽可能击远，组队对打对接。）

贝利回忆：

默文是打弹子球高手，没人能赢他。常见默文在家附近沉浸于这个游戏。他会把附近所有男孩的弹珠赢过来。之后要么平分给大家，送给穷孩子，要么便宜卖给别的男孩，赚4到6派萨，为自己和朋友们买吃的。

默文还是放风筝能手。自己做风筝线，叫朋友们随手捡碎玻璃；他收集起来，带回家，用研磨玛沙拉（一种香料）的研钵和研杵，碾成粉末。然后过滤粉末，加进别的原料（一种胶和其它上色的粉末）。全部混在一起，熬煮，晾凉，将液体涂在绳子上。几乎花一整天时间做绳子。这对我这种性格的人，是很乏味的事。但默文做起来极有热情，常常成功地将对手的风筝线斩断（斗风筝的目的）。一局游戏结束，赢家按惯例将线缠到自己的线轴上，默文则有意断掉线，目送风筝向天空飘然飞去——尽管这意味着他还得再花一天时间，制做新风筝线。

就我所知，默文最喜欢的游戏是吉利-旦达，不论在他家的小巷、学校，还是在附近野地，只要有机会，就玩吉利-旦达。他在这方面技艺超群，不仅击打吉利，为自己的队加分，还在接对方的吉利上，迅雷不及掩耳，令选手和观众目瞪口呆。纳闷那么用力打出的吉利，是怎样落入默文之手的。

其中令人惊讶的是，他只要开始游戏，人们会立即从这里那里冒出加入。其他时候，他无论看见年轻的年老的、认识的不认识的，不管他们会不会，都毫不犹豫地拉进来参与。那个人，不论穷富，不分

社区，则仿佛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拉向默文，自感最被默文喜爱，也回报默文以尊敬。他身上的这种品质自幼就很明显，至今依然如故。

一次，男孩们玩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游戏。贝利回忆：

有个人在季门的默文家和父亲的茶店之间，摆起一张桌子。从屋里或者商店直接看不见，我们每天过人行道才看见。是一张四条腿的斜面高桌，上铺白单，不规则地摆着当时的英国硬币（即小圆 2 安纳、4 安纳、8 安纳硬币和一枚银卢比）。老板用甜言蜜语诱人玩游戏赢钱。顾客付一派萨，得到三枚有钥匙环大小的圆铜环。顾客一枚接一枚，小心投到桌上。假如铜环落下，正好套住硬币，老板就按套住硬币的面额，照数付给玩家。圆环必须完全套住作为奖励的硬币，假若只落在硬币上面，则不算数。

有几次，默文和我站在桌前，观看众玩家和旁观者的表演，心中也蠢蠢欲动。一天下午，天气不很热，人也不多，我们决定一试身手。默文付 1 安纳，买了 12 枚铜环，俩人各 6 枚，玩起来。默文先投，没中，我接着来，也没套中。我们互相戏谑一番，匆匆离开。几天后我们又试，接着又玩了三天。默文总共输了 4 安纳，但他最后一投，全赢了回来。此后他再没近过这种游戏。几天后警察突袭此地，那个老板后来的情况不得而知。

贝利这样描述默文：

默文天性仁义，伙伴们都非常喜爱他。他是我们的领袖，对人人友爱，和睦解决相互争端。偶尔有一天发现他不在，我们就会到他家探询。

默文举止单纯。没有一丝骄傲，不知自大为何物。从小就直率慷慨，先人之忧为忧。毫无光宗耀祖、显身扬名感。他思想纯洁，少年时代就避免接触女孩或女性，保持距离。

他怜悯受伤的动物，我记得有一次，他在家中发现一只死麻雀，为它举办精心的葬仪和祈祷。

他总是快活，随人所愿。我从未看见他找别人的错，他的真诚格言是，不管怎样，一切都好。他选择的朋友，都性格单纯坦率。粗野的男孩们叫他避开这些人，但他置若罔闻，继续同他们交往。

他性格中的一个缺点——倘若可称其为缺点的话，是他如果不快或烦恼时，绝不向我们坦露。他不会敞开心扉，告诉我们他心里想什么。痛苦时也不让我们任何人知道，生病时自己默默承受。

1903年8月31日，9岁的默文入学普纳兵站公立英语学校，在该校上了5年。这是所男校，坐落于主街上普纳药房附近的一幢漂亮建筑。这是英国当局为普纳和孟买富家学生建的一所老校。在这里，默文结交了高年级的学生，深受众人喜爱。他外向，爱社交，富于同情心，乐于助人。伙伴们把他视做天经地义的领袖。只要有机会，总愿和他一起玩。

这也引起一些孩子的嫉妒，结伙反对默文及同伴。但默文不加理会或反击，相信今日之敌即明日之友。

这伙人的头领是默文的好友贝利之兄——霍玛兹德，人称霍米。他心胸狭窄，想方设法骚扰默文。一次在学校打曲棍球，霍米的队输给默文的队，霍米恼怒之下，故意用球棒一棍打到默文腿上，严重致伤。若换了别人，定会倒地大哭。但默文受了一击，不抱怨也不还击。霍米深受触动，虽外面仍与默文为敌，内心却开始尊敬他。

在普纳兵站学校，默文体育优异。在各项运动获奖，总和朋友或队员分享。虽年少，却自律有节，学习、阅读和游戏皆有固定时间，很少违越。他早早起床，沐浴后，以悦耳的嗓音朗声祈祷。默文生就一副优美的歌喉。甚至有的邻居也早早起来，听他歌唱。据说，听他唱歌好比听诗河之水潺潺流过。少年的清晰歌音感动每一颗有幸聆听的心灵。

祈祷后，用早餐，接着去上学。默文从小就虔诚恭敬。像所有的琐罗亚斯德教徒一样，随父母参拜帕西火庙，其信爱给牧师们留下深刻印象。10岁上，默文同哥哥嘉姆希德一起，在普纳德高望重的琐罗亚斯德众教徒面前，参加圣线仪式。但默文不喜欢火庙的仪式化气氛，他快速翻着祈祷书，盼望仪式快点结束。

然而，默文似乎天生就明白真正灵性的含义。这表现在他年仅 12 岁时对朋友说的话：

在这世上人人都只是匆匆过客，到该离开这个世界时，空手而去。何时离开这个大旅店，我们根本不晓得；但迟早得走，抛下爱恋的一切。

知道了这点，却仍执著尘世及财产，不惜代价紧抓不放，乃愚蠢至极。

我们应当好生对待短暂生命，遵从先知琐罗亚斯德的教导。若能严格遵循我们的教义——善思、善言和善行，生活就会成功。挣脱此生之苦，享受一种全然不同的生活。

他还写下这些诗句：

此界短暂，灵魂永恒，

彼界持久，灵魂不朽。

其运不败，其爱无比，

朝圣旅人，走此圣道！

尽力证悟，两界皆得。

默文深爱父母，对父亲的苦行僧经历尤其感兴趣，又孝顺听话。对父母的忠告若一时忽视，就立即道歉，获得原谅，才会安心。从很小就按习俗，每日早晚省视父母，先顶礼母亲，后顶礼父亲。即使起得比父母早，也会悄悄到父母床前行礼，不打扰其睡眠。他将此举视作神圣职责。默文对父母的敬爱，让爸伯和妈姆感到幸福，也报之以爱。实际上，子女中他们最爱“默劳戈”，对此并不隐瞒。

希瑞亚尤其深爱默文，从孩子一出生他就知道，这即是神音所言的儿子。有时，亲戚熟人向希瑞亚问及默文的未来，他会说：“我相信我儿子来自神，他的未来也属于神。神会揭示我儿子的未来。”当然，亲友知晓希瑞亚的苦行僧过去，虽不太理解，对此也不责怪。对默文的未来，希芮茵却不这么想，她的想法更常见——希望他有个好职业，娶妻生子。

默文性情温和却直率，从不欺骗撒谎。若是说真话伤人感情，就避而不谈。他说话礼貌，从不故意侮辱人，即使受到挑衅。如贝利所言，他的独特性格是总默默承受痛苦，连父母也不告诉。

从孩提时代，默文的每一个行为，细微之间无不回响着神圣的歌符。他鹿一般的矫健优雅步伐，本身就是回响的韵律——灵的快节奏舞蹈。和默文一起总是愉快喜悦，让人忘却忧愁。

“他俊美迷人的脸上，总是挂着笑意喜悦。”默文的密友贝利这样写道，“此外，他醉人双目的神奇魅力，难以用言语表达。他不高但强健的身体，宽阔的肩膀，友爱好听的嗓音，第一次见面，就将每个人的心偷去。”

那时认识默文者这样描述他：“怜贫惜贱……品行优秀……好学生……好运动员……孝子……模范儿童……优秀歌手……理想主义……爱诗……天才……务实。”最突出的，是他“心肠柔软”。不过，除了他父亲，无人知晓默文受人爱戴的主要原因：其每一个言行，都回荡着圣歌之音。虽然在世人眼里，默文与常人无异，但他从一出生就与众不同。完美已在他身上初现，但他自己尚不知情。

默文的纯洁性格也影响了伙伴们，贝利写道：

自幼年起，默文的思想 and 行为就非常纯洁。周围的每个人在他跟前都持续感觉到这一点。不论多顽劣无礼的孩子，在他跟前都自然规矩有礼起来。就连像我这样一个“坏孩子”，也总是高度尊敬他，从不敢在他面前吐一个脏字。

虽然默文身边的气氛总是活泼快乐，充满欢笑、趣味和玩笑等，却具有纯洁的性质。若有人偶然出错，或无意间当他的面说出脏话坏话，他会严厉地提出警告，以致相关者不敢再犯。

前面说过，贝利的哥哥霍米伺机取笑损扰默文。结果霍米和贝利经常打架，贝利也和哥哥一样，脾气暴躁。有时为了维护与默文的友谊，贝利在言语乃至行动上伤人。他们向默文告状，贝利则怒不可遏，无法忍受自己最要好朋友的一句批评。别人揭他的短，他倒不在乎。贝利自己也纳闷

何以这么顺从默文。这让他烦恼，好几次下决心质问默文，可一站到他面前，决心就荡然无存。

默文的母亲不喜欢贝利，认为他会带来坏影响。她责备默文：“那孩子不好。你越早和他断交越好。别找他了！我不要他来家里。”在这件事上，默文不在意母亲说什么；耐心听她数落。默文与贝利继续交往，母子之间天天为此拌嘴。贝利却浑然不知，直到一天嘉姆希德私下告诉了他。贝利不忍见好友受母亲责备，向默文表示终止友谊的意图。默文不悦，说：“倘若这是你中断友情的理由，那只能证明是你自己软弱。想终止友谊，悉听尊便——你怎么想我阻止不了。但记住，分开了我们还是朋友……我过去是你的朋友，将来永远是你的朋友。”

“将来需要时，你想见我，我会来见——让嘉姆希德或别人带话即可。”

贝利回答：“你这么说，是你的好意，默文，但你难道不明白，我为什么决定牺牲我们的友谊？”

“我当然明白，你在做自我牺牲，但你不晓得，让你中断我们的友谊，我又做了多大的牺牲。你不想让我挨母亲的骂，却不在乎你的话多么伤我。你伤了我——伤了我们的友谊。”默文回答。

两个孩子相互道歉，重归于好。为让家里安宁，他们约好秘密会面，以免引起默文母亲的间谍们，尤其是弟弟佳尔的关注。

这个时期，默文家住在希瑞亚的茶店后面。贝利早起为母亲取牛奶，先去看看默文，再去做事。他骑车到默文家，按一下自行车铃；听到铃响，默文立即出来，二人静静说话。时间尚早，家人都在睡觉，除了准备开门营业的希瑞亚。但他并不介意孩子们见面。

贝利到时，默文早已起床沐浴。默文习惯早起，诵念波斯晨间祷文。优美的声音令贝利终生难忘。他总是早早来到，听默文吟唱。“他优美的祈祷声，从老远就撞击着我的耳膜，”贝利回忆，“在我灵魂深处形成独特的波浪。越走近，声音给我心中带来的体验越不同凡响。”

两人还一块步行去上学。“我会在我家门外等候，默文来找我，然后我俩一起去学校。当然路上别的男孩也会加入，大伙儿打趣说笑等等，好不愉快。晚上我也和默文一道回家。默文晚了，我等他。我若因受罚晚半个或一个小时，默文会等我。还会小心询问我受罚的原因，给我中肯建议。这种时候，我会羞愧地低着头，一声不响，听他说。

“下午茶点后，我们和其他男孩结伴到体育馆、俱乐部、学校操场或野地玩耍。黄昏前全都回家。有时在家我谁的话都不听、倔强固执、傲慢自大、发火顶嘴，我母亲不让我知道，设法偷偷捎信给默文，向默文告状。我只得低头听从默文的建议，对家人缓和态度。”

一天上午，帕西火庙举行集体宴会，琐罗亚斯德男孩都提前一小时离校参加。宴后，离下午上课时间还早，默文和朋友们玩起一种激烈游戏：一个“猎手”在地上保护地盘，其余人爬到寺院围墙上或院子里的大树上。游戏目的是，“猎手”在大家从墙上树上跳下、抢占地盘之前，捉拿其中一个。游戏过程中，有几个男孩扭伤摔伤。

默文坐在墙沿上，两腿荡着。“猎手”上墙追一名男孩，后者逃脱，猎手失去平衡，从后面撞了默文，将他撞落在地。默文头碰在石头上，额头开了2英寸长的深口子；被紧急送往就医。几名医生轮流为他治疗，但血流不止，连续三日！第三天，使尽招数的医生告诉希瑞亚：“你儿子的状况严重；血再止不住，必须转院。”过了第三夜，血止了。医生很惊讶，次日对希瑞亚说：“你儿子获得新生。我本不想告诉你，当时我确信他活不了。”过后，伤口一直疼痛，去除绷带后，默文总说头疼，视力减弱。希芮茵生恐他逐渐失明，强迫他读书写字。三个月后，头痛终于消逝，视力恢复正常。

无意将默文撞下墙的男孩叫佳尔·丁肖·尼乔森。默文和佳尔·尼乔森一直彼此敬重。默文复原后见到佳尔，同他握手，给他看伤口，表示此事不怪他。佳尔是名优等生，后来和默文同上一所大学。最后在赴英国求学期间，他不幸英年早逝。

这件事后，默文不再玩“猎手”游戏，以运动替代。他召集朋友和同学，成功组建了曲棍球队，他当队长，希望另有队成立，举行比赛。然而

比赛第一天，不巧的是，佳尔·尼乔森击的球，打伤了另一个男孩的腿。默文送伤者就医。默文感到自己有责任，因为男孩的哥哥（律师）不叫他参加球队，默文劝朋友参加比赛当天，其兄出城在外，男孩受伤后，默文向其兄解释了原委，取得原谅。这是曲棍球队的第一天，也是最后一天。

默文并未泄气，又组建了足球队；还从一位好友的大商人父亲那里取得财务支持。足球活动一时进展顺利。但有一天，这个富有的朋友（担任守门员）接球时，手指严重受伤。默文用湿布给他包扎，送他看附近的基督教医生；之后送他回家。此事发生后，足球队也随之解散，默文决定不再组建任何球队。

默文的邻居朋友寇度·伊朗尼，也在普纳兵站学校上学。寇度是体育健将，虽比默文大几岁，但爱和默文一起。一天夜里，默文、兄长嘉姆希德和一群男孩在他们家附近的巷子里玩耍。嘉姆希德和寇度发生争吵，最后在地上扭打起来。寇度占上风，怒掴嘉姆希德，跑了。默文曾极力劝阻，但嘉姆希德脾气不好，不听。寇度误认默文站在兄长一边，气愤之下率先出手。寇度边跑边回头；默文见了，捡起一块石头扔去，打中寇度。寇度跌倒，疼得大哭。默文和嘉姆希德慌了，嘉姆希德跑进家告知母亲，留下默文帮助寇度。默文询问伤情，好在寇度说伤得不重，不用担心。两人相互做了解释，握手言和。男孩中间发生争吵，总是由默文平息，大家重归于好，很快忘掉嫌隙。

默文的另一名密友，是基督教男孩路易斯·威格斯。路易斯也是运动健将。很喜爱默文，和贝利一样对默文也特忠诚。路易斯大胆果敢、慷慨善良。他谁都不怕，甚至对大龄男孩。路易斯对学习没啥兴趣，但因天资聪颖，总能设法通过考试。又机智幽默，与默文志趣相投。

一天，默文的两个伊朗尼朋友打了起来。默文试图阻止，但俩男孩都气盛，互不相让，打得滚作一团。路易斯跑来，吼道：“你们听不听默文的？不听，看我怎么收拾你们！”两人害怕路易斯，住了手，尽管仍然愤愤不平。之后，默文以独一无二的方式，劝二人和好。俩男孩拥抱，谅解了对方。

如前所述，男孩们常找默文解决争端。如果他们不顾默文的调解，仍不停手，默文就叫两个强壮的男孩“强行”阻止。这种威胁一般都足以让打架者住手。（这个故事为巴巴亲自对作者讲述。）

默文朋友熟人众多。他不搞精英主义，也不在乎被不被人尊敬，尽管连高年级的孩子都敬重他。很多方面，即使那时默文都已“德高望重”。不过，他年纪不大就懂得，神不接受自大者。据说默文继承了父亲的圣人性情。希瑞亚在为人和经商上，因高度正直诚实，深受尊敬。

翻译：美赫燕 校对：田心

青少年时期

默文青少年时期，习惯坐在家门前的台阶上，一连几个小时凝望星星和月亮。有时朋友们也加入，但他专注得似乎连自己都忘了，不回答提问，也不参加谈话。

深夜和清早成了贝利见默文的最佳时机，因为如前所述，希芮茵不喜欢他。“那时候，天黑后街上人很少，”贝利写道，“我们在这种夜深人静之时，9点见面，一直谈到午夜或凌晨两点，就这么打发时间。”

贝利问默文在天上看到了什么。默文有时回答：“我看见嘉姆希德王的宫廷。”有时回答：“我看见孔雀宝座。”一次他说：“我看见有形的无形上帝！”说完总会大笑，贝利不快，认为默文在开玩笑。

贝利写道：

这种时候，默文会对我谈神、造物界、自然法则及其意义。有时讲圣人、圣雄的灵性地位及其所施奇迹，有时讲琐罗亚斯德教的深奥，及其他宗教的要义。他简单优美地向我解释这一切，但我对这类事情毫无兴趣。不时“哼，哈”几声打断，偶尔问个问题，也不过是为让他高兴。

有一次，默文使劲儿盯着月亮上的一个点，指出站在明亮圣火前的琐罗亚斯德形象。我玩笑道：“你要继续这么盯着月亮看，有一天会把自己送进耶拉乌达疯人院。”

默文即刻回答：“贝利，这个世界也是个疯人院。斯瓦米·维韦卡南达（辨喜）也这么说，此乃事实：‘全世界都是疯人院；有人为钱疯，有人为名疯。’我也疯狂，但这种疯狂不一样，胜于其他的。这是最高最好类型的疯狂。”

默文不迷信，常对贝利讲到鬼魂。告诉贝利：“鬼魂并不全都邪恶，有的其实很好。但这种好鬼魂很少，只为严守其宗教教义者所见。这些鬼魂唯有虔诚者能看见。”

默文还向朋友描述希瑞亚的经历：“我父亲小时候，在伊朗家乡看守静塔。爸伯对我说，他看守死人时，看见过许多鬼魂。这对我父亲司空见惯，他根本不怕，他们也从不伤害他……他说好鬼魂看上去和人一样；坏鬼魂也像人类，但双足反倒——脚跟在前，脚趾在后。爸伯还说，夜里去世的鬼魂会聚在静塔开会。”

默文12岁时，有天很想亲睹这种鬼魂会议，证实父亲的说法。于是将夜访普纳静塔的主意告诉朋友。贝利对此兴奋不已，因为他也对鬼魂好奇着迷，夸口自己啥都不怕。

贝利建议挑选个满月夜，但默文不同意，说黑夜更好。二人约定好时间，默文说：“贝利，我要你答应我，照我说的做。我不希望任何蛮干行为。”贝利满口答应，他们在一个无月之夜，溜出家门，一路摸黑来到琐罗亚斯德教徒的安息地。

静塔位于城外两英里的一座山上，即便白天也觉阴气逼人，石墙周围是森林地带。他们到达静塔院子时，已近午夜，但默文面无惧色。进院前，默文说：“贝利，我必须再次说明，你要答应，不论发生什么，我们俩都要紧随。爬静塔台阶时要保持安静。不向塔致意，不能回家。我们念完祷文再回。”贝利再次承诺。

默文继续：“我想要你答应，不论见到什么鬼魂，都要安静，不惹人注意。我们上台阶时，要一路祈祷。”

贝利同意，虽然他只知道两三个《阿维斯陀》（琐罗亚斯德经典）短祷文，且已开始迟疑起来。默文提醒他别忘了承诺，两人开始登塔。

一看见塔，默文就跪下顶礼祈祷。看他这样祈祷好一会儿，贝利效仿。看守人已去；四顾无人。除了远处狗和狐狸的叫声和附近兀鹫翅膀的拍打，悄无声息。死一般的寂静肃穆，渐渐对贝利产生影响。他脊梁骨阵阵发寒，央求默文打道回府。

“怎么了？为什么要回去？”默文回答，“我们这么大老远来了。看个究竟再说。”

“我这么觉得这个主意也许不是很好……”贝利声音打颤。

默文不耐烦，说：“你咋不戴手镯？像个男子汉！来，我带路。紧跟我；没什么好怕的。”

二人继续前行，来到静塔门前，尸体都要打这通过。除了琐罗亚斯德教牧师，不准任何人入内。默文再次躬身致敬。贝利模仿，起身时，猛眼看见一个白须飘然、又瘦又高的老年鬼魂，吓得魂飞魄散。鬼魂伸开双手，仿佛警告他们止步。

贝利惊恐万分，紧闭双眼，浑身冒汗，两腿发软。见默文还往门口走，他再也抑制不住恐惧，高喊：“默文！”想阻止他。但默文似乎被某种力量牵引，继续往里走。贝利吓得回身不能，只好跑过去拽住默文的衣服，恳求他离开。默文止步，贝利再次恳求：“我们别再往前走了。”

但默文很坚定。“不行！让我们继续。”

贝利声音虚弱地说：“不管发生什么，默文，我不准备再往前走一步了。你得跟我回去。”

“为什么？”默文问，“你为何阻止我？”

贝利只好说：“我看见了什么……”他舌头僵直。

“那又怎样？我们就是为此而来的，”默文反驳，“你要是害怕，就呆在这儿。我一个人去。”

贝利失声叫道：“你要是出了什么事，我可无法跟你父母交代。”

“我父母又没把我托付给你，”默文反驳，“而且，他们也不知道我和你来了这里。怎么会叫你负责？……别担心，去吧！就算我死了，你照顾好自己。”

贝利恳求：“默文，我亲爱的朋友，发发慈悲。你愿意，随时都能再来……别那么固执……下次你一个人再来。请看在我的份上，我们走吧。”

默文心软了，同意离开，再次向死人敬礼，贝利同做。二人爬出来时，贝利瞅了瞅鬼魂曾经站的地方——很高兴它不见了。

终于下了台阶，贝利向神致谢。接近市区时才松了口气，却又马上口吐豪言壮语。

默文揶揄他：“这么说，我勇敢的同伴，你看见冥界生命了？”

“随便你怎么说，”贝利回答，“假如是你一个人，经历了我所经历的，难说会是啥状态。那景象我还能多少忍受，但我怀疑你撑不撑得住。”

“你说什么？”默文回答，“除了一个白衣长须、伸手守门的老人，还能看见什么？”

“你也看见他了？”贝利问，心跳起来，“你也见到鬼了？”

“我以为看见了，贝利，但现在不能肯定了。”默文戏谑。

“别取笑了，实话告诉我，你看没看见那个鬼魂。”贝利恼了。

“贝利，你真不开窍。你难道不明白，我在说我见的跟你见的一模一样？”

“那你还要进去，默文，就不怕那边有什么吗？”贝利问。

“有什么可怕的？除了那个鬼魂，旁边还有什么吗？”默文回答。

“我想多了解一下你见的那个鬼魂。还有别的鬼魂吗？”

“贝利你让我失望。我感到你失去勇气的同时，也失去了常识。”默文揶揄。看见贝利伤心，默文安慰说：“朋友，我要是感到一丁点的惧怕，会同意黑魑魑去那里吗？我要是害怕，干吗要你做那些承诺？也会像你一样企图打道回府。相信我，我不是去那里送死的。”

贝利感觉好多了，问：“好吧，但告诉我，你看见那个鬼魂究竟有多长时间？”

“它在那儿只有几秒钟，就不见了。”默文回答。

贝利又问：“你一直盯着那个老人，还是把视线挪开了？”

“我没理由转移视线，一直盯着，直到他消失不见。”

贝利执意要满足好奇心：“假设你进门之后，那鬼魂又出现了，你受得了吗？”

“当然，为什么受不了？”默文回答，“那不是邪恶的鬼魂。我凭外表能看出他是个虔诚的鬼魂。不会伤害我们，有啥好怕的？我以前告诉过

你，我父亲说这种鬼魂不伤人，反而保护人。我父亲告诉我，有必要会一会这样的鬼魂，得到好处。”

“什么好处？”贝利问。

“灵性好处。”默文回答。

朋友的勇气让贝利信服，他表达了敬意。又请求：“默文，请别告诉朋友们我害怕——我会丢脸的。”

默文回答：“好吧，只要你对我坦诚，我不会说的。”

俩人分手时，附近钟声响了两下；他们在黑夜里逛了约三个小时。这是贝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夜访静塔，但他后来发现默文在此之前，已频繁光顾那里了。

似乎受某种奇异力量的吸引，默文常到静塔，从10点左右呆到午夜。和贝利的那次经历后，他继续独自去那里坐几个小时。据说他见到许多“虔诚”的“好”鬼魂，获得和父亲类似的体验。默文总喜欢到僻静地，从这些独处时刻获得如此深邃的平静，有时喜悦得自吟自唱。

学校放假期间，默文常到罗纳乌拉，看望姨父法里敦、姨母朵拉玛西和哥哥嘉姆希德。姨父像个孩童般天真。默文深爱他。一次默文看望他们期间，法里敦半夜起床小解。不多时，默文也起来方便。俩人都到外面院子里，但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法里敦裤子解开站在外面，见有个人影从家里出来。不知是默文，害怕起来，以为遭了贼，便大叫妻子朵拉快来。默文也不晓得姨父在外面，以为是鬼或有贼，也呼叫朵拉姨母，虽然他实际上并不害怕。二人的叫声惊醒了朵拉，她手提灯笼出来，见法里敦玛萨和默文都穿着内裤对站在院子里。见此光景，大家都忍不住大笑起来，后来这件事多次被当做笑谈。（这个故事也是巴巴亲自对作者讲述的。）

朵拉玛西和法里敦玛萨在镇上开有一家很成功的饭店。人们注意到，每次默文到访，一名神醉者（玛司特）和一名圣人（瓦隶）都会来饭店。衣衫褴褛的玛司特留在外面，衣着整洁的瓦隶入内。这两个高级灵魂深受市民尊敬，都住在郊外，很少离开。但默文一到罗纳乌拉，俩人就会每天出现在饭店，从早呆到晚。

当地人想给玛司特和瓦隶献茶或食物，但他们只接受这位少年给的东西。默文通常给瓦隶茶，给玛司特一块面包。默文回普纳之日，也是两个灵性人物停止造访餐馆之时——让旁观的有心者甚为好奇。

饭店有一位驼背的常客，也是个奇人。他是穆斯林，擅讲故事。顾客常磨他讲。他讲的传奇和玄幻故事，引人入胜。人们一边听故事，一边不断供茶烟，直到深夜。一个故事往往要用个把周讲完。默文对这个驼背怪人很着迷，总听他讲故事。

默文还爱到罗纳乌拉周边的茂密山林里远足，常常独自漫游。有时和表兄弟姊妹到孟买，在姨父寇达达德和姨母芭奴家，度过部分假期。姨父在孟买经营有几个生意红火的茶店，他们住所是座大房子，宽敞的院子，供孩子们玩耍。希瑞亚的兄长寇达达德一家，也定居在孟买。默文也去看望他们，和伯父寇达达德的儿子成为朋友。

过了些时间，朵拉姨母、法里敦姨父和嘉姆希德，为嘉姆希德读中学，迁回普纳。也在此开了家饭店。嘉姆希德虽多年不跟父母生活，但对弟弟“默劳戈”甚觉亲近。兄弟俩自婴儿起，就近乎双胞胎一般抚养。比如，每逢嘉姆希德的生日，朵拉姨母也坚持，默文也得有一份礼物（比如一套相同的衣服）。只要给一个买新玩具，另一个也必有一份。

一次，在普纳的放风筝季节，默文、嘉姆希德和几个朋友去附近田野观看。几十只风筝齐放，风筝线都裹着玻璃，以便在空中操控风筝，一只的线斩断另一只的线。风筝掉下来，谁捡到是谁的。一看见风筝开始坠落，孩子们就兴奋地跑去，抢作一团。

这一天，许多孩子聚在一块，专心观看风筝竞赛，一等有风筝落下来就冲过去。很快，一只风筝的线被割断，从空中盘旋而下。默文和朋友们，还有另外几个男孩，奔跑过去。争夺过程中，领头的默文忽然停下，问：“我哥哥哪儿去了？”

男孩们回答：“噢，他在后面。快点，默文，我们走。”

默文不放心，又问：“我哥哥在哪儿？”开阔的田野里没有嘉姆希德的踪影。默文说：“我们必须回去找我哥哥。”大家同意，原路返回。

原来大家奔跑时，嘉姆希德失脚掉进一个打开的下水道洞里，他抓着洞沿，吓得连救命都喊不出。默文和朋友们找到嘉姆希德，把他从洞里拉出。幸好他们及时赶到，因为市政马上要放一次大水通过下水道，嘉姆希德定会淹死。

嘉姆希德的衣服被污水弄脏，浑身湿透地回到家，气味难闻。妈妈见了，厉声训斥。嘉姆希德哭起来，妈妈越发生气。叫嘉姆希德待在外面，不让他吃饭时间脏兮兮进家。默文同情哥哥，不动声色提了几桶水到外面，为嘉姆希德洗浴洗衣。

嘉姆希德和默文兄弟情深，但像大多数兄弟一样，俩人也会打架。嘉姆希德脾气暴躁，性格粗鲁；默文不好斗，也很少发火。二人都受宠爱——一朵拉姨母宠嘉姆希德，希芮茵宠默文。但默文却不任性。嘉姆希德嘴巴不好，他发火时，默文一语不发，不理他。默文的淡漠越发激怒嘉姆希德，结果闹得更凶。嘉姆希德怕母亲责罚——这是常有的事。故希芮茵在家时，哥哥就不敢对弟弟怎样。

有时默文甚至会因哥哥惹祸而受罚，如在贝利讲的如下故事中：

一次默文的母亲叫嘉姆希德（我们叫他伽姆），到兵站市场买东西，他要默文陪他一起去。默文正专心学习，不想去，但在哥哥坚持下，只好同意。

嘉姆希德性子粗，没情绪购物，对母亲非让他做这事很不爽。路上，嘉姆希德同一个年纪偏小的穆斯林男孩发生冲突，不知为谁的错争执起来。默文想让他们平复，但穆斯林男孩气头上骂了一句，令嘉姆希德失控。他不顾后果，照男孩脸上就打，还要打时，默文介入，将穆斯林男孩推开，自己挨了一巴掌。

嘉姆希德手碰到默文的脸，平静下来，和默文继续赶路。路上聚起了人群，目睹默文为保护那个小男孩挨打的情形。这即是年仅10岁的默文所拥有的品质。

但事情还没完。默文和嘉姆希德回到家，穆斯林男孩领着母亲和几个邻居来找希芮茵。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希芮茵跑到街上，默

文也跟着跑过去。穆斯林男孩脸上青肿，他母亲要求道歉。问是谁打了他，男孩指着默文。

默文平静地接受了，当着在场所有邻居和路人的面，道了歉，穆斯林男孩和母亲满意而去。默文并不觉得受了冤枉。脸上的反应，似乎反而喜欢——道歉时面带微笑。但希芮茵不信这事，直觉默文做了嘉姆希德的替罪羊。事后希芮茵责备嘉姆希德，警告他别再打架。

弟弟贝拉姆于1908年6月20日出生。默文时年14岁。贝拉姆性格温和，像默文。弟弟佳尔性情类似嘉姆希德。嘉姆希德和默文都晓得，佳尔是“母亲的间谍”。他在身边，他们都避免惹事。

1909年1月4日，默文开始就读罗马天主教的圣文森特中学（以为穷人做了大量工作的法国圣人文森特·德·保罗命名）。这是公认的普纳最好的男子中校。由基督教传教士开办，学生大多来自普纳的富裕家庭，包括不同种姓和信仰。对天主教学校不常见的是，这里不强制宗教训导。但纪律严格，凡是顽皮捣乱都意味着鞭罚。

入圣文森特中学时，默文15岁，进入第六级，又接触到新的师友。他渐渐喜欢上了新学校。如在普纳兵站学校，他深受老师和同学、尤其是基督教男孩的喜爱。校长、德国牧师威荷姆·文道森，观察到这个孩子的不凡之处，格外喜欢默文，这引起一些同学的嫉妒。体育教练也偏爱默文，在体育馆对他单独训练。默文不高不壮，但很敏捷，跑得快；反应也特快。

学校有个大操场，用作体育锻炼和运动。默文在长跑、跳高、曲棍球和足球方面异常出色，得了很多奖杯和奖章。但他一生最爱的运动是板球。就是在圣文森特中学，他参加了学校板球队，成为优秀的守门员。

一次，新英语学校和圣文森特中学举行比赛。新英语学校是公认的最强球队，连续多年获得金奖盾牌。球员一般都是高年级学生，年少的默文却进入圣文森特中学球队的首发阵容。

新英语学校首先得分。默文连续使其三名最佳球员出局。他的卓越表现为希望渺茫的圣文森特队赢得金奖。校长、老师、学生和家長蜂拥上前

祝贺。在获奖队与盾牌合影时，队员们都坚持要默文坐在盾牌边。（在圣文森中学期间，默文创的很多记录多年未被打破。）

在圣文森特中学附近，一对帕西老夫妇开了间卖软饮料的小铺子，默文常和朋友们光顾。每次来，老板娘都会抓一把甜食给默文，让他和朋友们分享。但老板在，就会阻止，令他们出去。但这个好心的老妇人，告诉默文，他们可绕到后门——她尤其对默文有感情。（帕西人为从波斯移民印度，与印度人通婚的琐罗亚斯德教徒后裔。）

在圣文森特中学，默文几乎所有科目都名列前茅。他尤爱波斯语。也喜历史和文学，特别是诗歌，但不大喜欢地理、科学和“冤家”数学——虽然在这些科目上从没不及格过。

默文的一个超常特点是记忆，过目过耳不忘。他聪明过人，以至有人认为他考试作弊。没想到这归功于他的非凡记忆。

一位认为默文作弊的牧师，鞭笞了他，但过后承认：“默文你身上确实有不同之处——特别之处。原谅我打了你。”

“有啥需要原谅的？”默文回答，“没关系。是个误会。已经忘了，原谅了。”

默文酷爱诗歌，央求父亲给他读《哈菲兹诗集》。他自己从没读过哈菲兹的诗，仅仅听过父亲用地道的波斯语朗读。但凡希瑞亚读过的诗，他都记得；直到生命最后都记得并引述哈菲兹的诗。默文还记得印度教至师图克拉姆和斯瓦米·罗姆达斯的巴赞。并且能背诵整部的《梵歌》和《罗摩衍那》，尽管他从未读过，只是听人念诵过。虽然他也从未听过或读过鲁米，但却喜爱引述这位苏非大师的诗。（图克拉姆（1608-49）至师和著名马拉地语诗人，其巴赞在马哈拉施特拉邦仍广受欢迎。斯瓦米·罗姆达斯（1608-1681）是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另一名著名诗圣，希瓦吉王的古鲁，还是他所在时代的一名至师。）

课余，默文的阅读主要是不同宗教和灵性方面。他不喜也不看浪漫或爱情故事，却爱侦探小说，是英国《米字旗》周刊的忠实读者。此刊辟有神探赛克斯顿·布莱克的故事专栏。他喜爱的另一个神探是夏洛克·福尔

摩斯。默文积攒旧刊，在朋友们中间传送，使他们养成阅读的习惯。有一次他还给赛克斯顿·布莱克的故事作者写了封长信，表示欣赏，祝愿他事业成功。（当时有很多赛克斯顿·布莱克故事的写手，默文具体给哪位作家写了信，不得而知。）

默文也喜欢瑙萨里的古吉拉特语作者，索拉伯吉·德赛的作品。在圣文森特上学期间，对沃尔特·司各特、威廉·莎士比亚、威廉·华兹华斯和珀西·雪莱的作品产生兴趣。并且开始用英语和古吉拉特语创作，在印度不同报纸发表，笔名呼玛（凤凰）。他还用英语、古吉拉特语、波斯语、法斯语、乌尔都语和印地语写诗、对句和格扎尔。经他允许，贝利将他的一首格扎尔，寄往孟买的古吉拉特语晚报《三吉瓦特曼》，发表于该报的周六刊。此后，每期周六刊都刊登一篇呼玛的作品。后来另一家古吉拉特报纸《孟买三玛查》也发表了呼玛的一些作品。诗歌主题无一例外与灵性有关，强调善胜恶，好胜坏。描述神秘的苏非酒肆、灵性渴望、神圣疯狂陶醉。充满智慧和洞见。

若投稿因故耽搁，编辑甚至给默文写信询问。从一件事可窥见其作品的受欢迎程度。一次贝利到孟买，在卡巴迪乌区的一家音乐用品店，偶然听到几个帕西青年唱默文的乌尔都语格扎尔“金钱啊金钱”。边舞边歌，引得路人驻足聆听。有几位学者给报纸编辑写信，赞赏呼玛的文采。若知作者是位少年，他们会更加赞叹！

默文还喜爱戏剧，参加学校和当地“青年基督协会”的演出。几次因精彩表演获奖。一次，他在圣文森特中学的《她来这儿去那儿》剧中演出，观众起立喝彩。嘉姆希德也参加学校的戏剧演出，兄弟俩常一起排练。

一次，默文导演，有个演技不佳的男孩，想演个小角色。虽然多数演员不情愿，但还是接受了他，因为其父是丁肖·麦尔文·伊朗尼，琐罗亚斯德社区的重要人物。默文指出必须让这个男孩参演，因为需要他父亲的资助。男孩得了个小角色——手持匕首出场，高举过顶，用古吉拉特语高呼：“神啊，我父之灵！”（丁肖在萨查皮尔大街开设一家大型用品店。1927年，他和妻子儿子到美拉巴德，拜访美赫巴巴。）

首演之夜，演出开始顺利，直到轮到这个男孩上场。他来到舞台上，紧张得握匕首的手直抖，站在不该站的地方；举着匕首叫道：“哦！哦！”可怜的孩子再也说不下去了。

嘉姆希德负责升降幕。默文示意降幕，幕快速降下。但男孩站的位置不对，幕底杆子击中其后背，将他打翻在地，幕落在他身上。只有头露在外面。男孩大呼救命，嘉姆希德慌了手脚，忙拉男孩的腿，但幕太重，拖不动。最后默文快速提起木杆，将惊恐万状的男孩拽回后台。观众霎时一片欢腾——灾难转眼化作喜剧。

默文还爱看无声电影，以及古吉拉特语和乌尔都语戏剧，其中一些剧目在巴里瓦拉剧院演出。另一个有吸引力的是马戏。马戏团每年一次进城，默文和兄弟朋友们必看。

默文总是忙忙碌碌，常说：“没有什么比无所事事更糟”。他精力充沛，从不闲着。贝利在笔记中回忆道：“从不见默文无所事事，他总是沉浸于学习或读所喜之书。累了就来和我们一起做游戏。他热情勤奋，行为和性格完美无瑕。”

对不喜欢做事的朋友，默文劝他们跟他一起做。在默文影响下，这些懒人也勤快起来。对此也没人反感，因为默文是他们的领袖。比如，贝利对参加学校体育运动没兴趣，默文劝他参加比赛。年度运动会，之前从未报过名的贝利，名字却出现在运动员名单上。有个学生通知了贝利，贝利找校长说，他不能参加，他名单上的名字是误加的。文道森神父告诉他，既然名单上有他的名字，他就得参加，否则从学校开除。贝利只好参加比赛，尽管不是体育健将料子。后来发现原来是默文施的计。

默文想改变这个天性较懒惰、又不爱学习的朋友。贝利不招同学和老师喜欢，主要因为其傲慢性格。训诫对他也无甚效果。校长通知贝利的哥哥霍米，他弟弟再不改正，就得除名。

霍米知道默文能够影响贝利，就把校长的通牒告诉了他。默文马上找贝利谈话：“文道森神父告诉霍米，今天要对你测试，通不过，他只好通知你父母。校长威胁要把你开除。”

贝利问：“嗯，默文，我该怎么办？”

默文回答：“午休后要测试你；你必须牢记我给你的这首诗。”

贝利答应。他没回家吃中饭，留在校园的僻静角落学诗。离开学校他倒不在乎，但不想失去默文的陪伴。下午文道森神父测验贝利，要他背的正是这首诗。考试通过。连文道森神父都向他哥哥霍米夸奖贝利。深知贝利懒惰性情的老师同学，对他通过考试都深感诧异。多亏默文帮助，贝利得以留下。

默文写诗，也希望贝利做诗人。他写出第一行，要贝利续第二行。贝利苦思冥想，尽力而为。偶尔，两个朋友会和谱一首格扎尔，还到附近穆斯林圣人陵墓，或城西南约3英里的帕尔巴提山等僻静地，一同写作。

默文有作诗天赋。贝利却无灵感，写东西是一种压力。偶尔默文要贝利在规定时间内，写一首诗。贝利煞费苦心，写完给默文过目指正。

这个时期，欧洲著名占星家，布朗先生，在普纳生活。他和希瑞亚熟识，说服希瑞亚让他测测默文的未来，因为他已注意默文很久，想看看这个孩子的星座。

默文不相信这种秘术，但在父亲坚持之下，在15岁时有一天同他前去拜访。布朗先生还擅长看手相，想先阅默文手掌，再占星。他专注看了默文的掌心，困惑不解。一般人只需10分钟就看完，但布朗先生对默文的手研究了一个多小时，仔细看了每一条线，又查了各种书。而对希瑞亚庄重宣布：“将来，这个孩子将成为本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

不过，默文和父亲并不把这话放在心里。默文不喜欢算命，拒谈此类话题。随着时间流逝，家人也逐渐将布朗先生的预言抛之脑后。

几年后，另一个占星学家也对默文作了预言。结果准确，如下所示：

在这个星座下出生的人，将成就大事大善。勤奋刻苦……举世闻名。

虔诚笃信，有一天会舍弃世俗。成为大瑜伽士，受人崇拜。受其注目或影响者，都会因其人格魅力而被吸引。

总之，此人将为人类做大事业……他因何出生？在人间实现神圣意志和工作。这位杰出者将是所有与他建立联系者的救赎媒介。

默文的家庭成员又增加。故他们在薄伽梵达斯·查乌租房搬进去，住了两年。

默文因转学，不能常见老朋友们。就在距查宝地——赫兹拉·巴巴简居住处——不远的一幢楼底层，成立了“四海一家俱乐部”。来自不同宗教的男孩聚集一堂，收取会员费，用于租赁和购买用品。有会计和秘书，默文任主席，监督发票和收支。俱乐部设有象棋、西洋棋和扑克等游戏。还订阅了《印度时报》、几家古吉拉特语报纸和赛克斯顿·布莱克侦探杂志。购买的哲学和宗教书籍，由图书管理员负责管理。

四海一家俱乐部开放时间为上午7点至11点，下午3点至9点，关门时间雇人看管。默文还起草了以下6条规则：

- 1) 禁止使用下流语言。
- 2) 禁止饮用含酒精饮料。
- 3) 不许在俱乐部赌博。
- 4) 不许争吵。
- 5) 禁止基于基督教、穆斯林、印度教或琐罗亚斯德教背景的个人优越感。
- 6) 会员目标是博爱团结四海兄弟。

默文特别注意让所有成员都遵守俱乐部的条件。规定一周两天，让会员们就感兴趣的话题发表演讲，届时停止一切游戏。讲演日为知性者喜爱，对演讲热情洋溢。

每次聚会都由主席默文主持，介绍新成员。讲演日，非会员可作为客人参加。但不收女孩或妇女。新成员入会，都得做即兴演讲，这偶尔也会闹出笑话。轮到默文讲演，大家都聚精会神，副主席主持。

贝利回忆：“每周四，会员都可自选话题。听这种讲演自有其乐。在全体成员中，默文的讲演总是最好。星期天是假日，俱乐部大开，全体成员到会参加。但这一天没有游戏，大家一起演唱。这方面默文也最出色。他的歌声美妙悦耳。没有手鼓或风琴伴奏，他双手击鼓，用乌尔都语、古吉拉特语、帕西语唱歌和夏里斯（对句），大伙儿不由自主随之摇摆。中间，会有人情不自禁地赞美：‘哇，哇，美赫’，或者‘沙巴希（唱得好），美赫！’常引得路人在俱乐部门外驻足欣赏。”

俱乐部成员只有一位欧洲人，名叫理查德·狄奎，只会说英语。默文教他波斯语，以便做第二语言。理查德善良诚实又聪明，但不幸的是，加入俱乐部不久，忽然去世了。

俱乐部楼上，住着一个名叫拉姆纳施的男孩，深被默文吸引。拉姆纳施来自北印度旁遮普，父母双亡，跟兄长过活。拉姆纳施特别爱和默文相伴，加入俱乐部，就为每天见他。两个少年之间建立了深厚友情。

拉姆纳施还是俱乐部的第一个佛教徒。极虔诚，读了很多佛教和其他宗教典籍。他信心坚定，尽力遵循佛主教诫，口不离佛名。默文和拉姆纳施常一同到僻静地静思。尤爱到印度教的河阶火葬场坐，念不同的神名。有时待到晚上10点，交换对神、宗教和灵性的观点。这对不喜世俗的拉姆纳施如同甘泉。

一天，拉姆纳施给默文看他新买的一本讲佛主生平的书，《佛陀薄伽梵》。默文翻到一页，其中，佛陀说：“我重临人间时，将被称作弥勒——慈氏。”

默文即刻感到他就是书中提到的慈氏！他看着佛陀的画像，内心感到：“我是佛陀！”

但又自问：“我真是佛陀吗？”内在声音确认：“是的，默文，你是！”（美赫亦即慈悲之意。）

一天夜里，坐看火葬场焚烧尸体时，默文对拉姆纳施说：“我友，你对佛教这么有兴趣，为何不去仰光，多学些东西？”对默文言听计从的拉姆纳施，不久便动身赴缅甸的仰光。年仅16岁的他在缅甸染上重疾，回到

普纳，住进赛勃医院，默文天天去探视。拉姆纳施告诉默文：“我回普纳只为见你，默文。”几天后，在默文一次探视期间，这个少年头枕着朋友的腿死去，不知道那是他的主——佛陀。

默文从少年时代就表现出慈悲品质。在四海一家俱乐部，他制定了济助穷人的计划。由 17 名男孩组成的委员会管理，因行事低调，名曰“秘密 17”。默文的富有朋友们也为俱乐部基金捐款。捐款箱钥匙由默文保管。有时捐款不到位，就自己掏钱补上。继续这项慈善事业：帮助穷困家庭和病残者，包括入院治疗。

另一件事情，也体现了少年默文不寻常的仁慈。一天，他和贝利在兵站区的萨查皮尔大街上行走。因默文有要紧事要办，俩人匆匆忙忙。这时默文看见一个躺在路边呻吟的穷人。一般孩子会加快脚步过去，默文却不然，他停下询问那人的身份，在哪儿看病，哪儿不舒服等等。那人讲了自己的病，说自己从市政慈善医院拿药。贝利不耐烦，催默文快走，莫管闲事，让流浪汉躺着好了。默文挥手制止。最后贝利自个离去，抱怨说啥帮助也没用。

默文通过自己家庭医生的交涉，把那人送进了医院。还亲手为他脱去脏衣，烧掉，让他洗热水澡，换上新衣。默文陪护了近两个月，让他定时服药，补充营养，直到病人康复。病人痊愈出院时，默文帮他找了个体面的住处和工作，还时而去看望他。

默文 16 岁那年，辞去四海一家俱乐部主席一职。因为他需要专注学习，为大学入学考试做准备。他是俱乐部的活力，大家对他离去都很难过。理查德·狄奎被选为下届主席。之后不久，俱乐部解散，因为其他原始成员从圣文森特中学毕业后，不是上大学，就是参加工作。四海一家俱乐部成立只有几年，但通过它，默文在成员中埋下理想主义和无私服务的种子。

1911 年 12 月，默文通过了孟买大学主办的大学入学考试。随即进入普纳的德干学院接受高等教育主修文科。学院还拥有一个设施精良的划船俱乐部，生源来自本地的不同宗教和社区。默文一如既往，在大学很快结交密友圈子，再次赢得同学和教授们的喜爱。大家都景慕这个杰出年轻人的领袖品质。

大学生时代的默文聪明活跃，常参加体育运动，板球仍是他的最爱，是位优秀的击球手和守门员。他在运动场上获得的认可，不仅因为他的机敏活力，还归因于他的运动风范。“默文在学院板球队很有名。”贝利回忆，“没有他，比赛没有生气趣味。”默文还是大学划船俱乐部的成员，有时晚间和好友们到穆拉-姆达河划船，度过愉快时光。

在德干学院，默文还组建了一个剧团，在萨查皮尔大街，姨母琵拉和姨父鲁斯特姆家排练。剧团在当地剧院公演过两三次，收入捐赠给慈善机构。

默文和朋友们有时参加克坦演出——印度教对神或古鲁圣人的叙事说唱。第六层面的圣人，伽德戈·马哈拉吉（1876-1956，1954年美赫巴巴在他陪同下给麻风病人洗澡）年轻时在印度流浪，靠施舍维生。默文一次在普纳听到这位大圣人的克坦说唱。谦卑的圣人衣衫褴褛，但他散发的神爱，深深打动了所有听众。

默文还继续写作。时间允许时，就宗教主题创作诗歌，也写幽默讽刺诗，由朋友们高唱娱乐。实际上，默文的大学同学和朋友都管他叫“诗人”，有时又叫他“理想诗人”，或者“面粉豆糊诗人”——意指有经验的诗人，对各种主题、长诗短诗都得心应手。被称为“天生诗人”的默文，能轻松地用三种语言——古吉拉特语、乌尔都语和波斯语——写诗。常常纯粹为了娱乐，他就朋友们的随便建议，临场发挥。

据贝利日记，默文曾用英语写了一部近200页打印稿的完整电影脚本，连同别的故事构思，寄给环球电影公司。遗憾的是，剧本下落不得而知。（贝利的叙述可能不完全正确。更可能的是默文给一家美国电影公司寄了电影构思，而不是打印的脚本。贝利说没收到电影公司的回复，但据禅吉对佳尔兄弟的一份谈话记录，佳尔说电影公司做了肯定回复，希望默文发展其构思，但当时巴巴已遇到巴巴简，对这类事情失去兴趣。）

1912年，默文通过大学一年级考试，升入二年级。这期间，默文的一些朋友喝啤酒，他偶尔也会加入喝一两杯；但不喜醉酒。默文是位佳友良伴，欣赏有趣的笑话，总是设法让周围人快乐开心。

大学教授也很赏识默文，期待他在世间有大作为。班里的年轻人都尊敬信赖他，把自己的弱点坦承相告。甚至有的同学考试不及格，会恳求教授让他们通过，只为能留在默文的班级。

贝利和默文童年时期是最要好的朋友，但中学毕业后二人在一次痛苦争吵之后，分道扬镳。贝利骄傲自负，造成两人分歧。贝利没上大学，离开普纳，到罗纳乌拉的一家杂货店作经理。

贝利和默文再次相见已是一年多以后。一个晴朗的早晨，一些人走进贝利工作的商店。他们来自普纳，在赴堪达拉途中停下，到商店买东西。领队是贝利在圣文森特中学的犹太教老师戴维先生，他一眼认出以前的学生贝利，邀请他参加野餐。贝利因商店职责，婉言谢绝。交谈过程中，有人提到默文的名字。贝利很想知道默文怎样了。

默文也随大家来到罗纳乌拉，但前去看望已搬回罗纳乌拉、帮朵拉姨母和法里敦姨父料理饭店的哥哥，嘉姆希德。默文无意回避贝利，但也没去找他，因为不希望让他想起他们痛苦的分手。

不过，贝利听说默文也会参加野餐，欣喜万分。商店打烊后，他正准备去见旧友，几个伙伴同默文来到商店面前。大家一起到堪达拉，度过愉快时光。贝利想请默文原谅，但碍于其他人在场，只和默文微笑着交换了眼光。队里有一个好友，知道他们之间的分歧。当晚离开堪达拉之前，他对大家说：“我得请求我们尊敬的老师，戴维先生，利用他的影响，让我们中间的两个朋友，在分手一年多后，达成和解。这样美好的时刻，这再合适不过了。”

大家都想知道这两个朋友是谁。戴维先生也蒙在鼓里，要求报上姓名。贝利尴尬无措，戴维先生说：“默文不需要受影响……我相信他在任何方面都会牺牲自己。我知道二人仍是朋友，虽已久未见面。我建议二人交换啤酒，重归于好，也给我们今天锦上添花。”

戴维先生一说完，默文就站起，微笑着走到贝利面前，递给他一杯啤酒。贝利接受，试图表达感激之情，默文却口念神名，对他说：“只感谢神！”

野餐在欢快中结束，大家动身回家。贝利拥抱默文，同大家告别，留在罗纳乌拉。其他人回普纳。不久，贝利也迁回普纳，恢复了和默文的亲密关系。

翻译：美赫燕 校对：田心

默文证悟

1912年的一天，坐在家门外的默文，突然内视打开。无比清晰地看见神圣光辉，随即完全失去身体意识。眼睁着，却融入神圣喜乐。

默文的姨母朵拉玛西刚好经过，注意到默文坐姿难受，叫他名字不应，对她视而不见。希芮茵得知，立刻跑来。摇着他叫：“默劳戈！默劳戈！”

终于，他眼皮动了动，见母亲在面前。他喃喃地说：“妈妈，请别……请别打扰我。”又怔了片刻，站起。母亲只当他出了会儿神。

自从那次神光体验之后，默文越来越感到某种内在的巨大驱策，一种强烈的与众不同感。这种不同感坚持不去，虽然他对自己的灵性身份尚不知情。

每天，默文从家骑自行车去学院。1913年（印度）夏季，大学二年级的默文，为准备期末考试，到琐罗亚斯德教火庙——柯西德瓦迪——复习功课。也就是在这个期间，1913年5月，发生了一个非凡事件，改变了这个19岁年轻人的一切。

骑自行车到德干学院上学的默文，注意到查宝地附近的玛科姆坦克路有一大群人，围着坐在楝树下的老姬赫兹拉·巴巴简。默文也曾多次从这位老姬身边经过，但显然从没怎么注意她，尽管他知道巴巴简被当地穆斯林社区视为圣人。其他正统宗教人士或有身份的人很少接近巴巴简，因为她身边的帕坦士兵禁止要人接近，而那些靠巴巴简信徒供奉金钱生活的闲荡乞丐又令人可鄙。过路的行人将巴巴简看作疯女人或女巫。

5月的这天，默文骑车经过时，望了一眼巴巴简，就在那一刻，巴巴简也望着他——点头示意他近前。默文不能不理，立即下车走过来。四目相遇，默文能感到，老姬看见他极为欢喜。

巴巴简在热切地等待他，默文走近，感到仿佛磁力般地被她的眼睛吸引。巴巴简敞开双臂站起，好似找到失散多年儿子的母亲一般，热烈地拥

抱默文。一遍遍说着：“我的爱子……我的爱子！”眼泪一边从她布满皱纹的脸上滚落。

我们的时代也在等待着这一时刻。巴巴简的爱子终于回来了，时代的泪水与老妪之泪交融。在这最感人的一幕，她的慈爱呼唤“我的爱子”的回响，将最终触及每一颗心灵的最深处。

默文无言以对，雕塑般一动不动站在老妪面前。从被她拥抱的那一刻，默文感到仿佛一股电流通遍全身，从头涌到脚趾。接下来的体验难以描述——他的个体意识融入极乐海洋！

默文虽被巴巴简的拥抱弄得眩惑恍惚，却仍对周围环境保留一些意识。他丢下自行车，走回家。尽管内在整个生命受到重大影响，但外表大体上还算正常。

然而渐渐地，年青人失去学习的兴趣，也无心参加运动或游戏。时间一天天过去，他越来越喜欢独处。对生活中的一切都失去热情。在每一个曾经出色的方面，均成为失败者。对什么都无法专注，也不能向家人师友交流自己所体验的。

生活空空如也，除了一人——赫兹拉·巴巴简。从1913年5月那一天起，在之后的7个月，默文唯一有规律做的一件事，是每天晚上拜访巴巴简。在她身边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有时直到深夜。

巴巴简周围的气氛，很难让人相信她是“圣”人。身边都是些“歹徒”——帕坦士兵、寄生乞丐，乃至毫不顾忌地偷窃其信徒供奉的小偷。

有人说爱是盲目的。爱之目却越过善恶；默文和巴巴简之间建立的，乃是内在的神爱联系。因此，每天晚上默文都来看巴巴简，一天不落。不顾人们摇头咂嘴：“默文这样的好孩子，父母又是受人尊敬的虔诚琐罗亚斯德教徒，竟然去看那个巫婆，遭罪呀！”好名声和可敬品格受到毁谤，但他毫不在乎，因为随着巴巴简的那个拥抱，默文的幻相生活结束，融入神性的生活开始！

巴巴简和默文在一起时，默默坐着，很少说话。1914年1月的一个夜晚，准备离开的默文，亲吻巴巴简的手，巴巴简把他的脸捧在手里。时间

到了。我们的时代等待的时刻已到。巴巴简捧着默文的脸，用全部的爱，看着默文的眼睛，吻了吻他的额头。随后转向旁边的跟随者，指着神情恍惚的默文，宣布：“这是我的爱子。有一天他将摇动世界，全人类都将受益于他”。

默文只是站在那儿，巴巴简的一吻使他没有了知觉。他完全失去对头脑的控制，机械地走回家。头脑对周围环境毫无概念；身体移动，却觉知不到在做什么，在哪里。在这种近乎忘却状态，他于 11 点左右到家，径直回屋躺在床上。

面纱因一种超凡的神圣体验被揭开。默文躺下不到十分钟，再次体验到 5 月份被巴巴简拥抱后的同样感受——此刻却增强一千倍！光出现！他感到仿佛千百万瓦特的电流迅疾涌过全身，将骨肉溶化掉！他感到没有身体，没有骨肉。身心皆溶化。他此刻由电做成。静脉动脉化作电流！身体化作光！

默文感到呼吸受堵，仿佛被千万只手扼住喉咙，心脏即将停止跳动。这一刻他被恐惧压倒，难以想象的恐惧。好比一个不会游泳者，被强行拖入深水，因窒息和必死无疑感而经历的恐惧。又好比一个被狂暴地勒死者的恐惧。

即便上述体验也无法与默文那天夜里所经历的巨大恐惧相比。他所体验的不为智力所理解，那关系到自我歼灭之涅槃真空或法那-费拉状态，关系到潜在于每一个灵魂无限无意识中的灵性意识之提升。

默文恐惧的原因，是其个体身份、其水滴灵魂身份的完全丧失。他处于一点：跨越个体性——水滴性，成为普遍性——从时间伊始就永恒存在的那。他已超越了这一点。

五位至师曾为他罩上的面纱，被巴巴简的吻所撕开。“默文”已逝！他发现自己乃无限我——神性海洋。他已超越创世点，被上帝海洋——无限性——所淹没与吸入。他发现自己即无限——完全超越了造物界。进入超越的默文已不再有人类意识。巴巴简之吻将神圣无限意识赋予默文。他

已成神，获得与神同样的无限意识！对时空或身心没有了觉知，只有“我是神……我是神……我是神”的有意识体验。别的什么都不存在。

默文陶醉于一种妙不可言的喜悦——亲证自己是神的无比极乐。所有这些神圣体验完全是内在的。听不到他发出的任何声响。屋中死一般的沉寂。家里没人知道那天夜里发生了什么。

“默劳戈哪去了？你看见他一大早出去没有？我看看他回房间没有。”第二天早上，希芮茵问家人。正是她发现了儿子在这种状态。“默劳戈，快起床，不早了。早餐准备好了。该去上课了。”

她走过去，心砰砰乱跳，站在床边。叫道：“默劳戈，能听见我说话吗？”看见儿子一丝不动躺着，眼睛直直地盯着外面，她惊愕得说不出话，又凑近看他：“默劳戈，你能看见我吗？”儿子无疑还活着，虽然嘴唇眼睛一动不动。他的表情令她惊骇，眼睁着，但看得见她吗？仿佛凝视着遥远、遥远的某个地方——眼皮一动不动。面部看上去正常，身体没有生命；他却并没有死去。“默劳戈，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的儿？”她哭道。

直到此时，家里除了父亲（他并不说破），都不知道默文的真实灵性身份。在过去的几个月，默文虽陶醉于神圣体验，却未向任何人吐露此事。家人也注意到他与巴巴简交往以来的异常举动，但都没加理会，以为只是对老圣人的一时迷恋。

希芮茵慌了手脚。她抓着默文摇晃，让他从床上坐起。仔细检查，也没见他发烧或有外伤。“默劳戈，你会好的。”她说。私下又告诉希瑞亚：“默劳戈一定为什么事难受，因为他拒绝说话……我们让他休息一天，在床上躺着。他沉默寡言，晚上应该会好起来。”父亲点头同意。

然而，一连三天，不管母亲怎么做，默文都处于这种仿佛昏迷状态。只有让他坐时，他才换一下卧姿。全家人越来越担忧。

第四天，默文突然开始走动。他走下楼，在屋里来回踱步，一语不发。他已三天没合眼，三夜没睡，眼睛茫然凹陷。他显得消沉，在父母兄弟跟前举止冷淡。无食欲也不口渴。只是身体在屋里移动，像个梦游者或机器人。

默文的奇怪行为又持续了几天，希芮茵受够了。万分焦虑的父母不惜昂贵费用，咨询普纳最好的医生。请了很多大夫给默文治疗，为首的是家庭朋友巴如查医生。他为默文注射了一剂吗啡，试图让他至少睡一觉。但无济于事，他眼睛依然睁着。别的医生显然也无力改变默文的情绪或行为。母亲认为他精神受了刺激，希望医生能让他恢复“内心平静”。在母亲看来，他定有什么心事，只是不肯说出来。可以理解，希芮茵越来越不安，迷信地认为某个“凶眼”或“巫咒”造成了儿子的状况。

接下来的九个月，默文不曾睡眠，目光呆滞。茫然的凝视成为他一度活泼英俊面孔上的固定表情。他若坐下，一坐就是数小时——直愣愣地盯着前方。若在屋里踱步，也是不停，直到有人再也受不了，制止他。希芮茵不敢相信，儿子病得这么重，有可能变疯。

在一个大热天，默文溜出家门，向河边走去。到了滨江花园，却不停下，转身又急急往家走。走了一段，又回身往滨江公园走。到了公园，又迅速改变方向，朝家走。如此这般三次，在午后炎炎烈日下走了15英里。他走得极快，一般人早已累倒，他却似乎不受影响。

在这九个月期间，默文从未吃过固体食物，人消瘦苍白。母亲强行给他食物，他则藏在上衣口袋或镜台抽屉里，任其腐坏。有时候他把餐盘拿到房间，等母亲出门，他便拿到外面，喂街上的狗、猫或牛。他母亲若碰巧回来看见，会更加苦恼。年青人曾经阳光、快乐的性情似乎消失，变成精神失常者的怪癖。

这个时期默文经常溜出家门，去拜访巴巴简。希芮茵对默文的状况无比担忧绝望，曾有一次，说服母亲高兰顿陪她前去质问巴巴简。两位女士走过来，希芮茵厉声问道：“我知道默文常来看你。你对我儿子做了什么？你要对他做什么？他为什么来看你？他以前从不像这样。”

巴巴简对两位女士微笑一下，喃喃道：“默文……我的爱子。”

这大大激怒希芮茵，她转向高兰顿，说：“她胆敢管默劳戈叫儿子。岂有此理！”

巴巴简依旧不停自语：“默文……默文……他将震撼世界……他将唤醒世界。”

希芮茵问她是什么意思，巴巴简拒绝解释。很快又转移话题，让高兰顿回忆故乡波斯的往事。结果高兰顿和巴巴简唱起波斯歌，动情地流泪，还交换故事——令希芮茵好不懊恼。希芮茵对巴巴简的话当然不快，对会面不满，尽管高兰顿喜欢巴巴简的性格和热情。

1914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7月10日，默文最小的弟弟阿迪出生。这期间，希瑞亚在通往兵站区阿苏堪纳的路上，又购置一家茶店。（注：阿苏堪纳是一家著名的大型粮店，坐落于与布特大街相邻平行的路上。）由于新“希瑞亚茶店”后面没有住处，他和一大家人便搬到附近布特大街816号自己的家。这所房子被称作南瓜屋。

这个时期，默文用越来越多时间独处——疏远家人，寡言少语。有一次他谁也没告诉，离家三天，去了普纳郊外柯德瓦村的琐罗亚斯德静塔。在一棵树下，像具尸体一动不动，躺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家人以为他在城里走丢了，见他回来，如释重负。

默文的父母为让儿子恢复常态，用尽一切办法，都无济于事之后，决定也许换换环境会有所帮助。于是将他送到孟买，跟兄长嘉姆希德生活几个月。在孟买市政办公室供职的嘉姆希德，在帕里区的动物园（维多利亚公园）对面租了间屋子。他欣然接受并悉心照看默文。嘉姆希德去上班时，默文每天一大早就到乔帕提海滩，一坐几个小时，看潮涨潮落——常常直到下午。之后走回维多利亚花园，再坐几个小时。他会在公园偏僻处的一条长凳上坐下，远离其他长凳和行人；独自待到晚上嘉姆希德下班回来，陪他一起回住处。

连续几周，这成了默文每天的例行常规，无人打扰。然而，有一天，公园里他最喜爱的长凳被一家帕西人占了。默文开始紧张地走来走去。他快步走向长椅，又急转身，快步朝相反方向走；之后又大步走向他们，走近时又突然转身。

因他眼睛一眨不眨，那个帕西人以为默文在盯看他家女儿。默文再次走近时，那人恼怒地站起身，抓住默文，左右打他耳光。实际上，默文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意识不到自己的身体，巴掌对他没有影响。他对暴力毫无反应，照旧在长凳前来回快走，直视前方。那人再受不了了，把年青人当作疯子，终于领着妻女离开。默文直奔空凳，照常坐下，直到嘉姆希德晚上来到，护送他回家。

1914年11月默文回到普纳，多少恢复正常，渐渐认出周围的人和地点。但头脑仍无法专注任何事，也不能预先计划做任何事，尽管随着茫然凝视慢慢消失，眼睛开始张合。家人注意到这种变化，大为释然，认为他总算有了希望。默文重新开始吃饭，但饭量很小，食物吃不完喂狗。希芮茵常为他喂流浪动物批评他，但默文照样背着她做。

有很长一段时间，希芮茵以为默文吃光了所有的食物。不晓得他把食物拿到房间，藏在镜台抽屉里，再将空盘放回。当默文在孟买和兄长嘉姆希德一起住时，有一天希芮茵到阁楼上，闻见馊味。找遍各个角落，什么都没发现。最后经过默文的房间，馊味越发强，打开默文床边的小箱子，看见里面满是腐食和蛆虫。在此之前，希芮茵勉强地同意让默文在自己房间弄早餐，用餐。不过从那天起她格外留心起来，不让默文把食物带到房间，坚持要他坐在餐桌前用餐。尽管如此，默文仍设法只吃一小点，将其余的给狗。

默文从小就厌恶吃肉、鱼和鸡，偏爱素食，还会建议伙伴亲友吃素。这期间，母亲怕他不吃动物蛋白会体弱，便不再为他做素菜，做什么就强迫他吃什么。默文把食物放在小写字台上，趁人不备，倒进抽屉里，时机一到就用纸托着，扔到房后的胡同里。

在南瓜屋的楼上，默文有间又小又暗的斗室。称之为贼窝。在恢复正常意识的过程中，默文整天呆在这间斗室里，在一片漆黑中独自坐着。他偶尔也会同从前的朋友们出去散散步，比如寇度、提兰达、凯库希如·伊朗尼（昵称拉托斯，意为胖子），以及从波斯移民印度的贝拉姆·霍桑·法里敦·伊朗尼（昵称贝拉姆吉）。除了同其中一个伙伴散步，他一直待在自己的小房间，幽闭于黑暗中。

在这些奇异的日子，一次默文突然决定，到古吉拉特邦拜谒一个重要的朝圣地。并决定和兄长嘉姆希德及四位朋友——贝利、寇度、贝拉姆吉和拉托斯——同去。如同贝拿勒斯对印度教徒，麦加对穆斯林，对于在印度的帕西人和伊朗尼，乌德瓦达是最神圣的朝圣地。1200年前移民印度的第一批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徒，就定居在乌德瓦达。这批移民还带来了琐罗亚斯德圣火，建造一座火庙，安置7000多年前由先知琐罗亚斯德创始的圣火。印度各地火庙的圣火皆来自乌德瓦达的原始圣火，它一直由火庙牧师们守护，永不熄灭。

默文和五位同伴从普纳出发，到印度最古老的琐罗亚斯德火庙朝拜。这些年轻人在乌德瓦达逗留了三天，每天早晨由默文带领到火庙祈祷。之后到棕榈树荫下坐坐，或者沿沙滩散步。第一天吃饭时，朋友们围坐桌前享受了一顿美味肉餐，默文却坐在地上只吃土豆和面饼，以示对此行目的的尊重。其真诚感动了五位朋友。

下午异常闷热，一天吃过午饭，大伙儿决定回屋小憩。正要离开，默文突然满怀深情唱起一首波斯歌。大家完全被他优美的歌声吸引住了，忘了困倦炎热。动人的歌声还将其他旅客从旅店吸引出来，请他唱了一首又一首。这些格扎尔有的众所周知，有的是默文自创的作品。

一位年长的绅士大受感动，郑重宣布：“他歌唱时脸上的辉光，他自己创作的格扎尔，使我相信，有一天他会成为闻名世界的伟人。”

观众鼓掌赞同，但默文给人的印象腼腆，眼睛一直低垂。这不是他第一次引起旅客的注意。不管在火庙还是旅店，人们忍不住看他。他脸上的辉光明亮引人，都想知道他是谁。

在乌德瓦达的时光愉快怡人。伙伴们尽情享受。一起弹琴，唱歌跳舞。默文惟一禁止的是烈酒。即使在那时，朋友们也异常尊敬默文，本能地服从他，完全照他说的做。除了啤酒和棕榈酒（棕榈叶经发酵制成的一种便宜饮料），默文不许他们喝任何酒精饮料。大家也做了保证。此行的费用开销都是默文支付的，同伴们觉得有义务尊重他的希望。

一行人从乌德瓦达乘火车到西海岸的瑙萨里、苏拉特和布鲁奇，在每个城镇逗留2天。尽管默文有禁令，贝利受不了只喝啤酒和棕榈酒，恳求默文让他喝点威士忌。虽然他请求再三，默文拒绝妥协。贝利受够了，威胁要回普纳，要默文给他回程路费。这位朋友的行为令默文厌倦，决定全体立即启程回家。

于是全体返回孟买，住入一家帕西旅店——“潘迪客栈”。这天，贝利见默文坐在外面长凳上，雕塑一般——四肢和眼皮一丝不动。贝利对这种奇特现象大为惊异，叫来寇度和拉托斯。拉托斯一句玩笑了之，但寇度走到默文跟前，叫他回转过来。见自己的话不起效，寇度又轻轻碰了碰默文，默文一惊，仿佛从甚深入定中醒来。从这种奇怪状态出来不多时，默文想做游戏。比赛凝视对方的眼睛，谁最先移开目光谁输。每个人都跟默文比赛，凝视默文的棕色大眼睛，但没人赢得过他。

这时候，朋友们还不晓得默文已融入最高的灵性意识状态——“阿哈姆卜若玛斯密”。贝利尤其感到好奇，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见老友完全忘却周围的一切。嘉姆希德对弟弟的奇特举止解释了几句，因为他俩曾在孟买共居一室三个多月。不过，此后贝利常见默文不是直愣愣盯着煤油灯光，就是直视太阳光，一连几个小时纹丝不动，就像一个人体塑像。

在孟买，贝利为此前的粗鲁道歉，请求默文另行安排，继续旅游。这得到大伙儿支持。因此默文决定游览加拉普里石窟。石窟位于孟买港3英里外、阿拉伯海的象岛上。他们租了一条船，在印度教寺庙之间野餐，度过愉快的一天。

又一块儿在孟买市逛了两天，看戏，上餐馆。一天夜里从戏院回来，默文要寇度唱首歌。于是寇度高亢优美地亮嗓：“你若是卷起铺盖离开尘世，我将成为你的奴隶。”

其时已是凌晨三点，伙伴们都困得想睡——除了默文。没等寇度唱完第一句，默文就从床上跳起来，揶揄道：“兄弟，先别卷铺盖离尘世了。你若是这么吼下去，我们都得卷包离开这里！”默文的玩笑成真，别的房客被寇度惊扰，已去叫醒经理。经理来房间训他们，等他到时，大伙儿都躺在床上装睡打鼾。对此只好不了了之！

次日贝利与寇度发生争执，还是因为烈酒。贝利对所有人大发其火，盛怒之下赌气坐火车回了普纳。第二天上午，嘉姆希德令人意外地出现在贝利家，解释说贝利走后，默文决定也回普纳，派他带贝利过去见他。虽然贝利的坏脾气导致旅程突然中断，但默文天性仁爱，派兄长把贝利叫来，以便原谅他，不存嫌隙。

贝拉姆吉自幼患有严重的视力缺陷。7年前舅父埃斯潘迪亚·鲁斯特姆·伊朗尼将他带到普纳医治，现已痊愈。1914年，贝拉姆吉经寇度介绍认识默文，后来成为默文家的常客。贝拉姆吉时年22岁，仍目不识丁。但他头脑很灵活，酒生意做得成功。从1914年12月起，默文开始教贝拉姆吉读写波斯语，这让默文父母亲感到欣喜，认为他在恢复正常。贝拉姆吉渐渐被默文吸引，后来两人建立了很深的灵性联系。

看到儿子社交活动增多，行为正常，希芮茵督促说：“默劳戈，找份工作。找份好工作……我知道这几个月你心里一直为什么事苦恼，假如你有一份稳定工作或职业，就会恢复老样子的。”

默文不同意。希芮茵于是为他租了一间房，建议他扩大业务，辅导像贝拉姆吉这样对学波斯语感兴趣的伊朗尼孩子。这个默文也拒绝了。希芮茵威胁说，那就不让贝拉姆吉来家。默文冷淡地同意：“好吧。悉听尊便。”

见他漠不关心正常的人际交往，希芮茵只好绝望地举手投降，不解自己一向最引以为傲的儿子到底怎么了！

默文指示贝拉姆吉每天到他房间学波斯语，没什么比这更让贝拉姆吉高兴的了。他甚至不让生意干扰之。不到四个月，贝拉姆吉从一字不识，到能够阅读哈菲兹的诗——完全归功于默文。

渐渐地，默文也开始同贝拉姆吉谈神、内在道路、灵性导师的必要性等灵性问题。对默文的灵性观点，贝拉姆吉深感兴趣和敬重。两人建立了亲密联系，有时候不告知任何人，结伴离开普纳，到各处访问，一走就是几天。回来被问去了哪里，默文回答：“朝圣寻找圣人！”

1915年4月，默文有一天对贝拉姆吉说：“我准备做一次漫长艰辛的旅程，也许很长时间不能回来。我已决定过苦行僧（弃世苦行）生活。你

可能很久收不到我的消息，但如果我写信让你来，你都要立即过来，不管我在哪儿。”

贝拉姆吉十分震惊，因为他想伴随默文，无论去哪儿。虽深感失望，但因受默文对他揭示的灵性道理影响，贝拉姆吉答应了。

当天晚上，默文登上一列火车。他买的火车票是到南印度的赖丘尔，但歌音——内在神音——促使他离开普纳仅 50 公里，就在偏僻小村凯德岗下了车。打听到至师纳拉延埃舍的位置，从火车站步行七英里，来到这位赛古鲁的总部。途中又变得茫然恍惚。

默文过小溪，进了大门，经过达塔特瑞亚寺庙。询问道：“纳拉延·马哈拉吉在哪里？”

“他在宫殿里，”看门人回答，“正在举行达善。快去吧，纳拉延在赐福。”

宫殿里聚集了一大群人。纳拉延·马哈拉吉头戴金冠，端坐在宝座上。他看见默文，即刻终止达善，叫人散去。又从座位上走下，轻轻地拉起默文的手，把他领上几级台阶，让他坐在自己的宝座上。纳拉延随后从自己肩上取下花环，给默文戴在脖子上，还叫人拿来芒果汁，给默文喝。接着默文和纳拉延交谈了一会儿，但他们谈了什么，无人知晓。

默文得到纳拉延·马哈拉吉许可后离开，走向火车站。跳上一列正要启动的火车，不到 24 小时即返回普纳。看见他，贝拉姆吉大为意外，以为起码几个月才能再见到自己的朋友。

这一次我们的时代有机会观察五位至师之一对默文的深爱。纳拉延·马哈拉吉对默文的爱真正地伟大而神圣。像其他至师那样，纳拉延·马哈拉吉也必须历经道路之火，获得神圣意识。内外化成灰烬之后，方能与神合一！默文也经历痛苦，却与至师的不同，这是因为他是至爱上帝本身。

五位至师是将神本身带到地球者。是他们给默文罩上未尼亚尼（业相）面纱 19 年之久，以便隐藏其神圣身份，将他保护到时机成熟。巴巴简的任务是揭开默文的这个未尼亚尼面纱——揭示其真实身份。我们的时代，正是通过巴巴简，得知默文即全世界一直渴盼的神圣化身——为了他的重临，

人类已等待 1400 年！与纳拉延·马哈拉吉的接触，使默文开始感受其神性光荣。仍被荣光和极乐弄得眩晕的他，其自身的光和极乐即将炫耀他人。

〔注：阿瓦塔的未尼亚尼面纱为五位至师所造。该面纱由没有束缚性的未尼亚尼业相构成。阿瓦塔及至师的圈子成员也有这种未尼亚尼业相，但作用不同。阿瓦塔的未尼亚尼业相是为了保护他成年。圈子成员（满德里）的未尼亚尼业相关系到至师或阿瓦塔的宇宙工作；性质相同，作用有别。〕

默文与纳拉延·马哈拉吉会面后，在普纳过了些日子，对贝拉姆吉、拉托斯和贝利说：“你们跟我走。我打算去见一些大圣人，他们都很神圣。我带你们去见的那些人都属于神。”默文和三位密友先到孟买，见到提普巴巴——第六层面的神醉玛司特，孟买的灵性负责人。提普巴巴的前任是阿卜度·瑞曼——出身伊斯兰教的至师。

默文和三位同伴又到以埃洛拉石窟和众圣陵著称的奥兰加巴德。见到第七层面的玛居卜，巴内·弥延巴巴。他被当地人尊为大圣人，与舍地的赛巴巴有密切的联系。是赛巴巴使巴内·弥延巴巴成道，将他安置于奥兰加巴德。

默文将拉托斯和贝利遣回普纳，随后同贝拉姆吉乘火车前往那格浦尔，去见本时代的第三位至师，塔俱丁巴巴。到那格浦尔，他们打听到塔俱丁巴巴的去处，又乘马车到 17 公里外的瓦奇·夏里夫镇，去见塔俱丁巴巴——印度中部地区最著名的活圣人。这位库特博身边围着一大群信徒，人人提心吊胆，因为其时塔俱丁巴巴情绪恶劣。一直对身边人发火，责骂当天每个前来达善者。

默文和贝拉姆吉到时，有人告诉他们：“今天不是见塔俱丁巴巴的好日子——大师心情极糟。你们要去，就做好挨骂的准备。”

默文看看那人，笑了笑，心中明白：“他在等我……塔俱丁巴巴在等我到来。”默文在前，同贝拉姆吉向塔俱丁巴巴走来。白发苍苍的大师衣着简朴。随着他们走近，玫瑰芳香弥漫空气。

令在场者惊讶的是，塔俱丁巴巴沉默下来，从座位起身，走向默文。四目相遇目光锁定。二人交换的神圣讯息有谁知晓？塔俱丁巴巴用玫瑰爱抚默文的面颊和额头。二人没说一言。

圣歌无需言语。歌者以惟有他和听过此歌者才懂的语言讲述。默文和塔俱丁巴巴之间的沉默深不可测。该沉默有一天将征服本时代。我们的时代将知道其会面乃灵性海洋和天空会合！海空合一！他们的沉默令天地静止，爱酒融入两面海洋之间。默文在从诸层面天堂下降！爱之洋融入其身体。默文在体验向浊意识的下降。

之后塔俱丁巴巴挥动一下玫瑰告辞。他注视着默文，似乎不胜欣喜。默默地，默文和贝拉姆吉在人群的肃静中退出。玫瑰浓香弥漫瓦奇·夏里夫。“我的玫瑰，我的天堂玫瑰！”塔俱丁自语。

默文和贝拉姆吉直奔火车站，登上回普纳的首次列车。“塔吉！塔吉……我的塔吉！”默文在内心默喊。无人明白他的意思。他已接受了皇冠！

回到普纳，默文又同儿时伙伴寇度恢复深交。寇度那时 25 岁，长默文几岁。他体格魁梧强壮。虽然认识不到默文的灵性状态，但很爱默文，视他为世上惟一挚友。昵称默文“兰格提”朋友——密友。和默文在一起，寇度总是不拘礼节，默文自然也如此。

一次默文到寇度家，寇度不在。寇度之妻娜佳让默文等等，默文要吃的。娜佳给默文端上饭菜，默文大饱一餐。吃完正要离去，寇度回来了，一见朋友，就上前来个热情的熊抱。

默文警告他：“寇度，别这么抱我。我不再是那个默文了！”

寇度把这当作戏言，笑道：“你要不是那个默文，那你是谁？我要看看这个默文是谁！”寇度以为可轻易将单薄的默文翻倒在地，上前欲抓默文的胳膊。默文伸手阻拦，轻轻一推，寇度踉跄后退，跌倒在地。

寇度对默文的力量既惊又奇。默文没生气，温和地扶寇度站起。俩人坐下说话。寇度已意识到默文不再是一般人，开始敬畏地看待默文。（注：

多年后寇度忆起此事，说：“那天后来证明是我一生最有意义的一天。我看着默文的眼睛，知道自己失去了朋友——但找到圣人！”）

这件事之后，寇度和默文开始更频繁见面。默文向寇度说起巴巴简，寇度深受触动，每次默文去看望巴巴简，寇度都同去。他们在巴巴简身边，一坐数小时，直至深夜，回到寇度家已是凌晨4点。二人还经常讨论是夜人们为巴巴简演唱的卡瓦里的含义。

过了几个月，巴巴简开始反复对默文说：“我的儿，你找的珍宝和珍宝的钥匙不在我这儿！我给不了你。珍宝是你的——只为你预备——这毫无疑问！但是，儿啊，你必须拿到钥匙！”巴巴简说起这个总是很神秘，后来有一天夜里她清楚地说道：“现在是你得到珍宝的时候了！去舍地，钥匙在那儿。我的儿。那儿有一位赛（圣人），去见赛，看他愿不愿把钥匙给你。”

几天后，默文告诉寇度：“这几个月我一直胃痛得厉害，总不见好。不知怎么办好。”

寇度听说赛巴巴身边总有奇迹发生，想起巴巴简最近对默文说的话，便说：“朋友，你跟我去见一下赛巴巴，胃疼也许就好了。我听说他治好过各种疾病，舍地每天都有奇迹发生。我们去见见这位圣人。”

默文同意。两人都不知舍地在哪儿，在默文坚持下，他们很快打听到，出发了。到了舍地，被一群持棍的村民拦住。“我们是来见赛巴巴的，”寇度说，“让我们过去吧。”

“你们不能见赛巴巴，谁都不能达善。”村民说，“他已下令，今天谁都不见。你们从哪来回哪去吧。”

寇度恳求道：“我们大老远从普纳来，必须见见赛巴巴。请理解。”

村民不听寇度的恳求，说：“我们必须服从赛巴巴的指令，谁都不得过去。”

寇度转向默文道：“看来我们得回去了。”

默文却选择等待，坐在一棵树下。“你想回，可以回。”他说，“我是来见赛巴巴的，会见到的。”他们不顾村民的警告，当晚在树下过夜。时值冬季，寇度冷得发抖。

第二天早上他们醒来，在附近的茶摊用了热茶。但赛巴巴仍无消息，村民仍不放他们过去。下午传来话：“赛巴巴叫你俩，去清真寺见他。”村民又警告道：“他情绪还是不好，要当心。”

赛巴巴已77岁，须发皆雪白，身穿白色卡夫尼袍。坐在清真寺庙（慈母寺）内，指着寇度道：“我只想见那个家伙。”

寇度紧张地上前顶礼赛巴巴。顶拜时老苦行僧对着他的后背猛拍一把，拍得他喘不过气来。望着大惊失色的寇度，赛巴巴问：“你朋友是谁？他想要什么？”

“他叫默文……默文·希瑞亚·伊朗尼；他很虔诚，渴望达善您，圣人。普纳的巴巴筒向我们说起您，赛。”

“不行，我不许他来见我！”赛巴巴说，“我不准他来！”

又盯着寇度，继续道：“把你身上的钱统统给我！”寇度从命，之后赛巴巴令他离开。

寇度回来跟默文汇报，默文摇摇头说：“我们等。我必须见他，我会见到的。”

后来，赛巴巴到田里出恭，大队人跟着，乐队奏着乐，喜气洋洋，又威严庄重。与寇度的报告相反，赛巴巴看上去心情甚佳。在赛巴巴即将走过时，默文五体投地匍匐在他足前。对着行大礼的默文，仿佛发自海洋深处，赛巴巴以极其深沉的威音，道出一言：“帕瓦蒂伽（全能上帝维持者）！”

发此圣言时，赛巴巴目光炯炯！老苦行僧的如炬目光向默文传递讯息，而对无知者，其言难解难测。赛巴巴开口的那一刻，默文成为全能——赛巴巴已赐予他无限能力！

寇度和默文刚到舍地时，空气静止，树木不动，天空灰暗，气氛庄严。而当赛巴巴经过默文，道出“帕瓦蒂伽”之时，和风骤起，阳光突破云层。树枝摇动，好似在全能上帝及其映像面前翩然起舞。大自然和宇宙间的一切瞬间和谐起来，好似在宣告：“默文是神！”

赛巴巴周围的人对他心情陡转惊讶不已。出恭游行开始时，大师异常严肃；此刻却容光焕发，笑容满面，仿佛太阳降临现身，在他面前微笑。除了赛巴巴没人知道原因；他以目传递的讯息，唯有默文明白。

默文起身后，赛巴巴向他致意；没人理解他因何对这个年轻人鞠躬。又一次，赛巴巴呼叫：“帕瓦蒂伽！”而后走开，并示意默文继续赶路。默文和寇度缓缓走去，赛巴巴又一次高呼：“帕瓦蒂伽！”

随着“帕瓦蒂伽，帕瓦蒂伽，帕瓦蒂伽！”之音，我们的时代向默文鞠躬。然而，除非神本人让人类开口，否则时代永远无力赞颂全能的上帝。

寇度跟着默文，走向三英里外的一座印度教寺庙——堪多巴神庙。乌帕斯尼坐在寺庙台阶上，赤身露体，瘦如枯骨。见默文走近，他捡起一块石头，起身用力掷过去，正好击中默文前额上巴巴简所吻之处！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一击用的是神圣力量。我们的时代将体验其冲力，因为它使默文流血——至古者为世界流出的第一滴血。冲力在默文额上留下永久伤痕，提醒时代默文是怎样重获造物界意识的。因石击的冲力，默文在近两年之后，再次开始看见浊界。

该石的冲力何其美妙。虽是地球上最粗浊的意识形态，石头却将神带回世界意识。自从巴巴简的一吻，默文已融入自身神性，对周围的世界几乎没有意识。随着乌帕斯尼的石击，默文的世界意识将逐日增加，最终完全恢复——尽管他用了近7年的时间，才彻底下降到人类浊意识。

被击后，默文没有害怕地跑开，而是走近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二人拥抱在一起。乌帕斯尼含泪亲吻默文流血的伤口，把默文单独领进蛇蝎遍布的寺庙。不远处，寇度呆呆地站着，对眼前发生的一切迷惑不解。赛巴巴的呼叫已令他不知所措，又目睹这个赤裸的瑜伽师用石击默文。默文和乌帕斯尼都在那座奇怪的寺庙里，寇度不敢走近，也不敢打扰。

寇度尤其担忧，倘若默文出了什么事，怎么跟希芮茵交代。怕她责备他带默文去见赛圣人。默文又受伤流血，若伤势严重，他将不得不面对希芮茵的怒火。（注：默文和寇度从舍地回普纳后，希芮茵接受了默文意外受伤的故事。但数月后，希芮茵因默文与乌帕斯尼交往，怪罪寇度，不再让寇度上门。）

一个又一小时过去，还不见默文从庙里出来，寇度越来越替好友担惊受怕。夜色降临，在寺庙边等待的寇度冻得发抖，不知朋友情况怎样。心想：“默文伤重吗？血止住没有？他们在里面做什么？”堪多巴神庙四周的气氛令人生畏，他不敢近前打扰。又过了一天一夜，寇度仍满脑子焦虑不安。两天两夜后，默文终于在早晨从庙里出来，乌帕斯尼在侧。

见默文还活着，看上去好好的，寇度大为释然，尽管默文额上伤口很深，他不知该如何向希芮茵解释。乌帕斯尼看着寇度说：“好好照料你的朋友，确保他安全返回普纳。”

寇度把钱全给了赛巴巴，得知默文还有些钱才放了心。回到普纳，寇度将默文带到自己家，清洗了伤口，裹上绷带。然后送默文回家，对希芮茵托辞说默文不小心摔倒，伤了额头。

翻译：美赫思盈 美赫燕 校对：田心

感念不尽是师恩

在普纳安顿下来，默文继续照常每晚拜访巴巴简，在她身边至少待两三个小时。巴巴简很少让人碰触她的身体，甚至不让顶拜她的脚，或亲吻她的手，但默文在跟前时，却叫默文为她挠背或按摩。直到她轻语“好了”，默文才停手，于午夜时分回家。这时默文的手指已僵得伸不直。

默文躺在床上，但眼睛大睁，依然不眠。凌晨4点起床，在家里走动。当晨曦照亮普纳时，他便优美地唱起琐罗亚斯德教祷文——如他整个童年所做。甜美的歌声令家人邻里欣悦，他们每天早晨都盼着听他歌唱。

默文的音质独特——饱含深情——全身心投入。无论谁听见，都能感受祷文的含义；他的歌声振奋人心，促人爱神。有人说：“他的声音就仿佛海浪从海洋升起，一切皆融入其中。”

随着下降重获人类意识，默文开始一天吃两餐，早餐喝茶或咖啡。食量仍不足以维持一个正常人。但他起码开始定时进餐，母亲自然很高兴，尽管仍担心他的体重。

这个期间，默文一月一次，到舍地见赛巴巴几分钟，再到堪多巴神庙跟乌帕斯尼小住几日。有时贝拉姆吉陪同，有时寇度随行。但他总是单独和乌帕斯尼待在庙内。（注：嘉姆希德也陪默文去过舍地一次。）在默文拜访期间，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对他详细解释了琐罗亚斯德的生平、使命和神性。按照琐罗亚斯德教牧师的教义，琐罗亚斯德是先知之一，是神的使者，不是神的化身，阿瓦塔。乌帕斯尼解释说，琐罗亚斯德教的拜火仪式教规，与琐罗亚斯德的真正使命基本上无关。因乌帕斯尼传递的密知，默文接受琐罗亚斯德是阿瓦塔——神的人身化现。当他试图对帕西和伊朗尼亲友邻居传递这些灵性真理时，有关其宗教创立者的这些密意知识，自然令他们震惊不安，尤其是当地的琐罗亚斯德教牧师。在这个方面，默文后来常引述卡比尔的诗句：

古鲁和戈文达同时站在你面前；

你该向哪一个顶礼？

顶拜向你示现戈文达的古鲁恩典！

戈文达是绝对上帝——非人格神。古鲁是人身上帝——人格神。正统琐罗亚斯德教徒不承认作为人格神的古鲁，对默文的话不以为然。

表面上，默文似乎开始恢复正常人类意识，但他仅能识别眼前事物。他由内在圣歌推动，神意驱动，像个机器人，尽管在陌生人眼里他行为还算正常。

见默文恢复得差不多，希芮茵催他找工作。默文不喜欢这主意，但迫于母亲的压力，违心接受了一份工作，在普纳一家知名砖厂做职员。一天默文乘老板的轿车，坐副驾驶的位置。司机意外撞了一个过马路的老妇人，坐车后座的砖厂老板却叫司机继续开，别停。很多人认得这部车，老板很快被捕，次日被法庭传唤。默文也被传讯。

在法庭休息室等候时，老板告诉默文：“轮到你作证时，别承认，就说我们当时在别处。”

默文回答：“我做不到。那是撒谎。”他出庭时，据实作了陈述。

老板提心吊胆，法官裁定事故非司机单方面的过失，但老板知情不报被判 200 卢比的罚金。几日后，老板又叫默文开假发票，默文拒绝，不高兴地撕了文件，告知老板：“你搞歪门邪道，我不再为你工作了！”砖厂工作就这样很快结束了。

希芮茵又催默文再找份工作，他被古吉拉特的纳戈尔村录用为教师。默文授两门课，英语和波斯语。每月薪水 200 卢比，将一半寄回家给母亲。但这份教书工作持续了仅几个月时间，默文不是辞职就是被解雇了。（默文离开纳戈尔村教学工作的详情没有记录，但就是在纳戈尔村时期，他创作了神圣主题图表。26 年后，1943 年在美拉巴德的一次聚会上阐释和发布该图表。参照《神曰》241-243 页对图表的详细描述。）

默文回到普纳，希芮茵又想为儿子找份稳定的工作。认为默文越早日有一份稳定工作越好，“精神苦闷”好得也就越快。在找工作这件事上，母亲不让他得闲，日复一日缠得他头疼。

默文每次去拜访乌帕斯尼·马哈拉吉，都不告诉母亲，不然就会发生口角。他会如实告知姨母琵拉玛西，在这位异常疼爱他的姨母家里，他曾度过大部分的少年时光，和伙伴们排演戏剧也是在那里。

默文十几岁时，希芮茵有婴儿（阿迪）要照顾，不喜欢默文带一帮朋友来家。琵拉玛西却喜爱让默文带伙伴们到自己家，大家围坐在地毯上，讲印度教和伊斯兰教至师、圣人和奇迹故事。琵拉玛西和鲁斯特姆玛萨（马萨吉）家有个大院落，默文和朋友们常在院里打板球。默文一天不到她家，琵拉玛西都会担心。因此默文每次离开普纳去舍地，都告诉姨母，叫她不要担心，还说一回来就来看她。结果默文不在普纳时，只有琵拉玛西知道默文的行踪。他从舍地返回时，则会给她带来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帕萨德。

一次，默文告诉母亲他打算去孟买看嘉姆希德，却乘巴士去了舍地，跟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在一起。希芮茵生起疑心，磨姊妹告诉她默文的真实去向，琵拉玛西假装不知。默文之弟佳尔小时候充当母亲的间谍，向希芮茵详细汇报在琵拉玛西家发生的一切。这次，佳尔跟踪默文到公交车站，见他没买去孟买的车票，而买了去别处的。希芮茵因此完全清楚默文不在孟买，对姊妹不跟她讲实话很生气，也对默文骗她而愤愤不平。默文一回来，她就数落起来：“我告诉你第一百遍——找份工作，坚持下来！想想你的未来！考虑下如何谋生！考虑考虑结婚！……别再浪费生命跑这跑那，找什么圣人！你能理解我吗？你明白我在对你说什么吗？”

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如火如荼，默文对母亲的不停烦扰不胜恼火，说道：“我决定参军！打算上战场！”

希芮茵一听急了，道：“噢，不，不成！你不行！不能去打仗！好好待在普纳家里！”这个策略管了用，有好些日子默文得以安生。

琵拉玛西和丈夫马萨吉有一双儿女：儿子埃斯潘迪亚（后被昵称为彭度）和女儿娜佳。全家人都完全信爱默文，非因亲属关系，而因他的性格魅力。

默文的歌音超凡，他会在黎明时分唱诵波斯祷文。琵拉玛西家就在附近，埃斯潘迪亚回忆道：“我童年时期，我记得，巴巴会高唱颂神的波斯诗歌。每天清晨5点，我记得，我还在床上睡觉，就听到他的歌声。没有一个邻居抱怨歌声打扰了睡眠，因为大家喜爱那些歌和他的歌声。‘啊，是默文在唱。’他们会说。”

琵拉玛西要默文教她儿女琐罗亚斯德教祷文，教他们如何每晨在腰间系圣线。两个孩子也深爱默文。一次，少年埃斯潘迪亚怅惘地想：“默文要是琐罗亚斯德，该多好。我们没见过我们的先知，默文就像他一样慈爱。他祷文唱得那么优美，性格又那么好。我希望他就是琐罗亚斯德。”（注：圣线是琐罗亚斯德教徒以特定方式在腰间围系的一条粗线。在他们的宗教里被视作神圣，因为它象征着一个人与神相系相连。其深层含义很可能与业相的缠绕与解开有关。）

默文的舅父鲁斯特姆和妻子琵罗佳居住加尔各答。1916年间，希芮茵叫默文去和舅父舅母住一住，换换环境，改善一下心境。然而，离开了朋友们，默文感到不自在，不舒服。一天，鲁斯特姆的同事卡瓦斯·喀陶见到默文，深受吸引。他邀请默文到他家住，默文谢绝。卡瓦斯为喀陶剧团的业主，剧团定期在印度各地巡回演出，卡瓦斯邀请默文任业务经理。

默文礼貌地对卡瓦斯说：“先生，我不打算找工作。”

“我会像亲生儿子一样待你，”卡瓦斯回答，“你想要什么条件和薪水，我都会满足。别说不。”

默文道：“请别再逼我。”但卡瓦斯锲而不舍。

在加尔各答三个月后，默文回到普纳。与此同时，鲁斯特姆已给希芮茵写信，讲了喀陶先生对默文的赏识、提供的工作和默文的回绝。结果默文一到家，就领受了母亲对他前程的又一通责难。她认定儿子在浪费生命。在她的坚持下，默文别无选择，只得给喀陶先生写信，接受剧团的经理工作。很快又返回加尔各答。他的第一件任务是，随同演员们到北印度的拉合尔（现巴基斯坦）巡演。

然而默文无法忘记在普纳的朋友们，尤其是和他常通信的贝拉姆吉。他在的一封信中写道：

亲爱的贝拉姆吉：

境况迫使我做不喜之事。我不得不吃不想吃之食，穿我不愿穿之衣。

神啊！怎样的羁绊！何等的束缚！

离奇的是，默文发出此信不过几个月，（1916年8月16日）卡瓦斯·喀陶去世，剧团解散。默文欣然返回普纳，这一次既非辞职亦非解聘，母亲无从指摘。（注：鲁斯特姆和妻子琵罗佳后从加尔各答迁回孟买，鲁斯特姆在“帕西剧团”做演员。还是“帝国电影公司”助理导演。）

自1915年与赛巴巴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初次见面，默文开始了一种可怕习惯，贯穿他往正常意识下降的整整7年时间。每天，他都会在自己房间，连续几个小时，用额头撞石铺地板。有的日子，他从下午1点到5点，去普纳的高里巴区或去静塔，坐在树下，继续这种可怕仪式——用额头撞石块或石墙！不是单纯地轻磕石面，而是全力一再撞击——总是致伤流血。

连续撞击一个又一个小时之后，默文会瘫倒。之后拭去脸上的血迹，清理一下，用手帕做绷带和头巾系在额头，将伤口藏起来，以免回去被家人看到。

街坊邻居，尤其是亲戚们，以为默文头缠手帕是赶时髦，不知其真正原因。只有默文的密友们知道，他的早晨和下午是怎样度过的，但他们没向默文的家人透露，尽管无法理解他的奇怪举动。

在拉合尔为“喀陶剧团”工作时，默文也进行这种自伤行为。演出期间他负责管理戏服和道具，每每工作到深夜。白天剧团的人睡觉，只有他早早起床，悄悄溜到一个僻静地，对着石板撞头，一连几个小时。

为从上帝意识“我是神”之最高灵性状态，下降到“我是人”之正常人类意识，要蒙受无法想象的痛苦。不过，在从上帝状态向正常或世界意识下降的极度痛苦过程中，这种撞头对默文却是一种安慰。

对这段似乎痛苦的日子，默文自己后来是这样描述的：

“这种连续击头，在我下降中的真正痛苦期间，是给我某种缓解的唯一东西，那种痛苦我再三说过，是难以描述的。我从额头撞石中感受的轻松，类似于一杯浓茶对压力过度者的功效。”

实际上，重获正常人类意识的巨大痛苦，只有连续地撞头这种身体痛苦，才能带来一定程度的缓解。

默文从拉合尔返回普纳不久，父亲生病，须赴孟买住院手术治疗。父亲不在，默文觉得有义务照管“希瑞亚茶馆”。于是从清早开始整天在茶馆，端饭侍茶收银，总理茶馆生意。

在1917年的这些日子，相对于打理茶馆生意，默文更专心于写诗和格扎尔。不过，在处理茶馆事务上，默文并不马虎，也不易受蒙骗，只是对赚钱没兴趣。

一天，他在茶馆用波斯语创作了下面这首格扎尔：

自从目睹至爱面，
至今铭刻我心田。
方寸割裂千百片，
唯留分离苦熬煎。
玫瑰之爱作智慧，
至爱卷发成纠缠。
忆念殷殷学夜莺，
穿过发丝落心间。
自我歼灭二元除，

爱神之人成圣主！
至爱即心心至爱，
至爱我心同一处。
表面舍弃又祈祷，
世人求神履己愿。
切记真爱不藏匿，
伦常凡间常显现。
大师之道甚特殊，
同时叫你笑与哭。
外表冷漠内里暖，
唇上咒骂心祝福。
人说至爱住庙宇，
又言他总逛酒店。
呼玛外面何处寻？
要知圣王居内院！

希瑞亚从孟买返回时，默文又写好几首类似主题的格扎尔，与父亲分享。

1917年初，希瑞亚卖掉茶馆，又借了些钱，取得执照在萨查皮尔大街开了间棕榈酒店。默文在这间新开的棕榈酒店，开始每天工作两个小时。洗瓶装瓶，扫地卖酒，干各种杂活协助父亲。有时候顾客喝多醉酒，默文就和他坐到一处，唱图克拉姆的赞美诗。醉汉也兴高采烈，拍手一起唱。这样，棕榈酒店实际成了至爱上帝酒坊，主人默文向所有来者分发爱酒及喜醉。

有时候默文会建议有些顾客适度饮酒，或干脆戒酒。对有些这样的顾客，他甚至不供酒。希芮茵听说，对他说：“默劳戈，你是帮忙你父亲的生意，还是要搞砸它！你疯了？人们不喝棕榈酒，生意咋做？”

欣赏默文性格的希瑞亚，对希芮茵的话并不在意。

默文虽然日日在棕榈酒店辛劳工作，但他实际上还没有完全恢复浊意识，行动完全由通过他所显现的神圣意志冲动所支配。比如，一天早上，默文吉骑自行车去棕榈酒店，他飞快骑过酒店，一直骑到普纳郊外 8 英里的马哈巴里什沃路。到瓦特拉山路半山腰，才意识到方向不对。骑行上陡坡出现困难；他这才发现自己在通往马哈巴里什沃的山区。遂掉头骑回普纳，傍午才到棕榈酒店。

这期间，默文灵感来了就创作。1917 年 2 月 16 日，默文吉写了首优美的格扎尔，后被格外推崇：

上帝慈悲又凶险！

玫瑰用刺作衬垫。

残忍隐藏仁爱里，

荣耀光中公义现！

不问宗教禁酒没。

一心渴望爱之醉。

恩典琼浆生极乐。

人酿焉知神醴味！

书中哪有颜如玉！

真爱文字难描叙。

倾尽心血方写就，

成神成圣终如意！

合一礼物愿神赐，

分离受尽吾已卒。
苦乐账簿无计数，
再三吾曾诀别主。
此心血流不绝涌，
碾磨成泥做肉饼。
只差至爱盐一撮，
撒向丹心伤口中。
有疑何须找爱者？
直问至爱更简单！
问题之中有上帝，
至爱上帝即答案。
人人皆神吾目睹！
颗颗心灵神居处。
纯洁富屋卖酒翁，
自灭寒舍神常驻。
艰辛凄苦人世间，
为此何必心不安？
一旦上主降甘霖，
呼玛苦中无尽甜！

写成后，默文认为这首格扎尔很特别，寄给著名古吉拉特作家索玛——
瑙萨里的索拉伯吉·穆奇吉·德赛先生。并附上短信：

索玛，特奉上我昨日所写格扎尔一首。请笑纳。

爱神者呼玛

后来，这首格扎尔将对德赛先生产生深远影响。

1917年间，默文向贝拉姆吉建议，他俩合伙做生意，另开一家棕榈酒店。但有一定的条件，默文解释：“我们开棕榈酒店不只是为做生意，还应该能让我们做公共和社会服务，还必须能让我们独处静心。”（“独处静心”对默文吉绝不必要，因为他已体验至高实在；但他需要鼓励静心，以帮助与他有联系者和求道者。）

贝拉姆吉对默文往往是言听计从。默文的建议很有吸引力，他遂去申办营业执照。执照办好后，默文却拒绝参与经营，因为执照没按他的指示，以贝拉姆吉的名义，而归在了贝拉姆吉兄弟的名下。这对贝拉姆吉是个深刻教训，从此谨记总是完全照默文吉的话做。

1917年4月，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一名信徒，在孟买锡安区为穷人开了家诊所，邀请大师参加奠基仪式。乌帕斯尼带众多跟随者莅临，还捎话叫默文来见他。就是这次，默文首遇乌帕斯尼的弟子，古斯塔德·纽瑟文·罕索提亚（后称古斯塔吉）。交谈中，默文的非凡见地给古斯塔吉留下深刻印象，他想进一步了解默文对灵性问题的观点。但令他甚感失望的是，默文当天就离开了孟买。

与贝拉姆吉的合作取消后，默文再次把精力集中在父亲的棕榈酒店，每天工作两个小时。照常每晚拜访巴巴简，白天找个僻静处，一连几个小时用头撞石，用手帕或头巾掩盖创伤。

一天在棕榈酒店，默文写了下面的格扎尔，献给巴巴简并读给她听。这首是用印度语和乌尔都语两种语言写成的：

至爱尊师君中君！

感念不尽是师恩。

若有生命千百万，

恩师足前献吾心。

一体海洋师溺吾，

化作无限真理身。

爱者眨眼变至爱，
弟子刹那成师尊！
慈海仁洋皇中皇！
完美化身师无上！
青睐只需一顾盼，
乞丐瞬间做国王！
神圣光辉照三界，
威震神祇与天人！
纵做至爱足下屣，
默文难报大师恩！

翻译：美赫思盈 美赫燕

校对：田心

至纯无相大师尊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弥漫。贝利应征入伍，参加英印海军，赴英国、法国、希腊、埃及和阿拉伯等国履行军职。远离祖国的贝利，通过书信与默文保持联络。对默文的来信，贝利总是反复阅读。默文的来信常夹带着诗歌。

几年后，贝利厌倦了海上生活，申请陆地职位。申请获批，调任普纳，并获一个月的休假。贝利即刻去找默文吉，得知他在萨查皮尔大街父亲的棕榈酒店帮忙。真是幸福的重聚。贝利讲述自己的海外经历，希望能说服默文参军。他异常想念与默文相伴的旧日时光，渴望和默文恢复亲密友谊，但默文吉拒绝入伍。

贝利这样描述棕榈酒店：

退出茶馆生意之后，希瑞亚进入消费税行业，也就是烈酒、棕榈酒、鸦片、大麻等（当时合法的）麻醉品，包括一种皮尤什饮料（注：皮尤什为梵语，意思是仙肴蜜露。由甜乳酪、杏仁粉、肉豆蔻、小豆蔻等果仁和香料制成。其中很可能还配有致醉剂。该饮料在伊朗尼中间十分流行。）他顾客多，盈利颇丰。默文也开始帮他，也只在有限程度上。默文对鸦片、大麻或酒店没兴趣；只对做棕榈酒店收银员感兴趣，喜欢快速灌满空棕榈酒瓶。他知道棕榈酒不完全纯（须加入致醉剂增加效果）。每当顾客要优质棕榈酒，默文就毫不迟疑地说：“你想要纯棕榈酒，在从树上取汁时去取。我们这没有纯货。”还会进而补充说：“事实上，这是昨天的陈货；不止如此，还掺了马莎拉。你最好别喝。又浪费钱又损健康，有何益？”

那些知道默文快活性格的人，只当是玩笑，并不当真。不仅如此，他们看到默文在收银台前，或忙着装酒瓶，才会进酒店，否则也不会去。（父亲晚上来时默文离开酒店。）这样，因默文在场，酒店顾客盈门，气氛愉快。希瑞亚坐镇酒店时，则没那么人多热闹。多数人出于对他的尊敬，会相对安静。

对喝酒少量的赤贫者，默文分文不取，免费供应。其中有个中年的贱民，坐在酒店外的路边，在早上和晚上充分利用默文的慷慨。他还谱写并演唱献给其他圣人和默文的赞歌，人人都爱听，默文也鼓励他。默文还经常接济他，二人的交往持续很长时间。

贝利休假期间，有机会就来找默文，不懈地劝默文从军。默文终于让步了。“我会和你一起参加海军，”他说，“条件是，你驻扎在哪儿我去哪儿。”贝利满口答应安排，时逢战时，凡能招募到的新兵，军队来者不拒。当然，默文未跟父母提自己的决定。

次日一早，贝利带默文到海军总部报名参军。默文按要求在征兵表上签了名，被告知某日报到履职；贝利喜之不胜。默文就这样参加了海军，志愿为祖国和大英帝国效力。家人对此一无所知。

默文照常父亲的酒店做事，几天后，一天晚上，在同一部队总部司令手下任勤务兵的马拉地人，来希瑞亚的酒店喝酒。他是常客，向来被待为上宾。默文也认识他，但默文晚上很少来店里工作。此人跟希瑞亚攀谈起来：“应为你儿子道贺，你该为他自豪。在这场血腥战争中志愿报效祖国，他做出了巨大牺牲。”

希瑞亚起先没明白这人在说什么，以为是酒力之故。所以没在意，打趣道：“我的朋友，你今晚喝多了，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的默劳戈，当兵？别胡说了！我的默劳戈不适合当兵。”

希瑞亚的话令那人吃惊，便据实相告：“我告诉你，希瑞亚，这是真事。默文签名的文件，是我亲眼看见的。”希瑞亚这才相信，心急如焚。

默文夜访巴巴简回家后，希瑞亚即刻质问道：“儿子，我听到个惊人消息。你参加海军了？”

默文回答说：“对，有这回事。我想参军跟贝利在一块，我们打算一起周游世界。”

“听我说，儿子，”希瑞亚说，“你必须远离这种事！明天就去销名！”

默文不肯，表示：“一旦报了名，就不能注销。我想参军。”

又恳求道：“父亲，答应我。答应让我参加海军吧。”

希瑞亚根本不听。“胡闹，你不适合这种事，默劳戈！我不希望你走远——让你离开我的视线哪怕几天，我都受不了——何况一走三年五载。默劳戈，这种生活不适合你。明天我亲自去趟海军办公室，一定让你的名从征兵单上撤销。”

默文不为希瑞亚的话所动，也不理会父亲的威胁。第二天上午，希瑞亚果真去找征兵办主任，动用影响力，将儿子的名注销。默文显得很失望，贝利更是。希瑞亚叫贝利保证不再跟默文谈这种事，否则就禁止他来。贝利答应，剩余休息时间，继续每天到棕榈酒店看默文。俩人共忆童年时光和旧日玩伴，探讨诗歌和贝利的未来。默文的诗歌天赋总是令贝利深为钦佩，贝利在日志中写道：

“写诗作赋对于默文不过儿戏，不费吹灰之力。他的天赋了得——提笔成书，还时不时出口成章！一次我挑战他的才能，要他为朋友弥奴的婚礼写首贺诗。对这类主题没兴趣的默文，只是为了取悦也在场的弥奴，即兴创作一首，还亲自演唱。歌曲美妙之极，他的天赋让我甚感震惊，疑虑全消。”

贝利假期结束时，接到新命令，要他准备好随一艘医务船赴埃及。他调往陆地工作的申请已获批，突发状况令他震惊，即刻找主管官员核实情况。长官取消了他赴埃及的任命，却令他 24 小时内乘下班船去非洲。这下贝利不再试图改令了。

默文得知贝利的调动，评论道：“我是不会喜欢到非洲这种地方的。”又劝贝利试试去改调令。希望渺茫，但贝利去见有关长官，再三央求，竟然成功了。另派人前往非洲，令贝利乘下班船赴也门首都亚丁。

贝利接到通知，开船日期未定，要他到孟买静候。默文又指出：“我是不喜欢去亚丁那种地方的。看看能否取消此令。”贝利又去试，但未成功。

对贝利离开印度，默文不开心。说：“跟我去见巴巴简。去亚丁前先去达善她。”这不合贝利的口味，不想去，但默文坚持要他去。

后来贝利是这样描述会面的：

对于我，巴巴简不啻于一个女巫。我根本不信她，且蔑视她。我不喜欢默文自称“她的弟子……”云云。

我也不愿去见她，对默文的坚持很恼火。但我不想让默文不快，只好同意，勉强去见那个老妪。

那时巴巴简唯一的栖身处是在查宝地附近的一棵楝树下。默文叫我要先顶礼她的足，我不肯，傲慢地说：“我只向神顶礼，不管他在哪儿。除了他，绝不向任何人下拜我的身心！”

我能感到默文对我的傲慢态度感到悲哀，但他未有流露，准许我在她面前随意行事。

巴巴简瞅我的一瞬间，我不由自主举起右手向她敬礼：“萨拉姆（安好），巴巴简。”

“欢迎，我儿，欢迎，”她用一种几乎听不见的甜柔声音喃喃道，“过来，坐近些……你是谁？……从哪儿来？”

默文已预知这个问题，曾吩咐我对她说：“我从您儿子那儿来。”

她听了答道：“除了神，谁还会是我的儿子？好吧，你若来自神本人，我会告诉他，我儿子来过了！……还有别的事吗？”

我不明白她的意思，除了最后一句。我解释说参加了海军，即将赴亚丁，她是否允准。

她饶有兴趣地听我说完，闭上眼，轻声重复：“亚丁！亚丁！”接着抬高嗓音，用不同于先前的沙哑嗓音，似乎不胜悲哀地低语：“亚丁是我的国土！……它来自我，我创造了它！……但如今它嘲弄我！”她停下，又回到甜美声音：“好吧儿子，你可以去。库达哈菲兹（神与你同在）。”又说：“我们何时再见面？”

“在您希望时。在您喜欢时。”我说。

我的回答使她陷入沉思。接着漫无边际地说：“你还得等待……等待五年……他告诉我两年……不！不行，我不允许两年！那就整一年半后回来。”

她继续往下说，但我不明白她的意思：“我在那儿住了七年后，来到这里……很多很多人曾和我在一起……我会和你在一起。我还会让我的孩子在身边……我和世人一起，神和我一起！”

她边说边向我伸出左手，我恭敬地握住，被某种神秘感情征服，亲吻了它。随后离去，即刻去找默文，一五一十相告。

默文评论说：“这些大圣人的絮絮叨叨，我们最好不去理解。她所表达的有关你的话，我相信都是指向未来的某种灾难。”默文又哀叹道：“就我的看法，可以说你的未来不会顺利，贝利。你将不得不面临可怕的困难，受很多苦！愿神保佑你！”

对巴巴简或默文的警告，其实我仍然不大相信，所以对他们的话也没甚留意。我于当晚起程前往孟买，等了整一个月才搭上船——对即将发生之事一无所知。

这个时期，默文跟贝利讲了乌帕斯尼·马哈拉吉，说他是怎样伟大的一个导师。一次谈及马哈拉吉，默文灵感骤升，用乌尔都语和印地语创作了下面这首献给马哈拉吉的阿提。

乌帕斯尼摩诃王！

公正平等又慈仁！

主宰圣贤与高道，

至纯无相大师尊！

歼灭自我成上帝！

慈航普度救凡身，

挣脱世俗摩耶掌。

至纯无相大师尊！

上主之名赐众生，
念念不忘静妄心。
神圣之酒施信徒，
至纯无相大师尊！
大能大悲真善美，
转化罪人成圣人。
自由且与人自由，
至纯无相大师尊！
贫富善恶同一体。
万事万物唯见神。
无宗无教无种姓，
至纯无相大师尊！
真理化身知能乐。
瑜伽之王天人君。
弟子膜拜复祈祷，
至纯无相大师尊！

奇妙的是，这首格扎尔默文只用了几分钟，一边写一边招待酒店顾客。过了些时间，这首阿提在古吉拉特周报《印度之皇》上发表，该报还发表过默文献给巴巴简的格扎尔。

翻译：美赫思盈 美赫燕 校对：田心

吸引首批弟子

“我儿，去吧！……去找印度教徒拿你的那份。”巴巴简 1917 年多次敦促默文。与此同时，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于 1917 年 7 月，从舍地的堪多巴神庙搬到萨考利村。默文成为乌帕斯尼村外火葬场新居的常客。

到萨考利要乘火车，默文有时带一位同伴，有时独往。在肮脏的三等车厢，他经常选择坐在厕所门边地板上。在奇塔里车站下车，步行 9 英里到萨考利。对于陌生人，默文看去像个醉汉，步履蹒跚，宿醉似的垂着头。虽在父亲棕榈酒店做工，举止称不上正常。对周围世界仅有些许觉知，对身体也不像常人一样感受。默文成为意识本身——神圣意识，之所以能在世间活动，纯粹是因为内在圣歌的激荡。大部分时间他是一个由冲动驱使的、神圣意志的机器人。

有一次，默文独自去萨考利，中途一时冲动在科帕岗车站下了车，而不是在奇塔里。已是夜里 10 点，天气寒冷，漆黑一团，只穿单薄棉布衣裤的默文，用 2 个多小时才到距火车站不过 2 英里的科帕岗镇。巧合的是，赛古鲁纳拉延·马哈拉吉刚好也在科帕岗访问，但默文没去见他。而是径直穿过镇子去萨考利。

在一个岔路口，有位警察拦住默文，提醒他别在黑灯瞎火中闲逛，因为前方有盗匪出没。警察拽着默文的衣袖，企图劝他在科帕岗过夜，但默文粗鲁地推开他的手挣脱。他双眼突然变得燃烧的火炭一般；猛烈地看着警察，以致后者直往后退，以为要打他。默文随即拜倒在警察脚前，请求原谅。接着站起转身离去，走入茫茫夜色；警察蒙了，盯着这个奇怪的年青人消失于黑夜，对此意外邂逅迷惑不解。但即使在漆黑的夜里，默文脸上的光辉依然隐藏不住。

走到距舍地两英里的利姆岗村，发生一件怪事。四条大狗忽然从黑暗里窜出，狂吠不止，却没有咬他。默文毫不在意，继续赶路。不多远，又有四条野狗窜出威胁，但他也不理会，照旧走路。

走了一段，又有四条疯狗扑来。这一次，撕咬着他的衣裤，但默文毫不畏惧。群狗气势汹汹围过来，仿佛在威胁，他要再往前走，就将他撕碎。默文慢下来，突然一时冲动，以最快速度奔跑起来！疯狗在后狂嚎穷追不舍，跑得飞快的默文，很快将野狗甩在身后。一直跑到舍地。已是凌晨三点半。默文在村外停下，环顾一周。决定不去见赛巴巴，于是躺在路边休息了几个小时。（1914年1月之后，默文实际上再没像常人一样睡眠过。成道者总是醒着不睡。可以说在所置身的具体意识层面上某一点休息。）

破晓时分，默文从路边起身，大步走向萨考利，七英里只用了约一小时。一走近乌帕斯尼的小屋，就见乌帕斯尼的亲密女门徒德格拜，抱着一条大死狗，对他说昨晚狗掉井里淹死了。她盯着默文，默默将死狗递过去。默文抱着死狗，跑到远处，将其扔到一个坑里。又跑回乌帕斯尼的小屋陪伴大师。默文碰到三群野狗的遭遇，无人晓得。对死狗事件村民们议论了多日，因为鲜有狗落井。真乃奇事一桩，迷信的村民不知这是啥兆头。

默文穿着同一身破衣裤，同乌帕斯尼待了八天。又穿着这身衣服，乘火车返回普纳。普纳的朋友们给他新衣换上，免得母亲看见惊慌。

除了频繁拜访萨考利，默文后来还开始与乌帕斯尼·马哈拉吉通信。不过，信件或讯息的大部分内容，除了他们自己，似乎无人能解。偶尔默文让贝拉姆吉给乌帕斯尼传信，后来又通过两名朋友萨达希乌·帕特尔或赛义德·萨赫伯。贝拉姆吉试图读那些讯息，但感觉太深奥。虽然信件用的语言简单，句子却不知何云。后来默文还给乌帕斯尼送各种包裹，由姨母琵拉玛西准备。包裹也很奇怪，比如在其中一个包裹中，默文仅给乌帕斯尼送了一根针线。

默文的姨父母马萨吉和琵拉玛西搬到南瓜屋隔壁。琵拉玛西因严重哮喘和肺结核，健康恶化，卧床不起。深爱她的默文每天都来探视。这支撑她活下去。他们多数时间谈神和圣人，默文还跟她谈萨考利之行和乌帕斯尼的伟大。琵拉玛西会问：“默劳戈，你何时会带我去萨考利？我起码得见马哈拉吉一次。”

她的默劳戈回答：“姨妈，有一天我定会带你去见他。别担心，我保证。”

琵拉玛西的病情恶化，一天默文被紧急叫来。默文坐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在一杯糖水里掺了些度内火灰，告诉她：“姨母，这是神圣火灰，来自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度内（圣火）。把它喝了，明天你就好了。病会永远离开。”她喝下。默文继续说：“姨妈，你知道明天我要为你做什么吗？我会带你去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琵拉玛西紧握默文的手，感激地笑了。

次日琵拉玛西去世。默文安慰姨父：“马萨吉，别担心。照看埃斯潘迪亚和娜佳的责任现在归我了。我会照料好他们，对他们负全部责任。不要为儿女担忧，他们现在是我的了。”

母亲去世时，娜佳 10 岁左右，埃斯潘迪亚 14 岁左右。俩人啼哭不止，默文安慰说：“表弟表妹，哭什么？我不是在这儿照顾你们吗？你们还想让母亲受更多苦？去世对她更好。如今她很平静，在天堂里休息。这不好吗？她很幸福，我向你们保证。”两个孩子得到极大安慰，默文温柔地把他们揽在怀里。

马萨吉在妻子去世后，从普纳迁到阿美纳伽，两个孩子去跟姨母朵拉玛西生活。

见默文常坐在巴巴简身边，巴巴简的追随者会打听他的情况。她经常反复对他们说：“默文是我的儿子，我的爱子。他是我在普纳的原因……有一天我儿子将震撼世界。他的伟大你们一无所知。”随着默文向他们揭示他的灵性伟大，巴巴简的弟子也都渐渐地开始怀着尊崇看待默文。

巴巴简有一名信徒叫巴布·吉奴巴·乌巴勒。（他是一家自行车商店的老板，故人称巴布·赛克瓦拉。）巴布常听巴巴简讲默文，深受触动，开始找默文。一次，默文向巴布揭示自己的内在权威，巴布被征服，当场晕倒在地。后来巴布去见巴巴简，后者对他说：“我告诉过你，他是我儿子，对不？你根本不晓得他是谁！”

1917 年 10 月，默文在萨考利陪伴赛古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一天夜间，乌帕斯尼遣默文到舍地见古斯塔吉·罕索提亚，后者当时在赛巴巴指导下生活，已禁食多月。默文当晚 11 点到，找到古斯塔吉，古斯塔吉得

知默文专为看他而来，深感诧异。默文询问他的健康（长期禁食几乎使古斯塔吉变成一副骨架）之后，古斯塔吉开始谈赛巴巴。默文准备离开时，古斯塔吉建议他随他先去达善赛巴巴。默文回答：“我没时间！得回普纳。”没见赛巴巴就走了。这进而使古斯塔吉确信，默文完全是为他而来舍地的。

默文的父亲希瑞亚天生仁厚慷慨。即使年迈，坚忍苦行僧的品质依旧。虽不富有，还算成功。总是留出钱给穷人，不只钱，还给毯子和衣物。如果棕榈酒店夜间关门时间太晚，希瑞亚就不回家睡在酒店。流浪苦行期间在外度过无数寒夜的他，知道无家可归睡在街上的滋味。只要看见冷得发抖的穷人，定会将自己的毯子相送。这是常有的事，一天希芮茵奚落道：“要是我们把希劳戈送人的毯子统计一下，现在为止够开一家毯子店了。”看到父亲对母亲的话的反应，孩子们都开心大笑。

1918年2月1日，默文的好友寇度之妻娜佳生下儿子丁肖。次日默文到医院看望她和新生儿，顺口说道：“我的第一个弟子出生了。”娜佳不明白他的意思，但寇度意识到这是默文第一次称自己为灵性大师。

岁月流逝，希芮茵却从未放弃“治愈默劳戈的精神折磨”让他成家立业的希望。贝拉姆吉是个精明的商人，与默文交友时，已在普纳拥有几家茶店和棕榈酒店。一天希芮茵把他叫到一边，提出预支一半款再开一家棕榈酒店，倘若贝拉姆吉愿与默文做合伙人的话。贝拉姆吉欣然答应。1918年8月1日，贝拉姆吉取得酒店许可证（这一次他没忘登记在他自己名下），同默文合作，在卡斯巴佩斯723号新开了一家棕榈酒店。

默文，不知怎么，现在开始认真打理生意。每天在棕榈酒店从早晨六点干到中午。早早起床，为开门营业做准备；清理厕所，打扫地板和阳台，把整个地方清洁一遍。接着洗瓶洗盘，制棕榈酒。

棕榈酒店的顾客多为经常光顾这种场所的无业游民和不良分子。有时候，有的人喝太多，粗鲁生事、淫言秽语，乃至大打出手。然而，不管对什么人，默文总是友好相待，温和地影响他们改变生活方式，甚至督促他们戒酒！

而另一方面，贝拉姆吉则拒绝容忍任何酒后闹事行为。没一天不打骂人，经常把闹事者逐出酒店。因是合伙人，默文并不阻止贝拉姆吉。

贝拉姆吉不在酒店时，默文会把粗俗无比者吸引过来——吸引他们的是他内里的爱。默文会花很多时间陪伴他们，在他们有心情听时，就建议他们少喝，最终把酒戒掉。默文尽量确保他的顾客不喝过量；谁要是连喝一瓶又一瓶，他则拒绝供酒。

棕榈酒店不仅是酗酒者的避难所，也是流浪者的庇护地。乞丐，有时候圣徒，在酒店外排起长队。默文手伸进抽屉，抓一大把硬币抛给他们。其慷慨乐施自然在乞丐中间迅速传开，每天都有很多乞丐光顾。贝拉姆吉抗议，但默文不予理会。“钱是什么？有什么好？”默文问，“你把它看得过重了！”贝拉姆吉无可争辩。

通过友爱性格和乐善好施，默文渐渐地培养并吸引来一些人。在棕榈酒店工作是他用以联系一些人的媒介，这些人后来成为他的亲密门徒。棕榈酒店从外部看与普通酒店无异，但内部则是给取神爱的神圣酒肆。

默文在那些日子在体力上耗竭自己，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从超意识——涅未卡帕三昧——经由心和精层面下降到正常浊意识的同时，他需要做一些卑微粗重的体力活——脏活。他不得不做一些打扫厕所、洗碗扫地之类的低微劳动，来增加浊意识或世界意识。物体和工作的粗浊性质，促使他尽快下降，再次在世间正常发挥作用。

人们通常将希瑞亚称作“希瑞亚吉”以示尊敬。棕榈酒店开张，小有名气后，默文被尊敬地称为“默文吉”。在1918年这个期间，两名后来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男子，与默文吉建立联系。他们是萨达希乌·戈文达·谢尔克（后被称作萨达希乌·帕特尔）和赛义德·萨赫伯·辟扎德。赛义德·萨赫伯是穆斯林，经常拜访巴巴简。正是巴巴简亲自把他介绍给默文吉。随着见默文吉的次数增加，赛义德逐渐被拉近。默文吉对赛义德的个人困难、经济状况等问题的真诚关心，使赛义德向他敞开心扉。

初遇默文吉时，萨达希乌·帕特尔29岁，长默文吉5岁。萨达希乌是默文吉普纳新开酒店的地主，就住酒店楼上。一天默文吉到萨达希乌家，

要顿饭吃。对这样一位尊贵客人，萨达希乌措手不及，说饭还没做好。默文吉回答：“没关系，剩饭就行。”满心希望用佳肴款待默文吉的萨达希乌，勉强将剩饭端到他面前，默文吉愉快地吃掉。

虽然赛义德和萨达希乌都信爱赫兹拉·巴巴简，但起初萨达希乌把默文吉当作棕榈酒店主。后来才认出默文吉非同寻常。正是萨达希乌首用“默文赛斯”称呼默文吉的（赛斯为尊称，意为有影响的贵人）。故从1918起，默文吉被卡斯巴佩斯居民称作默文赛斯。

默文赛斯将萨达希乌介绍给赛义德·萨赫伯，二人一见如故。后来他去拜访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时，会带上两人中的一个。通过默文赛斯，两人逐渐认出乌帕斯尼的伟大和灵性权威——拥有上帝意识的大师。认识到默文赛斯与这位印度教至师的特殊关系后，两人充当信使，在默文赛斯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之间传递书信和讯息。

默文赛斯早晨在棕榈酒店做完工，会吃一点素午餐。然后回家到自己房间，开始用额头撞击石地长达4个小时。不在家做，就到弗格森学院附近的一个隐蔽处，或者到一个叫姜加里·辟尔的区域，或者再远些到静塔或戈里巴区，做这项残酷操练。

一次默文正在家里地上撞头，母亲听到砰砰的声音从他房间里传来。房间向来紧闭，因此她不清楚他在里面做甚。但这天希芮茵推开房门，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她大声尖叫，希瑞亚、佳尔和贝拉姆跑了过来。

默文满脸是血。希芮茵哭道：“默劳戈，你疯了吗？你完全疯了？”

默文用毛巾将血擦去，说：“我没疯！我已变成别的！”

希芮茵痛苦地转向希瑞亚，抱怨道：“瞧瞧你的儿子！除了疯子，谁会拿自己的头撞石地？”

希瑞亚试图为默文辩解：“不，希芮茵，不是那样。恰好相反。默劳戈没疯，相信我。”

“你也疯了！你们这些信神的人都是疯子！”她叫道。目睹默文的奇怪举动后，希芮茵异常难过，愈加忧心自己最亲爱的儿子现在真的已疯得无可救药。她痛哭不已；诅咒那些显然毁了她儿子美好人生的所有圣人。

希瑞亚吉家已是有 6 个孩子的大家庭，故 1919 年 2 月 15 日，他在南瓜屋对面小巷置了房子，巴特勒·莫拉 765 号。新家（现成巴巴屋）更宽敞，后院中央有口“许愿池”。不过，希瑞亚将房子租出去。直到一年后，1920 年，全家才搬入新居。后面一个有独立入口的房间给默文使用。默文虽然经常在不同地方睡觉，但每天下午，在这个房间，他继续用额头撞石板地。最终石板被血染红，不管他怎样向母亲隐瞒。后来这块石头成为圣石。（注：在巴巴房子默文房间地板上的这块石头被保存下来，以纪念他为神圣使命下降那些年间所经受的可怕痛苦。）

默文在这个重获人类浊意识期间，经常在下午 5 点同好友外出散步野餐，打板球，或做游戏。虽然熟人大多感到他超凡脱俗，热衷灵性或灵性生活，但还没谁认出他已成道。有些人接受他为赫兹拉·巴巴简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忠诚弟子，但没有人称他“圣人”。然而，不分老幼都对他尊重景仰，自然开始称呼他默文赛斯。

在田野做完阿塔-帕塔或吉利-旦达游戏，默文会招待朋友们甜食、水果或茶等甜点。他为此花费 5 到 10 卢比，这在那年月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自然而然地，朋友们都向他敞开心扉。默文赛斯耐心同情地倾听他们的烦恼，并提出解决方案。渐渐地，朋友们都愿向默文赛斯交心求教。

默文赛斯从不偏向任何一个宗教、种姓或信条。强调说一切都来自同一个神，还就此写诗和对句。他建议人们不要批评其他宗教，要像对自己的宗教一样尊敬所有宗教。摘自他早期诗作的如下诗句，表明他对宗教的认识深度和纯洁性：

同一灵魂在不同身体；

同父的子女性格各异；

其他宗教——干吗说不好？

宗教都好，唯我们自己不好。

默文赛斯还对神和宗教做出如下简单阐释：

根本上宗教皆一；只有一个宗教。岁月流逝，但这个宗教源源不断。从这同一个宗教中产生了若干分支——琐罗亚斯德教、印度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等。还有很多其他的。

例如，用水龙头里的水灌满不同水罐，用于不同目的——洗衣、做饭、饮用等等。水源——水龙头——是同一个。同理，印度教、伊斯兰教、琐罗亚斯德教、佛教或基督教，也来自同一个源头——神。

时而默文赛斯在晚间回棕榈酒店。但不管顾客多多，酒店多忙，他都不会帮贝拉姆吉一下。而是礼貌地借故离开，去一个叫穆西·谢克·阿卜度·拉伊姆的穆斯林家里。穆西吉是普纳公共工程部仓库主管。赛义德·萨赫伯是他的助理，并向穆西吉谈到默文赛斯。

一天默文赛斯为酒店业务到穆西吉的办公室。不认识默文的穆西吉，被他的相貌吸引，以至于忘了说，“我可以帮助你吗，先生？”只是盯着这个英俊的年轻人，想知道他是谁。默文做了自我介绍，办完事后离去，穆西吉盼望能再次见到默文赛斯。

之后不久，赛义德·萨赫伯邀请默文赛斯到穆西吉家。穆西吉内在认出默文赛斯灵性上非凡，遂将自己在赛芬医院附近的家贡献出来，作为默文赛斯的活动中心。默文欣然接受。

42岁的穆西吉是个虔诚的穆斯林，心地单纯，谦逊慷慨。他相信先知穆罕默德，但不正统。爱交友，最喜打牌。这个爱好他不愿跟默文赛斯承认，认为不灵性。

一天，默文赛斯不经意问：“穆西吉，你怎么从不打牌？”

穆西吉支吾道：“也打，但在您面前，我不愿……”

默文赛斯打断：“打打牌又有何妨？我和你玩一局。”穆西吉喜之不胜。

穆西吉逐渐地确信，默文赛斯能够看出他的念头。有天晚上他想：“这些天一直吃肉，明天得吃点鱼。可上哪儿买呢？还没到季节。”第二天早上，穆西吉吃惊地看见默文赛斯骑车过来，手里拿着条大鱼。含笑将鱼递

给他，一句话没说，骑车而去。这件事让穆西吉确信默文赛斯知道一切，因为他没跟任何人讲过他想吃鱼。

渐渐地，穆西吉家成为一个小型灵性中心。默文赛斯的一帮朋友伙伴晚上来此聚会。默文赛斯会让人读一两个小时的《哈菲兹诗集》，他则一边向同伴们解释诗中秘义。之后大家有时打牌，或做些轻松娱乐。单身的穆西吉是个好厨师，还经常做些饭菜。活动结束后，默文赛斯去看望楝树下的巴巴简。（晚上坐在巴巴简身边为她挠背和白天用额头撞石，是这个时期默文赛斯从不错过的两项日常活动。）

默文赛斯特意选择卡斯巴佩斯开棕榈酒店，值得注意。（注：“佩斯”表示城区。）卡斯巴佩斯的街坊大多是渔民。这些人单纯、不识字，靠在附近一条河里捕鱼谋生。虽健壮爽朗，对默文赛斯却虔敬忠心。因此，就像拿撒勒的耶稣，美赫巴巴早期聚集众人的工作，也始于这些渔民。棕榈酒店成为他的渔网，籍以让人们瞥见他的神性。

在卡斯巴佩斯 721 号，默文和贝拉姆吉的棕榈酒店隔壁有个房间，跟萨达希乌租赁来，默文赛斯指示用作礼拜处。萨达希乌此时与默文赛斯已很亲密，常跟他所就职法院的朋友熟人谈起他。他们也会来棕榈酒店见默文赛斯。

棕榈酒店隔壁的这间屋子成了一座小寺庙。墙上挂满不同至师和圣人的画像和照片；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相片占据最显要的位置。定期举行印度教阿提和普佳仪式，通常由默文赛斯亲自带领。周四和周日（印度传统礼拜日）还专门安排公众活动。

在卡斯巴佩斯，曾经生活过一个名叫克瓦伽·萨洛丁的真正圣人。他虽然属于伊斯兰教信仰，但穆斯林和印度教徒都来他在此地的陵墓达善。结果，默文赛斯的灵性位置被逐渐认出时，穆斯林和印度教徒都来找他。

让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兄弟般和睦相处并非易事。默文赛斯特别注意满足这两个宗教社区的个别需要和价值。让印度教徒做阿提、巴赞、克坦等仪式；凡有穆斯林出席，都会唱卡瓦里歌曲——经常由默文赛斯领唱，一边击印度多拉克鼓伴奏。

棕榈酒店气氛醉人，小庙宇气氛似火！这个地区的人们陶醉于神酒，气氛中燃烧着对神的爱——和对默文赛斯的爱。那时他是个大演说家，谈起灵性话题，连续几个小时让听众入迷。有时全体由默文赛斯率领，到滨江公园，做游戏，开宴会，或者唱卡瓦里，经常持续到深夜。默文赛斯之名及灵性魅力渐渐传遍普纳。

这个时期，古斯塔吉也来到默文赛斯身边生活。赛巴巴1918年10月离开肉身，古斯塔吉跟被视作至师和赛巴巴继承人的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一起生活。12月，乌帕斯尼指示古斯塔吉离开萨考利，加入默文赛斯。此前古斯塔吉曾收到默文赛斯的信，说为他在普纳安排了一份工作，还邮寄了旅费。

到普纳后，古斯塔吉开始接受默文赛斯的指令，因为乌帕斯尼命令他服从默文赛斯。最初令古斯塔吉白天在棕榈酒店工作，之后到隔壁庙屋做日常普佳和阿提仪式，但没给他安排住处。默文赛斯令他跟巴巴简在街头过夜。不过，古斯塔吉很少或毫无休息，因巴巴简不睡，他得照料她的每个需要。夜间寒冷，古斯塔吉从棕榈酒店头顶柴火到巴巴简处，夜里生火为老妪和自己取暖。

过了几个月，古斯塔吉向默文赛斯建议：“巴巴简有个比土路更好的休息处，会更合适。”

默文赛斯赞同，说：“不过要先问问她可不可以，木台子行不行。”古斯塔吉征询巴巴简的意见，她勉强同意了。于是默文赛斯出钱建成。

过了几个月，古斯塔吉又找默文赛斯说：“巴巴简有个更好的休息处，会更妥当。要不弄个褥垫？”

默文赛斯赞同，说：“但先问明她愿不愿意。”

古斯塔吉征询巴巴简，她又同意了。默文赛斯付了垫子钱。不过，巴巴简告诉古斯塔吉：“不管我去哪儿，你都得扛着垫子。”古斯塔吉答应，第一晚天就下起雨！古斯塔吉只得头顶着湿垫子，垫子被雨水浸湿，越来越沉。巴巴简整夜在普纳大街小巷漫游，古斯塔吉头顶垫子跟在身后。最后褥垫烂掉，丢弃不用，古斯塔吉大松一口气。

就这样古斯塔吉成为默文赛斯首批门徒圈子成员。其弟阿德希尔·N·罕索提亚（绰号斯拉姆森）也成为默文赛斯的亲密伙伴。这个时期，只让古斯塔吉吃一点煮菠菜和少量的米饭豆糊。因在赛巴巴和乌帕斯尼手下的多月严苛禁食，古斯塔吉已瘦骨嶙峋，跟随默文赛斯依然憔悴不减。

一段时间后，默文赛斯允许他正常进食；而古斯塔吉对做阿提和普佳，比对照料自己的身体更感兴趣。默文赛斯劝他多吃点，但都无效。

每次默文赛斯去看望姨母朵拉玛西，古斯塔吉尽量避免同往，因为朵拉玛西被古斯塔吉瘦弱状况惊骇，会强迫他吃。责备道：“你必须吃！瞧瞧你，都瘦成骨头架子了！默劳戈，命令他吃！”默文赛斯会笑令古斯塔吉吃点东西让姨母高兴。

古斯塔吉是个天生的苦行僧。对穿着像对身体一样不经心，总穿同一套褪了色的外衣，破旧衬衫和补丁裤子。默文赛斯深爱他，古斯塔吉的幽默举止叫他开心。

古斯塔吉的故事也很独特，他一心求道，同本时代的三位至师——赛巴巴、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和巴巴简——有着密切联系。后来又成为默文赛斯的最亲密侣伴和朋友。

古斯塔吉 1890 年 2 月 20 日出生于古吉拉特邦罕索特村。为读书受教育，被送到孟买与姨母生活，但他上到第三级就辍了学。父亲 1905 年过世，古斯塔吉开始做各种工作，先是在印度政府税务部门工作，后为私企工作。但每份工作都做不长久。

一次古斯塔吉随兄长去纳西科附近的德奥拉里，首次听说赛巴巴。其兄经营一家棕榈酒店，古斯塔吉也在店里帮忙。从 1910 年起，古斯塔吉开始不时拜访赛巴巴。回孟买后，他受雇在 A·B·梅塔先生的照相馆工作，任助理。但他从第一次拜见赛巴巴，就再也无心工作，越来越渴望跟随老苦行僧在舍地生活。他月月来拜访赛巴巴，有时住 4 天，一次待了 20 天之久。在舍地，古斯塔吉还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建立联系，也会到堪多巴神庙拜见大师。就是在 1917 年 4 月为梅塔先生工作期间，古斯塔吉在孟买的锡安首遇默文的。

1918年，古斯塔吉已做孟买一家酒铺的经理。酒铺也为梅塔所有。接任新工作几个月后，古斯塔吉得了场重病，只好辞职。被赛巴巴邀往舍地永久生活。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也已移居萨考利。除了偶尔拜见乌帕斯尼，古斯塔吉在舍地赛巴巴身边生活了半年，并在他的指导下禁食。1918年10月15日赛巴巴去世当日，作为亲近弟子的古斯塔吉也在场。

赛巴巴下葬后，古斯塔吉从舍地迁往萨考利，跟随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生活。因赛巴巴的禁食令已枯瘦如柴的古斯塔吉，在乌帕斯尼手下也经受了巨大考验。一次古斯塔吉无意间做错了事，乌帕斯尼用竹棍揍他，直到竹棍打断。古斯塔吉直觉感到是为以往业相受罚，仍然留在乌帕斯尼身边受指导，直到乌帕斯尼派他到普纳跟默文赛斯，后者又遣他每晚去侍候巴巴筒。

1918年12月15日，默文24岁那年，妹妹玛妮佳出生。母亲在赛菽医院期间，他常去探望，还带去礼物。是默文第一个看见刚出生的玛妮佳，把她抱起亲吻——甚至在护士给她洗澡之前。这期间默文在不同地方睡觉，希芮茵带玛妮佳回家后，默文会回家看望婴儿妹妹。他经常坐在摇篮旁，边摇边唱；说：“她真幸运。她属于我。”

与此同时，嘉姆希德已迁回普纳，与表妹蔻诗德成婚。（注：蔻诗德为希芮茵兄弟丁肖和妻子拉瓦特之女。后称大蔻诗德。）19岁的蔻诗德其实更想嫁默文，对他已钟情许久。默文知道她的心思，并说服嘉姆希德娶她。嘉姆希德并不想和她成亲，但默文劝他接受这门包办婚姻。其时嘉姆希德在军队财务部为政府工作。

周四和周日早上，默文赛斯清晨4点到棕榈酒店。叫醒卡斯巴佩斯所有跟他相关者，到庙屋参加祈祷。他还会带亲戚熟人来，鼓励他们参与。目前为止，默文的姨母朵拉玛西、姨父法里敦玛萨、表弟埃斯潘迪亚和表妹娜佳，都将生命臣服于他，完全受他指导。全家人都对默文怀有特殊的爱。朵拉玛西和埃斯潘迪亚拜访萨考利达善时发生了一件事，坚定了他们对默文的信爱。乌帕斯尼对他们透露：“你们的默文不是一般人！他和先知琐罗亚斯德一样伟大！”

在庙屋的仪式结束之后，给所有来者发糖果、蛋糕和水果帕萨德。一开始，很多孩子都冲着帕萨德来的。参与者逐渐增多，建立终生联系者包括：巴拉·S·辟穆普（塔姆巴特）、维塔·伽奴·伯克里、肯迪拉姆、奇曼·乔达瑞、马尔亚和达瓦库。就这样，在这个简陋的渔船码头区，第一批满德里开始形成，接受默文赛斯为成道大师。

白天，默文继续在棕榈酒店辛勤工作（因为他还在向正常浊意识下降）。之后到楝树下跟巴巴简坐到深夜。再回家休息，凌晨3点又起床，到庙屋对乌帕斯尼照片专注两小时。清晨5点乌帕斯尼的阿提开始，一般由古斯塔吉唱。对人身上帝——至师——的崇拜就这样在这间小庙屋开始。

当时默文赛斯只有二十几岁，但大家都完全信任尊重他。他对一些恶徒或被人厌弃者的关爱，令信徒们惊讶。有个瘾君子老人特别喜爱默文赛斯。他给人按摩赚钱买鸦片吸，挣的钱鲜少花在衣食上。老人在卡斯巴佩斯一带生活，经常光顾棕榈酒店，一坐几个小时跟默文赛斯说话；夜里睡在人行道上。一天他请求默文：“请帮我个忙。为预防不测，我存了些钱，交给你保管。希望你把这笔钱用在我的葬礼上。”默文赛斯允诺。

过了些时间，老人因吸毒过量死亡。默文为他安排了葬礼，与其说葬礼，不如说更像庆祝。三个乐队，数只明亮灯笼，尸体覆满各种新鲜花环。不寻常的殡葬队引得人们纷纷跑出家门看个究竟。下葬后，以他的名义为城里几百名赤贫者施食，活动由默文赛斯亲自指导。

还有其他疾病缠身和受酒瘾毒瘾之苦者，也到棕榈酒店求教默文赛斯，或者仅为获取他的同情。他从不对他们说：“你要听我的！”或“你要服从我！”这些人自然而然地来找他征求意见，并听从指导。

希瑞亚的兄长寇达达德一家在孟买居住。寇达达德的儿子夏·凯库希如自幼和默文一起玩耍，后来对这位堂兄弟大为钦慕。不幸的是，正值风华正茂的夏忽然去世。希瑞亚得知噩讯，但情况不允许他和希芮茵到孟买致哀。夏正直善良，在生意上是父亲的左右手。寇达达德和家人不胜悲痛。

希瑞亚和希芮茵决定让默文替他们，代表全家参加葬礼，四天后葬礼结束就返回。与堂兄弟甚为亲厚的默文，不觉得这是多大的悲剧。明白了

生死的实质和相辅相成，默文自知难以在葬礼上示哀。又清楚在葬礼上悲痛哀哭的惯例，若不照此举哀，会冒犯伯父。他意欲回避四天的哀悼，但父母执意要他去。

默文乘火车去孟买，到了伯父家，气氛果然哀伤沉痛。默文怎么努力也表现不出悲伤情状。幸得心生一计：眼望穿着白袍陈列的遗体，他浑身一软倒地，昏迷一般。一家人以为他晕倒，百般施救，让他苏醒过来。默文藉此逃脱了令人压抑的葬礼。

当天客人散后，寇达达德很为默文担心，默文对他不亚于亲子。他知道默文的精神创伤，感到最好把亲爱的侄儿送回普纳。默文乘下班火车离开，走前向所有亲属表示同情，成功逃脱。

这个时期，默文的姨母朵拉玛西和姨父法里敦玛萨在普纳开有一家小饭店。每天上午9点至10点之间，默文都去店里享用加糖的鲜乳脂。姨父姨母总是给他们的默劳戈留一大份。在庙屋晨间阿提后发的甜食和水果帕萨德，是朵拉玛西在表妹娜佳和嘉姆希德之妻蔻诗德（她对默文的爱已转化为灵性信爱）的协助下准备的。每天早晨法里敦玛萨都用一个大篮子，将帕萨德送到庙屋。表弟埃斯潘迪亚不参加早间祈祷，因为要留下替法里敦玛萨照管饭店。这样，默文的近亲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服务他。他们也开始称呼他默文赛斯，不再叫他默劳戈。

凡酒店所得利润，默文赛斯都会用于庙屋帕萨德的花销，或者送给在店门口求施舍的乞丐和圣徒。不过，将人们吸引到默文赛斯身边的，是神爱之美。他所体现的爱强大而醉人，让卡斯巴佩斯的人对神疯癫，总是来接近他。

一天默文赛斯正在庙屋发帕萨德，一个15岁的少年上前伸手接糖果。默文赛斯问他叫什么名字，少年回答：“韦希奴·纳拉延·德奥如卡。”

默文赛斯问：“你做什么工作？”

“我还在上学。”少年回答。

“你父亲呢？”

“他去世了。”韦希奴说。

默文赛斯慈悯地看着少年的眼睛，说：“从现在起我就是你父亲。”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默文赛斯？”少年问，“我不明白。”

默文赛斯微笑不语，给他一把帕萨德，摸了摸他的头。男孩随后跑开。

韦希奴的家就在棕榈酒店对面的街上，这次见面后不久，默文赛斯决定访问少年的家。韦希奴的母亲名叫萨拉斯瓦蒂，是位虔诚的印度教徒，她恭敬地接待默文赛斯，称他“德瓦（神）”将他迎进门。

默文赛斯询问她的情况，又问：“中午可否为我做些米饭豆糊？”

她答道：“十分乐意，德瓦。”

自那天起，默文赛斯每天都到她家用午饭。几天后，他开始不期而至，说：“我饿了，萨拉斯瓦蒂。能为我做些吃的吗？”她把默文赛斯的要求，视为是神让她来服侍。她称默文赛斯“德瓦”——她的神，不直呼他默文赛斯。他也改叫她“卡库拜”——伯母。

一天卡库拜向默文抱怨道：“德瓦，我儿子韦希奴天天去看电影。我怕他跟坏孩子混在一起。请跟他谈谈，叫他走正路，他不听我的话。请帮助我儿子，德瓦，千万别叫他惹祸。”默文当即到当地电影院，捉住正跟几个男孩进电影院的韦希奴。将他叫到一边，掴了几个响亮耳光。

韦希奴吓了一跳，说：“默文赛斯，我用我自己的钱买的电影票。我又没偷东西！你干吗打我？”

“你去看电影，问过我吗？”默文赛斯回答，“我不是说要做你父亲吗？你为何不问我就去看电影？”韦希奴无言以对，当下明白以后做什么事都要首先征询默文赛斯的许可。见儿子态度转变，卡库拜不胜欣慰。

一段时间后，默文赛斯不再到卡库拜家用午饭，开始吃母亲做的午餐。他还雇了一个叫马都·玛罗提的男孩到家取饭，送到棕榈酒店。马都12岁，很害怕希芮茵，也做了她的间谍。每天马都来取饭，她都审问再三：“都有谁见我儿子？……他又给谁钱了？……他在酒店都做啥？……有人骗他吗？……他让人偷他东西吗？”马都傻乎乎地一一汇报。

默文赛斯回家，希芮茵便斥他不现实、不像生意人。说完转向丈夫，要他教导儿子怎么开酒店。为安抚她，希瑞亚假装生气训儿子——整个时间对默文眨眼睛，根本不上心。

这期间希芮茵生病，默文赛斯停止从家取饭。但希芮茵仍坚持见马都，盘问他：“现在谁给我儿子送饭？他们给他吃什么？他吃吗？”等等。马都告诉她，默文赛斯的饭来自卡库拜，有时来自萨达希乌·帕特尔的妻子，通常是简单的米饭豆糊和蔬菜。

希芮茵听了很不高兴，冲出家门，租了辆马车到萨达希乌家。对萨达希乌之妻姬塔一番训斥。后者耐心地静静听完希芮茵对默文及同谋与活动的一长串抱怨。姬塔表示同情，端上精致点心。甜点让希芮茵平静下来，心情好转而去。

这个时期另一个受默文赛斯吸引者是阿君·达度·苏辟卡。他是印度教徒，在棕榈酒店附近开有一家小烟草店。默文赛斯喜爱嚼烟草，常到阿君店里买一种味重的嚼烟茄达。同阿君坐在一起嚼烟草长谈。“生意怎么样？”默文赛斯询问，“赚得的钱够用吗？你的家人好吗？你想要几个孩子？”等等。阿君被默文赛斯的真诚关心和同情深深感动，终于承认说在经济上仅能维持而已。

默文赛斯开始在阿君的店里长时间逗留，为自己和别人买烟草和嚼烟。有时候还唱赛古鲁图克拉姆、斯瓦米·罗姆达斯和卡比尔的歌曲，这让虔诚的印度教徒阿君确信，默文赛斯是灵性人物。最终阿君全家都成为默文赛斯的信徒。

1919年，默文赛斯访问孟买期间，遇到一位名叫寇达达德·法哈德·伊朗尼的波斯青年。寇达达德雄心勃勃想当电影演员，从一家电影公司奔波到另一家面试，却无人录用。他变得绝望消沉，最后想到自杀。他坐在路边，内心激荡；就是在此刻，遇见了在路上行走的默文赛斯。看见这个垂头丧气的年轻人，默文赛斯停下脚步，问道：“你是谁，孩子？何故如此悲伤？好像在世上已无半点希望！”

寇达达德反驳道：“先生，这与你何干？你又是谁？”

默文赛斯笑答：“我是普纳一家电影公司的老板，来孟买面试演员。你可知道有谁想在电影公司工作吗？”

年青人不敢相信他的耳朵，激动地说：“知道，先生。过去三个月我自己就一直在找这样的工作！”

默文赛斯说：“好，我会雇你。你能跟我去普纳吗？”当然寇达达德立马同意。

默文赛斯将寇达达德带到普纳，到后却对他说：“我想让你在我的棕榈酒店工作。你在这儿的工作只是暂时的。我的电影公司还在最后的筹建阶段。公司一成立，我保证你会到那里工作。”寇达达德满口答应。

然而，不断地处于卡斯巴佩斯醉人的灵性氛围当中，年轻人很快将先前的演员梦忘之脑后，完全献身于默文赛斯的活动。后来默文赛斯给他取昵称“紧张”，因为即使一点小事故，都会让年轻的寇达达德紧张和焦急不安，尤其是在默文赛斯跟前。

这期间，默文的少年时代好友贝利驻扎亚丁，阿拉伯海边一个军港。但不知何因，跟默文的通信联系中断。默文后来得知，不到一年贝利陷入大麻烦。他级别不高，却俨然高官一般生活奢华，薪水根本无法维持。还酗酒成性，常逛妓院，以致债务缠身。

为躲债，贝利申请了一个月休假并获准。但接替他的军官自杀，贝利的假期取消。与此同时，一名下级军官向总部投诉贝利挪用公款。贝利经审有罪，提交军事法庭，革去军衔，锒铛入狱。法官判他入监两年，但不知何因，主管上将把刑期减去半年。刑满出狱后，贝利不光彩地被海军开除，于1919年返回普纳。

贝利让家人蒙羞。不出几周，从前的朋友都知道了他坐监的事，没人愿和罪犯来往——尤其是挪用公款者。谁都不信任他。贝利又脾气暴躁，经常失控，跟人打起来。所以亲戚们也不同意他。贝利受尽冷遇。到处找工作，没人愿雇用他。几个月过去了，他努力补过，但社区的态度并没转变。众叛亲离的贝利极端消沉。一天，同父母发生激烈争吵，父母说他丢人现眼后，他决定自杀。

当天，贝利之兄霍米到默文赛斯的棕榈酒店喝酒。默文赛斯顺口问道：“现在贝利在哪儿？他怎么样了？我们曾一直通信，但我有一年多没收到他的信了。”

“你不知道？贝利已回普纳好几个月了，”霍米说，“你没听说？他因贪污公款被海军开除了。”

默文赛斯严肃地看着霍米，对他说：“不知道，我不知道。立刻去把他给我带来！我免你一回酒钱，马上把他带过来。”又给霍米坐马车的钱。霍米急急回家。来到贝利的房间，房门紧闭。霍米叫门，没人应。重重敲门，只听贝利说：“管你是谁，走开！”霍米说明身份，贝利重复道：“走开……我谁都不想见！”

“你的老友默文，想见你。开门！跟我走，我们去跟他喝一杯。”霍米央求。

“我不想喝酒！不想见任何人！让我一个人呆着！”贝利吼道。

兄长也吼道：“快开门，不然我就砸了它！你回普纳没去看默文，他很难过。我告诉你，默文想见你。他仍是你的朋友，你这个傻瓜！你必须去，他坚持让我立刻带你过去。把门打开，不然我砸了它！”

几分钟前，贝利正准备喝毒药。他把毒药杯子藏好，不情愿地打开房门。霍米不等他反抗，一把揪住他，拖到外面等候的马车上，示意车夫回默文的棕榈酒店。

他们到时，默文不在。古斯塔吉在照看酒店，告诉他们默文有急事刚走，要他告诉贝利请稍等。

贝利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

“我没等多久……不到15分钟，就看见他来了。当时我正在外面路上踱步，默文一见我，就跑过来抱住我——热情地拥抱我，吻遍我的脸和脖颈。我顿时泪如泉涌。”

默文赛斯那么疼爱地拥抱贝利，仿佛世上没有比贝利更亲的。贝利崩溃了，有生从未体验过这种爱。家人和朋友都离弃他，但老友默文仍关心

在乎他。他已忘了爱的滋味，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贝利默默站着，端详默文的脸。默文变了，比上次见他时正常了许多，但双眼依然空洞迷茫。

默文把他领进棕榈酒店，给他一杯酒。他们坐在一个安静角落桌前，贝利向他倾诉了一切。默文听完，劝慰道：“让过去的事情过去吧。干吗为过去了的错误忧心？人人都犯错……有神宽恕。”贝利被默文的话深深打动，抑郁顿消。

“你怎么不写信告诉我这些事呢？”默文问道。

“我写了！写了好几封，可你一封都不回。后来我听说你成了灵性人物，以为你也许离开了普纳。”贝利解释道。

“不用解释了，我都知道了。”默文回答说，“我希望你每天都来看我。你若这么做，我保证一切都会好起来。”贝利答应。

默文让贝利明白，他再不会孤独无助。贝利意识到老友救了他的命，他放弃了自杀之念，开始频繁到棕榈酒店看望默文。默文再次成为贝利的精神支柱和爱之源。

后来发现贝利写的信都被希芮茵藏了起来。她这么做是怕默文考虑到亚丁看贝利。她不想他出远门，尤其到国外。希芮茵坦承了错误，默文原谅了她。

这件事后，贝利记起巴巴简的话：“你还得等5年……他告诉我2年……不，我不允许两年！那就一年半后回来。”这才明白她的意思。他原被判两年监禁，但被上将减为一年半。他还记起默文的预言，说他去亚丁，会有可怕的事发生，还要他去改令。

贝利渐渐获知老友的灵性成就，虽然误将之归因于默文从小就有的虔信和每日祈祷。但他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的想法大错特错。

翻译：美赫思盈 美赫燕 校对：田心

慈父之名的由来

对萨考利的频繁拜访，也扩展了默文赛斯的交往圈子。如同巴巴简，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也常对跟随者提起默文。乌帕斯尼的信徒中有位不凡的女子，顾麦。她时年三十五岁左右，是阿美纳伽的堪·萨赫伯·凯库希如·萨若希·伊朗尼之妻，有四个子女。因下述事件成为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一名亲近弟子。

默文的姨父马萨吉在阿美纳伽，受雇于凯库希如开的酒铺。凯库希如的妹妹古娜患有皮肤病，马萨吉跟她讲起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一天，古娜去萨考利达善赛古鲁，回来不久，皮肤病奇迹般消退。古娜的这次拜访意义重大，因为她又向顾麦谈起乌帕斯尼·马哈拉吉。

虽倾心灵性，但顾麦起初并不想去见一位印度教大师。尽管古娜热心讲自己的病如何被乌帕斯尼奇迹般治愈，几周过去了，顾麦一直没去拜访萨考利。（注：古娜·伊朗尼为巴巴的弟子萨若希之母。顾麦真名叫谷露，被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尊称为顾麦，后来巴巴也这么称呼她。）

1919年8月，顾麦的姊妹苏娜玛西和丈夫凯库希如·玛萨从孟买到阿美纳伽访亲。凯库希如·玛萨是位热忱的爱神者，数年前曾到舍地达善赛巴巴；并在舍地听说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前去萨考利达善。他在那里还见到默文赛斯，立刻内在体验到默文赛斯的神性。凯库希如·玛萨劝顾麦随他们去萨考利，顾麦婉拒，因为她感到丈夫不会喜欢她去见印度教大师。

到了萨考利，凯库希如·玛萨、苏娜玛西和古娜跟大师说起古娜皮肤病的痊愈，又说起顾麦的虔诚天性及其家庭问题。古娜对赛古鲁解释说：“我嫂子很压抑和孤立。您能否像吸引我们一样，把她也引到您这儿来？”

乌帕斯尼回答：“不必担心她。我对你们做的，也同样会为她做。你们和她及整个家族都将到我这儿来。要有信心，尽量常来萨考利。她的压抑也会像你的皮肤病那样消失。”

乌帕斯尼欢迎他们在萨考利过夜，但古娜想回阿美纳伽。回途中因洪水泛滥受阻河边。没在大师埃舍，反倒在驴厩过了一夜！回来后，古娜很高兴再次见到赛古鲁，对顾麦讲了此行，再次劝她尽早去见乌帕斯尼。

这次古斯塔吉也在萨考利，先陪他们到阿美纳伽，再前往普纳。他也谈起默文赛斯为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创作的阿提，古娜想背诵阿提，请古斯塔吉把它写下来。但他记不全，说跟默文赛斯要了，再寄给她。

苏娜玛西一心想在和丈夫回孟买前，带姐姐去趟萨考利。连续两周劝顾麦去见赛古鲁，仍被回绝。但最后顾麦终于同意，和凯库希如·玛萨、普纳熟人贝考达夫妇以及默文的姨父马萨吉一同前往。

一行人午时许抵达萨考利，远远看见刺灌乱草丛中乌帕斯尼简陋的茅草屋，和旁边的一座小寺庙。不远处一棵菩提树下，坐着两位波斯青年。顾麦走过去，凯库希如·玛萨、马萨吉和贝考达交谈起来。贝考达之妻悄对顾麦说：“你知道那是谁吗？”顾麦摇头说不知道。

贝考达妻子问：“你认识普纳的希瑞亚·蒙德伽·伊朗尼吗？”

顾麦说：“认识，希瑞亚跟我父亲是亲戚，曾来参加我的婚礼。”

贝考达妻子解释道：“那是希瑞亚的儿子默文，另一个是他的生意伙伴贝拉姆吉。他们在普纳开了家棕榈酒店。他俩也信爱马哈拉吉。”

顾麦回答说：“我听说希瑞亚有个儿子疯了，就是他吗？”

贝考达妻子说：“是他。不过你应听他唱歌。他唱得好美。”

“我也想听，”顾麦说，“待会儿我们请他唱。”

与此同时，默文赛斯对凯库希如·玛萨和贝考达解释了他是怎样遇见乌帕斯尼的，还讲了乌帕斯尼的长期禁食和苦行。这时赛古鲁召见他们。大家都到乌帕斯尼的小屋，向他顶礼。马哈拉吉问贝考达夫妇从何处来，家庭背景等等。他们一一作答，马哈拉吉严厉评论道：“这种家庭生活全是臭屎！一生又一生就这样浪费掉了。想买小麦，却到布店打听，店主会说：‘这儿没麦子，只卖布。’同样道理，我这里有什么，你才能得到什

么。”（乌帕斯尼经常使用骂人话。诅咒或粗话象征着他歼灭业相束缚的工作。）

大师又一一问询每个人的情况。顾麦一进屋，就吃惊地发现面前这位近乎赤裸的大师正是她不久前清晰梦见的那个人。她全神贯注地听乌帕斯尼讲神、灵性道路和至师的必要。完全被吸引，在他面前立刻感到很舒服，仿佛看见老朋友。

顾麦情不自禁地说：“马哈拉吉，您拥有别处所没有的。我只要那个！”

接着乌帕斯尼吩咐他们吃午餐休息，下午再来见他。他们走出小屋，看见默文赛斯在等他们。他帮他们将包裹拿到附近的玛如提神庙，说他下午三点过来带他们去见乌帕斯尼。

午饭后，默文赛斯来到，讲了他是怎样遇见巴巴简和赛巴巴的。带他们去见乌帕斯尼时，他们说闻知他歌声优美，能否唱一曲。他礼貌地转换了话题，将他们领到乌帕斯尼小屋前，一起坐在菩提树下。

乌帕斯尼单独召见。顾麦是最后一个。她走近门口，内心翻江倒海，不知怎么向赛古鲁倾诉。门口站立的默文赛斯，鼓励她进去，尽情向马哈拉吉敞开心扉，不要犹豫。顾麦镇静下来，纳闷默文赛斯是怎么知道她的心思的。她进入乌帕斯尼的小屋，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一开口泪便流了下来。

除了在家庭不快乐，与人疏离，顾麦还有别的苦恼。她身上长满脓疮，不知何疾。想告诉乌帕斯尼，又难为情。马哈拉吉从头到脚打量她，她才将病情和盘托出。他向她保证那不是什么重病，会好的。接着又叫德格拜进来，说：“这位女士很苦恼。她在家不开心，因此患病。对她解释我知道一切，所以什么都不必告诉我。”

顾麦拜倒在乌帕斯尼·马哈拉吉足前，祈求他接受她交出身心、子女及财产。讲到生活怎样不易，她再次失声痛哭。最后，恳求乌帕斯尼允许她留在萨考利和他永远一起生活。

乌帕斯尼解释说：“不恋世俗者恋普佳和撒达那（崇拜和戒律）。这对他们不新鲜，因而容易。但生活于娑婆（世间），却主要属神并完全信爱神，乃是最高的崇拜。”

“在神圣驱策与生活拖累之间受苦，用履行家庭责任来平衡对神的渴望，像油一般不为业（行动）海所染，对实现最高灵性目标要更有帮助得多。”

“你和我有往世联系，你与我有多世的深厚灵性联系。我已关注你很久，你终于来了。”

又说：“你的琐罗亚斯德就在这里……我与琐罗亚斯德教徒有密切联系，将来会有大批的琐罗亚斯德教徒来找我。”

乌帕斯尼最后指出：“听着，回到你丈夫和家人身边。阿美纳伽很近。你什么时候感觉需要，就可以来。这里欢迎你。可独自来。感到需要就来见我。但考虑到你目前的情况，不宜和我天天待在这种乡间。什么都不要担忧，我的纳扎（青睐）在你身上。”

顾麦接受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指示，走出小屋，看见一群人坐在菩提树下，听默文赛斯讲赛巴巴和巴巴简的故事，以及在萨考利隆重庆祝主罗摩生日的情景。顾麦也坐下听。同时，对乌帕斯尼的晚间阿提已开始准备。在赛古鲁屋边的小寺庙里，一名信徒正用鲜花和香装点赛巴巴和乌帕斯尼的照片，大家都过去参加仪式。

这批琐罗亚斯德教徒当晚乘马车离开萨考利，来到奇塔里火车站；默文赛斯和贝拉姆吉乘牛车随行。装卸行李期间，大家都到小树林里坐下。默文赛斯拿出一本讲神的书，朗读起来。又叫过顾麦，把书递给她，叫她回家看。他们一边等火车，默文赛斯一边发德格拜做的面饼和酸辣酱。

火车上，他们听到悦耳的歌声从隔壁车厢传来。默文赛斯在唱一首格扎尔，满足了大家早前想听他唱歌的愿望。默文赛斯和贝拉姆吉在贝拉普尔下了火车。说他们要北上那格浦尔去见塔俱丁巴巴，还说塔俱丁巴巴也是位大师。其余的人回阿美纳伽。

过了一段时间，顾麦再次拜访乌帕斯尼·马哈拉吉。达善之后，她虔诚地向他献上普佳。乌帕斯尼问询她的健康后，说：“自从赛巴巴离开肉身，他的信徒，有穆斯林也有印度教徒，都移交给了我。他们期待我的关照，所以有时我只得打他们……也有很多琐罗亚斯德教徒来，那些从普纳来的有座寺庙。默文是其中之一，他和你一样也是伊朗尼。他来了总是做这做那。”

当时默文赛斯正和萨达希乌站在井边。顾麦过来取水喝，默文问候她，又对萨达希乌说：“这位女士性格多好。我也有母亲。倘若她是我母亲，生活该有怎样不同！”这些赞誉之词捕获了顾麦的心，她上前拥抱他。于当天返家。

频繁拜访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这些年间，顾麦从未放弃到萨考利跟大师生活的希望。访问中，她也经常见默文赛斯。他向她揭示自己的灵性体验，顾麦坚信不疑——他就是赛古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灵性继承人。

一次顾麦在萨考利待了12天，经受艰辛和苦行，甚至被乌帕斯尼重打耳光。默文赛斯向她解释：“你很幸运，是第一个经住这些磨练的女子——这是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恩典。你在神面前圆满通过考验。赛古鲁打人是一种祝福；你的确有福。我也见过巴巴筒用棍子打人。”

顾麦离开萨考利前，乌帕斯尼告诉她：“人们喜欢有富丽堂皇寺庙的圣地——名贵显要都蜂拥而至。这在朝圣地方司空见惯。但怀着信爱来这片贫瘠之地，全心全意服务大师才是真正的。乌德瓦达有什么？那儿有火。这里却燃着活火！真朝圣是在至师足前。”

1919年，默文赛斯在萨考利筹建了一座小寺庙，用于举行乌帕斯尼的阿提；并亲自支付印度教筵席所需开销，顾麦也解囊相助。随着乌帕斯尼“瑜伽王”的声名远扬，后来又在萨考利建了其它寺庙；有个富有的王公在那里建了座宏伟的印度教寺庙。但第一座乌帕斯尼寺庙，是默文赛斯筹资兴建的。

每次见面，顾麦对默文赛斯的信爱都加深一层。后来她和丈夫堪萨赫伯，儿子鲁斯特姆和阿迪，女儿朵丽，都将生命财产献给他的事业。顾麦后被默文称作“灵性母亲”。

这个时期，默文的弟弟佳尔，不相信兄长的灵性成就，只是把他视作精神失常。佳尔认识普纳郊外胡布利村的印度教古鲁希达如德（据称是赛古鲁），偶尔去拜访。对那些在灵性上尊崇默劳戈者，佳尔嗤之以鼻。

一天默文赛斯把佳尔叫到一边，直视他的眼睛说：“兄弟，我是神！”

佳尔不禁大笑，讽刺道：“你，神？默劳戈，疯子一个！人怎么可能是神？”

“相信我，我真的是神。”默文回答。

佳尔更加肆无忌惮：“胡说八道！你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信，默劳戈！”

又挑战说：“你要是神，就必定有能力。证明给我看你是神！”

默文赛斯接受挑战：“我在你手心放块火炭，但你不会觉得疼。可愿一试？”

佳尔傲慢地回答：“我早准备好了。我倒要看看你是哪门子神！”又说：“要是我手掌烫伤，我感觉到疼，你的错觉将永远粉碎！我再不想听你自称是神！”

默文赛斯微笑，进屋取了一块火炭，放在佳尔手掌上。皮肤开始烧焦，佳尔却一点不觉得疼！他吃惊地盯着自己的手。在厨房做饭的希芮茵，闻见焦糊味，从屋后跑出，尖叫，“你们俩疯了？都做了些什么？”佳尔被送到医院包扎。默文赛斯亲自照料。奇怪的是，只要默文在场，佳尔手上的疼痛就消失。默文一走，则疼痛难忍。后来佳尔只得承认：“默劳戈，你确实是神！我真蠢，竟然怀疑你。请宽恕我。”伤痊愈后，他常向新接触默文者展示手掌，细叙这个让他明白兄长确实是人身上帝的事件。

1919年，古斯塔吉、斯拉姆森和“紧张”经营管理在卡斯巴佩斯的棕榈酒店，生意上的事默文赛斯不插手。但他仍指导他们的工作，确保一切干净整洁，一尘不染，酒质过关。

11月，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发电报，要萨达希乌带默文赛斯到萨考利，随他一同前往贝拿勒斯。萨达希乌5天前才跟家人从贝拿勒斯返回，他知道很难再次让叔叔准许他丢开生意。一时没了主意。不过默文赛斯有个建议。

萨达希乌住在棕榈酒店二层。一天深夜，趁家人都睡着，萨达希乌将铺盖卷扔给窗外的默文赛斯，悄悄溜出家门。二人一起到火车站，乘火车去萨考利。（萨达希乌后来给叔叔写信告知行踪及缘由。）

在萨考利，萨达希乌问乌帕斯尼何故去贝拉勒斯。乌帕斯尼回答说：“赛巴巴的信徒将在那儿举行一场盛大集会，赛巴巴将亲自主持！”

这让萨达希乌惊诧，遂问：“赛巴巴一年多前就去世了，怎么可能主持这个聚会？”乌帕斯尼未予解释。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先行，默文赛斯和萨达希乌乘另一趟火车，到贝拿勒斯后，和大师同住摩诃德瓦（希瓦）神庙。摩诃亚戈纳（大型圣火仪式）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赛巴巴的数千信徒从印度各地云集而来。乌帕斯尼的跟随者也来了700人。有111名印度教牧师主持这场盛大圣火仪式。饮食专门由婆罗门制备，但乌帕斯尼指示默文和萨达希乌监督食物的准备工作。俩人每日到市场采购数千人吃用及仪式所需材料。

在举行圣火仪式的大帐中央，挂着一张赛巴巴巨幅画像，画像上围着花环。目睹此情此景，萨达希乌明白了乌帕斯尼所说的赛巴巴主持之意。

圣火持续燃烧了11天，第12日，宴会招待婆罗门，参加者有一万到一万两千名。筵席于午前就绪，众婆罗门在大帐落坐就餐时，看到赛巴巴的画像，一些人怨声喧哗：“我们不能参加穆斯林的宴会！赛巴巴是穆斯林！”

出身婆罗门的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劝道：“忘记你们的宗教偏见，只管用餐……相信我的话，赛巴巴超越宗教区分。他属于穆斯林也属于你们婆罗门。”但他们不听劝告，连主持摩诃亚戈纳的婆罗门牧师也加入了抗议。马哈拉吉告诉牧师们：“我答应给你们每人15卢比的达克希纳，代替原先说的5个卢比。吃吧，吃好。”他们仍然不听，继续激烈反对穆斯林

大师的画像，嚷道：“把画像撤下。为什么要把亚戈纳献给他？为什么在我们的寺庙荣耀赛巴巴？画像撤下我们就入席；否则就不吃。”

吵闹了两个小时。乌帕斯尼无法说服婆罗门就餐，但他拒绝将赛巴巴的画像取下。最后指示他的全体信徒到恒河岸边，敲鼓召唤穷人。默文赛斯和萨达希乌也加入乌帕斯尼的几百信徒，为聚集的穷人盛饭。近 15,000 名穷人饱餐一顿，却仍剩余大量食物。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又指示：“把剩饭扔到河里去！”看见一桶一桶的食物倒入河水，印度教牧师们大为震惊。找到乌帕斯尼恳求宽恕，说：“尊者，我们现在愿意入席。别浪费食物——宽恕我们。”

乌帕斯尼怒斥：“你们自称卡西的班智达！（注：班智达为博学的印度教牧师或学者。2,500 多年前佛陀在此生活时，贝拿勒斯古城名为卡西。）你们这些牧师让我说什么好？卡西没给你们预备什么，也没有剩饭！我宽恕你们，但你们参加不了宴会了。被你们称作穆斯林的他，赛巴巴，才是真正的班智达！”随即忿怒地遣散牧师。又同跟随者告别，指示默文赛斯和萨达希乌南下伽甘纳施·普里。大师本人返回萨考利。

普里位于印度东海岸，因伽甘纳施大寺闻名于世，被印度教徒视作最重要的四大朝圣地之一。非印度教徒不得入内。默文和萨达希乌到了伽甘纳施·普里，找到一个寺庙客栈。寺院住持见默文头上系着手帕，穿着长裤而非围腰布，好奇地问萨达希乌：“这人是谁？不像是印度教徒。”

萨达希乌恳切回答：“他叫贾伽特·纳拉延，是纯正的印度教徒。陪我从贝拿勒斯来的。我们还要到其他圣地朝圣。”牧师没再追问，在登记簿上将他们登记为贾伽特·纳拉延和萨达希乌·帕特尔；居住地：普纳。

贾伽特·纳拉延的字面意思是宇宙之主！住持并不知晓客人的真实身份——确实是主本人，贾伽特·纳拉延！默文的外貌很难让人把他误作印度教徒，但这个天真的主持却没有反对。主到这个只对印度教朝圣者开放的寺庙——是主持的大幸。他招待他们饭食，饭后萨达希乌和默文到海边沐浴。然后到庙里达善，给住持一笔可观的捐赠，次日乘火车西去卡拉普尔。

在卡拉普尔，默文和萨达希乌会见了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几位信徒，并造访不可接触者生活的贱族区。纳姆德奥·玛哈夫妇带领马哈拉吉的弟子，将默文迎进简陋的小屋。其后默文和萨达希乌启程前往那格浦尔。

在那格浦尔，默文向萨达希乌解释：“我跟塔俱丁巴巴也有联系。我想让你带乌帕斯尼的三四名信徒，一起到瓦奇·夏里夫拜见塔俱丁巴巴。带上鲜花和水果。代我向塔吉致敬，虽然我不能成行。”萨达希乌一行到达塔俱丁巴巴的总部，却得知大师一小时前刚走。他们失望返回那格浦尔，向默文解释了缘故。

次日默文又对萨达希乌说：“你必须见见塔俱丁巴巴。我再派你去瓦奇·夏里夫，但这次提早一小时走，以免错过。”但塔俱丁巴巴又是刚刚离去。

接连四天默文赛斯指示他们去瓦奇·夏里夫，每次萨达希乌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信徒都与塔俱丁巴巴失之交臂。他们一天比一天早出发，但每次塔俱丁巴巴都在他们到之前脱身。萨达希乌终于向默文抱怨不想再去了。那是一段不短的路程，乘马车单程 11 英里。默文坚持：“第五次我保证他会在。塔俱丁巴巴会等你们。”

这次大师果然在，萨达希乌等向他顶过礼，塔俱丁巴巴说：“四天来让你们劳烦了，但今天我专等你们来。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不在吗？”随即给他们看一张默文赛斯的照片，说：“这朵天堂的玫瑰四天来一直叫我，同时却又派你们来我这儿！今天天堂的玫瑰没叫我，我才能见你们。”（注：萨达希乌还记得，几年后发生的一个跟塔俱丁巴巴有关的类似事件。那时美赫巴巴已建立自己的埃舍。巴巴遣弟子伽尼·穆斯夫、瓦吉夫达和萨达希乌去见塔俱丁。会面时，塔俱丁给他们三个每人一张默文的照片，叫他们膜拜。三人向照片顶礼，并当着塔俱丁巴巴的面，对着照片念诵祷文。）

见到塔俱丁巴巴之后，默文和萨达希乌乘火车离开那格浦尔，又到萨考利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后来返回已离开一个月的普纳。

在普纳过了些日子，默文和萨达希乌再次被乌帕斯尼召到萨考利，陪同他去纳西科。大师没带其他弟子。三人从纳西科城步行四英里，到丛林

中的一座希瓦寺庙——摩诃德瓦神庙——过夜。次日乌帕斯尼·马哈拉吉遣萨达希乌到城里买些小吃。马哈拉吉和默文留下工作，进一步帮助后者从神圣意识重新降入浊意识。

萨达希乌带着点心返回时，天色已黑。乌帕斯尼问他：“你走过丛林时害怕吗？”

萨达希乌回答说：“是的，有点害怕。”

乌帕斯尼评论说：“我就在你身后。没啥好怕的。”接着大师外貌改变，容光熠熠，对萨达希乌宣布：“记住：默文将让整个世界随他起舞！抓牢他，你将永远不用害怕。”

又在寺庙里睡下，次日乌帕斯尼带他们到加瓦尔瓦迪村，攀上宝伽德山。又领他们看一座山洞，他早在遇见赛巴巴和成道前，曾在此静坐近一年，不吃不喝，念神名。

三人到山洞里坐下，默文创作并唱诵了下面这首献给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格扎尔：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大师，您是神圣至爱！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大师，您的爱即实在！

您不食不眠，直到寻得神。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大师，您成为大爱耶兹单！

您有安拉之容颜！罗摩之形体！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大师，您是光辉形象！

您是上帝化身，户户之主！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大师，三界之帝王！

呼玛在您爱里疯狂——在您足前乞讨。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大师！呼玛求您赐他神爱！

在山洞又待一时，然后下山，沿路返回纳西科和萨考利。默文赛斯和萨达希乌在萨考利逗留一天后，又被乌帕斯尼遣回普纳。

除了陪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旅游，默文赛斯退出社交；仅同几个密友交往。他的个体人类意识又逐渐地重新在浊界确立。这是一段高度灵性专注和痛苦时期。1920年间，他不但继续在家里石地上撞头，有时还将自己关在拥挤贫民区二楼的贝拉姆吉家一间暗室，在黑暗中不吃不喝一坐几昼夜。也不让别人进去，从屋里出来时筋疲力尽，大汗淋漓，仿佛刚做完艰巨劳动。

默文赛斯的意识融入无限极乐，但灵性职责要求他下降，重获浊界意识。这种下降极度痛苦，因为成道个体的意识要从无形无限中，降入有形有相与受限的世界，经由心和精层面进入浊界。

物质领域浊重，常是痛苦体验。浊界众生皆受苦，上帝状态没苦难。默文赛斯必须意识到世界的最粗浊方面，才能在人类浊意识层面工作。并为此争取到一个叫巴哈度·堪的协助。巴哈度出身贱族，是城市厕所的清洁工。默文要一桶大便，巴哈度恭敬地回绝。一天下午，在默文的坚持下，巴哈度将一桶大便提到贝拉姆吉家，默文悄悄接过来提进屋。巴哈度在屋外等候。大约两小时后，只穿着腰布浑身上下涂满粪便的默文走出房间，到水龙头下洗了洗，穿上衣服离去。巴哈度用苯酚给房间消毒，锁上门，到棕榈酒店将钥匙亲手交给默文赛斯。

据贝利讲，默文的这种闭关工作是他日常活动的一部分，持续了大约两个半月时间。没人知道他在做什么，他还严令巴哈度不得向人透露。有一天贝拉姆吉和赛义德·萨赫伯过来，见默文赛斯满身发干的大便，大为惊骇。他叫他们烧水给他洗浴，之后涂上香水和杀菌剂。

默文赛斯用大便覆身，关系到他向浊意识下降时的痛苦过程。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也做过类似的行为——给麻风病人洗澡并喝下洗澡水，清扫下水道，不顾秃鹰吞食尸骸爱抚死马。只有从成道后向造物界意识下降的痛苦过程之角度，才能解释这种奇怪行为。

这种闭关工作结束后，默文赛斯会犒劳巴哈度一杯棕榈酒，对其服从感到满意。这个目不识丁的清厕工写诗唱诵，赞美默文赛斯、巴巴简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贝利写到，“巴哈度·堪对默文都始终怀着巨大崇敬。巴哈度也许是默文成道前后第一个跟随者。虽然当时爱戴和尊敬默文的人很多，但没人能同这个单纯的贱民相比。他衷心爱戴默文，真诚服从他的一切命令。”

1920年，默文赛斯告诉赛义德·萨赫伯：“我希望到一个毫无干扰的僻静处。你能否为我找个这样的地方？”赛义德·萨赫伯推荐了几个偏远地点，但默文赛斯一个都不赞同。最后对赛义德说：“我选中了纳西科附近的宝伽德山洞，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曾在那儿禁食近一年。我希望你跟我同去。”赛义德·萨赫伯答应。

他们乘火车到纳西科，徒步穿过丛林来到达加瓦尔瓦迪村，登上宝伽德山，找到乌帕斯尼带默文看过的山洞。赛义德·萨赫伯待在山崖边，默文赛斯独自在洞内待了40昼夜禁食，只饮用赛义德·萨赫伯每日从村里取的牛奶。

40天后，默文赛斯离开这个偏远地区，到赛义德在纳西科的家里居住。又指示他给普纳的萨达希乌、贝拉姆吉、古斯塔吉等发电报，叫他们全体到纳西科与他会合。

赛义德·萨赫伯对默文赛斯的伟大灵性力量和品质深为敬服，不再满意“默文赛斯”这个名，认为太平常。当普纳一行聚齐纳西科时，赛义德·萨赫伯提出为默文更名的话题。大家都同意。但为默文起什么样的新名呢？有人建议“美鲁巴巴”——意为伟大父亲，但此名未通过。又提了几个建议，也未获通过。最后赛义德·萨赫伯自己提议用“美赫巴巴”——慈悲父亲。立刻全体通过。

之后不久，众人返回普纳——包括现叫美赫巴巴的默文。似乎大家到纳西科的唯一目的，只是为了选择新名。从1920年这一天起，每一个与默文·希瑞亚·伊朗尼有亲密联系者，都称他为美赫巴巴。

与美赫巴巴建立密切联系的另一个穆斯林，是阿卜度·S·伽尼。他家跟默文家在布特大街做了近15年的邻居。伽尼和默文是从小一处长大的好友。伽尼父亲在普纳军队财政部任职，后被调往加尔各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赴法国工作。父亲外任期间，家人仍留居普纳。

伽尼和默文中学大学都在同一班级。接触赫兹拉·巴巴简后，默文从大学退学。有七年多时间，两位朋友失去联系。与之同时伽尼大学毕业，成为顺势疗法医师。成家后移居孟买，开了家顺势诊疗所。多才多艺的他还被任命为荣誉地方法官——穆斯夫，在孟买一所小法院任助理法官。正式名称是阿卜度·伽尼·穆斯夫医生。

1920年的一天，美赫巴巴（现在的正式称呼）在穆西吉家，会见很多来访的穆斯林朋友。这次，和穆西吉很熟的伽尼碰巧路过，顺便来访。多年后再见儿时伙伴，伽尼失声叫道：“默文，你也在这儿？这些年我以为你可能死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老伙计？”

巴巴听了微笑不语。但在场的穆斯林不喜欢伽尼这么随便跟他们的古鲁说话。伽尼扫视了一下四周，感觉到他们的无言谴责。于是解释道：“默文是我的老朋友了，我们小时玩球还在一队呢……在圣文森特高中和德干大学都是同学。又是邻居……”但伽尼的话无效，大家目露轻蔑之意。穆西吉不屑地评论道：“旧时朋友尴尬客——唉！”

伽尼大吃一惊，暗忖：“我做啥错事了？我的话有不敬之处吗？这些穆斯林伙计为何误解我的意思？他们何故对默文如此敬重？”不过，美赫巴巴介入，打破屋中紧张气氛。他让老友坐在身边，亲切地与他交谈，共忆旧日时光，儿时嬉闹。最后建议：“伽尼，你每次回普纳，都要来看我。我永远会高兴见你。”

不多时美赫巴巴离去。大伙儿质问伽尼：“你难道不知他是谁？怎敢在他面前那样说话？他不是一般人！他是库特博！赫兹拉！他跟巴巴简和塔俱丁巴巴大师都有联系。”他们又解释了美赫巴巴的灵性地位，每人都描述了跟巴巴接触中的内在体验。伽尼道了歉，尽管不明白他们的意思。

后来，伽尼医生常回普纳看望美赫巴巴。巴巴会带他到查宝地巴巴简居处对面的一家伊朗尼餐厅。边喝茶边聊各种话题，尤其政治方面的。巴巴会提出试探性的问题，伽尼评论起印度政局，总是滔滔不绝。复杂冗长的赘述定让人听累，巴巴却会耐心听完。

这个时期，虽然伽尼深受巴巴影响，到穆西吉家待到深夜，但他仍未将巴巴视作其灵性大师。在巴巴的所有朋友和早期门徒中间，伽尼是公认最聪明的，甚至因脑袋大被昵称为“苏格拉底”！不过，这位智力天才有一天也将拜倒在美赫巴巴足下。

一系列的事件加深了伽尼对美赫巴巴的信心。1920年间，巴巴决定赴孟买三四天听音乐会。并叫上贝利和伽尼作伴。起初伽尼不愿去，找各种理由推脱，但巴巴一一推翻，伽尼只好同意。

时值雨季，普纳已经连阴四天。在赴孟买途中的镇子堪达拉，已持续降雨一周。一行人在普纳上火车时天空依然阴云遍布。经过塔勒岗时，巴巴忽然对伽尼说：“我不觉得我们能到孟买。”

正忙于看报的伽尼嘲弄道：“你想说啥？什么意思？火车开往孟买，你却说到不了那，看来你不是辟尔（圣人）就是狂人！我知道你不是辟尔！”

巴巴答道：“你有个坏习惯，别人说什么你都嘲笑。听我说。我不只是感觉，而是确知我们到不了孟买。你将发现我所言不虚。”

伽尼好笑地说：“告诉我，你指的只是我们自己呢，还是全体乘客？”

巴巴不悦地皱眉道：“我当然指的是所有的人。这趟火车到不了孟买。”

“可能吧，也可能到波斯或土耳其！”伽尼戏语。

贝利插话：“可是巴巴，火车去不了孟买，会去哪儿？”

他们很难相信火车走一小段就原路折回，也似乎没理由这么做。

对巴巴的话伽尼嘲戏道：“瞎说！”

巴巴对此未予理会。贝利接过话题，说：“伽尼，巴巴这样说必有原因。不然他干吗这么说？”

伽尼道：“显然你也是个白痴！你难道不知道我们离开塔勒岗时，默文在睡觉？”

“根本不是！”贝利驳道，“他当时在沉思。你的话跟我的问题相干吗？”

伽尼恼火：“你要是脑子里没塞满锯末，就会注意到他是在离开塔勒岗后才说出这种荒唐事的。他猛然醒来，说的都是梦话。你最好把巴巴说的话忘了！”

巴巴打断：“你说我在离开塔勒岗后说话，没错，是这样。但我进一步告诉你，我们将从内拉尔返回！”

“巴巴，请结束这种不愉快的谈话，”伽尼不无恼火，“不然我立马陪你到疯人院！”

贝利开始觉得巴巴在故意逗伽尼玩。伽尼也觉得巴巴是在开玩笑打发时间。

火车抵达罗纳乌拉，又如期开往堪达拉。瀑布激流从堪达拉山冲入谷底，发出轰鸣。葱翠秀美的景色，令人焕然一新。火车疾驰向前，穿越山间隧道，到达卡加特镇。从后面推动火车的两个发动机在这里分离，火车继续行驶，下山前往内拉尔。

这时大雨如注，下了一路，火车接近内拉尔时，雨势不减反增。伽尼和贝利开始怀疑，火车怕是要延误。巴巴将头倚在车窗上，静静坐着，仿佛对他们不耐烦。自讨论后他就一言不发，也不挪动，面色茫然。

一些乘客不安起来，开始来回走动，贝利和伽尼却没注意到。在内拉尔漫长等待后，得知大雨淹了巴德拉普尔和阿姆巴纳施村庄之间的铁路，火车开往孟买已不可能。突然，列车员宣布火车折返普纳！

伽尼听了好生恼火。随着火车调头回驶，他愈发坐立不安，直盯着巴巴，仿佛渴望解答。之前他叫巴巴疯子，此刻自己却心乱如麻。贝利也目瞪口呆。俩人都说不能出一句话。

巴巴自己打破僵局，问道：“这是内拉尔，是不？”

“是，”贝利回答，“正是那个断了我们孟买度假念想的内拉尔。”

“怎么回事儿？出了什么事？”巴巴问。

贝利道：“除了你知道的，还有什么原因！你预言说火车过不了内拉尔——现在你又说不知道？”

“说实话，我对此一无所知。自己都奇怪干吗预言这种事！”巴巴回答。

贝利恼火，脱口而出：“我不信！你像辟尔那样预言要发生什么，这不可能事出无因！你不能说不知道自己为何作此预言！”

“你说的当然属实，”巴巴回答说，“可我说的也是事实。我也无法理解怎会预言这种事。仔细想想，我觉得那不是我说的，是别人说的！是某种力量让我那么讲，我是媒介……”

一直缄默不语的伽尼再也受不了，打断说：“巴巴，你真让我纳闷你到底是什么人！我再也不想与你争论了。但我请求你别在我面前再预言这种事。我现在怕你和你的能力。我向你合掌致意。现在我知道你知道一切，我向你顶礼！”

就这样，经过8小时的旅行，他们又发现自己回到普纳。孟买之行取消，各自回家。铁路部门提供另一条路线让乘客选择，经敦德和曼马德到孟买。但巴巴已没了旅行的兴致。贝利和伽尼后来谈起此事，确信巴巴为向他们表明灵性能力，有意策划了整个事件。自那天起，他们对他信心大增。

另一个与美赫巴巴建立联系的穆斯林，是阿卜度·卡瑞姆·阿卜度拉。因生于伊斯兰历法的拉姆赞月，后来被称作“拉姆玖”。1921年，拉姆玖在普纳做布商。在穆西吉家的一次穆斯林聚会上，拉姆玖见到巴巴，立即

被美赫巴巴所吸引，如他所说：“想进一步了解这位伊朗尼圣人。”但直到下半年他才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巴巴。

1921年同巴巴建立亲密联系的，还有两位伊朗尼姐妹：芙芮妮·诺罗伊·德里弗（芙芮妮玛西）和朵拉特·杰罕吉尔·伊朗尼（朵拉特麦）。芙芮妮玛西家在巴巴简附近，透过窗户能看见这位老妪，日日拜访。也是在巴巴简身边，她第一次见到美赫巴巴，被他吸引。芙芮妮玛西对妹妹朵拉特麦讲了巴巴简和美赫巴巴，还带她去见了巴巴简。

另一次，芙芮妮玛西带朵拉特麦到卡斯巴佩斯的萨达希乌家，拜见美赫巴巴。唱诵正在进行，节目结束后芙芮妮玛西将妹妹介绍给巴巴。初见朵拉特麦，巴巴就问：“你有什么想问我吗？”

朵拉特麦想不起有什么事。过了一会儿，巴巴又问道：“你有什么想问我吗？”

最后她告诉巴巴：“我女儿琵罗佳身体不好，没有食欲。对她我该怎么办？”

巴巴回答：“带她到乌德瓦达，火庙里的琐罗亚斯德圣火在那儿长燃不熄，过后她会好的。”

几分钟后，巴巴再次问：“还有什么想问我的吗？”

朵拉特麦想起她认识的一个女子，虽近40岁，却一直未婚。便对巴巴说起。巴巴回答：“也带她到乌德瓦达。”

朵拉特麦遵从指示，带女儿和那位女子到乌德瓦达。确如巴巴所言，女儿康复了；更令人惊奇的是，她们回普纳后，那位女子被一名男子上门求婚，她接受了。

从第一次见面，芙芮妮玛西和朵拉特麦姐妹俩就对美赫巴巴产生巨大的爱和信心。这个联系意义极其重大。朵拉特麦后来听从美赫巴巴，保持静默很多年。小女儿美婳成为巴巴的首要女弟子。后来美赫巴巴将她大女儿琵罗佳改名为馥芮妮。

翻译：美赫思盈 美赫燕 校对：田心

时代期盼的一天

自从1919年，顾麦·K·伊朗尼成为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在萨考利总部的常客，在此还多次见到美赫巴巴。顾麦和丈夫堪萨赫伯育有两子——鲁斯特姆和阿迪，两女——琵罗佳和朵丽。1919年12月阿迪陪母亲到萨考利，见过巴巴一次。他当时16岁，在盘奇伽尼的一所学校读书。只因母亲坚持要他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才到萨考利。（鲁斯特姆时年22岁，琵罗佳14岁，朵丽7岁，他们1921年在阿美纳伽第一次见到美赫巴巴。）

1921年1月14日，萨考利举行庆祝活动。乌帕斯尼身着平常穿的麻袋片，接受男女弟子的膜拜。附近村落很多穷人来参加宴席，乌帕斯尼给他们发送衣物。又为穷人洗浴，包括麻风病人；美赫巴巴协助。

当时还有一位来自卡拉奇的琐罗亚斯德教女子，名叫琵拉麦·霍姆兹德·伊朗尼，是第一次来萨考利。（注：琵拉麦和顾麦是远房姻亲。）多年前在孟买，琵拉见到访亲的顾麦。两位女士一见如故。琵拉麦向顾麦坦露了自己的抑郁症，顾麦建议她去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他帮顾麦治愈了抑郁症。）琵拉麦听从顾麦的建议，带孩子到萨考利住了一个月。

一天顾麦和琵拉麦陪美赫巴巴坐着。巴巴叫顾麦坐近些，说：“有些事我希望你明白。每个赛古鲁都有一位灵性母亲。德格拜是马哈拉吉的。纳拉延·马哈拉吉和塔俱丁巴巴也都有。同理，所有的至师也都有灵性姐妹。所以，你是我的灵性母亲，琵拉麦是我的灵性姐妹；我和你们俩有久远的往世联系。实言相告，我是你的儿子；琵拉麦，我是你的兄弟。你们俩非常幸运。”

顾麦甚为震惊，回答说：“我对灵性一无所知。甚至不配做您脚下的尘土。灵性上的事我不配。我只是个普通妇女——彻底厌倦生活——唯一渴望永远留在乌帕斯尼身边，服侍他，在他足前死去。”

巴巴严肃地看着她，说：“我是马哈拉吉，马哈拉吉也是我！区别只在肉身。我是他的儿子。照我说的做。”（顾麦受乌帕斯尼之令要始终服

从美赫巴巴的希望，因此她接受了巴巴的话。)后来巴巴向她透露：“对于我，你和你全家都很亲。将来我们定然一起生活。我希望你知道，即使整个世界反对我，你和你的家人也不会离开我。”

几天后，美赫巴巴同德格拜和顾麦，一起在萨考利印度教寺庙的天篷下坐着。篷内挂着印度教诸神像。巴巴对她们讲起奎师那的弟子苏达玛的故事。巴巴讲完，顾麦请求再讲一个，巴巴回答：“我如何讲得完一切？”

顾麦辩道：“巴巴，您知道一切。”

巴巴笑答：“一个人游孟买，去几个地方便可。不必每个角落都转到。我不必解释一切的原因与此类似。”

一周后，巴巴在孟买拍的照片寄到。他打开包裹，给顾麦看，问顾麦喜欢哪张，并给了她。与此同时，堪萨赫伯来接顾麦回家。中午大家在琵拉麦房间用餐，巴巴也来了。顾麦想起这是她每周一次的禁食日，于是起身离开饭桌。巴巴说：“没关系，吃吧。”因禁食为乌帕斯尼之令，她礼貌地回绝了。巴巴坚持让她吃。乌帕斯尼得知，命令顾麦吃。此事向顾麦表明，在一切事情上服从美赫巴巴之愿，是乌帕斯尼对她的希望。午饭后，巴巴把堪萨赫伯叫到一边，对他讲解灵性和马哈拉吉的故事。晚间堪萨赫伯和顾麦返回阿美纳伽。

1921年6月21日，萨达希乌之妻姬塔去世。巴巴也参加了葬礼。看到穆斯林、伊朗尼和帕西人同在印度教殡葬队，观者颇为触动。此次出殡向普纳大众表明，灵性大师美赫巴巴超越种姓、信条或宗教，其追随者包括每一个社区的人。

1921年的一天，伽尼医生来普纳看巴巴，巴巴询问：“你的诊所还好吧？”

伽尼诉苦：“我想尽办法从美国购某些药，还没拿到订单。这种耽搁真伤脑筋，阻碍我的工作。”

“再给美国公司写封信，”巴巴建议，“先把信给我看看。让我来写信封地址。看看情况怎样。”

伽尼说：“两年来我一直想购这些药。公司连个回音都没有。再写信管用吗？”

美赫巴巴回答说：“你会看到的。你会在我到孟买当日拿到药，我计划很快去孟买。”伽尼写下订单，巴巴在信封上写明地址，叫伽尼当日邮出。

几天后，美赫巴巴决定赴孟买。还在普纳的伽尼随巴巴和同伴们一起回去。巴巴对大家道：“让我们去看看大医生的诊所。”到后，伽尼打开门，看见信箱里的信，通知他所需药品的发货情况。巴巴的话应验，再次给伽尼留下深刻印象。

顾麦一家一直住在阿美纳伽的帕西客栈，1921年丈夫堪萨赫伯在隔壁建了新居，命名为萨若希之家。住入前，顾麦希望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来为新家剪彩，但亲属们反对让一个印度教徒主持开屋仪式。故按琐罗亚斯德教传统，请当地伊斯兰圣人吉罗瑞·夏主持典礼，并为穷人施食。家具全部搬了过去，但顾麦坚持乌帕斯尼不亲自主持暖屋仪式，她决不入住新家。

几个月过去。顾麦到萨考利邀请乌帕斯尼，他指示：“设个位置，放上我的照片。即等于我亲自前来。”顾麦继续肯求马哈拉吉亲往，被拒绝。最后她丈夫堪萨赫伯亲自到萨考利请乌帕斯尼，他才动了怜悯之心。

当时美赫巴巴和古斯塔吉在萨考利。三天后，马哈拉吉遣古斯塔吉给顾麦捎话，说他打算两周后过去。“我来之前，”他命令，“收拾一间屋子，放一罐净水，上面摆一只椰子。屋里点一盏长明灯，壶水每日更换。”

顾麦依旨而行。古斯塔吉在开屋仪式之前两天来到，指示并协助她为乌帕斯尼的阿提和普佳准备。租车前往萨考利接马哈拉吉，鲁斯特姆和阿迪随车。乌帕斯尼在德格拜陪同下来到。大师一下车，就有人为他戴花环，献上椰子，将他迎进屋。在场者一一上前达善。只有萨若希之父仍坚决反对，拒不进屋。

马哈拉吉视察了萨若希之家的每个房间。在楼下放置水壶和油灯的房间，已为大师备好新座，请他入座。大师谢绝，要人拿麻袋来。家里只有一些空水泥袋，遂拿过来，乌帕斯尼在上面坐下。

顾麦的家庭是富有的伊朗尼，为乔迁庆典作了精心筹划，邀请了本城很多人。1921年7月26日庆典正式开始前，正统的琐罗亚斯德教信徒和顾麦的一些亲属再次强烈反对让印度教古鲁剪彩。但顾麦拒绝妥协，坚持让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主持。庆典如顾麦所愿举行。

马哈拉吉和美赫巴巴作为贵宾，在萨若希之家住了七天。巴巴指导大家做乌帕斯尼的早晚阿提，整个一周仿佛一场喜庆婚礼，夜夜唱巴赞。顾麦之子阿迪演奏风琴，巴巴击鼓伴奏，并以优美的嗓音歌唱。

“给默文送些茶水，”乌帕斯尼会告诉顾麦，“他肯定唱痛了喉咙。”乌帕斯尼对最钟爱的弟子格外关照。

“瞧，默文从不吃饭，”一天他对顾麦指出，“他刚洗了冷水澡，却又穿上原来的脏衣！去拿件鲁斯特姆的衣服给他穿。”顾麦遵命，但巴巴拒绝换衣。乌帕斯尼听她禀告后，说道：“我说他叫我操心。希望你能像母亲一样照顾他，让他吃好穿好。”

这期间，顾麦之子阿迪高烧病笃。乌帕斯尼给阿迪奎宁药片，日服数次。美赫巴巴也天天探问病情，亲手喂阿迪茶水，扶他上厕所。阿迪迅速康复，对生病期间巴巴的体贴爱护永志难忘。他思忖：“相比之下，父母的爱就像小池，美赫巴巴的爱如同大海！我最好寻求爱之海洋。”通过这个事件，阿迪深为美赫巴巴吸引，成为他的首批圈子成员。

一天，美赫巴巴和阿迪在房后散步。巴巴在井边的石头上坐下，对阿迪说：“你的未来在我的工作中意义深远。对我的爱和服从，将使你成为我的得力工具。”稍后又说：“我将让你成为我的辨喜。”〔注：斯瓦米辨喜是加尔各答赛古鲁罗摩克里希那的大弟子，大演讲家。阿迪后来成为美赫巴巴的秘书，并随巴巴到世界各地旅行。〕阿迪大喜过望，期待着美赫巴巴的召唤。

一周的庆典期间，乌帕斯尼·马哈拉吉要顾麦和堪萨赫伯带他参观了附近巴普·萨赫伯瓦隶的陵墓。马哈拉吉知道，这位在阿美纳伽备受尊崇的伊斯兰圣人，实则成道的玛居卜。巴普·萨赫伯同堪萨赫伯之父关系密切。后者去世时，巴普·萨赫伯曾亲自到他家致哀。

这一次，顾麦希望把自己省吃俭用攒的一小笔钱献给马哈拉吉。遂将钱袋放在乌帕斯尼脚前。乌帕斯尼没碰，转身招呼巴巴，对顾麦说：“这是我孩子，默文。他特好。照看我的需要。你可以把钱给他，他会用在所需之处。”于是顾麦将钱交给美赫巴巴。

在同顾麦和堪萨赫伯私下会面时，巴巴对他们说：“凡乌帕斯尼所做，皆为终极利益。他已经完美；拥有上帝意识。马哈拉吉的心是宇宙心。你们要尽力协助他的工作。因往世联系，你们才与他建立联系。

“你们到过萨考利；村里无可住之处。访问者住宿困难。需要建几间屋子供人们休息，若能设法筹到钱的话。”

顾麦问需要多少，默文回答：“两到四千卢比。”顾麦同丈夫商量，堪萨赫伯同意援助。

另一日，巴巴将顾麦夫妇叫到乌帕斯尼房间，建议完全以大师名义庆祝一日。并建议日期定于5月马哈拉吉的生日，在萨考利庆祝。“需要筹多少钱，我会告诉你们。”巴巴说，“一切由你们来做。”

第八日，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在离开前，到老房新房各转了一遭，巡视每个房间，指示顾麦将他房间水罐里的水洒到两处。他说：“在这个房间只放置诸神像。专门作祈祷室。”乌帕斯尼上车时，在场者一一上前达善。顾麦将乌帕斯尼坐过的麻袋包好，马哈拉吉叫她保留。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德格拜、美赫巴巴、堪萨赫伯、顾麦和妹妹苏娜玛西乘坐汽车。余者乘火车随后。路上，有人提及乘火车者，马哈拉吉意味深长地评论：“赛古鲁好比发动机，车厢与他连接，他就能带到目的地。将你们的车厢与默文连接，他会把你们带到注定的不同（灵性）站台。”又补充说：“当我给默文提供发动机时，你们的先知琐罗亚斯德将会显现！”

途中汽车爆胎。大家下车，坐在一棵树下等车修好。到萨考利后，堪萨赫伯想即刻返回阿美纳伽，但下起大雨，路被水淹，不能成行。夜间举行阿提。巴巴歌唱并击鼓。顾麦疲惫之极，在寺庙一个角落里睡着。巴巴见此，拿毯子为她盖上。第二天，德格拜为他们准备午餐，阿美纳伽一行午餐后启程返家。

1921年6月，母亲希芮茵做了个意味深长的梦，与默文刚出生时她做的那个梦相似。后来讲起这个梦，她说：

我坐在家门口台阶上；默劳戈坐在巷子对面一棵树下。突然我看见一个优美的印度教女孩，扎着辫子，发辫上别着三朵金花。这个妙人戴着宝石项链和手镯。身边站着个小男孩。他们从我们家院子的井里升起，张开手臂走向默劳戈。默劳戈起身站在女孩面前。

我上前问那女孩：“你为什么在这儿？想要什么？你是谁？”

女孩回答说：“我是帕若玛特玛……我想把你儿子带走。”

我抱住默劳戈说：“我不让我儿子离开我。”

这时默劳戈说话了：“让我走，别阻拦我！我想和她一起去，母亲！”

我紧紧地抓着默劳戈，命女孩走开！突然那俩人跳进井里消失不见了。

希芮茵从梦中惊醒，呼叫希瑞亚。梦让她难过，跟丈夫讲了，得到希瑞亚的安慰。美赫巴巴在隔壁房间睡觉；那天贝拉姆吉和古斯塔吉也在他家过夜。希芮茵醒时巴巴也醒了，听见母亲跟希瑞亚讲梦，笑了起来。他把贝拉姆吉和古斯塔吉叫来，给他们讲叙希芮茵的梦，揶揄道：“妈妈做这个梦……不妙，不妙——非常不妙！”

听见儿子拿自己的担忧调侃，希芮茵愈发难受。叫道：“默劳戈，你笑什么？告诉我，这梦有何意？”

“我知道是何意，”他说，又打趣道，“不妙，不妙——非常不妙！”希芮茵好不恼火，但默文不肯透露梦义。

帕若玛特玛，无限的有意识上帝，或者说上帝的无限意识，确实与他合一。但对于希芮茵，这不妙，不妙——非常不妙！

美赫巴巴从阿美纳伽返回普纳后不久，伽尼·穆斯夫带来消息说，穆西吉已调往孟买，问巴巴应该在哪儿举行聚会。巴巴回答：“一切从最初都已预先安排好。过一段时间，我的活动中心将移至孟买。”

几个月之后，禁酒运动在印度展开，对烈酒和棕榈酒店的反对声日益高涨。酒类店铺遭示威抗议，生意一落千丈。1921年7月的一天，巴巴借机对父母说：“我打算去萨考利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请他阻止禁酒运动。一周左右返回。”说完单独离开普纳。却连续六个月未归。在萨考利伴随乌帕斯尼这个期间，美赫巴巴完全恢复对世界的正常人类意识，以便开始他作为当代阿瓦塔的神圣使命。

要了解默文·希瑞亚·伊朗尼过去八年（从1914年1月至1922年1月）所经历的，即是了解证悟与完美过程。默文在巴巴简吻后，获得上帝意识，内在是玛居卜状态——淹没于无限。近两年时间，造物界对他完全不复存在。他的意识神圣、无限、完美；但他尚未掌握全知、全能和极乐。他意识到无量光且是光本身，却丝毫意识不到其影子（造物界）——他自身和世界。

作为阿瓦塔，道成肉身，神从绝对之超越状态降入默文·伊朗尼的身体。在出生之前，默文其人从未经历意识进化、转世和内化过程。我们时代的五位至师，将他从无形上帝状态带入默文的形体。但从1894年至1913年，五位至师掩盖着他的神性——原始上帝身份。1914年1月，巴巴简的轻吻将这层保护性的未尼亚尼业相面纱揭开，使他顷刻间再度无限地意识到真我——无限存在。然而，被巴巴简吻后，默文在获得“我是神”状态同时，彻底丧失人类正常意识。他有一个机械地行动的人身，却对这个身体没有丝毫觉知；他仅仅意识到在知识上无限、能力上无限、喜悦上无限。

通过巴巴简，默文获得无限喜乐；通过赛巴巴，获得无限能力；通过乌帕斯尼·马哈拉吉，获得无限知识。在把默文带入造物界上，纳拉延·马哈拉吉和塔俱丁巴巴也发挥了直接作用；但在他成道后带他下降方面，则起到间接作用。可以说纳拉延·马哈拉吉和塔俱丁巴巴带默文通过心层

面，赛巴巴带他穿过无限和神圣能力之第四层面，接着通过精界三个层面。初次相遇，乌帕斯尼掷石击默文，是后者近两年来首次体验一丁点浊意识。

在将阿瓦塔带入造物界中，五位至师皆扮演了直接或间接角色，通过他们的个性融合，构成一个未尼亚尼业相面纱，之后又将他的上帝意识还给他，并将他带下来，回到所有的意识层面完美地发挥作用。在把默文带回到每一个存在层面来发挥作用上，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扮演了最直接的角色。正是在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七年接触期间，默文完全恢复个体人类意识的，与之同时拥有上帝意识。

世俗人只有对浊世界的意识，对上帝意识一无所知。这种人对神圣实在的概念影子都谈不上。在精界三个层面之一的灵性高人知晓神的能力，在第四层面的人（库巴）知道神的无限全能。心界第五层面的高道（瓦隶）知道神的无限心，心界第六层面的圣人（辟尔）看见神的无限存在。只有第七层面的完人（希兀阿特玛）真正知道神，因为他完全而无限地意识到自己实际是神。

一旦证悟神，便永远证悟。上帝意识从不受三界任何事物或情况的影响。它被持续地体验为人自身无限中的“无限自有现象”。但要让拥有上帝意识者在三界中做宇宙工作，则要求对三界的意识。此乃至师和阿瓦塔状态。

要重获浊意识，就要经历七个阶段。不可能对每一个阶段详尽描述。一个人在证悟之后，必须从第七层面过渡到第六层面，同时保留第七层面意识；从第六到第五层面，同时保留第七和第六层面意识；从第五到第四层面，同时保留第七、第六和第五层面意识；从第五到第四层面，同时保留第七、第六、第五和第四层面意识；以此类推，直到穿越第一层面进入浊界，同时保留所有七个层面的意识。恢复正常人类意识即从神性巅峰——无限本身，经由这七个层面下降。

潜入神圣生活海底，获取成道珍珠，重浮海面向人展示珍珠，构成至师的生活。阿瓦塔却不必潜入海底，因为他一直拥有神圣生活珍珠。但要向世人示现，默文·S·伊朗尼则必须重获世界意识，以便作为阿瓦塔美赫巴巴行使职责。与一体神圣意识并行，阿瓦塔还拥有二元互动意识。

在通过七个层面下降方面，至师和阿瓦塔之间差异巨大。至师下降时，意识到造物界的万人万物；他与万人万物合一，却不成为万人万物本身。阿瓦塔则实际成为万人万物，独自经受人人经受的一切。因而他在下降中有无限痛苦。比如，孩童朝塔俱丁巴巴掷石块，似乎打伤他，他却从不感疼痛，只是表现得受疼。而默文被乌帕斯尼用石头击中前额时，则实际感受皮肉和头骨之痛。

从 1915 年直到 1921 年，默文在普纳恢复浊意识期间，开始非常缓慢地觉知到周围环境。随着其内在神光向他人显现，及其世界意识的增加，他的名称也在改变——从默文到默文赛斯到美赫巴巴。他体验到万物来自于他的生命，从他自身最内核的一个点——OM 点涌出。

他意识到神，并作为人行动，这些行动却是自动的、没有预想的。他的人类行为类似机器人的，被启动时才运作。从 1915 年开始，他每做一个行动，都会不停地重复，直到被人制止。比如，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令亲密门徒，耶希万特·劳，在这半年每晚为巴巴准备槟榔和槟榔叶。白天这件工作由另一个门徒特瑞姆巴克做。而巴巴一旦开始嚼烟，就连续不停，一只接一只。耶希万特·劳和特瑞姆巴克俩人只得像上了装配线，机器般快速卷烟，才能跟上巴巴的要求。他一晚要消耗几百片槟榔叶。

夜间巴巴所嚼槟榔要比白天多。一次耶希万特累倒，睡了一会儿。被正巧走过的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当场抓住，踢他道：“别再让我抓到你睡觉！把为默文准备槟榔当做神圣职责。为默文服务，你知道自己多幸运吗？今后不得疏忽！”

在下降过程中有段时间，美赫巴巴感到宇宙中他孤单一个。体验到整个宇宙只为他存在。宇宙中所发生的只为他发生。他的体验是他不是感到如此，而是实际看见这样。比如，他看见一个人走路、吃饭或交谈，是看见自己，并知道是自己在走路、吃饭或交谈。他看见自己成为每个人，并知道自己成为每个人。

要详尽探究美赫巴巴的体验，或描述成道者重入造物界的下降体验，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认识到，上帝意识完全独立并超越一切心、精、浊

意识方面。证悟上帝完全是对上帝意识的体验。这是实在中的绝对存在——永恒无限。此外别无存在。

美赫巴巴在主要下降阶段的体验——惟有他作为神存在，宇宙只为他运作，一切皆因他存在，他是万人万物，他对万人万物负责，他的存在是为帮助万人万物——是他通过七个层面降入浊界时所涉及的不同高级意识阶段。之后，在七年时间中，他逐渐地意识到世界、他的实际存在目的和阿瓦塔身份。在上帝意识中，绝对没有任何与宇宙相关的东西——没有对宇宙、事物或他人存在的意识。对于阿瓦塔或至师，即使在完全恢复正常意识之后，他所见并负责的整个宇宙，对他只是影子而已。

美赫巴巴在重获世界意识的另一个阶段，开始体验宇宙中所有人类的思想。浊界个体的念头，无论远（另一星系）近（地球），会在（念头）产生时即刻倾入他的宇宙心。无以计数的念波，强大迅疾，效力难以描述。无限思想过程本身，涌过巴巴的个体心；他之所以能够承受，完全是因为他的心已成为宇宙心。（对无限思想过程的阐述，见《无与有》第 162-167 页。）

念波振动速度之快超乎人类想象；地球上全人类的全部念波，都会瞬间涌入并渗透美赫巴巴的宇宙心。在美赫巴巴下降中的这个阶段之始，当他的宇宙心开始运作时，有一天他独自坐在萨考利的一个水渠边。片刻之间，地球上千千万万人的念力进入他的宇宙心。冲力巨大无比，他痛苦不堪，仿佛心被所有这些冲突念头撕裂。他变得极度躁动不宁，将头埋入水下企图缓冲。连续在水里埋了几分钟，直到他的个体心得到缓解。

在萨考利的另一个下降阶段期间，美赫巴巴有过这样的体验：“我体验到无数的光圈从我的心中涌出。我的心敞开，光圈套着光圈，无以计数。无数的宇宙从我——我的心——中涌出，个个包含无数的行星、卫星和恒星！”

美赫巴巴在卡斯巴佩斯棕榈酒店的体力劳动，在下降过程中对他帮助巨大。在棕榈酒店劳作期间，他已接近重获世界意识的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他感到连续工作耗尽体力的冲动。这种冲动来自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因为是他指导美赫巴巴的下降。

这个重获正常人类意识的阶段，要求以最深的谦卑，做纯洁的行为。为达到这种纯洁谦卑，巴巴在棕榈酒店做了三年苦力劳动，尽管他是神圣人物，完全拥有神圣意识——无限知识、能力和极乐。在这三年期间，巴巴清洁厕所，打扫酒店地板和周围区域，清洗顾客用过的杯盘，做各种各样的卑微活计。

贝拉姆吉回忆：

“默文赛斯一旦开始给瓶子灌棕榈酒，就连几个小时不停，直到所有酒瓶灌满。这种活又脏又累，但他兴致盎然。顾客多是穷人粗人，绝大多数目不识丁，衣衫肮脏，污言秽语。在酒店随地吐痰，默文天天拖地板。他们大多酗酒成性，喝醉了就往地上或街上一躺。然而，默文会服侍这些酒鬼，和善相待。”

棕榈酒店是能够使美赫巴巴做卑微体力劳动的“阵地前沿”。目的一达到，禁酒运动便在普纳展开。酒铺和棕榈酒店遭抗议示威。是酒人们就反对。

在广阔的宇宙中，存在着众多的世界，数目之大超乎人心的想象。但对一个成道者，却不仅有可能看见并计数有人类生活的 18,000 个行星，而且有可能看见和计数其他千百万处于不同进化阶段的星球。1921 年，在萨考利，有天晚上，美赫巴巴和乌帕斯尼单独相处时，乌帕斯尼说：“我用肉眼能数一切宇宙中的一切行星。这要求我的心专注于一点。”随即开始专注，一个一个宇宙数起来。

宇宙运转的实际速率难以描述，单凭人眼计数，为有限人心难以承受。随着乌帕斯尼继续数下去，不多时美赫巴巴道：“马哈拉吉，停下！不要数了！”若不是他及时阻止，马哈拉吉几分钟内会离开肉身。

巴巴说：“我来试试数宇宙中的行星。”开始数不同的星球。很快他也被乌帕斯尼制止，否则巴巴也会离开肉身。

宇宙无以计数——千万亿万，人凭肉眼怎能观尽？两位完人之间的这个宇宙游戏背后的原因或用意，谁能断定？有一次乌帕斯尼·马哈拉吉说他一览万物的无限广阔；美赫巴巴说他看见万物的广阔，则是详细的全景。

美赫巴巴在萨考利居住期间，希芮茵因儿子不回普纳心焦不已。她找到巴巴简，问儿子何时回家。

巴巴简喃喃道：“我的爱子……我的儿子……”

希芮茵向她吼道：“他不是你儿子！他是我儿子！”

巴巴简轻轻问道：“你从哪儿把他带来？他从哪儿来！”接着提高声音：“他属于全世界，不属于你！”又放低声音道：“啊，我的爱子！”

希芮茵感到要从巴巴简那里得到明确答案毫无指望，沮丧地回了家。后来她又请求母亲高兰顿和娜佳，去劝巴巴简叫默文回普纳。然而和以前一样，巴巴简又将话题转移到波斯故乡和诗歌上。两个波斯女士开始像最亲的密友般追忆，同哭同笑，以至于高兰顿把请巴巴简叫默文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在希芮茵的坚持下，高兰顿几次去找巴巴简。一次高兰顿想起问巴巴简，得到的回答是：“他是我儿子，不是她的……我的爱子属于世界！……有一天他将动摇世界的基础！……你们因何为他担忧？他不再属于你们！”这些话打动了高兰顿，却安慰不了希芮茵。

最后，不堪忧虑的希芮茵到萨考利当面质问乌帕斯尼。她以前去过萨考利几次；默文一去，她就知道，后脚便到，希望能说服他随她回家。通常她一到萨考利，乌帕斯尼都会见她，也会转换话题，使她忘记问询默文。直到坐上回普纳的火车，她才明白又上了当。骂道：“那老家伙又骗了我。该死的，他把我儿子夺走了！”

这次希芮茵决心不进乌帕斯尼的圈套。她一进院子，乌帕斯尼就招呼道：“哦，母亲，欢迎，欢迎！”

希芮茵被他的话激怒，反问道：“你这么大年纪，我怎么会是你母亲？”

“哦，你是全宇宙之母，亲爱的女士！”乌帕斯尼回答。

希芮茵以为他又耍花招，便说：“恭维话骗不了我。我不是来受你奉承的。带我去见我儿子！我是为他来的。”

乌帕斯尼温和地说：“母亲，先跟我坐一会儿。”随即叫来德格拜，对她说：“为默文的母亲做些另样的饭菜。”

与之同时，希芮茵想起还没给乌帕斯尼献花环，便打开为他带来的鲜花。乌帕斯尼评论说：“你带了个多么可爱的鞋子花环啊！”

“什么？”希芮茵叫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大老远从普纳带来这些花，只是为了你和……”

乌帕斯尼打断说：“是，是，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到这儿后怎么和我大打一架。不是整整骂了我一路吗？”

希芮茵目瞪口呆，默认此话属实，但感到他又想捉弄她，于是说：“这回，马哈拉吉，别再跟我拐弯抹角了。我是来跟我儿子说事的。他在哪儿？”

乌帕斯尼柔声道：“他就在附近。我不知道他干吗呆在这儿。你儿子似乎精神失衡。我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我自己并没强迫他留下。甚至拿棍子打他，赶他走，可他就是不走！对他我该咋办？……母亲，你带他回家，有什么打算？你认为那会帮助他？”

希芮茵回答说：“会，我会帮助他。我们一回普纳，我就为他安排亲事！”

“好主意，”乌帕斯尼回答，又狡猾地说道，“母亲，带默文走前，先做一件事。你为默文找到好女孩时，也为我找一个。那样我俩就可以一块跟着你去成亲了。”

希芮茵好不震惊，说：“谁会把女儿给你这种人？”

“我可是你儿子啊，怎么不行？”马哈拉吉文雅地说。

希芮茵恼火地回答：“别开玩笑，请把默文叫来。”

乌帕斯尼转向附近的顾麦·伊朗尼，说：“这是阿美纳伽的顾麦，她也是琐罗亚斯德教徒。跟她交个朋友，消消气。一会儿见到默文，别拿问题烦孩子。高高兴兴跟他说完就走吧。”

“亲爱的女士，你很幸运有这么个儿子，都是因为你往世的善行。我又能拿他怎么办？你必须鼓励他走灵性道路。别把他扔进地狱——世俗生

活！有一天他会结婚的。”听了这一番话，又与顾麦交谈后，希芮茵平复了一些。

与此同时，乌帕斯尼不停转换话题，让她片刻不得闲，直到德格拜送来午餐。希芮茵和顾麦一起用餐，突然乌帕斯尼打断她们，叫道：“噢，时间来不及了！快点，母亲，不然你要误火车了！”

希芮茵急忙乘马车去火车站，早把默文忘在脑后。直到上了回普纳的火车，才想起又没见到儿子，再次将他留在了萨考利，但下车已经太迟了。她看着陪她来的儿子贝拉姆，叫道：“那个老家伙又骗了我！”

一段时间后，希芮茵苦恼难抑，又去凯德岗恳求赛古鲁纳拉延·马哈拉吉。这一次纳拉延隆重接待了她，告诉她：“亲爱的女士，你非常幸运。你儿子是贾伽特——宇宙之主，将来你自己也会作为宇宙之母受人敬仰。要有耐心，一切很快都会好起来的。有朝一日你会知道你儿子真正是谁。”纳拉延的亲切和蔼让希芮茵感到宽慰，但她仍然不能完全接受和理解他的话。希芮茵再也受不了跟默文的分离；他仍在萨考利，不回家也不写信。

当地琐罗亚斯德教社区的嘲笑，也同样让希芮茵难以忍受。有的琐罗亚斯德教徒挖苦她儿子的灵性倾向，对她说：“默文会跑到喜马拉雅山去，变成乌帕斯尼·马哈拉吉那样的萨度，赤身裸体。你最好做点什么，别叫他再去见那个瑜伽师。”有时候他们还会骂巴巴简：“默文干吗去敬那个女巫？那老妇在蛊惑你儿子！”这让希芮茵对儿子的状况和前程深感忧虑，向丈夫诉说，希瑞亚则接受儿子属于神。丈夫的听天由命让希芮茵难以接受，因为她想让默文留在身边，即便他不同意成家立业。

美赫巴巴在萨考利期间，巴巴的弟弟贝拉姆会在巴巴的房间点供灯，并让房间保持干净整洁。贝拉姆和佳尔都已接受巴巴的灵性伟大。不过，兄弟姊妹中，长兄嘉姆希德第一个对巴巴的神性深信不疑。他也是第一个膜拜巴巴的照片，并在家中为照片专设位置。巴巴有时也到那儿向自己的照片鞠躬。

希芮茵强烈地思念儿子，再也无法忍受与他分离。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见面一周后，希芮茵再往萨考利——决心比任何时候都更坚定。她质

问乌帕斯尼道：“你为何不把我儿子还我？你抢走了我儿子，现在归还我！”

“我又没把默文扣留在这儿，”马哈拉吉说，“你可以把他带走。你这是什么话？我没把默文押在这儿。也没把他铐在哪儿！”

希芮茵怒不可遏：“你完全清楚没你的命令，默文不会回家。”

乌帕斯尼回答：“我不会对他下这种命令……由他自己决定。”

乌帕斯尼回身看了一眼陪她来的儿子阿迪，继续说：“我会告诉你，我要做什么。你这么做：我命令默文跟你回去，但你必须把你这个儿子留给我。”

希芮茵激怒不已：“什么？你竟敢！你已毁了我一个儿子，还想再毁一个？立刻去把默文叫来！”

乌帕斯尼回答：“请冷静冷静，亲爱的女士。”他恭敬地向她鞠躬，触摸她的足，然后叫来默文。巴巴来了，神情恍惚。希芮茵凑近看，见他胡子拉碴，衣服脏破。（希芮茵给他带了干净衣服，但他不肯穿。）乌帕斯尼对他说：“你母亲又来了。她想让你回家结婚。你母亲每次来这儿，都跟我生气吵架。我受够了她的咒骂。现在，跟她回去吧。”乌帕斯尼又笑道：“我希望你去做贼，说谎，盗窃！快离开这儿！你母亲就高兴了，但你换来的是下地狱！”

“别跟我开这种玩笑，”希芮茵叫道，“我可是当真！我要儿子回去！”

一直站在乌帕斯尼身边的巴巴坐了下来；一直微笑的他显得悲哀起来。德格拜端来茶点，希芮茵和阿迪到外面树下吃点心休息。德格拜告诉希芮茵：“我们又能怎么办？你儿子不想离开马哈拉吉。马哈拉吉给他一间小屋子，没有窗户，又黑又空。乌帕斯尼没给他任何舒适，你儿子仍想留在他身边。我无法解释；他爱马哈拉吉，喜欢待在这里。”

希芮茵哭起来，恳求德格拜：“我不明白！马哈拉吉为什么不还我儿子？默文为什么不想回家？马哈拉吉为什么要让我这么伤心？”听到这里，德格拜也哭了。

希芮茵重新进屋。和她儿子一起坐着的乌帕斯尼说：“你儿子不想回家，不想结婚，也不想生儿育女。忘掉此念，回家去吧。他想留在我这儿。”乌帕斯尼拥抱了希芮茵，柔声说：“我向你对默文的爱鞠躬。”希芮茵满心委屈离去。回到家，不和任何人讲话，走到自己房间流眼泪。她不甘心失去最钟爱的儿子。希瑞亚的安慰无效，她连日以泪洗面，心都碎了。

一周后，悲痛欲绝的希芮茵返回萨考利。这次她一连三天质问乌帕斯尼和巴巴，但儿子跟她回去的企望再次落空。真是一场痛苦不堪的战斗。希芮茵败下阵，心灰意冷返回普纳。这次争吵后，她精神崩溃，健康恶化。躺在床上哭泣，大部分时间昏沉不醒。并拒绝做饭，子女和家务任由仆人照管。希瑞亚请来医生，医生对她的身心状况不乐观。希芮茵的母亲高兰顿和希瑞亚悉心照料安慰，仍无法让她摆脱悲伤绝望。

几周过去了，毫无康复的迹象，希瑞亚以为希芮茵会死去。一次，希芮茵睡着，坐在床边守护的希瑞亚看见房门打开，两个人走到她床前。一个像默文，另一个穿卡夫尼戴白头巾，像赛巴巴。两人在希芮茵身边停留片刻，看着她，随后消失不见。不多时希芮茵醒了，数周以来第一次清晰开口说话，要水喝。希瑞亚给她倒了水，希芮茵的状况迅速好转，恢复正常，让家人大为释然。

在萨考利半年逗留期间，美赫巴巴一次都没离开过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埃舍。他住在院落尽头自己建的一个小屋。两条被褥一个布单，唯一的财产是个装有私人文书和信件の木箱。总是同一身破烂布衫布裤，一双巴巴简送的凉鞋。虽在下降并重获正常人类意识，但整个期间仍不睡眠不休息——甚至没有合眼片刻。这几个月从未洗过澡，也没换过衣服；瘦削的身体长满虱子，结了厚厚的泥垢。他每晚参加完阿提和巴赞，会在小屋和乌帕斯尼坐到凌晨4点。耶希万特·劳在屋外准备槟榔叶，一等召唤就拿进去。

由于美赫巴巴与古鲁的亲密关系，萨考利的村民自然都开始尊敬他。将他视作乌帕斯尼最钟爱的弟子和灵性继承人。不过，乌帕斯尼有几个婆罗门弟子只是把他看作“忏悔者”（因看见他流泪）。看到他受到村民尊敬，而心生嫉妒。“一个琐罗亚斯德教徒怎会成为印度教古鲁的大弟子？”

他们不能理解。听见乌帕斯尼称他“摩诃德瓦”——大神（希瓦），那些婆罗门愈发恼怒。但村民们却被巴巴的友爱天性征服，在他逗留后期，一有空就围坐他身边。还给他带来美味饭菜，这个时期他胃口很好。

马哈拉吉的灵性母亲德格拜也特别爱美赫巴巴。乌帕斯尼只对她一人透露了他和美赫巴巴之间的真正关系。在样样事情上她都求教巴巴。倘若他没像平常那样从小屋出来，推迟用餐，服侍他吃饭的德格拜就会流泪，直到他来。有一次巴巴告诉门徒古斯塔吉、贝拉姆吉、萨达希乌、赛义德·萨赫伯等：“你们这些人没有一个像德格拜那样爱我。连我自己的母亲也没有且不能像她那样爱我。”

在萨考利这半年，用凯库希如和顾麦筹来的资金，建起客房和埃舍院子。还扩建了一座寺庙，搭起阿提和巴赞用的永久篷顶。全部工程由一名泥瓦匠负责。在他指导下，乌帕斯尼的男女弟子卖力工作。德格拜驾牛车，别的女子搬运装满石块、石灰和泥土的铁盆。乌帕斯尼帮助泥瓦匠做最后收尾工作，美赫巴巴也伸手帮忙，顾麦协助德格拜。

晚间阿提后，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男女门徒，包括美赫巴巴，唱诵巴赞直到入夜。这期间，巴巴还教顾麦唱灵性歌曲，顾麦记录的歌曲中有两首题为：

成神之路艰辛困苦。

主啊，您何故吹起长笛？

整个期间美赫巴巴没有合过眼，也很少躺下休息。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会到他的小屋招呼：“默文，来。”二人到村外火葬场边乌帕斯尼的茅草屋独处，大师授述的话，巴巴都记在纸上。巴巴将这些记录保存在自己房间的木盒里。乌帕斯尼会一个接一个要点，连续授示数小时，巴巴不停地写到深夜，有时到凌晨2点。记录了什么没人知道。

德格拜也不睡，总是等到巴巴回屋。为他备好食物，以防他饿了想吃东西。那时德格拜是乌帕斯尼最信任的女弟子。她深爱巴巴，在萨考利，乌帕斯尼只向她透露了默文的阿瓦塔身份。

白天，德格拜也为巴巴做饭。巴巴总是要顾麦和他到厨房一起吃。通常他只吃一点，让顾麦把盘子里剩下的吃完。

在这半年期间，巴巴不分昼夜随时会自发歌唱。悦耳的声音在静谧荒凉的萨考利回荡，令听者陶醉狂喜。人们似乎除了坐下听他歌唱，生命已别无目的。在这些时刻，一首又一首歌从他喉中流出，给空气充满神圣海浪的回响。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听了，也时而流下喜悦泪水——足见默文歌声中的神圣极乐。

一天，耶希万特·劳送给巴巴一件粗呢布做的黑色羊毛长外衣——卡姆里袄。这件外衣巴巴连续穿了多年。穿破了，补了又穿；再无一件如这件一样成为他的最爱。（注：这件黑色卡姆里棉衣也许充当了耶希万特·劳等乌帕斯尼弟子与美赫巴巴的联系纽带。耶希万特·劳虽永久居住萨考利，未在巴巴埃舍中生活，但他与巴巴的个人联系保持到最终。美赫巴巴一次评论说：“这件大衣与印度有着灵性上的联系，不得离开这个国家。”该外衣现保存于美拉巴德博物馆。）

随着半年的时间行将结束，巴巴也显然将很快离开萨考利，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告诉前来达善者：“去找默文！我已将灵性责任和权威移交给他。默文现在掌管着我的钥匙。”（注：乌帕斯尼一直称美赫巴巴为默文。）

还有一次，乌帕斯尼当着一大群弟子包括德格拜的面，指着美赫巴巴说：“这个小伙子将震撼全世界！”

另一次，马哈拉吉的弟子从克勒格布尔和那格浦尔来，乌帕斯尼中断开示，指着巴巴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古鲁开办禅那（神圣知识）大学，但他即将开办。”

1921年下半年，古斯塔吉被召到萨考利。和巴巴一起坐着的乌帕斯尼，郑重地对古斯塔吉说：“我已使默文完美。从现在起，抓牢他。”

这一年，萨达希乌也被召到萨考利。一次他和乌帕斯尼坐着，大师突然流泪说道：“啊默文！他现在拥有赛巴巴给我的一切。一切都已全部移交给他……整个重担都落在了他肩上！”

同年贝拉姆吉也被召到萨考利，见美赫巴巴。马哈拉吉将他叫到一边，告诉他：“你的朋友现已完美。默文说什么，你就做什么，永远绝对服从他。”

贝利记述，乌帕斯尼说：“现在我自己什么都不剩了。你们都跟随默文。我已把自己的全部给了他。现在一切都在他那儿，别再来打扰我。我什么都（为你们）做不了。你们应去找默文，他已得到一切。他是唯一可以帮助你们的人。将他当做你们的保护者、维系者和毁灭者，遵从他的所有命令。他是唯一可带领你们抵达终极目的地者。相信我对你说过的话，让我一个人待着。”

美赫巴巴的早期门徒，虽对他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心，但从乌帕斯尼这样的大师口中听到这些话，仍深受震撼。这些年轻人回到普纳，向很多人转述乌帕斯尼的话——美赫巴巴是完人，赛古鲁。这一讯息渐渐地传遍普纳。

我们时代等待已久的一天终于来到——阿瓦塔的神圣使命即将开始！1922年1月，美赫巴巴离开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和萨考利，开始宇宙工作的时间已到。临行前几分钟，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将他叫进自己小屋，合掌宣称：“默文，你是阿底-刹克提（原力）！你是阿瓦塔！”巴巴流下喜悦之泪，拜倒在至师足前。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将他抱在怀里许久，也流下泪。

巴巴向聚集在屋外的人一一告别，迅捷登上一辆等候的马车。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女门徒拥上前达善，亲吻他的足。少刻，马车驶往火车站，美赫巴巴登上开往孟买的列车。（注：美赫巴巴离开萨考利到孟买，不确定是单独还是由弟子陪同，如古斯塔吉、贝利或贝拉姆吉，因为他们这个期间也有可能被召至萨考利。）乌帕斯尼久久望着年轻人离去的方向，直到马车驶出视线。德格拜也心如刀绞，一如萨考利每一颗被默文赢得一席之地的心。

这时巴巴将近28岁。目睹这最令人动容的一幕，我们的时代喜极而泣。我们的时代没有白等，其啜泣回荡着神音：

本时代的阿瓦塔已经来临！

欢呼美赫巴巴，我们的慈父！

翻译：美赫思盈 美赫燕 校对：田心